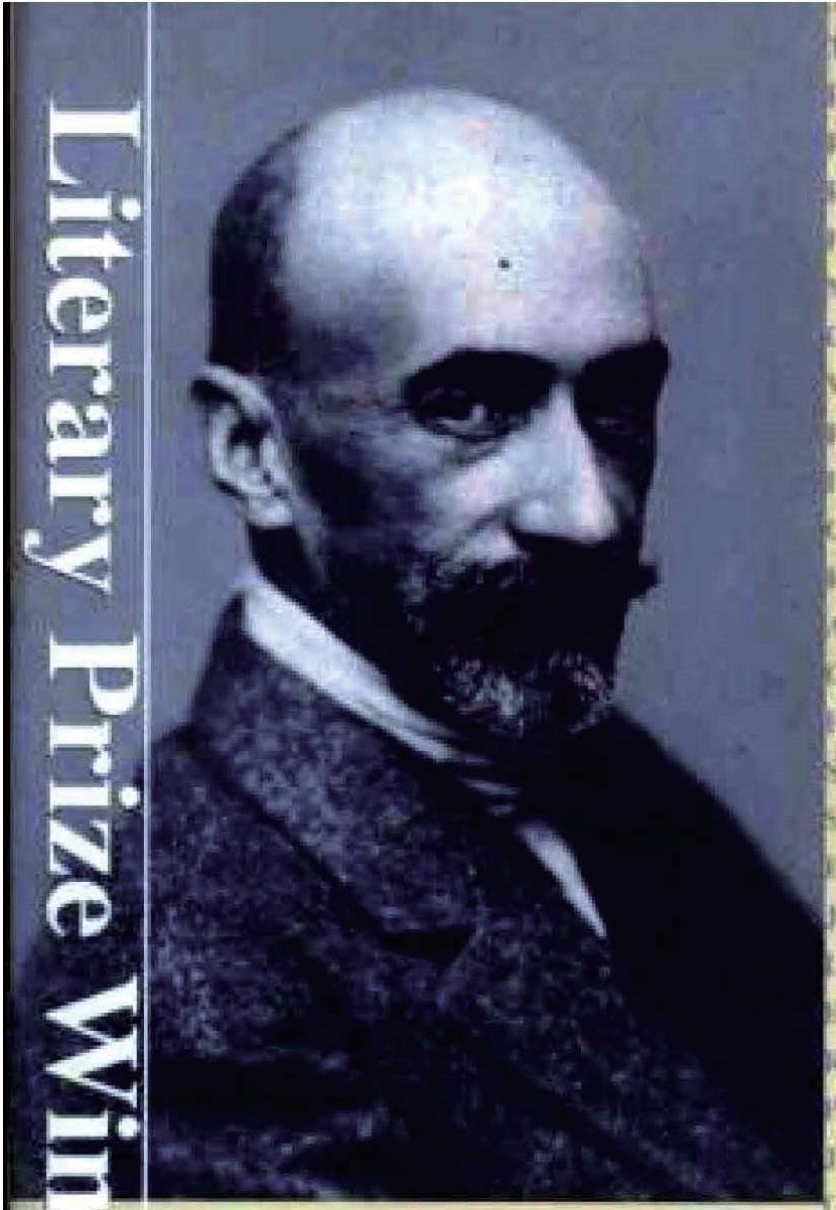
Literary Prize Winners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GERHART HAUPTMANN 191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191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JENSEN 1944
JOHN STEINBECK 1962
SAMUEL AGNON 1966
NELLY S 1966
J.M.G. LE CLEZIO 1980
HARRY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ODYSSEUS ELYTIS 1979
ISAAC SINGER 1978
CZESLAW MILOSZ 1980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JAROSLAV SEIFERT 1984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不吉利的姑娘

(19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西班牙] 贝纳文特/著

陈凯先 屠孟超/译

漓江出

409
155.34
B45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刘硕良

不吉利的姑娘

（19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西班牙] 贝纳文特／著

陈凯先　屠孟超／译


A1002534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译本前言·

西班牙戏剧的杰出代表

陈凯先　屠孟超

一

19世纪末，西方戏剧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像英国的萧伯纳，法国的克洛岱尔、季洛杜，德国的布莱希特，意大利的皮兰德娄和美国的奥尼尔这些名闻遐迩的戏剧大师。他们以新的戏剧理论和新的戏剧内容与风格，为欧美戏剧注入了活力，使西方剧坛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西班牙这块具有悠久戏剧传统的沃土上，一批有才华、有见识的戏剧家也先后涌现，其中声誉卓著的杰出代表有贝纳文特、乌纳穆诺[①]、巴列－因克兰[②] 和安东尼奥·马查多[③]。他们努力寻求与19世纪

① 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散文作家。

② 巴列－因克兰（1866～193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

③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4～1947），西班牙诗人和戏剧家。

后期的后浪漫主义戏剧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来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尽管他们的戏剧风格不尽相同，但都为西班牙戏剧的发展与繁荣开辟了新的道路。其中对西班牙20世纪的戏剧影响最大，并在世界上具有声誉的戏剧家，是19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哈辛托·贝纳文特。

贝纳文特于1866年出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早年在马德里中心大学攻读法律，但对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1893年便以诗人、小说家的面貌在文坛初露锋芒。翌年，他的处女剧作《别人的窝》问世，初步显露出戏剧家的才华。随着《周末之夜》（1903）和《火龙》（1904）上演，他在西班牙戏剧界的声望愈来愈高，在观众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大，每当他的新剧本首场演出结束时，兴奋若狂的观众便将他从剧场抬起，沿街欢呼，一直把他送到家中。1907年，贝纳文特的代表作《利害关系》上演，更使他声震剧坛，成为近代戏剧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戏剧家。1912年，他被提名为西班牙皇家文学院院士，几年后又被授予名誉院士的称号。他的《利害关系》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收入全欧20世纪名剧的多部选集中。

贝纳文特之所以能蜚声剧坛，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采取了与埃切加赖[①]的戏剧截然不同的形式，将欧洲戏剧家王尔德、梅特林克、邓南遮、易卜生和萧伯纳的戏剧艺术与西班牙的传统戏剧熔为一炉，成功地革新了西班牙戏剧，使之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具有更加现实的社会意义。

贝纳文特的创作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跨越了两次大战，一

① 埃切加赖（1833～1916），西班牙戏剧家，也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任西班牙财政部长。1904年与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共获诺贝尔文学奖。

共写出了172部作品。尽管在20年代后期他便不再被看做革新的戏剧家，但他几十年来的影响却一直比较深刻，他的作品也普遍受到了观众的推崇。

二

现在，着重对《利害关系》一剧作较为深入的评析。《利害关系》于1907年12月9日在马德里的拉腊剧院首演便获得成功。随后，在西班牙及欧洲剧坛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相继在欧洲与拉美各国上演，成为西班牙语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一个传统剧目。

《利害关系》是以17世纪某个想象中的国家为背景而写成的。两个颠沛流离的骗子莱安特罗和克里斯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扮成主仆二人，来到一家客店。旅店主看到他们讲究的衣着和傲慢的举止，便把他们奉为上宾，盛情款待。接着，主仆二人帮助穷困潦倒的诗人和上尉，并结识了城里的西雷娜太太。克里斯平帮助西雷娜太太举办有社会名流参加的晚会。在晚会上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共同撮合莱安特罗与当地富豪波利切纳拉之女的婚事。在舞会上两位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但波利切纳拉先生识破了克里斯平的计谋。前来通缉他们的检察官到来了，向主仆二人兴师问罪。这时，克里斯平巧妙地向所有在场的人士晓明利害关系。最后，在众人的压力下，波利切纳拉不得不同意将女儿嫁给莱安特罗。

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虚伪、圆滑、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成功地塑造了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性格各异、命运相仿的主仆二人，爱慕虚荣的西雷娜太太，势利悭吝的旅店主人，徇私枉法的法律博士，老奸巨猾的波利切纳拉和纯洁善良的闺房小姐……将他们之间的市侩关系暴露得淋漓尽致，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

《利害关系》不仅内容深刻，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颇具匠心。首先，戏剧的各个环节衔接得紧凑自然。莱安特罗、克里斯平主仆二人一进旅店便以高贵的主人、低贱的仆人这双簧式的表演赢得了旅店主的信任，紧接着又以阿谀奉承和慷慨的施舍笼络了诗人和上尉，再通过诗人的关系与西雷娜太太做了一笔交易，最后又以莱安特罗与西尔维娅小姐的爱情闯过难关。这样，在骗局被戳穿之时，事先布下的利害关系网便牢牢地将所有的有关人员缚住，就连贪图私利的执法官也不得不在这无形的网前就范。全剧一环扣一环，结构紧凑、严谨，矛盾迭起，使人看了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作者在《利害关系》一剧中颇为成功地采用了意大利艺术喜剧（又称即兴喜剧）的模式，使之更富有讽刺意义。剧中的富豪波利切纳拉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意大利拿波里喜剧中特有的人物，他前后脑各有一个罗锅，鹰钩鼻子，说起话来鼻声鼻气，是粗俗可笑的拿波里资产阶级的形象。贝纳文特正是用这个丑角来讥讽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克里斯平在认出波利切纳拉曾经是像他一样的流浪汉时说了一席话，更是令人忍俊不禁："您不记得我了？这毫不足怪，时间的流逝会抹去一切，特别是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不会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时过境迁，您用来遮掩前后罗锅的色泽鲜艳的花布掩饰了不光彩的过去。波利切纳拉先生，我刚认识您的时候，您

是用一些丑陋不堪的破布片遮盖罗锅的。”这寥寥数语便将波利切纳拉的生平与为人生动形象地勾勒出来。这位阔老爷过去的落魄与如今的道貌岸然，都用遮掩罗锅的花布和破布表现出来，而包藏在这装饰物后面的则是见不得人的诡谲心灵。作者用意大利艺术喜剧的手法塑造的这个形象表面上惹人发笑，实际上发人深思，具有比较深刻的讽刺意义，这无疑是作者创作技巧的一个成功之处。

然而，《利害关系》的最大特点还是贝纳文特将西班牙古典文学中的一些艺术特色巧妙地加以利用，大大增强了主题思想的表现力和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

西班牙文学中的流浪汉形象要追溯到16世纪中叶。在这些主要以自传体裁写成的小说中，出身贫寒、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服侍某个有钱的绅士，或效忠于某个同他们的命运相差无几，但却更加刁钻凶狠的“主人”，他们一般都富于冒险精神，不断更换主人，在生活的煎熬中变得老于世故；他们乞讨，行窃，诓骗，无所不为。对这些下层人生活的细致描写，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塑造，对欧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英雄史诗到流浪汉小说，描写的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英雄——反英雄、高贵——低贱等鲜明的两重性被以后的文学大师所采用，放射出日益绚丽的光彩。在《利害关系》一剧中，作者就是借助流浪汉的形象，并将人物性格上的两重性交织在一起，塑造出了对比度很强的主人与仆人。

主人公克里斯平是个流浪汉，他熟谙世故，洞悉社会上的真智伪善，他睿智、狡黠，言辞犀利诙谐，在不同的场合总能一矢中的，击中要害。尽管干的是卑劣的行径，但谈吐不俗，颇有点文人学士的风采，就这点而论，是与传统的流浪汉形象

不同的。可以说，既是时代的变迁引起了人物形象的变化，也是作者的良苦用心，给传统形象注入了新的内容。与克里斯平的性格不同，莱安特罗遇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但却是对爱情真诚坦白的理想主义者。这性格情趣截然不同的主仆二人不禁使人联想到闻名于世的堂吉诃德和桑乔·潘沙。如果说，在《堂吉诃德》中对矛盾的两重性揭示得更加广阔、深刻，那么在《利害关系》中，主仆二人性格、品行上的对立矛盾则有机地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主人的高贵、真挚及理想主义与仆人的低贱、狡黠及实利主义交织在一起，正如克里斯平对西雷娜太太的女仆科隆比娜所说的："低贱与高贵集一人之身，会使世界黯然失色，而将一个人的秉性分放在两个人身上，则要有点本事。我家主人和我就像一个人一样，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部分，要是能永远这样下去该多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位思想高傲、行为高尚典雅的绅士，在他身旁还有一位为生活所迫、行为卑贱的仆人。要将这两者分开，颇为不易……"一个人身上含有秉性相异的两个人，而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又集于一身，这种两重性的相互转换扑朔迷离，可以使人们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世上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具有两重性：高尚——卑贱，端庄——粗俗，而品行上的两重性又表现出内心世界的矛盾，也意味着对立面的相互制约与结合，这是作者赋予主仆二人宛如一人的哲学含义。然而，作者着意表现的并不是将两重性合二而一，而是要将两个人所代表的价值观鲜明地呈现出来。主人的理想主义和仆人重视物质利益的实利主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主人的理想主义只有在仆人的实利主义帮助下才得以存在，没有仆人，主人就不可能有那么美好、高贵的举止，他的愿望也只能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仆人的实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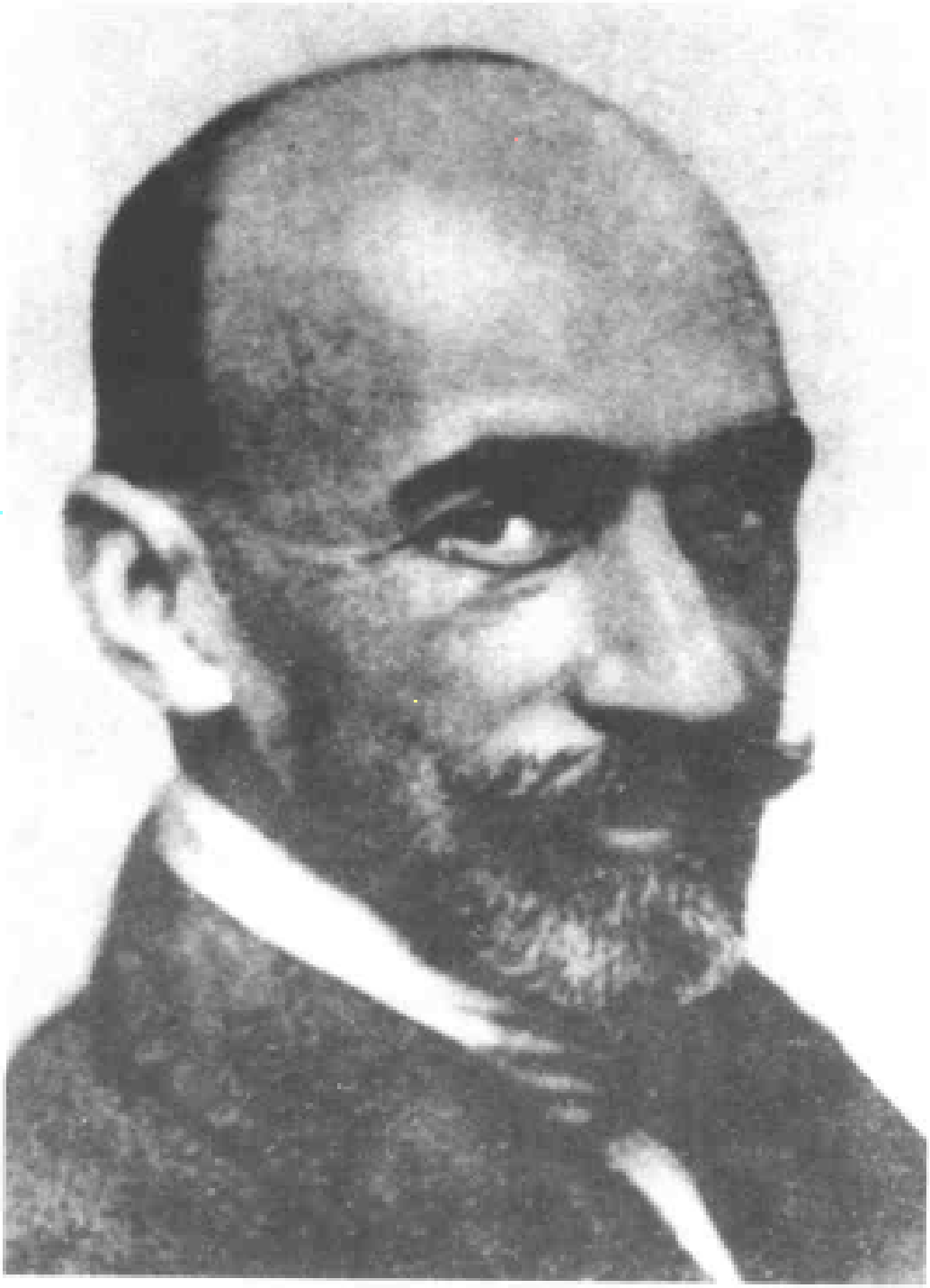
主义也只有在他效忠于主人时（这种服务是建立在犬儒主义基础上的）才能得以实现。

可以说，强烈的戏剧性、深刻的现实性和耐人寻味的哲理性，是《利害关系》得以久演不衰的主要原因，也是贝纳文特对西班牙戏剧的发展所作的一个贡献。

三

贝纳文特是位多产作家，除了代表作《利害关系》外，还有嘲讽贵族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周末之夜》（1903），反映农村风俗人情、歌颂母爱的《女主人》（1908），以及以西班牙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爱情悲剧《不吉利的姑娘》（1913）等等。他的作品涉及的面很广，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用精巧的艺术手法反映现实，反映民情习俗，剖析人的心理。他吸取了欧洲其他国家戏剧的特点，把那些有文化修养、举止文雅、眼光敏锐的人物形象搬上了西班牙戏剧舞台，反映西班牙的现实。他的这种努力促进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并给予20世纪西班牙戏剧以巨大影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贝纳文特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有时甚至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支持轴心国，在内战时的反共和派倾向等。尽管如此，他创作的讽刺喜剧的矛头所向却是针对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的，揭露了他们的冷漠无情，嘲笑了他们的偏见，谴责了他们的利已主义。这种政治立场与剧作主题上的对立矛盾集于贝纳文特一身，也可以认为是贝纳文特身上两重性的反映吧！



〔西班牙〕贝纳文特(1866～1954)

(19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目　　录

·译本前言·

西班牙戏剧的杰出代表 …… 陈凯先 屠孟超

周末之夜(1903)…… (1)
利害关系(1907)…… (105)
女主人(1908)…… (177)
不吉利的姑娘(1913)…… (267)

·附　　录·

授奖辞 …… 佩尔·哈尔施特龙(339)
受奖答辞…… 贡特·德·托拉塔(345)
贝纳文特小传…… (347)

周末之夜

(1903)

序　幕

朗　诵　者

周末之夜。大海、天空和土地愉快地像恋人似的偎依在一起；光亮、海浪、高山和丛林就像婴儿一般，既不知痛苦也没有想到死亡地纵声大笑。你是一块奇妙的土地，只居住着神灵、英雄、仙女和兽类。只有科学和爱情的精灵在窥测着你。忒奥克里托斯[①] 的田园诗和维吉尔[②] 的牧歌是你的诗章。如果在我们这个忧伤的时代有人以他的伤感使你更为高雅的话，那他就是深信真善美能永远和谐相处的神圣诗人雪莱。他信无限，崇上帝。亚西斯[③] 那钟爱万物的神圣诗人以其充满爱的一连串祈祷，以他情炽似火的歌声向世人致意。美丽的太阳、美丽的水、美丽的鸟儿和美丽的狼……一切都美！你们瞧，在这块大自然赐予的奇妙土地上，现在住着的是人。这是冬季，

① 古希腊诗人，其田园诗多以爱情为主题。
② 古罗马诗人。
③ 意大利一城市。

他们很好地选择了他们的人间天堂……这本来可以成为人间天堂，但是，他们逃避了寒冬，却又带来了生命的寒冬；他们逃避了生活，生活却又追逐着他们……他们的全部历程像是但丁式的地狱之行。他们就这样进入了这块土地……

由此进入了痛苦之城，
由此走向永恒的苦难，
由此见到了迷惘的人们。

第 一 幕

一间豪华别墅的客厅里。

第 一 场

埃特维纳公主、西玛乌夫人、里纳尔蒂伯爵夫人、爱迪斯、莱昂纳多、米盖尔亲王、弗洛伦西奥王子、西玛乌、亨利·卢生蒂和苏亚维亚的公爵。

爱迪斯在弹古琴；西玛乌夫人和莱昂纳多在听音乐；埃特维纳公主、米盖尔亲王，西玛乌和苏亚维亚的公爵坐在另一处喝茶；弗洛伦西奥王子、里纳尔蒂伯爵夫人和亨利·卢生蒂在翻阅版画和蚀刻画，并且兴致勃勃地聊天。几个仆役在端茶送水。一个仆役将一份电报交给米盖尔亲王。

埃特维纳 苏亚维亚方面有消息吗？

米盖尔亲王 特大新闻！（对公主）得让您先看看，看吧

……

公爵 情况严重吗？（让大家安静下来）太太们，请别放音乐……

埃特维纳 太高兴了，孩子，你听着……皇后陛下已喜得一皇储。

米盖尔亲王 皇储万岁！

众人 万岁！

公爵 苏亚维亚万岁！

众人 万岁！

弗洛伦西奥王子 终于盼到了！生了七个公主后，终于有了一个皇子。帝国之事一直使我忧虑，成了我的心病。现在我终于完全康复了。

西玛乌夫人 殿下您可该高兴了。

里纳尔蒂 皇位后继有人了。

埃特维纳 （对米盖尔亲王）请立即回电，让我们的祝贺和对帝国幸福的良好祝愿，及时到达。

弗洛伦西奥王子 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发自内心的，人们实在太不了解我们了。皇后怕我急于继承皇位，将我们赶离国都；眼下我更不应该回苏亚维亚，因为我那庄严的皇弟的生命与我的生命密切相关。其实，我对别的都不感兴趣，我只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就够了。

埃特维纳 说得有理。

弗洛伦西奥王子 既然我的生命现在已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就得好好地爱惜它。我自由了！我已不再是皇储了。在我的身上已不再寄托着利益、希望……和仇恨了。就连我那七个皇姐皇妹，也和我一样与皇位无缘了。虽说陈旧的皇位

继承法不允许她们成为女皇，但她们仍然朝思暮想……

埃特维纳 别这么说，你总爱用轻率的口气说话。

公爵 殿下，对您寄予厚望的人还不少呢。我们亲眼看见您出生，看见您战斗在令尊的身边。眼下皇帝已年老，太子才出生，帝国将无宁日了。

米盖尔亲王 说得对，这不是办法。

弗洛伦西奥王子 （对米盖尔亲王）亲爱的皇叔，您还年轻，可以当他的摄政王嘛，就像您可能当我的摄政王一样。我坦率地说，帝国的重任就落在您肩上了。实际上也就等于您继承了皇位。我要是即位，也当不了几年皇帝。

埃特维纳 谁知道呢？你当了皇帝，就不像现在这样生活没有目标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高兴的！

弗洛伦西奥王子 很高兴。你呢？你还记得都德在《沙漠中的国王》中说的那句令人伤心的话吗？“我已不是国王，你难道不再爱我了吗？”

埃特维纳 没良心的！疯子！我别无他求，只望你生活得幸福。

西玛乌夫人 说得对。爱迪斯刚才弹了一支你们那日薄西山的帝国的进行曲，很有特色。

弗洛伦西奥王子 刚才用古琴弹的那支曲子？听起来像是奄奄一息的样子。这原是一支用小号和鼓演奏的战斗进行曲，不见刀光剑影很难理解它的意思……听说是一个外国的修道士为一位诗人的葬礼谱写的。

公爵 这像一个荒唐的神话。

西玛乌夫人 很有意思：一个修道士，一个诗人。

莱昂纳多　丁尼生[1] 曾打算写这样一首诗……

西玛乌夫人　伟大的诗人丁尼生！他是一位受上流社会赞赏的贵族诗人。

亨利·卢生蒂　（对莱昂纳多）西玛乌太太想把我和她不喜欢的人混为一谈。王子邀请了我，她就不原谅他。

莱昂纳多　你是英国丑闻的制造者。

亨利·卢生蒂　请你翻一翻那些伟大的太太们的写字台吧，在那儿定能找到我的诗篇，就放在她们的情书旁边……但在她们的客厅桌子上却放着《圣经》和吉卜林[2] 的书。

莱昂纳多　桌子对面坐着一位可敬的丈夫。

亨利·卢生蒂　吃完饭后，就叫他钻到桌子底下。

莱昂纳多　昨天我跟你说过这个笑话，你觉得它不登大雅之堂。

亨利·卢生蒂　当一个外国人说出这样的笑话时，我仍然这样认为。你以为就这么容易可以不当英国人？英国像流放拜伦一样把我流放……

莱昂纳多　可你却不能将英国流放。

里纳尔蒂　拜伦？我可不认为他是个不朽的诗人。我学英语时，就读拜伦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莱昂纳多　读拜伦的诗难道只为了学英语？

里纳尔蒂　我们意大利女人不像西玛乌夫人那样。我们不怕和被流放的诗人交往。

莱昂纳多　伯爵夫人已经治好了恐惧症。

---

① 丁尼生（1809～189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② 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里纳尔蒂　只能说是在康复之中，因此，每年我都在这儿过冬天。

莱昂纳多　总是一个人在这儿。

里纳尔蒂　我丈夫不想来。

莱昂纳多　他已治好了恐惧症。

埃特维纳　这个时候苏亚维亚一定处在欢腾之中了。

公爵　朝廷、公务人员和百姓都热爱弗洛伦西奥王子，因为他们不会忘记他是解放者的儿子，是常胜将军的儿子，是苏亚维亚人崇拜的您丈夫的儿子。

埃特维纳　不错，可您也知道，这几年为了搞臭我儿子，人们搞了不少阴谋。

公爵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要忍受人们对他的不断指责，真不容易。

米盖尔亲王　但要是弗洛伦西奥不那样的话……我不想使你伤心，他是你唯一的儿子。我知道你很爱他，不过，弗洛伦西奥的行为……

埃特维纳　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要跟我说吗？我已经哭够了。但眼下我关心的只是他的健康。他应该在这儿把身体养好。

米盖尔亲王　在这儿？你们来这儿只有两天，警官却已告诉我王子常去哪些危险的地方了。

埃特维纳　我的上帝啊！

米盖尔亲王　警官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大家都叫他锡克诺雷。这个小国的亲王付给他高额报酬，目的就是想让这个危险的旅游胜地保持安宁和表面上的体面。到这儿来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和各个阶层。

埃特维纳　你刚才说弗洛伦西奥……

米盖尔亲王　别害怕。锡克诺雷已经派便衣警察跟随着他，必要时会保护他的。不过，就是有点儿丢人现眼。

埃特维纳　是呀，我真可怜啊。他跟卢生蒂学坏了。这个半是英国人、半是意大利人的诗人是个寡廉鲜耻的坏人。西玛乌夫妇一见到他，就惊叫起来。

米盖尔亲王　真的吗？是这样！我也注意到了……我原来以为……我还是来问一下吧。我的侯爵夫人，有人对我说，你们不喜欢亨利·卢生蒂，是吗？

西玛乌夫人　是的，谁也不会在自己家里接待此人。

米盖尔亲王　请原谅。我好像昨天见到他们俩在娱乐场所聊天。

西玛乌夫人　错不了。不过，他们从来不当着我的面这样做。

米盖尔亲王　英国人的礼节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

西玛乌夫人　那是庄重的表示。

里纳尔蒂　（对莱昂纳多）我心情不好，您别拿我寻开心……我很难过，很伤心……您不知道我有多伤心！

莱昂纳多　您说这话心里就有气。

里纳尔蒂　对艺术家可不能说知心话。对他们说了，很快就会往外传。

莱昂纳多　我是个雕塑家。您设想一下，我的艺术能向观众暴露您的什么秘密！这是造型艺术。您的模样倒很像令人尊敬的女神胡诺[①]。

里纳尔蒂　那天您却说像米纳娃女神。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宙斯之妻。下一句的米纳娃女神即雅典娜。

莱昂纳多　过儿天我又会说像维纳斯。一天一个样儿。

里纳尔蒂　别的女人就当不了这么好的模特儿。

莱昂纳多　当然罗。

里纳尔蒂　说实在的，今天我没有穿胸衣，只穿了件希腊式的背心。

莱昂纳多　这我知道了。我需要您跟我谈谈心里话。

里纳尔蒂　您想我今天晚上为什么到这儿来？

莱昂纳多　这我怎么会知道！兴许是米盖尔亲王像请在座的人一样请您来吃饭，以庆祝他嫂嫂亚历杭德拉·埃特维纳公主和她令人尊敬的儿子，未能当成皇帝的弗洛伦西奥王子的光临。

里纳尔蒂　邀请我？恰恰相反，我正为此事而来，因为我没有被邀请。

莱昂纳多　这是怎么回事？

里纳尔蒂　或许他们把我看成是下贱女人。这也怪我自己。在巴黎，我曾经被意大利皇帝正式介绍给亲王。可在这儿不讲究这一套。人们到这儿来，是为了消遣，为了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这儿的一切都不一样，有娱乐厅，有跑马场和射击场。这是个谁也管不着的地方。就在其中的一个娱乐场所，我见到了亲王和他的……他的……

莱昂纳多　和因佩里娅在一起，是吗？

里纳尔蒂　我能不去向她问好吗？这太荒唐了。我不像西玛乌夫人那样，在大庭广众面前，竟然不跟一个有才华的同胞，一个像亨利·卢生蒂这样的艺术家打招呼。

莱昂纳多　是啊，这实在太荒唐了。

里纳尔蒂　在意大利，美和艺术是神圣的。一位教皇在谈到本

贝努托·塞依尼[1] 时曾经说，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应该是永生的。我毫不犹豫地和亲王的这位女友进行了交谈，我也参加了在他的别墅里举行的各种晚会。有几次她姗姗来迟，晚会因此延长了，我也没有中途退场。这些晚会都很有意思。但是，亲王总把我的宽容看成是谦让，因此，我今天未经邀请，冒昧前来……他当然装作不知道。不过，公主对我却十分冷淡。

莱昂纳多 人们说她待人十分苛刻，只喜欢那些道貌岸然的人。

里纳尔蒂 她喜欢丑八怪，就像苏亚维亚的公爵女儿那样。公主虽说十分苛求，却将这浪漫的小妞儿留在自己的身边，让弗洛伦西奥王子能解解闷，免得让苏亚维亚王朝出丑。

莱昂纳多 可怜的王子！他倒是个好人，对艺术很感兴趣，对美孜孜以求。

里纳尔蒂 说得太过分了！他难道不是在他皇叔之前就与因佩里娅来往了吗？

莱昂纳多 这我听说了。

里纳尔蒂 然后是阁下与她有了交往。

莱昂纳多 我从来没有和她有过那种关系。她只当过我的模特儿，仅此而已。她的因佩里娅这个名字就是因我的塑像而起的。弗洛伦西奥王子是在罗马我的工作室里认识她的。

里纳尔蒂 这样一来，阁下就没有模特儿了。您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当时您心里难过得生了病。

莱昂纳多 我得的是疟疾。

---

① 古代意大利雕塑家。

里纳尔蒂　您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您的艺术走向了歧途。您不是将一块用来雕刻巨大雕像的大理石石料砸成小石子了么？这件艺术品原来的名称是《生活的胜利》。这将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天才之作。这件作品问世后，意大利就会有同样伟大的两个莱昂纳多[①]了。

莱昂纳多　莱昂纳多！您不知道从我出生那天起，我这个名字就像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由于崇拜圣人达·芬奇，我父亲给我取了这个名字。我父亲酷爱一切美好的东西，崇拜所有伟大的艺术家……这个伟大的名字使我从小就幻想从事伟大的事业。可是，只有从点滴小事做起，才能实现伟大的理想。正如您知道的那样，那块卡拉卡的大理石石料，原本应该用来雕刻我日夜思考的一件艺术品，我却将它雕成了千百个小人像。它们先陈列在橱窗里，然后安放在豪华的客厅里，安放在高雅的闺房中。这些小人像既美观又讨人喜欢。我没有将灵感引向巨作，却将艺术才智的火花变成了雕虫小技；我没有建起万人称颂的不朽纪念碑，却搞了些用来作为台灯的支架和用来压书的小玩意儿……人们一定会想，我想以此方式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从我的作品中人们会了解我的思想！人们看到用细沙堆积成的平原，却不理解这平原乃是由高山风化而成。

里纳尔蒂　如果这理想是爱情方面的，就像我的情况那样……

莱昂纳多　您已经知道个中的奥妙。于是，您就砸碎了您向往的雕像，和我一样，只搞那些“小人像”……

---

① 另一个是指莱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

里纳尔蒂 我爱过很多男人，这并不等于我深爱过什么人。就拿阁下的情况来说吧。您砸碎了那块大理石，但是，您难道已经忘记了您那个模特儿吗？忘记了您那个因佩里娅吗？要不是为了她，您干吗要到这儿来呢？

莱昂纳多 我们到这儿来都有自己的原因。

里纳尔蒂 都有一个我们不说的原因。说真的，我们都在竭力逃避我们的生活，逃避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社会地位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为这个目的，我来到了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在这儿我们能相互见面，相互观察，却默许不互相寻根究底。您瞧，今晚公主光临，令我们肃然起敬。但这样一来，我们反而觉得索然无味，只好应付应付了。

莱昂纳多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像自己的影子一样过日子……我们自以为了解我们身边的人，实际上却丝毫不知道他们的内心。

弗洛伦西奥王子 （对亨利·卢生蒂）等一会儿我母亲要退席时，我将陪她回去。我不想让她为我的身体感到不安，我会对她说，我立即就去睡觉。然后，我再出来找您。那儿个人一定会来吧？

亨利·卢生蒂 我们上剧院去找他们。你还没有去过雅各夫先生的那座剧院吧？那是一座出色的音乐厅，虽不十分雅致，倒也饶有兴味。不过，比起在码头边演木偶戏的风景如画的旧式房屋来，特色就少了些。木偶戏的观众都是些海员和搬运工，时而见到个把去那儿猎奇的阔太太便会脸露惊色。此外，还有塞科的意大利餐馆，顾客也是那些人。外国人要是去那儿一趟，能欣赏到各种表演：民间舞

蹈、用短刀决斗、警察抓人……这都是由塞科亲自导演、排练的，倒也十分逼真。

弗洛伦西奥王子　我们可以和这些人一起在那儿用晚餐。我很喜欢夜总会。

亨利·卢生蒂　是很有意思。我们将通知他们，今晚停止演出。我们对此暂时保守秘密。（两人继续交谈。）

里纳尔蒂　（对莱昂纳多）您说得对，我应该早就将您看成我的朋友。可是，您与亲王的友谊使我难以对您推心置腹。我丈夫可能回苏亚维亚当大使，我不想在这些人中间引起风波。否则，我就去警官那儿告发他们了。

莱昂纳多　您去告诉锡克诺雷？这绝对不行。没有他，这儿就是个天堂。是他，每年冬天把各地的地痞流氓弄到这儿，这样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拿他的薪水和各种津贴。不过，您不用害怕，这事包在我的身上……您说他在音乐厅，是个耍杂技的？长得挺英俊但又很粗野？

里纳尔蒂　很粗野但又很可爱……阁下是艺术家，对此心里明白。

莱昂纳多　您说他老是吓唬您，要把这事张扬出去？

里纳尔蒂　我已经给了他五千多法郎。

莱昂纳多　这太可怕了！您也太软弱了……您这样的情况已出现了两次了。

里纳尔蒂　这事您跟谁也别说……

莱昂纳多　我不会说的，不过，我早就知道了。您别以为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人都是我派去打听消息的。

里纳尔蒂　人们已经在议论，已经知道了？

莱昂纳多　别慌张。西玛乌夫人与她的一个马夫也发生过同样

的纠葛，可她不是什么事儿也没有么？现在她成天与那些英国绅士混在一起，整个晚上也不愿跟您说一句话。我发现，不少人之所以对人冷淡，倒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了别人的隐私，而是因为他们以为别人已经知道了他们自己的事。

埃特维纳 因此，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把知道的事全部说出来。这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了让大家谦虚些，宽容待人；也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们都是用易碎的泥团捏成的[①]。不管怎么说，只有消除了恶习，才能建立美德。如果不吃苹果是一种美德，而我就是夏娃的话，那世界也就不会堕落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从来不吃苹果。不过，别人吃，我也不嘟哝，他们吃苹果，自有他们的理由。

莱昂纳多 什么事都有其理由，就连发疯也不例外。

埃特维纳 （站起身来）我们走吧，天不早了。（对米盖尔亲王）您明天来和我们一起用午餐么？

米盖尔亲王 一定来。我们还得给皇帝写信呢。

公爵 （对一仆人）给公主备好马车。先生们，公主要告辞了。

埃特维纳 祝大家晚安，身体健康，老朋友们……我的西玛乌夫人，在我的心目中您总是占有原来的位置。

西玛乌夫人 谢谢您，公主。

埃特维纳 公爵夫人……（对莱昂纳多）我亲爱的艺术家，您的大作在我家总是安放在显眼的地方。您常雕刻么？您的

---

① 根据《圣经》的说法，人是上帝用泥团捏成的。下面说的夏娃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

作品新颖别致，就像那些古时的伟大艺术家一样，您总是不遗余力地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使千百件普普通通的工业品显得崇高、伟大。先生们……

弗洛伦西奥王子 （对亨利）快走。

亨利·卢生蒂 我一定比您先到，一会儿见。

弗洛伦西奥王子 亲爱的皇叔，明天见。

米盖尔亲王 保重你的身体，别让你母亲心里难过。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你瞧我这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一到晚上便不出门。

埃特维纳 你答应我这样做的。

〔埃特维纳公主、弗洛伦西奥王子、苏亚维亚的公爵、爱迪斯和米盖尔亲王走出。〕

第 二 场

伯爵夫人、西玛乌夫人、莱昂纳多、西玛乌侯爵、米盖尔亲王和亨利·卢生蒂。

里纳尔蒂 公主保养得很好。

莱昂纳多 还年轻呢。

西玛乌侯爵 她乐善好施，对穷人很好。

里纳尔蒂 在苏亚维亚她很得人心。

莱昂纳多 我以为宫廷感到不安的是公主的美德，而不是她儿子的放荡。因此，他们才让母子俩出来旅行。

西玛乌侯爵　外国的事我不感兴趣。

莱昂纳多　我这是在自言自语，我的侯爵，我们艺术家有这个习惯。

西玛乌侯爵　这是个坏习惯。（对西玛乌夫人）我陪你走。晚会在什么地方举行？

西玛乌夫人　在米兰达别墅。有小乐队演奏的音乐，妙极了。

米盖尔亲王　（又走进来）今天有您亲切陪伴，公主十分高兴。

西玛乌夫人　在她身边，我也很愉快，殿下。再见。您已收到我的音乐会的请柬了吗？

米盖尔亲王　这是只有像您这样的真正艺术家才能组织的音乐会。

〔西玛乌夫人、西玛乌侯爵道过晚安后走出，亲王送他们。〕

第　三　场

伯爵夫人、莱昂纳多和亨利·卢生蒂。

里纳尔蒂　您看到了吗？她这次又没有邀请我。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需要她邀请。

莱昂纳多　当然啦，即使没有请柬，您也可以出席。

里纳尔蒂　我一定去。

亨利·卢生蒂　对这位英国太太您可不能这样放肆，这太冒险

了。

里纳尔蒂　我将挽着她的马夫的胳膊去赴会。

亨利·卢生蒂　背后议论别人的事不太好吧。

里纳尔蒂　哈哈！您倒为你们这个虚伪的社会辩护起来了。您自己就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

亨利·卢生蒂　我并不怨天尤人。我干我的，他们干他们的。我只出英国的丑，这世界大着呢。

里纳尔蒂　您在出这个世界的丑。

亨利·卢生蒂　这个世界很荒唐。谁为这个世界活着都没有意思。您难道为这个世界活着么？

莱昂纳多　伯爵夫人就是这样，而且她生活得非常愉快。

里纳尔蒂　我很关心公众的舆论。

莱昂纳多　这点人们已经知道了。

里纳尔蒂　请别挖苦人。

莱昂纳多　我说的是正经话。知道了又怎么样！我说您也不用操心。

亨利·卢生蒂　弗洛伦西奥王子在等我。

里纳尔蒂　他是您的好朋友……他要是当了皇帝，您就在他身边就成了……

亨利·卢生蒂　您是想说小丑，是吗？

里纳尔蒂　当丑角您就太惨了。

亨利·卢生蒂　英国的丑角都是这样的。英国的丑角要是去别的国家，便可以当政府的要员。

莱昂纳多　丑角本人总是悲伤的。他们的笑声可以将人埋葬。他们为活人哭泣，为感到痛苦的人和能回忆起来的往事哭泣；他们讥笑的是爱情、信仰、幻想和回忆，因为这些都

已成为过去。莎士比亚的丑角是悲剧中最为悲哀的角色。在墓地上那些又唱又笑的掘墓人面前，哈姆雷特的悲哀也略逊一筹。用锄头敲打着墓穴，小丑约里克伸出脑袋，咬紧牙关，做着可怕的鬼脸狞笑着……一切都会死去，只有微笑还活着。爱情战胜死亡，露出胜利的微笑。这就是永恒不灭的生命之火。

里纳尔蒂　死亡是万事的终结……人死后……

亨利·卢生蒂　死后就是地狱。幸好在意大利，你们有漂亮的地狱。亲爱的伯爵夫人，我总是将您看成和弗朗塞斯卡[①]一样，属于上流社会的，在地狱中也是在上层。

里纳尔蒂　别拿这些事开玩笑了。我有信仰，我希望我的灵魂能得救。

莱昂纳多　怎么会不能得救呢？几乎所有为人师表的圣人生活都分两个阶段。眼下你只是处在低级阶段。

里纳尔蒂　我们别说这件事了。您要知道，每天夜晚当我合眼入睡时，只要一想到死，我就会像发了疯一样，害怕得从床上跳起来大喊大叫。有时在大白天，就像这样天气晴朗、人们欢歌笑舞的日子里，我也会想，这些人几年后会不存在，大家都会死去……我真想对他们大喝一声，仿佛他们已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像是沉默与黑暗向我袭来，我心里非常难受。我曾经看过医生。

莱昂纳多　医生对您怎么说？

里纳尔蒂　医生叫我分分心，睡觉时要开着灯，还得有人陪着。

---

① 意大利16世纪的著名画家。

莱昂纳多　这个治疗方法很简单，也不用改变生活方式。

第　四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米盖尔亲王和锡克诺雷。

锡克诺雷　先生们！啊，伯爵夫人！好久未见面了，我一直在想念您。

里纳尔蒂　您太好了，局长先生。只有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才有幸见到您。比如说，我的首饰被窃。

锡克诺雷　好啦，好啦，别抱怨了……只有当您在别墅里仿佛听到从地底下发出什么声音时，只有那大名鼎鼎的花花公子为了让您唱歌而给您写来了……

里纳尔蒂　假信……

锡克诺雷　只有当上流社会的人士收到了名噪一时的匿名信，说您的生命遭到了威胁时……我总是随时准备着为您效劳，保护您。

里纳尔蒂　谢谢您，锡克诺雷……（轻声地对莱昂纳多）我总是想不起他的全名来。

莱昂纳多　因为他不用全名。锡克诺雷这个名字大家都熟悉，您就叫他锡克诺雷吧。

米盖尔亲王　我还不知道，伯爵夫人是您的重要保护对象呢。

锡克诺雷　是只母老虎……她的首饰被窃时，她报案说价值达

1002134

三百万法郎。其实都是些假货，她故意把价值报得高一些，以假充真。那些匿名信原来是她自己写的，目的是让人以为她遭到了诽谤。

米盖尔亲王　这太有意思了。

锡克诺雷　但非常危险。

里纳尔蒂　（对莱昂纳多）我讨厌这个锡克诺雷。他跟人打招呼时，总是露出神秘的神情，仿佛在替人保守什么秘密似的。

莱昂纳多　他是知道一些秘密。听说他还想出版他的回忆录呢。

里纳尔蒂　那得将他的整版书都买过来……您陪我去吗？

莱昂纳多　走吧。

里纳尔蒂　您不想等一等因佩里娅？

莱昂纳多　不想等她了。等您愿意时我们一起走。

里纳尔蒂　殿下，谢谢您亲切的邀请。

米盖尔亲王　您这么早就要走？因佩里娅马上就到。您知道，我们知心的人并不多。

里纳尔蒂　我决心不当您的知心朋友了。我原以为在您的别墅和因佩里娅的别墅之间，只隔着一个小花园和一扇小门……但我却发现，您已经建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围墙。

米盖尔亲王　您别生气。这不是我的过错。埃特维纳公主只承认少数人是她的知交。

里纳尔蒂　这个决定很有见识，我也要学她的样子。再见，殿下。

亨利·卢生蒂　我也走，殿下。

米盖尔亲王　您这个魔鬼诗人，像维吉尔[1]一样在地狱中导游的人，您可得关心一下弗洛伦西奥王子的身体。他的身子骨十分单薄。

亨利·卢生蒂　我跟您一样关心着他的身体，殿下。为了他的身体，您撵走了他的情妇。只要有可能，我也要这样做。

米盖尔亲王　先生们……

〔伯爵夫人、莱昂纳多和亨利走出。〕

第　五　场

米盖尔亲王和锡克诺雷。

米盖尔亲王　是什么风将您吹到这儿，锡克诺雷？

锡克诺雷　是一件难办的公事，请您相信，我这是为了让亲王您高兴。不过，这件事看样子有点麻烦。

米盖尔亲王　您从来也没有麻烦过我。

锡克诺雷　不，是我自己觉得麻烦。请您想一想，在这儿待着一位亲王和一位王子，都可能是皇位的继承人。苏亚维亚人不会对此产生怀疑么？

米盖尔亲王　那是以前的事了。您看看这条新闻。您没有得到消息？

锡克诺雷　生了皇储……我很高兴。我是说，我为您感到遗憾

① 根据但丁《神曲》中描述，罗马诗人维吉尔领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

……不过，我还是觉得十分高兴。

米盖尔亲王 您不要为我着想。您要是觉得高兴，就高兴吧，您若是觉得伤心，就伤心吧。

锡克诺雷 我觉得高兴，因为人们都怕您有野心，要我监视您。我当然很了解您，知道您在这儿的生活……

米盖尔亲王 我这一生的“野心”是不想当皇帝。您以为，我会拿这自由自在的日子去跟帝国的皇位进行交换？

锡克诺雷 您别这样认为。如果我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我是不会这样提醒您的……苏亚维亚政府做梦也在担心阴谋叛乱……今天出现行刺，明天又会发生反叛。上次政府要我们监视一个被怀疑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比利时人，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很不一般：他住在一间由他自己建造的木板房里，常常在他的住宅里接见一个衣衫褴褛、身份不明的人。我们以为找到了一个恐怖活动中心，出其不意地对他们进行了搜捕，结果发现他原来是个电影外景摄影师。这是真的！但是海关检察官却对他进行了起诉，说他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我这儿还保存着他拍的电影底片。假若有一天您想让您的好友们看看，我一定奉献出来。

米盖尔亲王 谢谢了。您今天本来也可以对我进行搜捕，认为我在搞阴谋。

锡克诺雷 在我长期的警官生涯中，还从未干过这样冒失的事。

米盖尔亲王 想必您一定也掌握了一些情况。

锡克诺雷 我掌握了不少难以解释的事情的关键性材料。人们多数看待生活像看戏一样，只看前台表现，却不知真正的表演是在幕后。

米盖尔亲王　顺便问一下，弗洛伦西奥王子的情况……

锡克诺雷　他一直受到监视，尽管这样做有时十分困难，因为陪着他的这个英国佬非常熟悉情况。要是让他当警察，他倒是一块好料子。

米盖尔亲王　您实在是个不可替代的人物。

锡克诺雷　是吗？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我倒想看看这表面上显得十分平静的、可爱的巴贝尔塔[①]的内幕……干我这一行的人的难处，倒不在于去探听那些应该探听的事情。殿下，我愿为您效劳。请原谅，对您进行了监视。

米盖尔亲王　您已经得到了原谅。

〔锡克诺雷走出。终场时，因佩里娅正走下门厅的台阶。〕

第　六　场

因佩里娅和米盖尔亲王。

米盖尔亲王　因佩里娅，您好吗？我们整整有一天没有见面了。我一点空也没有。

因佩里娅　我也有客人。

米盖尔亲王　我已经看到了……

因佩里娅　不，不是为这个。你知道，我穿着打扮不是为了让

① 据《圣经》云，巴贝尔塔为诺亚子孙所造，目的是试图借此登天。

别人看的，我是让自己看的。我喜欢穿得漂亮些。你的朋友们不愿等我一下？

米盖尔亲王　今晚大家都各有打算。伯爵夫人生我的气了，因为我没有邀请她。

因佩里娅　她自以为被邀请了。她做得对。西玛乌夫人和亨利·卢生蒂能去的地方，她自然也能去。您的虚伪太可恨了。

米盖尔亲王　首先，西玛乌夫人的事只是听人说，却不知是真是假；关于诗人么，因为他是王子的朋友，又是个艺术家……

因佩里娅　伯爵夫人也是个艺术家嘛。

米盖尔亲王　她是个疯女人。眼下好像在迷恋着一个玩杂技的小伙子。她不但每夜都去看马戏，还进入演员休息室，混迹于他们中间。

因佩里娅　是这样。有几个夜晚我看见她在那儿。

米盖尔亲王　你？你也去看马戏？

因佩里娅　嗯，我已经一次不落地看了四个夜场。

米盖尔亲王　可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件事。

因佩里娅　你没有问我嘛。

米盖尔亲王　你发什么神经病……

因佩里娅　不是神经病，我是去那儿看我的女儿。

米盖尔亲王　看你女儿？什么女儿？我怎么不知道？

因佩里娅　你从来没有问起过我。你了解我的身世么？你只凭别人对你说的片言只语……其实他们对我也不了解。我对你说实话吧。

米盖尔亲王　那这女儿是……

因佩里娅　她是我唯一爱过的那个男人生的。

米盖尔亲王　谢谢。

因佩里娅　我现在还爱他，永远爱他！

米盖尔亲王　他在哪儿？

因佩里娅　他在狱中。他被免去死刑，判为终身监禁。

米盖尔亲王　这事颇富诗意！

因佩里娅　为了抢钱，他在罗马杀死了一个外国人。当时他有三天没有吃饭了。我们这些模特儿的收入非常微薄。由于流行疟疾，艺术家们都离开了罗马。

米盖尔亲王　那时你跟他住在一起？

因佩里娅　不，他跟他母亲住在一起；而我跟我父母、兄弟和女儿住在一起。我父亲在河边有一座房子，一半作客店，一半作舞场。父亲要我们给他帮忙。白天我们当模特儿，夜里就在那间大房子里跳塔兰特拉[①] 舞，还唱那不勒斯歌曲。莱昂纳多为了让我跟他同居，得给我父亲五百里拉作为酬金。

米盖尔亲王　因佩里娅！这太可怕了！

因佩里娅　这可是真情实况。我父亲要是不这样干，他该怎么办？他也得活下去嘛。

米盖尔亲王　你女儿有多大了？

因佩里娅　十四岁。我生下她那一年，才十五岁。

米盖尔亲王　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

因佩里娅　跟我父母亲住在一起。

米盖尔亲王　你从来没有想起过要将她带在自己身边？

---

① 意大利舞名。

因佩里娅　干吗呢？我给他们寄钱，让他们有吃有穿。她在那儿日子过得更好。我确实多次想回去看看她，想把她带来……

米盖尔亲王　那她现在的情况呢？

因佩里娅　我父母亲来信说，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

米盖尔亲王　才十四岁就恋爱了？太早了。

因佩里娅　在意大利不算早。我们和你们不一样。她爱上了一个在小舞厅跳舞的小伙子，她跟他一起逃了出来。

米盖尔亲王　真不简单。

因佩里娅　眼下他们和雅各夫先生的新剧院签订了合同。多尼娜，她叫多尼娜！跟我在家里的名字一样。她是剧团里的明星，长得并不漂亮，但很讨人喜欢……样子十分可爱，就像我小时候一样。那小伙子很好，长得十分英俊，像个圣母玛利亚的天使。只是有点儿油里油气，是女人们争风吃醋的对象。为此多尼娜十分紧张。她像我年轻时一样，也喜欢瞎猜疑。

米盖尔亲王　啊，因佩里娅！听了你的话，我觉得寒心。你同意她了么？

因佩里娅　你怎么啦？是我女儿爱上了男人，为此她既感到幸福也感到痛苦这件事使你寒心么？这算得了什么？生活就是这样！我对她说过："你愿意来跟我一起过么？住漂亮的房子，穿我这样的衣服？"她不乐意这么做。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她对我没有感情！……

米盖尔亲王　她不爱她妈妈，这太可怕了！

因佩里娅　这有什么可怕的？其实我们还是有感情的。谁要是敢伤害我家的人，我们就会团结起来进行报复，就是再过

若干年，也不会原谅我们的仇人。拿你们这些人来说，你们之间的感情在哪儿？不错，你们不吵不闹，也不打架，谁也用不着因为与你们中间的一个女人相爱、结婚而付五百里拉。但是，你们想的和说的与事实完全不一样。而我们呢？想的和说的毫无虚情假意。因此，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反倒做得不对了。

米盖尔亲王　兴许你说得不错。我们很少有真诚相见的时候。

因佩里娅　我要告辞了，要去看我女儿。

米盖尔亲王　我也想见见她，你在那儿等我。

因佩里娅　那你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米盖尔亲王　为什么？

因佩里娅　她知道我和亲王同居。在她眼里，亲王就该像故事书中那样，长得……仪表堂堂。

米盖尔亲王　那她就会失望了，是么？真有意思。

因佩里娅　这是真的。她就和我……小时候一样。她只知道爱情……就像她目前的情况那样，她只懂得美好地生活，愉快地度过她的青春！

【幕落。】

第 二 幕

音乐厅的休息室里。音乐厅的形状像一个奇妙的山洞，两边放着小圆桌和椅子。绅士们和太太们坐在圆桌边吸烟、纳凉。侍者们来来去去。后面是吉卜赛人乐队。

第 一 场

雅各夫先生、艺术家一人、爱斯脱尔、朱利叶和坐着大口喝饮料的鲁夫－塞夫。

雅各夫 （对艺术家）您以为这个休息室怎么样？请原谅。从这儿看是一个样子。

艺术家 太好了，妙极了！

雅各夫 要会选择角度……是吗？您以为怎么样？请原谅，从这儿看又是一个样子。

艺术家 太好了，妙极了！

雅各夫 这是我的主意。这可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请您相

信，这个设想我已酝酿很久了。将休息室变成一个山洞，这样，不但使疲倦的身躯能得到休息，而且还能让观众因眼花缭乱的演出而引起的种种想象得到平息。在整个欧洲、美洲都见不到这样的设计。这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音乐厅，足足花了四百万法郎。您可以在贵报这样报导。

艺术家　在我的……啊，雅各夫先生，我不是记者。

雅各夫　怎么？您不是《米兰节目邮报》和《热那亚企业家警世者报》的记者么？

艺术家　我并没有说过……

雅各夫　在办公室给我的那张名片……这是怎么一回事？

艺术家　那不是我的……您搞错了……我是艺术家，是大家都熟知的艺术家。我来跟您谈一笔很能赚钱的买卖。

雅各夫　买卖……

艺术家　是签订合同。有人将我介绍……

雅各夫　就为这合同，您占用了我两个小时，让您看剧院，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见您的鬼去吧。您浪费了我的时间，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

艺术家　雅各夫先生，雅各夫先生！……（雅各夫先生急匆匆地走出，艺术家尾随在他的后面。）

鲁夫－塞夫　（呼唤一个侍者）上半场演完了吗？

侍者　才演完。您没有见到人们正从剧场走出来？

鲁夫－塞夫　把眼前的瓶子拿走，再拿一瓶酒来。这瓶酒我自己付钱，别算在夫人的账上。

侍者　夫人说她不再付账了。昨天她闹了一场笑话。

鲁夫－塞夫　告诉她，这一瓶酒钱由我来给，再拿一瓶来，别啰嗦了，否则，我打破你的脑袋！

侍者　我这就拿来，我这就拿来。

爱斯脱尔　瞧那玩大象的人。

朱利叶　是个人才……

爱斯脱尔　可以给你凑满一打了。

朱利叶　我可不愿拿这样的人凑数。我讨厌这种人。

第　二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杰尼和塔瓦戈。

爱斯脱尔　啊，塔瓦戈，黑人小丑，多有意思！真像一只猴子！

朱利叶　那是他妻子吗？

爱斯脱尔　是的，她是英国人。他们已正式结了婚，想必是情深意笃，因为他们有了七个孩子。

朱利叶　都是黄头发的？

爱斯脱尔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是黄头发的，他们都像父亲。这个节目真扫兴！

朱利叶　演员都是女的。

杰尼　（对塔瓦戈）你去过信用处了吗？

塔瓦戈　去过了。（指了指手提包）我来算一下账。我买了五千法郎的土耳其债券。要是我像上星期那样能够卖出……我就能赚一百法郎。

杰尼　好极了。

塔瓦戈　您得给我买件演出用的新衣。

杰尼　干吗呢？白白糟践钱！当小丑你还想穿绸衣？

塔瓦戈　那个俄国人每夜都穿一件绸衣。

杰尼　人们就为这件事笑他。像你这样的艺术家……你说那个俄国人么？雅各夫先生真是个傻瓜，怎么给了他六千法郎！

塔瓦戈　我要雅各夫先生给我一万法郎，他就嫌多，总设法把观众从我的身边轰走，但观众没有我塔瓦戈就笑不起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塔瓦戈。现在雅各夫把俄国人安排在下半场，给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却将我安排在上半场第三个节目。为了看我的演出，观众早早地来了。他们不想看俄国人的演出，便早早地退场了。给艺术家作出估价的是观众，而不是付给我们钱的剧场老板；定价的也不是艺术家自己。

杰尼　雅各夫先生是个流氓……他只相信他的剧院。

〔科尔纳克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科尔纳克　鲁夫先生，鲁夫先生！快过来。“纳隆”[1] 发火了。它折断了栅栏，还不让我们给它披上演出用的披风。

鲁夫－塞夫　我这就去，我这就去！这是由于天热的缘故。今天太热了，得给它喝点啤酒。我也想喝。侍者！

科尔纳克　太太不让大象喝啤酒。

鲁夫－塞夫　太太不想花钱，所以什么也不让干。给我拿一瓶啤酒来。再给大象拿一桶去。

〔雅各夫走进来。

---

① 大象的名字。

雅各夫 鲁夫，鲁夫！有一只大象烦躁不安，损坏了栅栏，造成了二百法郎的损失。更糟糕的是它不愿意演出。

鲁夫－塞夫 它不是不愿意，它是愿意演出的。这可怜的畜生，它本来是十分驯服的，只是人们不了解它的脾性。

雅各夫 您要是不去制服它……

鲁夫－塞夫 请等一下，“纳隆”不会胡来的，我了解它。您放心好了，它不会怎么样的，它是七只大象中最温和的一只。

雅各夫 您别喝这么多了。喝多了，演出时观众会发现的，大象也会感觉到的。

鲁夫－塞夫 我为什么不能演出呢？这事您不用费心，我知道在观众面前该怎么办……您是个白痴，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喝酒，可我心里明白自己喝了多少。

雅各夫 见你的鬼去吧，你这个该死的恶棍！

〔罗西娜和贝比塔拦住了雅各夫先生。

罗西娜 雅各夫先生，您生气了？

雅各夫 这个野蛮的印第安人，花了我一万二千法郎，外加这些动物的食物……还有这些小动物，也得给它们吃啊！可观众不满意，看了一次就不来了。好生意！这生意实在太好了！那些看到剧院有那么多观众的人总是这么对我说：“啊，雅各夫先生，您交了好运！剧院场场演出爆满。可他们没有看到剧院的内部情况，没有看看这些演员，也没有看看剧院的经营管理和生意……

罗西娜 算了，雅各夫先生，我不愿看到您这么怒气冲冲的样子。现在我请求您帮我一个忙。

雅各夫 请求帮忙，老是请求帮忙！

罗西娜　是为这位女朋友的事。

贝比塔　先生……

罗西娜　您要是给她一张能长期使用的门票就好了……同意了，是吧？

雅各夫　难道您不能找个人给您买一张门票么？

罗西娜　可要是没有我们，谁会上这儿来？

雅各夫　正好相反，你们把那些正正经经的观众都赶跑了，却将那些……

罗西娜　请您别往下说了。什么时候曾来过这么多的皇亲贵族？难道只是因为您待人和气？

雅各夫　好了，好了，下次别再把人介绍来了。现在你们去办公室要门票吧。不过，请你告诉你的女朋友，让她注意点衣着。

罗西娜　她新来乍到，行李还没有运到……不过，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雅各夫　你的女朋友从哪儿来？

罗西娜　马赛。

雅各夫　啊，从马赛来的！叫她不要说从马赛来的。说从马赛来，名声不好。

罗西娜　好的。其实她的言谈举止也不像巴黎人，她想说自己是西班牙人。

雅各夫　西班牙人也不吃香，不过，比马赛人要好一些。要紧的是要有风度，别那么俗气。她的脸好像有点儿什么……不过，只要对她好好地训练一番，她可以成为……尽管不太容易……你们这些女招待太多了。不过，也不要泄气。祝你们交好运，姑娘们，我还有事呢。

罗西娜 谢谢您，雅各夫先生。

贝比塔 谢谢。

〔一会儿前弗洛伦西奥王子和亨利·卢生蒂已从里面走出来，坐在桌子边。

罗西娜 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他为人挺和气……瞧，你瞧，王子来了。他是苏亚维亚的王子。

贝比塔 有很多亲王和王子上这儿来吗？

罗西娜 货真价实的不很多。（她俩交谈着走出去。）

雅各夫 （对王子）殿下！您的光临对鄙人和本剧院是最大的荣幸。听候您的吩咐，殿下。大人，您忘了吧，下星期我们有新的令人震惊的节目上演，一个节目就花了两万法郎。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殿下。（他恭恭敬敬地倒退着走了出去。）

亨利·卢生蒂 雅各夫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

弗洛伦西奥王子 跟演员成天打交道，他一定生活得非常愉快。

〔雅各夫先生走到杰尼太太身边。她正在打毛线。

雅各夫 杰尼太太，我们又得吵架了。

杰尼 为什么，雅各夫先生？

雅各夫 这是您织毛线的地方吗？

杰尼 啊，这您管得着吗，我是为孩子们织的，这有什么不好？

雅各夫 您要是认为合适，还可以在这儿做饭呢。

杰尼 别的女人能这样做，我也可以……

雅各夫 这都怪我，对演员太迁就了。

塔瓦戈 这话您是冲我说的吧？

杰尼　显然，您还不习惯于怎样和演员们打交道。

雅各夫　我不习惯于和演员们打交道？

塔瓦戈　是这样。这不是剧院，也不是马戏场，这是个妓院！

杰尼　（指着那些高级娼妓）她们才是您需要的演员。

雅各夫　这又怎么啦？您去看看观众的反应。

塔瓦戈　什么？让我去看看观众的反应！您等着，您等着。

（准备打他，人们出来劝阻，将他们分隔开。）

一些人　雅各夫先生！

另一些人　塔瓦戈！先生们！

〔科尔纳克跑进来。

科尔纳克　鲁夫先生，“纳隆”把什么都弄坏了，它想逃走。

鲁夫－塞夫　哦，我这就去！是他们不让它安宁。（喝完酒，沉着地走出。铃声响了。）

雅各夫　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我神圣的光阴……快叫他们开始演下半场，这些蠢东西！（雅各夫先生走出。）

塔瓦戈　我连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连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对你说实话。

〔莱里娅太太拿着一只很大的女式手提包走进来。

莱里娅　怎么啦，塔瓦戈先生！您刚才和雅各夫先生吵嘴了。这也不奇怪，他是个粗野的人，他不是个正经人……晚安，杰尼太太，孩子们好吗？

杰尼　太好啦，连供他们吃的钱也没有，自然也没有钱买东西给他们玩了。

莱里娅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将来会替您赚钱的。

杰尼　您的孩子呢，莱里娅太太？

莱里娅　烦死人了。我是走钢丝的，不得不给他断奶，这孩子

老是吵得我不得安宁。

杰尼 我这七个孩子也都是用奶瓶喂大的。我们这些当演员的也只能是这样了。他们断奶后，什么都能吃。

莱里娅 刚才雅各夫先生说些什么？

杰尼 他很生气，因为我在这儿干私活，替阿雷克斯织一件毛线短大衣。

莱里娅 那天夜里他冲我也大发脾气，说这顶帽子不像样。这顶帽子是我花了十五个法郎在巴黎最近的一次展销会上买来的！我们这些当演员的人，还有那些老实正经的人，在这儿都成了多余的人。

塔瓦戈 这儿根本不是马戏场。我曾经在柏林的乌尔夫马戏团干过，也在维也纳的伦茨和罗马的科拉蒂尼马戏团当过演员。那些单位都很严肃认真。在那儿，当演员的才像个演员。

莱里娅 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什么事都是马马虎虎的。弄上个电子装置或是什么别的玩意儿，就可以算上个节目了。而我们这些真正的演员却什么也干不成。我认为，我丈夫在表演关节脱臼这个节目时，真有点才华。

塔瓦戈 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

莱里娅 我不是吹牛，在表演走钢丝时，除了别的演员做的动作外，我还做更多的动作，如正面腾跳，接飞碟等。后面的这个动作全欧洲只有我一个人能做。

塔瓦戈 毫无疑问。

杰尼 下半场开始了。

莱里娅 你们进去看演出吗？

杰尼 嗯，去看看那个俄国小丑的表演，我丈夫想跟他学学。

莱里娅　这可能吗，塔瓦戈先生？您真会开玩笑。

塔瓦戈　我确实准备跟他学，因为雅各夫先生认为这个俄国人的表演很滑稽。

莱里娅　我在这儿等我的丈夫。请您代我亲吻您的孩子，杰尼太太。

杰尼　请您也代我亲吻您的孩子，莱里娅太太。

〔杰尼和塔瓦戈走出。努努和汤姆走进。

汤姆　（指着王子）瞧，他们就在那儿。

努努　我刚才说过，他们会在这儿。王子不喜欢走进舞台来。

汤姆　我们走到他们身边去么？

努努　等他们叫我们去时，你就有机会认识王子了。我们在这儿就座吧，我请客。（他们坐下。）

汤姆　我们在那儿吃晚饭？

努努　对。

汤姆　多尼娜也来吗？

努努　她是个傻瓜，不想来。她老爱吃醋，因为我总喜欢跟所有的姑娘开玩笑。

汤姆　她为什么不开玩笑？

努努　她吗？才不呢。她要是愿意，可以去跟我们的财神爷王子开玩笑。

汤姆　你为什么不逼她这么干？

努努　逼她这么干？你还不了解她。她不会来的。她只有吃醋才会来。人们只要对她说，我跟别的女人在这儿……这么一来，就是叫她单身一人进虎穴她也干。

汤姆　那么，王子喜欢多尼娜么？

努努　谁知道呢？兴许她会干出这个恶作剧来。我已经对她厌

倦了。我需要钱。为了结束这种倒霉的日子，成为正正经经的人，我需要很多钱。王子是个怪人。他像所有这些贵族老爷一样，连自己也不知道喜欢什么。

汤姆 好啊！你知道弗里和一个伯爵夫人的风流韵事吗？她送给他很多金银珠宝，还给了他很多钱。后来，伯爵夫人玩厌了，就反过来说他讹诈她，还吓唬他，说要去报警……

努努 报警！只有胆小鬼才会给吓住。我可以肯定，王子要是上了我的钩，他不会去警察局说的。

汤姆 谁知道呢！我要是当上了王子，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努努 我也是这样，可他却不是这样。他想寻欢作乐，却又不想让人知道，这就得花钱。

汤姆 可是你瞧，这王子总有人保护，虽然表面看来情况并非这样。

努努 不，有人还想借机伤害他呢。那是看见我与他在一起的警察局的人告诉我的。似乎在国内有一个很大的政党要他当皇帝，因此，朝廷的人就叫他远离国土。

汤姆 这么说来，你也变成阴谋家了。

努努 我？这事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钱，这是我们从他身上能得到的全部东西。他就是当了皇帝我也要这样干。我只是想结束这样的生活，回到故乡，与我真正相爱的、诚实的姑娘结婚。姑娘的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可当他见到我有了钱，有了地位……

汤姆 如此说来，那多尼娜……

努努 多尼娜么？是她自己爱上了我，我就像对别的姑娘一样，让她爱我。剧院里所有的女人对这些皇亲贵族来说，都可以成为诱饵。

汤姆　我还以为你真的爱她呢，还以为你对这样的生活感到高兴呢。

努努　就这么混混日子罢了。不过，要是想到另外一种生活……你自己不也在这样打发日子么？

汤姆　这倒也是真情。不过，我身边还有女人和孩子……我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想？

努努　你当然不会有我这样的想法。可是，你也会想，你的孩子们将来不要和你一样，他们应该有另一种生活……

汤姆　是这样。

努努　我说对了吧。

爱斯脱尔　哪一位是王子？

朱利叶　最年轻而又没有说话的那一位。他从来不说话。（指着罗西娜和贝比塔，她们已早一步坐在王子的那张桌子边。）这两个女人一脸傲气，她们可交好运了。

爱斯脱尔　王子到这儿来干什么？

朱利叶　他是为演员而来的。他的私人秘书是英国人，总是伴随着他，常常给他张罗晚宴，听说是在乌七八糟的人常去的山洞里举行的，倒很有特色。

〔陪伴着王子的罗西娜和贝比塔站起身来，告辞走了。

爱斯脱尔　看来她们厌倦了，不想陪下去了……她们这会儿在笑呢。

朱利叶　自然，她们经过这里时，我得跟她们说几句话……

爱斯脱尔　你别嚷嚷，雅各夫先生会把我们的门票没收的。

弗洛伦西奥王子　啊，亨利！今天晚上我过得无聊极了。你有什么新花样？

亨利·卢生蒂　到苏亚维亚去，让人们拥立你为皇帝，并向全世界宣战……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住嘴，你这个帝国主义诗人！

亨利·卢生蒂　为什么不行？我认为我自己就是皇帝。你还记得哈姆雷特说过的那句话吗？他说："我可以居住在一只核桃壳里，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疆土最大的国家的君王。"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但这些梦想都使我不幸。"哈姆雷特接着说。

亨利·卢生蒂　要是我，就不这样认为。我就在这只核桃壳里当国王。我将建立自己的帝国，向全世界宣战。我的精神是一座难以攻克的岛屿。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你怎么能做到……

亨利·卢生蒂　让大家都来恨我。我们精神上的软弱、退让和怯懦都是爱和同情的产物。正因为这样，我们承认了别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品行，同时，我们认为也有必要向他们表示我们并不具备的品德。

弗洛伦西奥王子　这都是一些奇谈怪论。你并没有让我恨你。

亨利·卢生蒂　还没有。不过，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真话。

弗洛伦西奥王子　那是因为你不想说……现在你可以对我说了。

亨利·卢生蒂　对你说真话？那我要对你说，你是个可怜的魔鬼，是个荒唐渺小的王子。

弗洛伦西奥王子　咳！你大概喝醉了吧。

亨利·卢生蒂　跟你说真的吧，弗洛伦西奥，跟你说真的吧！说说你的丑闻，说说你的陋习！你心里想所有的人都出丑，但受害的却只是苏亚维亚朝廷中的那些老娘们。你只

能在连那些只读过三四本坏小说的中学生都不去的只值五百法郎的小酒店里狂欢滥饮。你胆战心惊地走到那些地狱般的地洞里，口中大叫："救命呀，罗马皇帝！爱里奥加瓦罗[1]，太阳之子！"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你说完了吗？你说了这些真话，却并不能使我恨你……时代变了，现在不会出现像纳隆和爱里奥加瓦罗这样的皇帝了，你也当不了莎士比亚啦，虽说你和他一样写了不少十四行诗，其中的一首肯定是从17世纪一位意大利诗人那儿抄来的。

亨利·卢生蒂　（很气愤地）谎言！我对谁也没有进行过剽窃……这是妒忌者的诽谤。我已证实，那首十四行诗是伪撰的，是人们为了凌辱我而假造的。我已经证实了，现在谁也不相信它了。再说这话的人就是白痴。你要是再说这样的话，你就是白痴。

弗洛伦西奥王子　（笑着）你瞧，亲爱的亨利，只要说出真情，让一个诗人来仇恨我比让一个皇帝来仇恨我容易得多。

亨利·卢生蒂　你这个小丑！

〔王子站起身来，朝努努和汤姆走去。

弗洛伦西奥王子　亲爱的亨利，别生气了。今天晚上你办了件大事，也办了件傻事。你已经欠下了五百法郎。晚安，努努，晚安，汤姆。

努努　殿下！

弗洛伦西奥王子　坐吧，戴上帽子……你们还没有演你们的节目？

---

① 古罗马皇帝，以纵欲著称。

努努　没有，我们的节目排在最后，在等着您呢。

弗洛伦西奥王子　今晚你们的人都来了吧？你的多尼娜也来了？

努努　多尼娜她……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你说实话吧。一定是你不让她离开你……我一直在怀疑，你这个人不老实。你说："哼，多尼娜，我对她不感兴趣。"其实，你爱上了她，你是想独占她。

努努　啊，殿下，这不是真的！是她爱上了我！这你已经知道……（注视着王子的一只戒指）请原谅，多美的戒指！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你喜欢首饰？

努努　比什么都喜欢。

弗洛伦西奥王子　（瞧着努努的一件首饰）我已看出来了。

努努　这是彩色玻璃做的……晚上在灯光下非常好看……滥竽充数嘛。这是什么宝石呀？

弗洛伦西奥王子　红宝石。这是蛋白石。

汤姆　这块宝石不吉利。

弗洛伦西奥王子　别人戴了会倒霉。你敢戴么？（将戒指扔给他。）

汤姆　当然敢。（戴上戒指）谢谢，殿下。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戴很长时间，因为总有一天手头一紧……戴上这戒指交不了好运。

努努　（生气地）这会儿汤姆倒成您的好朋友了。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你不是我的朋友，我不给你礼物。我们吵架了。

努努　那要是今天晚上我给您准备一个惊人的节目呢？

弗洛伦西奥王子　那你将得到一只让你的所有同伴都羡慕的戒指。

努努　啊，这太美了。

弗洛伦西奥王子　你还将得到我知道的你喜欢的别的东西。（王子取出一只烟盒，将烟递给他们俩。）

努努　又是一只烟盒，是纯金的……您的烟盒都是金的，这只烟盒还镶了宝石。刻上您的名字了？

弗洛伦西奥王子　不，那是几句英文诗……你留着用吧，努努。

努努　殿下……

弗洛伦西奥王子　我对你说，你留着用吧。

努努　啊，它实在太漂亮了！你见到过吗，汤姆？这是钻石，就跟这个一样。

汤姆　是红宝石……

努努　您说这是诗？（读诗）圣母啊，你这……我读不下去了。

亨利·卢生蒂　你不需要诗。

努努　多尼娜和莎衣达来了。

亨利·卢生蒂　据她说，这是个阿拉伯姑娘，是真的吗？

努努　是真的。她是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人，是希伯来人。她原来是跳东方舞的，后来她的老板将她让给我们，现在跟我们一起跳舞。她可以冒充那不勒斯姑娘。

弗洛伦西奥王子　我还以为她真是那不勒斯人呢。

努努　是个多愁善感的姑娘，老是哭，为一点小事就淌眼泪。

弗洛伦西奥王子　这姑娘跟谁好？

努努　没有跟谁好。她喜欢我，这我知道。但她是多尼娜的好朋友。如果我说多尼娜一句不是，她就会暴跳如雷。她非常喜欢多尼娜，就像母狮一样护着她。

亨利·卢生蒂　那你都爱上她们就是了。

努努　不，她天真得像才生下不久的娃娃。

弗洛伦西奥王子　这也不足为怪。你们这些人……我们一会儿再见吧。你就从这儿去吗？

努努　我穿着戏装去，就像我们事先已经讲好的那样。

弗洛伦西奥王子　谁也不会不去吧？

努努　我想不会。我要向你们表明，我是你们的朋友。

弗洛伦西奥王子　那再见吧。我们走吧，亨利，（他瞧见了因佩里娅，她跟多尼娜和莎衣达走出来。）啊，因佩里娅！你瞧见她了吗，亨利？（努努和汤姆朝女人们走去。多尼娜站起身，和努努争吵起来。他们俩略微离开了人群。）

亨利·卢生蒂　看见了，人们已向我叙述了她为什么到这儿来的故事。什么旧情呀，什么兄弟之情呀，他们这些人什么都讲兄弟之情。她还是多尼娜的母亲呢。她们曾经在同一个马戏团当过演员。她得知女儿在这儿，便在一个晚上前来看她……然后又回去了。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弗洛伦西奥王子　我叔父恐怕还不知道她的女友常上这些地方来。他要知道，一定会认为这有失体统。我们得把这件事告诉他。

亨利·卢生蒂　噢，对！要把所有使他不愉快的事都告诉他。

〔王子和亨利走出。

努努　（对多尼娜）你已经看到我跟谁说过话了。

多尼娜　在这之前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以为我没有看见？当时只有那个日本女人在场，而她的丈夫正在演出……我知道，今天晚上有盛大的晚会，可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

努努　正好相反，你已经被邀请了。

多尼娜　我？就为了让你在我面前……使我生气的倒不是你跟

别的女人嬉笑、拥抱和亲吻，而是见到有的男人要跟我这样干时，你竟然容忍他们，而且你自己还嬉笑。

努努　你真傻！（取出烟盒，点燃了香烟。）

多尼娜　（瞧着烟盒）这是什么？是谁给你的？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努努　哈哈！

多尼娜　（愤怒地踩烟盒）你瞧，你瞧，你当时说过的话这会儿不算数了，早已烟消云散了！你跟别人怎么干，跟我也会这么干的……

努努　（威胁着她）多尼娜！你说什么呀？你干了些什么呀？我对你起誓……

因佩里娅和莎衣达　（出来劝阻）冷静点，努努！

努努　就因为我们在这儿……

多尼娜　你打吧，你就把我杀了吧！死了倒干净！

莎衣达　（拥抱多尼娜）多尼娜，可怜的多尼娜！

努努　我们快穿衣服吧，汤姆，我们走吧。今天晚上他要来。（努努和汤姆走出。）

莎衣达　别在这儿哭了，这儿人多，别让他们看见……

多尼娜　管它呢！

因佩里娅　你现在该愿意跟我一起走了吧。

多尼娜　不，就不！就是他杀了我，我也要跟他一辈子！他过去可不是这样，他很喜欢我。虽说他常常欺骗我，跟别的女人玩，但我总是他的多尼娜，是他爱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人。有那么多女人喜欢他，我从心底感到骄傲呢。而他跟她们嬉笑一阵后，并没有将我忘记，还是爱着我。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样了，他的心眼变坏了。他不但欺骗

我，还故意让我知道他在这么干，从中取乐。都是因为这些人，自从这些人来之后……

莎衣达 努努太坏了，现在他坏极了。过去我爱他，多尼娜不对我吃醋。她知道我跟努努好是为了她，因为我从心底里喜欢她……但现在努努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他性格开朗，心里一高兴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现在他逗逗我们也不笑了。

多尼娜 是啊，那时我们真愉快！

莎衣达 我们几个成天在一起笑着、唱着、跳着，一点也不觉得累，也没有想到一会儿还得在观众面前正儿八经地跳舞。

多尼娜 那时我们真高兴。

莎衣达 我们想，我们三人要是永远在一起该多好！

多尼娜 都是这几个人，这几个该进地狱的人给害的。这个脸色苍白的王子，看一眼就会使你浑身打寒战。

因佩里娅 对，就是这王子，我了解他。他是个幸灾乐祸的人，专爱造谣诽谤。

多尼娜 可是今天晚上我得跟他们去，这是他的意思。

因佩里娅 不，这不行。对你喜欢的男人，对你自己选中的男人，你高兴也好，难过也好，我都没有什么意见，也不想让你和他分开。这你都看到了。但是，对这王子我可要说话了，你千万别上他那儿去。在他身边你只能感到仇恨、不幸和耻辱。当他的情妇会受到他无情的虐待，最后一定没有好下场。他周围都是些无耻小人。他有钱，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他把一个女孩子给了一个叫人恶心的老头儿，让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娶了个满身是病的女人。他从父

母那儿买来女儿，从哥哥那儿买来妹妹……他的聚会都是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在苏亚维亚，他常常在满是冰雪的夜晚，将睡在马路上的人叫到一起，然后带着这群饥肠辘辘的穷人来到停尸间。那儿有的是死人：有自尽的，有在街上被杀害的，也有冻饿而死的。每到冬天，死尸一大堆，有男尸，也有女尸，还有娃娃……可怕极了！他把金币往尸体上一撒，那些穷人见到这些耀眼的金币，便拼命争夺起来。金币一落到鲜血淋淋的尸体上，便有上百只手在尸体上乱抓。人们将尸体推来推去，也有人在尸体上踩来踩去。而他呢，连笑也不笑，只是瞧着，目不转睛地瞧着，就像地狱中的魔鬼一样。这些饿着肚子的人被这个没有人性的人驱使着，干着这样的蠢事。他就是这个面色苍白、瞧一眼就会使你浑身打战的王子。

多尼娜　我恨他。努努绝对不能跟他在一起。要不，他就不要再见到我了。

因佩里娅　你跟我走吗？

多尼娜　不，没有他我不去。我刚才说他不要见到我，意思是让他把我杀死算了。我要是还活着，不可能不见到他。

因佩里娅　好，你是说，不管是生是死你都爱着他。

莎衣达　多尼娜，我已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前的节目的音乐。咱们可别迟到。

多尼娜　对，该去唱歌跳舞了。今天晚上他不会去了，他不会去了。你进去看我的演出么？

因佩里娅　嗯。

多尼娜　再见吧。吻我一下。（替莎衣达说）也吻她一下。

莎衣达　我也很喜爱您，夫人。凡是喜欢多尼娜的人，我都喜

欢。

〔莎衣达和多尼娜走出。里纳尔蒂伯爵夫人和莱昂纳多走进来。

莱昂纳多 有一件事我认为你做得不对。我刚才让你避免了一件险事，我看到你和驯象员鲁夫－塞夫在说话。

里纳尔蒂 你以为……他是个印第安人，是个蛮子，是吧？他跟我谈了大象的特性，倒很有意思……此人的生活很有趣，比我们的日子过得更有味儿。要是我有一天突然出现在马戏团里，你觉得怎么样？人们会怎么说呢？

莱昂纳多 人们会说你这会儿头脑清醒些了，因为这不是你干过的最大蠢事。

里纳尔蒂 问题是这日子过得实在太千篇一律，太单调乏味了。

莱昂纳多 如果你不过这样单调的日子，我想你会觉得更乏味。

里纳尔蒂 好了，别说了，请我吃点什么吧。我想吃冷饮，吃点水果冰淇淋，这玩意儿味道好极了。

莱昂纳多 可以。啊，因佩里娅！你看见她了吗？

里纳尔蒂 看见了。别的夜晚……

莱昂纳多 真奇怪，就只有她一个人！穿了这一身衣裳！

里纳尔蒂 她总是穿得像皇后一样。不过，她也和这些演员有交往，只是没有像我这样干罢了。

莱昂纳多 我不懂……

里纳尔蒂 你真天真！好像你比我还了解你的模特儿似的，顺便问你一件事：你认识她时，她生活得怎么样？我听到她不少奇闻轶事。

莱昂纳多　我是在罗马认识她的。那个时候在罗马的西班牙广场有许多模特儿。大家都叫她多尼娜。她的模样长得并不高雅，一副穷酸相，很伤心，就像许多大城市的穷人一样。她不光是没有面包吃，也缺乏人间的种种乐趣。她挤在那些职业模特儿中间，请求雇用。艺术家们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什么美的地方，我也没有发现。不过，有一天她向我乞讨，声音既不微弱，也不像哭声，那是要求给予施舍的坚定的声音。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一说话，她的面孔变了，眼神变了，体态也不同了。她已不是个可怜的模特儿，她变成了一座雕像……这是我的作品……名叫因佩里娅。不久它使我出了名……你回忆起那座雕像了吗？模特儿就是她。雕像赤着双脚，裙子破烂不堪，裸露着上半身，看样子像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到底座的那块巨石上，疲乏地坐在王座上。其脸部表情一时很难说清楚……既有点像胜利者的微笑，也有点像垂死挣扎的人……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去看我的作品了。我眼下对艺术的感受已不同以往，但是我肯定这部作品还是有点意思的。在用料方面，我大胆地将几种材料结合起来。底座用花岗石，雕像用大理石，王座用闪闪发亮的黄铜。

里纳尔蒂　这雕像象征着什么呢？

莱昂纳多　我自己也说不清。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心声，作品在替我们说话。如你所知，雕像是个女人，叫因佩里娅。这是个贫困的女人，爬上巨石后筋疲力尽，但终于爬到王座上了……它的含意也可能更大，象征着这个世界的权力最终已被地球上的穷人取得。谁知道呢！也许它象征着人类为取得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谁

不梦想爬上王座？这王座也象征着我们的包含利己主义和爱情的意志的胜利。

里纳尔蒂　你与因佩里娅的关系延续了多长的时间？

莱昂纳多　时间不长。雕像使多尼娜重振了精神，使她成了另一个人，成了因佩里娅。弗洛伦西奥王子是在我的工作室内认识她的。那时，我的雕像正好竣工。她那时还是个可怜的多尼娜，衣衫褴褛，面露饥色……你是知道王子的爱好的。一天上午，她跟我告别。“你上哪儿去，姑娘？”我问她。“去苏亚维亚，”她回答说，“去当皇后。”我一时啼笑皆非。她的语气是如此坚定，目光是如此自信，谁也不能对此有什么异议，都觉得她确实可以成为皇后。

里纳尔蒂　她此后一直没有抛弃她的梦想么？

莱昂纳多　此后，我对她的行踪一无所知。有人说，弗洛伦西奥王子像个流氓一样虐待她，她试图杀死他，结果被赶出苏亚维亚，在巴黎遇上了米盖尔亲王。从那时起，她生活十分安定，一心只想成为富翁。

里纳尔蒂　米盖尔亲王是苏亚维亚所有皇亲中最富有的人。

莱昂纳多　他像历代的君王一样，挥霍无度。

里纳尔蒂　除了金钱，难道还有统治世界的更好帝国么？我们这个因佩里娅[①]的帝国美梦更为现实了。你的雕像的王座不是金色的么？

莱昂纳多　是金色的，因为阳光是金色的，这是阳光的王座，也是梦想和理想的王座。

〔因佩里娅站起身来，与他们打招呼。

---

① “因佩里娅”在西班牙文中有“帝国”的含义。

因佩里娅　伯爵夫人，莱昂纳多，你们没有看见我么？

里纳尔蒂　没有看见，真对不起……

因佩里娅　你们刚才在说我吗？

里纳尔蒂　你在那儿也能听见？

因佩里娅　不。不过，也不难猜到，因为你们老是朝我这边瞧……你们一定在议论我为什么上这儿来吧？

里纳尔蒂　没有，我们自己不也在这儿么？

莱昂纳多　伯爵夫人为什么上这儿来，怕说不出原因吧。

里纳尔蒂　说不出？没有这回事！我们上这儿来，大体上都为同一个目的。在这儿，我们可以相互问候，坦率交谈，尽管明天我们要装作根本没有见过面一样。

因佩里娅　互相问候的人的心已经中了邪。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对一件往事的回忆。小时候，在我家附近住着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已经上了年纪，外观却还相当体面。她孑然一身，看样子倒像个正经女人。家里收拾得十分整洁，种着花，喂养着鸽子，还给自己缝制衣服，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日子虽过得千篇一律，倒也平平静静。但人们在暗地里都说她是个女巫。每星期六晚上一敲过十二点，她便飞去参加妖魔聚会，与其他的女巫在一起，膜拜魔王桑塔纳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人们发现这老婆子死在离她家很远的旷野里，胸口插着一把匕首，但谁也不知凶手是什么人，也不知凶杀的原因，更不知这女人为什么半夜三更上那儿去，因为前一天晚上，人们还见到她和平时一样，关好了门。第二天早晨，她家的门仍然关着。

里纳尔蒂　你以为这是真的？巫婆可信么？

因佩里娅　巫婆并不可信，但是在我们平静的生活历程中，总

有那么一个周末之夜，我们中了邪的心灵也会飞去参加妖魔的聚会。我们活了这么多时日，只是为了这个我们感兴趣的时刻。中了邪的灵魂飞起来，有的飞去实现他的梦想，有的飞去满足他的恶习，有的飞去寻找他的爱情。总之，飞向远离我们的生活，却又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所在的地方。

里纳尔蒂　说得对。我们就正在参加妖魔聚会。我们可以互相问候，干杯，姐妹们！

因佩里娅　干杯，兄弟姐妹们！你们往哪儿飞呀？飞向幸福还是飞向厄运？

莱昂纳多　我么，飞向生活就像梦幻一般消失的地方。

里纳尔蒂　我要飞向爱情的王国。在那儿，死亡永远也进不去。

莱昂纳多　你呢，因佩里娅？你在寻求什么？

因佩里娅　我在寻找我自己，我在寻找那贫困的多尼娜，寻找那无知而多情的多尼娜。你的艺术显露了我固有的美。为了它，我去获取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莱昂纳多　这东西是……

因佩里娅　积聚钱财。金钱就是力量。有了钱，什么事都能办成：好事、坏事、伸张正义、报仇雪恨。

里纳尔蒂　演出已经结束，人们又要拥到这儿来了。

莱昂纳多　我们也该走了。

里纳尔蒂　你瞧，那印第安人……你真的不想了解他是怎么驯象的？

莱昂纳多　不啦，不过，我倒想了解一下是怎么驯服这个驯象人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在他身边坐一会儿。

里纳尔蒂　你别鲁莽。你显然对这些事缺乏经验。

莱昂纳多　你可以这样认为。不过，我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陪伴你。

〔莎衣达边跑边哭地走出。她拥抱了因佩里娅。

莎衣达　夫人，夫人！你不知道吗？多尼娜她……

因佩里娅　什么？

莎衣达　她疯了！她不听我的劝告。听了你说的话后，她就让努努带她跟王子那帮人走了。

因佩里娅　努努这流氓把她卖了。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是吧？

莎衣达　他们就穿着戏装走的……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只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名称，却知道在哪儿。

因佩里娅　带我走吧。

莎衣达　行，我们走吧，我们这就走吧……不过，就这样去……你不知道她跟什么人在一起！

因佩里娅　穿这身衣服有什么要紧？我是到自己人那儿去，我要让他们知道一下我的厉害，我要阻止这个强盗干出寡廉鲜耻的事来。要不，我就要阻止她为众多的女人复仇。我们这就走吧。晚安，伯爵夫人，晚安，莱昂纳多。

里纳尔蒂　上哪儿去，因佩里娅？

莱昂纳多　晚安，因佩里娅。

因佩里娅　我要上更远的地方去，找那些中了邪的灵魂去。今天就是周末之夜。

〔人们又拥进休息室，又演奏起吉卜赛人的音乐。〕

【幕落。】

第 三 幕

塞科的酒店。夜晚。

第 一 场

海员们和地痞无赖三五成群地在赌博、饮酒。塞科和加埃塔诺为众人斟酒，照应着他们。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像是在打瞌睡。皮特罗也在场，不一会儿警官上。

海员三 这是给你的钱。再来点酒，钱由我付。

加埃塔诺 马上就来。

海员二 你不要再赌了。

海员三 你不要管我！

海员二 那我把我的钱收回，这已经足够了。

海员三 来吧，伙计，你别啰嗦了。

海员二 不行。如果你继续赌下去……

海员一　还玩吗？

海员三　玩……玩个痛快。

加埃塔诺　（对塞科）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不认识……

塞科　他们是今天上午随一只游艇来的海员，你看他们的肤色就知道了。买卖怎么样？

加埃塔诺　他们很有钱，可就是存着戒心。

塞科　这我看到了。今天晚上先别露声色，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吧，但不要让他们忘乎所以，大喊大叫。这样，他们明天还会来的。

加埃塔诺　你要是愿意，就让他们停止赌博吧。

塞科　不必了，这里冷冷清清的也不好，只要他们安分守已……

〔警官走了进来。

警官　晚上好，塞科。

塞科　您好，有什么消息吗？

警官　没有，我们看见王子进来了。

塞科　是的，他在里面。

警官　什么人同他在一起？

塞科　我不都认识，只认识那个英国人和马戏班的人。

警官　（念着名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漏掉。漏了请你告诉我。卢生蒂……就是那个英国人；努努和汤姆，他们是那不勒斯马戏班的；多尼娜、塞莱斯特、特雷西纳，她们都是这个马戏班的女演员；狄克和弗利德是塞阿兰德伯爵的小丑；另外有两个英国姑娘……还有别的人吗？

塞科　没有了。

警官　倘若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在附近。

塞科 这我明白。现在就让人给你们送点饮料，你们也好提提神。晚上很凉爽。

警官 是的，还有点雾……再见，塞科。这是些什么人？

塞科 都是些常来的人。

警官 那些海员呢？

塞科 是今天上午才到这儿的一条游艇上的人，你没见到那只游艇？

警官 我知道了。再见。

海员一 今天是不寻常的日子，有身份的人都来到这里，我们还不安全？

塞科 看到就行，不必多言。

乌诺 （他靠近玛爱斯塔，并摇晃她）你为什么不参加他们的聚会？

塞科 您放开这个可怜的女人吧！她不同任何人来往。

乌诺 王子本应该邀请你，或许他还不认识你，你应该对他说："殿下，我同您一样尊贵……我曾经是王后，就是现在人们还称我陛下[①] 呢。"

众人 （大笑）哈哈，好一个陛下！

玛爱斯塔 你们这些流氓！

塞科 别跟她纠缠，我已经说了。玛爱斯塔你别理他们。

玛爱斯塔 我？我压根儿就不理睬他们。对我来说，他们好像远在天边。

海员三 她是个疯子？

皮特罗 不是，但在这个时候她总是……

① "玛爱斯塔"的西班牙文原意为"陛下"。

塞科 可她说的是真情，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听认识她的人谈到过她的过去。那时她非常漂亮，得到国王的宠爱。她有别墅、汽车和宝石。

海员三 说得也太离奇了。

乌诺 不能这么说，尽管她变化很大，已人老珠黄，但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海员三 问题是你看看她……

乌诺 好吧，你给我们讲讲你的过去吧。那是位什么样的国王？你的别墅在什么地方？

皮特罗 讲讲吧，老太太，讲讲吧。这位先生以前就是位国王……

塞科 你们让她安静点。

玛爱斯塔 你们这帮混蛋、流氓！让我给你们讲些什么？如果你们只相信你们亲眼见到的东西，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们现在看见了吧，过去我确实很漂亮，我的肖像和塑像都挂在宫殿的墙上，陈列在博物馆里，但现在即使我带你们去看，并告诉你们……那就是我，你们也不会相信。那时许多非常有权势的人，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有学问的人，都爱过我……其中还有一个国王，他只要我说一句话，就连王位也可以不要。你们看得出我曾经是这样的人吗？我以前身上穿的衣衫是用珍珠镶边的，价值连城……我在一天的时间里用来买鲜花的钱，够我现在生活一辈子的。你们不相信？这一切现在在我身上已踪迹全无了，是吗？确实是这样。你们过来吧（她脱下毛线手套），你们看看，这是一双从来没有干过活的手，是一双许多崇拜者怀着感激心情吻过的王后的手……这是我的骄傲。我即使

不吃饭也要花钱买手套。你们看，这双手难道不是王后的手？

皮特罗 是的，这的确是真的。

乌诺 这么说，还是留下了点痕迹，你现在还可以让人们来吻你的手呢。

玛爱斯塔 你们可以得到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或者征服所有的王国，你们还可以称王称帝……然而你们的子孙永远也不会有像我这样的一双手。

皮特罗 可它们冒得很苍白了。

乌诺 如果你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你就不会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也不会仅仅保持了这双苍白的手。

玛爱斯塔 我有财富，但这双手不会很好地保存。数不尽的奇珍异宝就像泉水滴在大理石制的贝壳上一样，溅落在四方了。

乌诺 那你一定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皮特罗 做了许多好事。

玛爱斯塔 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天知道！来找我的有穷人，也有放荡堕落的人……我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谁去想这么多呢！连魔鬼都会嘲笑那些在进行施舍时过分谨慎小心的人……我以为应该愉快地将欢愉分给大家。对许多人来说，酒比面包还需要……谁也不会拿大地献上的鲜花当饭吃，但开不出鲜花来的心肠太冷酷了。

皮特罗 说得好！

乌诺 老太太，你真不简单！

塞科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她并不疯吗？好吧，现在你们请客吧。

皮特罗　她想吃些什么……

玛爱斯塔　什么都行。

海员三　来瓶香槟酒，给王后喝的还能比这更差么！

乌诺　香槟酒，香槟酒……快拿来，我付账。

皮特罗　你有香槟酒吗？

塞科　今天晚上有，如果你们不是开玩笑的话，我立即就拿来。

乌诺　既然王子不请你，我们请你。

玛爱斯塔　那是苏亚维亚的王子，我还认识他们的皇帝，那时他还是王储呢。我在一本军事杂志上见过他，骑着一匹白马，威风凛凛……现在他一定已经很老了。我还认识埃特维纳公主，她是这位王子的母亲，那时她还很年轻，谁能不知道她？

塞科　香槟酒来了，请拿杯子来。

皮特罗　先给“王后陛下”斟上吧，干杯，你还想活很长时间吗？

玛爱斯塔　怎么不想！上帝让我活多久，我就愿意活多久。

皮特罗　那么为你的健康干杯！

玛爱斯塔　为你们的健康和幸福，干杯。你们还来日方长呢。嗯，这是真正的香槟酒。

塞科　你以为是什么？

玛爱斯塔　我以为你们在嘲弄我。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喝香槟酒了……愿上帝保佑你们。再来一杯，这种酒喝了心里痛快。这酒不错，塞科，这我清楚。

皮特罗 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不只是你这一个玛爱斯塔[①]。

第 二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因佩里娅和莎衣达，她们在门口出现。

因佩里娅 是这里吗？

莎衣达 是的，夫人，您不害怕吗？

因佩里娅 为什么要害怕？我的家曾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进去！

皮特罗 （看见因佩里娅）今晚真是个王公贵族之夜。

塞科 安静！

皮特罗 玛爱斯塔，你以前也穿那样的衣服？

乌诺 你不认识这位王后？

玛爱斯塔 王后？她同我以前的情况一样。我不认识她。我认识的那些王后，不是死了，就是已经老了。

因佩里娅 王子来了吗？请您不要隐瞒，我知道他今晚来这里，而且还知道他同谁在一起。

塞科 难道他在等您？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起。

因佩里娅 不，他不是等我。请等一会儿（她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请您把这交给他，并请他立即给我一个

① 暗指还有王子，其尊称在西班牙语中也叫“玛爱斯塔”。

回话。

塞科 好吧，你们请坐。

因佩里娅 不用了，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等候吗？

塞科 在楼上还有一个小房间。

因佩里娅 请您快一点去。

塞科 您别担心，他们都是好人。（塞科离去。）

因佩里娅 我不担心。

莎衣达 夫人……我似乎感到他们在对您说……

因佩里娅 怎么了？你以为我害怕了？我什么也不怕，不怕这个地方，也不怕这里的人，我只是对我自己感到吃惊。

皮特罗 （对玛爱斯塔）是的，你应该敬她一杯，在同行之间……

乌诺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你应该邀请她们。

玛爱斯塔 （摇摇晃晃地，脸上露出醉意）请过来，请过来……（她递给因佩里娅一杯酒）夫人……

莎衣达 （吃惊地）啊！

因佩里娅 你别害怕。您想说什么，善良的女人？

玛爱斯塔 我也是陛下……您不认识我了？

皮特罗 您别害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疯老婆子。

玛爱斯塔 今天晚上我在我的王宫举行晚会，我敬您一杯香槟美酒。您喝吧，别害怕，不会有毒的，我没有理由加害您，您还能夺去我什么？我很幸福，谁能夺去我的幸福？但是，您要当心，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善良，也有心肠歹毒的人，他们对我也干了许多坏事。但是，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因此，我心安理得，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欢乐！

莎衣达　我害怕。

因佩里娅　我不害怕，相反，我倒很乐意听听疯子说的这些语无伦次的话，其中不乏神奇的预言。给，你这个可怜的女人。

玛爱斯塔　是金币？你们看见了吗？再来一瓶香槟酒。（抛起金币）香槟酒！

皮特罗　你把它收起来吧，收起来吧，你用得着。

玛爱斯塔　我用不着，我什么也不需要，给你们吧，再来一瓶香槟酒。（醉倒在地。）

第　三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亨利·卢生蒂。

亨利·卢生蒂　因佩里娅！……

因佩里娅　王子呢？

亨利·卢生蒂　他派我来请您，既然您已经来到这里，就进去陪陪我们吧。

因佩里娅　王子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亨利·卢生蒂　也许是因为吃醋……

因佩里娅　吃谁的醋？

亨利·卢生蒂　这几天晚上人们看见您在马戏班……

因佩里娅　你们把我想得太可怕了，这只有您和王子才干得出来。

努努　这不是我的错。

第　七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因佩里娅。

莱昂纳多　因佩里娅，多尼娜要死了。

因佩里娅　我的女儿！……多尼娜！

多尼娜　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单独去死，一切都是谎言。

因佩里娅　发生了什么事？这信……信上写的什么？

多尼娜　放开我，放开我！

因佩里娅　你这该死的，是你杀死了我的女儿，是你杀死了我的女儿！

努努　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她自己愿意看的。我已经忍受够了……我要自由。

因佩里娅　你的自由！难道你忘了，你是在我的手心里？你这该死的。我还以为只要给你出一个好价钱，便能让你听从我的意志，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使你变坏的不是你的生活，而是你的丑恶心灵，和弗洛伦西奥王子一样丑恶的心灵。像你这样魔鬼一般的人是不配得到爱情和怜悯的。

多尼娜　你让他走吧，让他走吧！你为什么要强迫他说谎？你自己为什么也要骗我？你没有事了，努努，我原谅你了……没有什么理由再让你心烦意乱地等着我死去……你老老实实地对她说真话吧，你装得够好的……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我要死了……对他来说，我差的就是这一步

了。

因佩里娅 我敢肯定，你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看到，你借刀杀人。

努努 这不是真的。是她……

因佩里娅 你走吧，快离开这里！你别让多尼娜再为你向我求情了。你离开这里吧，快！

努努 就这样走？

莱昂纳多 你别担心，会付给你钱的。（努努和莱昂纳多下。）

多尼娜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倘若连我的生命都是谎言，那我还怎么活下去？

因佩里娅 多尼娜！

多尼娜 我活着对你来说也是个累赘。他们在那儿等你……其中有那该死的、冷若冰霜的帝国的亲王……那儿停泊着一艘白色的船，上面坐着一些脸色苍白的人们。亲王一定会把你带到你向往的帝国去。

因佩里娅 不，不，多尼娜！我永远在这儿，同你在一起！你会看到这只船将像白色的幽灵一般缓缓离去。我要同你在一起，永远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真诚的爱是我们生活的唯一真谛。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

多尼娜 我在等待死亡的降临……就像亲王等待着你那样。

因佩里娅 不，多尼娜！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

多尼娜 在那只船离去之前，我将像幽灵一般永远离开这儿，我将像一个从你身边一闪而过的阴影永远离去，毫无知觉……

因佩里娅 不，我的多尼娜，我的心肝宝贝，我生命中唯一的爱！……现实中的一切都会像阴影一样掠过我们的身边，

但活在我们心中的东西会与世长存。

第 八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莱昂纳多和米盖尔亲王。

莱昂纳多 因佩里娅……亲王来了……

因佩里娅 啊，你怎么来了……

米盖尔亲王 你什么回音都没有给我，让我等了整整一天……

多尼娜 他是来接你的。

因佩里娅 我不去。

多尼娜 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向你发誓，你若在这里等着我死去，你就太残忍了，那我就自杀。

因佩里娅 你说什么？

多尼娜 你答应我你不再等，否则我今天就……我向你发誓，与其使自己成为你的累赘，还不如自杀好。你走不走？……

因佩里娅 我走……今天就走。但现在让我……莱昂纳多，请你陪着多尼娜吧。

多尼娜 不用陪了，这没有什么……我已经平静下来了，我知道这就是死亡的来临。（莱昂纳多和多尼娜下。）

第 九 场

因佩里娅和米盖尔亲王。

米盖尔亲王 你走吗?

因佩里娅 我走。

米盖尔亲王 没有你我是不会回来的。

因佩里娅 你难道会放弃帝国的王位?

米盖尔亲王 一定会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幸福和安宁都得不到，你想一想他能为帝国干出什么事情来吧……千千万万的人都想成为幸福的人，并希望从我们圣明的法律中获得幸福……

因佩里娅 你别这么说，你太缺乏勇气了。你要放弃神圣的权利？这样一来，你帝国中的千千万万的臣民都会由于你而得不到幸福，连我们最贴心的那些人，我们也不能使他们幸福。死亡和痛苦是不可战胜的，然而尽力去战胜它们的努力却使我们成为和上帝一样的圣人。你一点也不了解生活，分不清善恶，而我却十分了解。我一生都在奋争、拼搏……贫困、羞辱、仇恨、残忍、不公正……这一切我都体验过。因此我要告诉你：你要多行善积德，伸张正义，你的帝国才能争得荣光。

第 十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莱昂纳多。

莱昂纳多 多尼娜睡着了，我给她服了一片安眠药才使她入睡。你如果决定走，那最好是现在立即就动身，同她分别会是很痛苦的，我留在她身边。

因佩里娅 你说什么？让我走？不，绝对不行。

米盖尔亲王 你带她一起走吧。

因佩里娅 那等于是杀了她。不，不能这么做。

莱昂纳多 这么说，她的死亡已无法避免了！

因佩里娅 她现在还活着，不，我要同她在一起！……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啊，不……这太可怕了！你等一等！

莱昂纳多 殿下，您现在让她安静一会儿吧。我向您担保，她会去您那儿。

米盖尔亲王 因佩里娅，如果你傍晚前不来的话，我的船就会留下我而去，带去我退位的决定。我就来到你的身边，同你一起生活。苏亚维亚帝国对你来说将永远像梦一样消失。（亲王下。）

因佩里娅 莱昂纳多！……我该怎么办呢？

莱昂纳多 你有你自己的生命，有你自己的意志。你难道不知你的归宿在何方？

因佩里娅 是的，我的生命是你的理想的体现，而我的梦想是……那好，我去，我去……但我的女儿怎么办呢……你说

她已经睡着了？我去看看她。

莱昂纳多　你没有勇气去看。

因佩里娅　我有，我想见见她，我想见见她！

莱昂纳多　你要是看了她就不会走了……因佩里娅，你别进去，别进去！……（因佩里娅走了进去，莱昂纳多倾听着，不久因佩里娅返回。）因佩里娅！……

因佩里娅　她睡着了，我吻了她的前额，她一动也未动。

莱昂纳多　你吻了她的前额？

因佩里娅　我该走了，是吗，莱昂纳多？

莱昂纳多　是的……去夺取胜利吧，因佩里娅！这是理想的胜利。不过，请你在离开之前告诉我，我很想知道，你亲吻你女儿的时候……

因佩里娅　你想知道什么？

莱昂纳多　她的前额是冰凉的吗？

因佩里娅　是的，你想知道吗？她死了！她的死也不能挽留我，你吃惊了吗？

莱昂纳多　你的心灵是伟大的。你让我吃惊，但我敬佩你。

因佩里娅　要在生活中从事伟大的事业，一定要摧毁现实，赶走那些挡道的幽灵，遵循我们梦寐以求的道路达到理想境界。在那里，众多的灵魂在周末之夜翱翔，有的飞向罪恶，像魔鬼一样消失在罪恶中；另一部分则飞向光明，像光明和爱情的精灵一样与世长存。再见了，莱昂纳多！

莱昂纳多　再见了，因佩里娅！

因佩里娅　你给我的是心灵之吻，它同你的思想一样伟大。

【幕落。】

——剧　终

利害关系

(1907)

序　幕

两道幕。幕后一扇门，门上挂着门帘。剧中人克里斯平朗诵：

这是一出古代的喜剧，是一出让乡间客栈里的旅客消除疲劳，让头脑简单的村夫在打谷场上看得入迷的喜剧；也是一出能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像塔瓦林在巴黎的新桥那样吸引住各种各样的观众的闹剧。当年塔瓦林就在集市临时搭起的舞台上，让路过的行人都翘首观看，其中有博学多才、道貌岸然的学者，他们为了轻松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停下马来观看这出欢乐的闹剧；就连那些不务正业的流浪汉，也在舞台前消磨时光，通过欢言笑语忘却饥饿和寒冷；观众中还有坐在四轮马车里的高贵的教士、太太和绅士，也有性情活泼的女仆、士兵、商人和学生。以往从来没有机会聚集在一起的三教九流、各界人士，这时都在一起同声欢笑。他们除了笑剧中人以外，一本正经的人笑轻浮的人；有学问的人笑无知的人；穷人见到平时总是板起面孔的老爷先生们这时也忍俊不禁；那些老爷先生们见到穷人也捧腹不止，心里感到有所安慰：瞧，那些穷小子不是也在笑吗？看来，笑是传递人们心灵之火的唯一的途径。有

时，这种闹剧由于投人所好，还能进入王公贵族的殿堂。一句话，它为众人所好，为众人服务，它从民间吸取幽默、狡诈和民众使用的方言俚语，也从受苦受难的民众那儿学来逆来顺受、玩世不恭、无忧无虑的处世哲学。这种闹剧虽然源自民间，却像童话中被人瞧不起的灰姑娘被捧上诗歌和艺术的宝座那样，经洛贝·德鲁埃达[①]、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等名家的加工而大放异彩。本剧是当代一位诗人因心有所感而呈献给诸位的，自然当不起这样的褒奖。这只是一出剧情荒唐可笑、缺乏真实性的“木偶戏”。诸位很快就能看到，剧中发生的事在生活中从未出现过，剧中人既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倒活像一群木偶，它们用马粪纸和碎布条做成，由几根在暗处或连患近视眼的人都看得清的粗绳牵引着。他们和意大利艺术喜剧中戴假面具的人物一样。其实他们的内心并不那么高兴，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想得也很多。本剧的作者深知，让这么粗陋的作品登上大雅之堂，实在于心有愧，因此，还望诸位多加包涵。作者别无他求，只请诸位别过分认真，就像孩子一样观看本剧。世界已进入暮年，已老态龙钟；可艺术却不会衰老，仍像孩子一般在咿呀学语……正因为这样，这些老木偶仍像孩子一样，取悦大家。

【更换布景。】

① 西班牙喜剧作家。

第 一 幕

某城一广场。右侧是一家旅馆的正面，能启动的门上有一只大门环。门上挂着一块招牌，上书“旅馆”两字。

第 一 场

克里斯平和莱安特罗。他俩从舞台的左侧出场。

莱安特罗 这座城一定挺大吧，克里斯平，处处能看出它的气派和富裕。

克里斯平 这儿有两座城。苍天保佑，让我们到最好的那座城里去。

莱安特罗 你说有两座城，克里斯平？噢，我懂了，你是说新城和旧城，它们分别在河的两边。

克里斯平 什么河的两边，什么新城旧城！我是说这儿和世界各大城市一样，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钱人，另一部分是像我们一样的穷人。

莱安特罗　我们能摆脱警察的通缉，平平安安地来到这儿已经够好了。我真想在这儿歇一些时候，东奔西跑的，可把我累坏了。

克里斯平　我可不累。像我们这样的流浪王国的公民，生来就爱东奔西跑，除非不得已被判服苦役才肯歇下脚来。服苦役可不是滋味啊。好吧，既然咱们已经到了这座城市，又来到这座坚固的“要塞”[①]，那就该像精明的将军一样制订我们的作战计划，如果咱们想夺取它的话。

莱安特罗　可咱们带领的这支军队实在是太糟糕了。

克里斯平　咱们是男子汉，可得像个男子汉的样子。

莱安特罗　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但是你又不同意咱们卖了这身衣服。要是将它出卖，多少也能凑上几个钱。

克里斯平　宁可剥我的皮，也不卖这身衣服！在这个世界上，最要紧的是仪表，尤其是衣着。

莱安特罗　那咱们到底怎么办？饥饿和疲劳已使我一蹶不振，我实在支撑不下去啦。

克里斯平　咱们得多动脑筋，还得有一张厚脸皮。脸皮不厚，光是脑袋灵光，也无济于事。我倒有个办法：你要少说话，还要摆点架子，装出贵人的模样，我允许你在我的两肋揍上几拳；人们问你什么，你要回答得十分玄乎；你自己想说什么时，神情要十分严肃，一本正经，仿佛就在宣判一样。你年轻，模样又很英俊，可惜至今还没有利用你这个特长。眼下是发挥你的特长的时候啦。你听我的指

---

① 实际上他们到达了广场边。西班牙语里，“广场”和“要塞”为同一词语。

挥。有我这样一个能发挥你的特长的人在你身边，事情不就好办了吗？常言道，谦虚是愚蠢的表现，自夸是疯子的行径；如果两者兼有，则是个废物。人就像商品，其价值就取决于兜售我们的商人。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你是一块玻璃，到我手里便会变成一块钻石。眼下我们得叫开这旅馆的门，我们这支军队得在城堡的边上安下营来。

莱安特罗　你说叫开旅馆的门？咱们拿什么付房钱？

克里斯平　你如果这么胆小，那咱们就找个医院或收容所栖身吧。假如你想求人发慈悲，那咱们就去乞讨；倘若你有胆量，咱们就去拦路抢劫。可真要考虑到我们的特长，这些事儿都干不了。

莱安特罗　我带来了给这座城的收容所的引荐信，他们会救济我们的。

克里斯平　快撕碎那些引荐信吧，再也别去干这号低三下四的事了。让咱们像乞丐那样去求人？什么引荐信，去他妈的！今天他们兴许会彬彬有礼地接待你，会对你说，他们的家就是你的家，他们就是你的亲人；可你第二次去敲门，仆人就会出来对你说，主人不在家；第三次去敲门，就连门也不给你开了。这个世道就像交易所和钱庄，人们讨价还价，你想要点什么，必须先给点什么。

莱安特罗　可我一无所有，能给什么呢？

克里斯平　你干吗这样瞧不起自己！堂堂男子汉，难道会一钱不值么？男人当了兵，以他的英勇夺取胜利；你要是个情郎或丈夫，就能拿你的甜言蜜语治好郁郁寡欢的高贵太太或名门小姐的心病；你也可以是某位有权有势的绅士的仆人，受到主人的器重，成为他的亲信；男人还能做其他许

多我没有讲到的事情。只要能往上爬，什么样的阶梯都是好的。

莱安特罗 可是连这样的阶梯我都没有啊。

克里斯平 我拿肩膀把你顶上去，你就可以身居高位了。

莱安特罗 要是咱俩都一起跌下来呢？

克里斯平 那就尽量跌得轻一点嘛。（他手摇门环敲旅馆的门）这倒霉的旅馆！喂，快开门！老板死啦？谁也不搭理，这是什么旅馆！

莱安特罗 你干吗要这么说？你不是才敲门么？

克里斯平 让人这么等，也太不像话了。（更用劲地敲门）这是些什么人、这是什么旅店！见他妈的鬼去吧！

旅店主 （在店内）谁呀？吵吵闹闹地干什么？也没有让你们等很久嘛。

克里斯平 等得够长啦！凭这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小客栈对待有身份的人太怠慢了。

第 二 场

克里斯平、莱安特罗、旅店主和两名侍者。他们正走出旅店。

旅店主 （正走出来）这儿不是客栈，是旅馆。不少绅士要人都在这儿住过呢。

克里斯平 您说的那些绅士要人，我倒很想见见他们，充其量

也不过是些土绅士罢了。瞧您这两个侍者，站在那儿发愣，却不来接待我们。凭他们这愣头愣脑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根本识别不了谁是有身份的人。

旅店主 天哪，您实在太无礼了。

莱安特罗 我这仆人讲话有点言过其实，多有冒犯。我在此地小住一些时日，就住在贵旅店内，烦您给我准备一个单间，再给这仆人准备一间。

旅店主 请原谅，先生。要是您早点儿开口……绅士老爷就是比下等人懂礼貌。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为人厚道好说话，我可懂得怎样才能让他在这儿过得舒适些。我决不允许你们服务不周。快带我们到房间里去吧。

旅店主 你们没有带行李来？

克里斯平 您以为我们的行李就像当兵的背包或学生的铺盖卷那样能随手拎来吗？也别以为我们随后会拖来七车八车的行李。就是来了，也不放在这儿。行李到时候就会来，这和我家主人接受来此地执行的使命一样，也是个秘密。

莱安特罗 你说话有个完吗？我有什么秘密？你这么信口开河，要是让人发现……当心你的脑袋！（他拿佩剑吓唬他，揍他。）

克里斯平 我的天哪，他要杀死我啦！（跑。）

旅店主 （站在莱安特罗和克里斯平中间）请住手，先生！

莱安特罗 让我来好好地教训教训他。我最讨厌信口雌黄的人。

旅店主 别教训他啦，先生。

莱安特罗 请您别管，您别过问我们的事。不这样，他永远也

改不了！（又去打克里斯平。后者躲到旅店主的身后，旅店主身上挨了好几下。）

克里斯平　（呻吟着）哎哟，哎哟！

旅店主　叫哎哟的该是我，都打在我身上了。

莱安特罗　（对克里斯平）瞧你闯了什么祸。他倒霉挨了打，还不快去赔礼！

旅店主　不必了，我乐意原谅他。（对侍者）你们还站在这儿干吗？快去收拾房间，就是曼杜阿大使常住的那两间。再替这位老爷准备好饭菜。

克里斯平　还是让我来吩咐他们吧。这些人笨手笨脚的，办错了事，挨揍的还是我。您已看到了，我家主人是不讲情面的。小伙子们，我跟你们一起干。你们该知道，你们侍候的是谁。把他侍候好了，你们就会发大财；侍候不好，就会倒大霉。（仆人们与克里斯平走进旅店。）

旅店主　（对莱安特罗）您能告诉我尊姓大名，从什么地方来，有什么贵干么？

莱安特罗　（见克里斯平走出旅店）我仆人会告诉您的。记住，往后别再问东问西了。（走进旅店。）

克里斯平　您可捅了娄子啦！您竟敢当面询问我家主人！您哪怕只想让他在您的旅店里待一个小时，也不要再问他什么了。

旅店主　您该知道，这儿有严格的规定，一定要问清楚才行。

克里斯平　跟我家主人也来这一套规定？快闭上您的嘴！您还不知道在您的旅店里住的是谁。要是您知道了，也不会干出这么无礼的事了。

旅店主　可我难道连问一下……

克里斯平 当心您的脑袋！我马上叫我家主人，要是您不理会我对您说的意思，他会告诉您该怎么办的。还是好好地侍候他吧，让他做到要什么就有什么。您自己得全力以赴地照料他。否则，有您好看的。您还这样有眼不识泰山？您还看不出我家主人是什么人？您还有什么话说？咱们进去吧。(推着旅店主走进旅店。)

第 三 场

奥尔雷金和上尉。从舞台右侧走出。

奥尔雷金 漫步于市郊，景物美如画；不知不觉中，已到旅店门。人是习惯的动物，而最难改变的习惯是一日三餐。

上尉 您那诗句的悦耳铿锵声打破了我的沉思。诗人真是得天独厚呀。

奥尔雷金 什么得天独厚，还不是一贫如洗！我真怕来旅店。今天还会让我们赊账吧？但愿您那柄剑能助一臂之力。

上尉 我这柄剑？当兵的这柄剑就像您的诗人的灵感那样，在这座满是利欲熏心的商人的城市里毫无用武之地。唉，咱们的景况真是够惨的。

奥尔雷金 您说得对。典雅的诗歌只能用来歌颂高贵的人和崇高的事业。对那些富豪来说，您就是拜倒在他们脚下，颂扬他们，他们也不会理睬您。当心，讽刺他们就更不行了。说好说坏，对他们都毫无用处。他们既不感激您，也

不害怕您。就连阿雷蒂诺[1] 活到今天也会饿死。

上尉 我们的情况还不是一样吗？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我们连连失利。我们不但被强大的敌人击败，而且还输在这些卑鄙的商人手里。他们统治着我们，派我们去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由于为自己并不热爱的事业而战，打起仗来，谁也不肯卖命。他们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只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肯出点钱。打起仗来，他们总怕得不偿失，常吓唬说要投到敌人那边。眼下他们又把一切责任推给我们，蔑视我们，虐待我们，就连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军饷也不肯发给我们。要不是因为害怕所有被压迫的人会起来反对他们的恶行与暴政，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统统解甲归田。当我们认识到真理和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时，他们就完蛋了。

奥尔雷金 要真能这样……那时，我一定站在你们一边。

上尉 对你们这些诗人我可不能指望什么。你们就像一条条变色龙，变幻莫测。今天你们在尽情地讴歌新生，明天却又赞扬起死亡来。由于生性忧伤，你们总是喜爱一切行将死亡的事物；由于你们一般地说都起得很晚，每天都只见日落，却很少见到日出，你们只知夕阳，却不知朝霞。

奥尔雷金 您说这话对我可不合适。每当我找不到栖身之地，露宿在街头时，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天亮。再说，像我这样一早起来就满腹忧伤的人，又怎能像云雀一般歌唱朝霞呢？今天咱们是不是再去碰碰运气？

上尉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只好坐下来听我们那好心的旅店

---

① 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著名诗人。

主安排吧。

奥尔雷金 喂，里面有人吗？（叫旅店的门。）

第 四 场

奥尔雷金、上尉和旅店主。接着从旅店里出来两个侍者，还有莱安特罗和克里斯平。

旅店主 啊，先生们，原来是你们两位？抱歉得很，今天小店谁也不接待。

上尉 为什么？要是能让我知道的话。

旅店主 您还好意思问我呢，您以为小店的一切开销会有人赊给我？

上尉 啊，就为这个原因吗？我们难道是不守信用的人？

旅店主 我认为是这样。赊给你们的钱，我压根儿不打算向你们要了。可好事也做得够多了。请你们不要再上小店来了。

奥尔雷金 您以为在这个卑鄙的世界里，金钱就是一切吗？我们到处替贵店说好话，您就一点也不领情？我还替您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诗里赞扬了贵店的炖石鸡和兔肉饼呢。至于上尉先生么，您可以放心，光他一个人就抵得上一支军队，足以保护贵店的美名。这一切难道都一文不值么？这一切都应该兑换成叮当响的现钱才对。

旅店主 我没有闲情逸致同你们开玩笑。我既不需要十四行

诗，也不要上尉先生的剑。让他把剑用到更合适的地方去吧。

上尉 看剑！我要用它来教训教训你这个无赖！（他拿剑威吓店主，向他砍去。）

旅店主 （大声地）您要干什么？要杀死我？来人哪，救命！

奥尔雷金 （拦住上尉）请不要跟这个卑鄙的家伙计较。

上尉 我一定要宰了他。（砍。）

旅店主 来人哪，救命！

侍者们 （走出旅店）他们要杀我家主人！

旅店主 快救救我！

上尉 我要杀得你们鸡犬不留。

旅店主 你们一个也不来救我？

莱安特罗 （与克里斯平走出旅店）谁在这儿吵吵闹闹？

克里斯平 竟敢在我家主人下榻的地方吵闹！您这旅店有没有安静的时候？我去叫警察来，让他们来维持秩序。

旅店主 这么一来，我就完了。小店里住了这么一位要人，你们还吵吵闹闹的，像什么话！

奥尔雷金 他是谁？

旅店主 您胆敢问他是谁？

上尉 对不起，先生，我们影响您休息了。可是，这卑鄙的店主……

旅店主 这事的责任不在我，先生，都是这两个不要脸的……

上尉 说我不要脸？我宰了你！

克里斯平 住手，上尉先生。您要是受了这个人的骗，我来替您伸冤。

旅店主 他在小店吃住了一个多月，分文不给。今天我不接待

他们，他们便这样对付我。

奥尔雷金　我可没有对您怎么样，我全都忍住了。

上尉　难道对一个军人不予信任也有理么？

奥尔雷金　难道对我为您的炖石鸡和兔肉饼写的十四行诗不屑一顾也有理吗？其实您这小店的饭菜，除了羊肉和汤外，我连尝都没有尝过。

克里斯平　这两位高贵的先生说得对。拿这种态度对待一位诗人和一位军人实在太不应该了。

奥尔雷金　啊，先生，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克里斯平　了不起的不是我，是我的这位主人。他是个要人，在他看来，世上谁也比不上诗人和军人。

莱安特罗　说得对。

克里斯平　您俩放心。只要他在城里，您俩就不会缺少什么。您俩的开销全由他负担。

莱安特罗　说得对。

克里斯平　旅店主得好生照顾你们，否则，有他好看的！

旅店主　上帝啊！

克里斯平　别吝惜您那炖石鸡和兔肉馅饼了。让奥尔雷金先生这样的诗人写诗称颂这小玩意儿，实在也太不像话了。

奥尔雷金　您还知道鄙人的名字？

克里斯平　不是我，是我家的主人。像他这样的要人，知道古今所有的著名诗人。

莱安特罗　说得对。

克里斯平　可谁也比不上您奥尔雷金先生伟大。每当我想起您在这儿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

旅店主　对不起，先生。只要您替他们作保，我一定照您的吩

吩办。

上尉 先生，我要是能为您效劳……

克里斯平 认识您本身不就是效劳么？光荣的上尉，只有这位诗人才配得上称颂您！

奥尔雷金 上帝啊！

上尉 上帝啊！

奥尔雷金 您也读过我的诗？

克里斯平 岂止读过？您的诗我背得滚瓜烂熟。这不是您的令人敬佩的十四行诗吗？它的开头是这样的："那用来爱抚和屠杀的温柔的双手……"

奥尔雷金 您说什么？

克里斯平 那用来爱抚和屠杀的温柔的双手……？

奥尔雷金 不对，这首十四行诗不是我写的。

克里斯平 即使不是您写的，也至少配得上是您的大作。至于您，上尉，谁还不了解您的丰功伟绩？那位在坎帕斯纳格罗斯一战中，只带二十个士兵袭击了红岩城堡的英雄不就是您么？

上尉 您也知道……

克里斯平 岂止知道！啊，这英雄业绩我不知听我家主人充满激情地讲述过多少次了。参战的有二十个士兵，才二十个人！而您一马当先，冲上前去。敌堡上砰砰地放枪，轰隆隆地开炮，地上打得一片火海，就连岩石也燃烧起来……二十个士兵团结一心，而您冲在最前面。城堡上的敌人砰砰地不停射击，还咚咚地擂鼓，哒哒地吹号……您只拿一口宝剑，您甚至连剑也不拿，嚓嚓，嚓嚓，东砍一刀，西砍一剑，脑袋落地，手断足裂……（边说边拿剑砍旅店主

和侍者们。）

侍者 啊呀，啊呀！

旅店主 站住！您激动得像真是在攻城啦。

克里斯平 说我激动？我一向喜欢砍砍杀杀。

上尉 您说得真像亲临其境一样。

克里斯平 听我家主人讲，真像亲眼见到一样，比亲眼看到的还有趣呢。可是对这样一位军人，对这样一位在坎帕斯纳格罗斯战役中袭击过红岩城堡的英雄，竟采取这样的态度！幸好我家主人有要事来到这儿，让他们对您给予应有的尊敬。一个这么好的诗人，加上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上尉！（对侍者们）你们干吗还像木偶一样立在这儿？还不快拿旅店里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先拿一瓶上好的啤酒来，我家主人要与这两位先生开怀畅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

旅店主 我这就去，我这就去！该我倒霉！（与两侍者走进旅店。）

奥尔雷金 先生，我们不知怎么感谢您才好呢。

上尉 得怎么报答您呢？

克里斯平 谁也别在这儿谈什么报答。这话听了叫人生气。快坐下来，快坐下。我家主人同多少王公贵族同桌吃过饭，可这次是他最大的骄傲。

莱安特罗 说得对。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说话虽不多，但却是言简意赅，字字珠玑。

奥尔雷金 处处显出他的伟大。

上尉 您不知道，我们在穷困潦倒之际，遇到像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先生，这样尊重我们，心里该有多高兴。

克里斯平　这算不了什么。我知道，我家主人不光会这样，还会将你们带走，安置到重要的岗位上……

莱安特罗　（将克里斯平拉到一旁）别把话说过头了，克里斯平……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不爱说空话，你们从他的行动中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

旅店主　（与侍者们走出旅店。侍者们拿来菜肴，摆在桌上）酒饭已准备好了。

克里斯平　喝吧，喝吧，吃菜，尽管吃，费用我家主人全包。你们缺少什么，尽管讲，我家主人会安排的。旅店主敢不好好地照顾你们！

旅店主　不敢，不敢，可您该知道……

克里斯平　别说话，您说的都是屁话。

上尉　为您的健康干杯！

莱安特罗　为你们的健康干杯！为最伟大的诗人和最勇敢的军人干杯！

奥尔雷金　为最高贵的先生干杯！

上尉　为最慷慨的绅士干杯！

克里斯平　我也得喝上一杯，尽管有点太冒昧了。为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干杯！今天是最伟大的诗人、最勇敢的上尉、最高贵的绅士和最忠实的仆人相聚的一天。请允许我家主人告辞，因为他来此城需办的公务不能拖延。

莱安特罗　说得对。

克里斯平　往后你们得每天来向他问候。

奥尔雷金　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来问候。我还要邀请乐师和与我要好的诗人，用音乐和歌唱来向您表示庆贺。

上尉　我要让我的全连士兵带上灯笼火把前来庆贺。

莱安特罗　这样我可不敢当……

克里斯平　眼下别说这些，快吃，快喝……喂，快来侍候这几位先生。（将上尉拉到一边）跟我可得说真话。你们没钱花啦？

上尉　我们怎么跟您说呢？

克里斯平　别说了。（对旅店主）喂，过来！快给这两位老爷四五十盾。这是我家主人说的，就记在他的账上，您可不能违抗他的命令！

旅店主　放心吧。您说到底是四十还是五十盾？

克里斯平　那就给六十吧……先生们，干杯！

上尉　最伟大的绅士万岁！

奥尔雷金　万岁！

克里斯平　快叫万岁，你们这些不开化的人！

旅店主和侍者们　万岁！

克里斯平　最伟大的诗人万岁！最勇敢的军人万岁！

莱安特罗　（将克里斯平拉到一边）你干了些什么呀，克里斯平？这样下去，咱们该怎么收场啊？

克里斯平　就跟来的时候一样，收场也不难。你都看到了，这会儿诗人和军人都是咱们的人了……前进，为征服世界奋勇前进！（人们向他们鞠躬致敬。莱安特罗和克里斯平走进二道幕左侧，上尉和奥尔雷金留下吃旅店主为他们烤制的、由侍者送来的烤肉。）

【幕落。】

第 二 幕

花园。内有楼房一座，正面对着舞台。左边有一扇能启动的门。夜间。

第 一 场

西雷娜太太、科隆比娜，她们正走出楼房。

西雷娜 这不要把人逼疯吗？科隆比娜，这些无礼的小人居然将我这样一位体面的太太逼得走投无路！而你竟胆敢将这些胡言乱语都告诉我。

科隆比娜 难道我不该让您知道么？

西雷娜 听了这些话，真叫人伤心。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吗？

科隆比娜 他们个个都像您刚才听到的那样说了。那裁缝说，您要是不将欠款付清，便不送衣服来。

西雷娜 无耻之徒，强盗！他眼下有了点名气，这还不是多亏了我吗？在我请他来给我做衣服之前，他连太太们的服装

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科隆比娜 那些厨师，还有乐师和侍者，都是这样说的：您如果不给他们预支工钱，他们今晚就不来替晚会干活了。

西雷娜 强盗，亡命之徒！这些生下来就该侍候我们的人，从什么时候起也变得这样厚颜无耻了？难道除了金钱就不能拿别的答谢他们吗？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只有金钱才最吃香？像我这样的人，一无丈夫，二无亲戚，三无好友，没有任何男人可以依靠，实在太可怜了。这个世道，妇道人家孤身一人，即使最高贵，品德最高尚，也将一事无成。啊，这是个没落的时代，反基督的时代，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科隆比娜 我从来没有见到您这样自卑过，我都快认不出您了。最大的困难您不是已经闯过来了吗？

西雷娜 时代不同了，科隆比娜。那时，我年轻貌美，有这两点作靠山，连王公贵族都得拜倒在我的脚前呢。

科隆比娜 但那时您的经验和您对世界的了解却不如今天。至于您的美貌么，您可以相信，您现在仍然是风华正茂。

西雷娜 别尽说好听的。我西雷娜太太要是刚满二十，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科隆比娜 您是说刚满二十岁？

西雷娜 当然了，你还以为我在说别的什么吗？可你呢，连二十岁都不到，却不知道怎么珍惜青春，真不知怎么说才好。说来也叫人难以相信，我那时由于感到孤单，就把你由女仆过继为侄女。你要是不浪费自己的青春，就不会爱上奥尔雷金这个只会吟诗作歌，别的一无所长的诗人。你本应该充分利用你青春年少的特长，那我们也不至于陷入

目前这样可怜的境地。

科隆比娜 您要我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可我不愿成为我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的情人。如果要我也学会为了某种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爱情，那我得了解一下您当年恋爱时是如何受感情折磨的。我懂得怎样补偿自己的损失。我还不到二十岁。您别以为我会这么傻，会和奥尔雷金结婚。

西雷娜 我可信不过你。你任性，爱胡思乱想，容易上当。可眼下我们还是谈谈最要紧的事吧。事情这么急，咱们怎么办？客人们快来了，都是些要人名流，其中有波利切纳拉先生和他的太太、小姐。这一家人是所有来宾中最显要的。你知道，有几个很有身份的绅士常来我家。可他们和我一样，由于家底薄，腰板子就挺不起来。我想把波利切纳拉先生的女儿介绍给他们中间的一个。这小姐嫁妆多，将来等她父亲死了，还可继承一大笔遗产，因此，是大伙儿追逐的对象。追求她的人可多着呢。我就是沾了与波利切纳拉先生和他太太很要好这个光，从中给他们牵线搭桥。他只要看中他们当中的一个，就一定会好好地酬谢我。关于这一点，我早让大家给我写了字据。我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干的，不过想添补一点收入而已。另外要是哪个富商看中了你……谁知道呢？那这个家还能和以前的光景一样。可今晚要是这群无耻之徒真的不来干活，那我就不能举办晚会了……我真不敢去想它……这么一来，我可就完了。

科隆比娜 别担心，招待客人的东西保证少不了。至于乐师和仆人么，奥尔雷金先生可以临时叫人来帮忙。他是个诗人，眼下好像挺喜欢我。他认识不少无赖泼皮，他们什么

事都能干。您瞧，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您的客人们一定会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好的晚会。

西雷娜 啊，科隆比娜，要是真能这样，那我太喜欢你啦！快去找你的诗人吧。别浪费时间了。

科隆比娜 我的诗人吗？他一定就在花园的这一边来回走着，等待我给他发出信号……

西雷娜 让他来见我，这可是不太合适。我不能向他这样的人请求帮助。这事就托付给你了。晚会上一定要应有尽有，事成后我会谢大家的。但愿眼下的困境不会持续很久……否则，我就不是西雷娜太太了。

科隆比娜 一切都会安排就绪的，您放心好了。（西雷娜太太走进楼里。）

第 二 场

科隆比娜，接着是克里斯平，从二道幕右侧走出来。

科隆比娜 （对着二道幕右侧大声地叫嚷）奥尔雷金，奥尔雷金！（见到出来的是克里斯平）不是他！

克里斯平 别害怕，美丽的科隆比娜，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的情侣，由于他是举世无双的诗人，他并不想在他的诗篇中对您的芳容美貌竭尽赞美之词。如果在真人和画中人之间总有差距的话，那您这个真人比画中人要漂亮得多了。要

是画中人也有这么美，那该有多好！

科隆比娜　这么说，您也是诗人，或者仅仅是个爱拍马屁的庸人？

克里斯平　我是您相爱的奥尔雷金的最要好的朋友，虽说我只是在今天才认识他。我们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结成的友谊已经经受过多次的考验。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向您表示敬意。要是奥尔雷金先生不相信我的友谊，他一定不会这么冒失地赏我这个光，让我能见到您的芳容。要不是我对他的友情，我只要这么见上您一面，就会不顾一切地爱上您了。

科隆比娜　奥尔雷金先生相信我对他的爱情，也相信您对他的友谊。您别在这儿老是说你们男人的好话，男人的行为和女人的心一样，也是很难预测的。

克里斯平　我现在才明白，您并不是一个见了男人就粘住不放的女人。

科隆比娜　过奖了。今天晚会开始前，我得跟奥尔雷金先生谈一谈……

克里斯平　不必了，我正为此事而来。是他，是我家主人派我来的。我家主人让我吻您的手。

科隆比娜　您家主人是谁？如果可以让我知道的话。

克里斯平　他是最高贵最富有的绅士，请允许我眼下暂时不说出他的名字，您很快就会认识他。我家主人很想拜访西雷娜太太，想参加她家今晚的晚会。

科隆比娜　晚会？难道您还不知道……

克里斯平　我知道。我的任务是打听情况。我已经获悉，今晚举行的晚会已遇到了一些困难。其实，这些困难早在意料之中，都是可以克服的。

科隆比娜　那您怎么会知道……

克里斯平　我向您保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丰盛的点心、彩灯、焰火、乐师和歌手，应有尽有。今晚的晚会将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晚会。

科隆比娜　您难道是位魔法师？

克里斯平　我是什么人，往后您慢慢会知道。眼下我只是告诉您，命运在今晚将这么多的高贵人士聚集在一起，谁妄想破坏这次聚会都是办不到的。我家主人知道，今晚参加晚会的有波利切纳拉先生和他的独生女、美丽的西尔维娅，她是本城最出众的姑娘，我家主人一定会爱上她，一定会跟她结婚的。西雷娜太太从中牵线搭桥，我家主人对她必有重赏。您如果有功，也有您的一份。

科隆比娜　您别扯得太远了。您这么放肆，我可要生气了。

克里斯平　时间太紧啦，没有时间跟您讲客气话了。

科隆比娜　如果根据仆人的表现来判断主人的话，那么……

克里斯平　请放心，您会发现，我家主人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他为我的放肆而感到羞愧。艰难的时日会迫使最高贵的绅士变成流氓、无赖，也会使最庄重的太太变成寡廉鲜耻的女人。卑贱与高贵集一人之身，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暗淡无光。而将一个人的秉性分放在两个人身上，这事也颇不容易办到。我家主人和我就像一个人一样，是一个人的两部分，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部分。要是永远这样下去该多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位思想高傲、行为高雅的绅士，在他身旁是一位为生活所迫、行为卑贱的仆人。这样一来，要是我们干出什么不光彩的事来，我们便可以说，这不是我干的，是我仆人干的。即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身上也有某种超乎我们本人的东西。

倘若我们认为除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外，别的东西都已经一钱不值了，那就太自轻自贱了。您已经知道了我家主人是谁吧。他就是高傲的思想和美好的理想的主宰者。您也知道了我是谁吧，我是从事最卑贱职业的人。我一贯欺骗说谎，受尽侮辱，穷困潦倒，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在我身上只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那就是对主人的忠心。我怀着一片赤诚之心，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为的是能让他高飞，成为高傲思想和美好理想的主宰者。（里面传来乐声。）

科隆比娜 什么音乐？

克里斯平 这是我家主人带到晚会来的乐队。他带来了他的全部书僮和仆人，外加奥尔雷金先生带领的一大批诗人和歌手，还有上尉率领的一大队士兵带着火把……

科隆比娜 您家主人到底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我得赶快去禀告我家太太。

克里斯平 不用了，她来了。

第 三 场

克里斯平、科隆比娜。西雷娜太太从楼房里走出来。

西雷娜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奏的乐？我家门口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

科隆比娜 请您什么也别问了。您要知道，今天城里来了一位

要人，今天晚上的晚会是由他主办的，详细情况他的仆人会告诉您。我到现在还说不清，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人究竟是大疯子还是大骗子。不管怎么样，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西雷娜 这么说，他不是奥尔雷金？

科隆比娜 请别再问了。这一切都像在玩魔术一般。

克里斯平 西雷娜，我家主人请您允许他吻您的双手。像您这样高雅的太太和像他这样高贵的绅士，决不应造成不应有的误解。因此，在他到来向您问候之前，我得向您说明一切。太太，您高雅的身世我已打听到一二，您的身世表明您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家主人在这儿向您保证（递给她一张纸片），这是有他签字的字据，其中说明只要您能做到他在这儿提出的条件，他一定会向您尽到他的义务。

西雷娜 什么字据？什么义务？（默默地读着字据）什么？如果他与波利切纳拉先生的女儿结婚，将给我十万盾的酬金？等波利切纳拉先生百年之后，再给我十万？这太无耻了，他就这样对待一位太太？您知道您这会儿在跟谁说话吗？您知道这个家是什么样的家吗？

克里斯平 西雷娜太太，请别生气。这儿没有外人，快把这张字据放好，这事咱们就不说了。我家主人并没有叫您干不体面的事，您自然也不会同意干。事情说来有点偶然性，也可以说是有点儿缘分。这些事都是我这个仆人一手操办的。您是高雅的太太，我家主人是高贵的绅士。在今晚的晚会上你们见面后，可以好好叙谈叙谈。与此同时，您的来宾们将在您家一边散步、聊天，一边赞赏女宾们的丰姿和华丽的衣衫，一边品尝美酒佳肴，聆听和谐迷人的音

乐，观赏人们翩翩起舞的动人舞姿……谁能否认今晚的晚会将开成这样？生活不就像晚会一样么？音乐用来掩饰言辞，言辞则用来掩盖思想。乐声阵阵，笑语欢言，佳肴美酒，开怀畅饮。这就是来宾们向往的晚会。瞧，我家主人来了。他彬彬有礼地前来向您致意了。

第 四 场

西雷娜、科隆比娜；克里斯平从舞台右侧走出来；还有莱安特罗、奥尔雷金和上尉。

莱安特罗 西雷娜太太，吻您的手。

西雷娜 先生……

莱安特罗 我的仆人兴许已经以我的名义向您说明了我要说的一切。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为人严肃，言语虽不多，但谁优谁劣，心里却十分清楚。

奥尔雷金 褒贬分明嘛。

上尉 这是了不起的优点。

奥尔雷金 确实了不起。

上尉 这也是诗人必须具备的本领。

奥尔雷金 指挥千军万马也少不了它。

上尉 他处处表现出他的伟大。

奥尔雷金 他是世界上最高贵的绅士。

上尉　我的剑随时准备为它服务。

奥尔雷金　我一定将我最好的诗篇奉献给他。

克里斯平　别说了，别说下去了。我家主人生来谦逊。你们这样说，会使他生气的。你们瞧，他多么想躲起来，他真像一朵紫罗兰。

西雷娜　像他这样众口皆碑的人，根本用不着说话。（众人相互问候，然后朝舞台右侧前边走去。西雷娜对科隆比娜）对这一切你有什么看法？

科隆比娜　那位绅士长得很有风度；那仆人呢，虽然无耻，却也是一表人才。

西雷娜　这一切都可以加以利用。我对世界上的事一无所知，对男人也不熟悉，可今天财神爷找上门来了。

科隆比娜　这笔钱是十拿九稳的。说起世界上的事，您还是了解的；对男人么，就更不用说了。

西雷娜　里塞拉和劳拉她俩最先到……

科隆比娜　哪次晚会她们迟到过？您去陪陪她们吧，我得去看看我们那位绅士。（从舞台右侧前面下。）

第　五　场

西雷娜太太，还有劳拉和里塞拉。她们俩从舞台右侧后边走出来。

西雷娜　朋友们，多日不见，好想念你们啊。

劳拉　咱们有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西雷娜　我老是觉得时间很长。

里塞拉　为了参加您家的晚会，我们放弃了别处的两个聚会。

劳拉　尽管有人说，您身体不舒服，今晚不举行晚会了，我们还是来了。

西雷娜　那只是骗骗那些爱诽谤的人。我就是死了，也要举办这次晚会。

里塞拉　我们就是死了，也要参加这次晚会。

劳拉　您听说了一件新闻吗？

里塞拉　大伙儿都在谈论呢。

劳拉　听说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有人说是威尼斯或法国的一位秘密使者。

里塞拉　也有人说是来替那个伟大的土耳其人寻找妻子的。

劳拉　他们说他长得像阿陀尼斯[①]一样英俊。

里塞拉　咱们要是能见他一面，该有多好。您应该邀请他来参加晚会。

西雷娜　不用了，朋友们，他自己派了个代表来请求我同意他参加晚会。他这会儿就在我家，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他。

劳拉　您说什么？瞧，这回我们做对了。为了参加您家的晚会，我们把别的事都搁下了。

西雷娜　今天晚上会有多少女人妒忌我们！

劳拉　大伙儿都想见到他。

西雷娜　可我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请来了。我只是让他知道今晚我家有晚会，他就来了。

---

① 腓尼基神话中的神，以俊美著称。

里塞拉 您还是那个样子。城里来了什么要人，总要先上您家来朝拜一番。

劳拉 我真想马上去见见他，快带我们去。

里塞拉 对，对，快带我们去。

西雷娜 对不起，波利切纳拉先生一家人来了，我得陪他们。你们自己去吧，找到他很容易。

里塞拉 好的，好的，那咱们走吧，劳拉。

劳拉 走吧，里塞拉，等一会儿人多，就挤不进去了。（从舞台右侧前面进去。）

第 六 场

西雷娜太太、波利切纳拉、波利切纳拉太太和西尔维亚。他们一家人正从舞台右侧后边走出来。

西雷娜 啊呀，波利切纳拉先生，您终于来了，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在我的眼里，只有您来了，晚会才算正式开始。

波利切纳拉 迟到了，可责任不在我，该怪我太太。每次出门，家里十七八套衣服，她总不知穿哪一套好。

波利切纳拉太太 要是依了他，随便拿件衣服穿上就行。您瞧，我都跑得快喘不过气来了。

西雷娜 您今天太漂亮了。

波利切纳拉 可她连一半首饰都没有戴上。要是都戴上，那么重她能受得了吗？

西雷娜 您太太的这身打扮还不是您花力气挣来的吗？除了您还有谁能为此感到骄傲呢？

波利切纳拉太太 现在难道不是享用财富的时候吗？可他却打算将我家女儿嫁给什么商人。

西雷娜 啊呀，波利切纳拉先生，您家小姐可得嫁给比商人更好的男人。您千万别那样打算。不要为了得到一点好处，就牺牲小姐的爱情。您说呢，西尔维娅？

波利切纳拉 她当然喜欢找个小白脸，可是我不愿意。她让小说和诗歌迷住了。

西尔维娅 只要我母亲不反对，也不引起我的不愉快，我一定照我父亲说的办。

西雷娜 说得对。

波利切纳拉太太 你父亲认为，只有金钱才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最受人尊重的东西。

波利切纳拉 我看除了金钱，世界上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了。有了金钱，才有一切。

西雷娜 您别这样说！那美德呢，还有智慧和贵族的地位呢？

波利切纳拉 万物都有它自己的价值，这一点谁也不怀疑。可谁也没有我了解得清楚，它们究竟能值多少，因为上面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没花很多钱就买来了。

西雷娜 波利切纳拉先生，您在开玩笑吧。您完全懂得，金钱并非万能。若是令嫒爱上一位高贵的绅士，我想她是不会不高兴的。我知道，您这颗做父亲的心是很敏感的。

波利切纳拉 不错，为我女儿，我是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

西雷娜 您也可以破产？

波利切纳拉 这样做并不能表明我对女儿的情意。为了女儿，

我可以偷盗，杀人……

西雷娜 我知道，您只会一个劲儿地增加您的财富。啊，晚会开得好热闹啊。快跟我来，西尔维娅。这儿有一位绅士，他想跳舞，你们一定是一对很出色的舞伴。（大家均从舞台右侧前面入内。波利切纳拉先生从里面出来时，从舞台右侧后面入内的克里斯平拦住他。）

第 七 场

克里斯平和波利切纳拉。

克里斯平 波利切纳拉先生，请留步。

波利切纳拉 您是谁？有何贵干？

克里斯平 您不记得我了？这毫不足怪，时间的流逝会抹去一切，特别是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不会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时过境迁，您用来遮掩前后罗锅的色泽鲜艳的花布掩饰了不光彩的过去。波利切纳拉先生，我刚认识您的时候，您是用一些丑陋不堪的破布片遮盖罗锅的。

波利切纳拉 你究竟是谁？你在什么地方认识我的？

克里斯平 那时我才是个娃娃，您已是成年人了。可您忘了我们在海上创建的光荣业绩吗？我们俩在同一条船上，同划一支桨，为多次战胜土耳其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波利切纳拉 一派胡言！快给我住口，否则，我就要……

克里斯平 否则，您就会像对待您在那不勒斯的第一个主人和

您在波罗尼亚的第一个妻子那样对待我了？还有那个在威尼斯的犹太籍商人……

波利切纳拉 别说了。你知道这么多情况，又说了这么多胡言乱语，你究竟是谁？

克里斯平 我么……就是当年的您，也就是不久会成为今天的您的那个人。时代不同了，我不用像您当年那样来用暴力，便能达到我的目的。眼下只有那些疯子、失恋者和在小巷僻静处拦路抢劫的强盗才动手杀人。当绞死鬼，不值得！

波利切纳拉 你要干什么？要钱，是吧？等会儿咱们再谈，这儿谈不合适。

克里斯平 您别害怕破财。我只是想成为您的朋友和战友，就像当年那样。

波利切纳拉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克里斯平 不用啦，眼下该由我来为您效劳了。我只是想提醒您一点……（他让他朝舞台右侧前面看去）您看到了吗？令嫒正在与一位年轻的绅士跳舞呢。听着对方的恭维话，她羞答答地笑了。这位绅士就是我的主人。

波利切纳拉 你的主人？那他也与你一样，也是个冒险家、投机分子、强盗……

克里斯平 是与我们一样……您是想这么说吧？不，他比我们更危险，因为正如您看到的那样，他模样长得英俊，眼神神秘动人，嗓音甜蜜，说起话来像讲述故事一样使你感动。凭这些难道还不足以使任何女人一见钟情吗？您不要说我事先没有警告您，您还不快过去将他俩分开，告诉令嫒，再也不许跟他跳舞，连跟他说话也不行。

波利切纳拉　你不是说他是你的主人么？你难道就这么对待他？

克里斯平　您觉得奇怪吗？您忘了您自己当年当仆人的时候了？我还没有想到像您那样去杀死他呢。

波利切纳拉　你说得也有道理，主人确实都十分可恶。你刚才说要为我效劳，为的什么呢？

克里斯平　为的能到达一个良好的港口，就像我们过去多次一起划桨时那样。有一次您不是对我说过："你长得身强力壮的，就替我划船吧。"在眼下我们坐的这条船中，您比我壮实，您得替我划。我是您那时的忠实的朋友。人生就像一条沉重的木船，我已经划够了。（从舞台右侧后边下。）

第　八　场

波利切纳拉先生，西雷娜太太、波利切纳拉太太，还有里塞拉和劳拉，他们正从舞台右侧后边走出来。

劳拉　这样的晚会，只有西雷娜太太才能举办。

里塞拉　今晚的晚会比哪一次都好。

西雷娜　这位举世无双的绅士的光临增添了新的吸引力。

波利切纳拉　西尔维娅呢？西尔维娅上哪儿去了？你怎么把我们的女儿丢了？

西雷娜 放心吧，波利切纳拉先生，令嫒正和一位出色的绅士在一起跳舞呢。我家是绝对安全可靠的。

里塞拉 对她照顾得可周到呢。

劳拉 她跳得可高兴啦。

里塞拉 但也有人在叹气。

波利切纳拉 谁？是那位神秘的绅士么？我可不喜欢他。我这就去……

西雷娜 波利切纳拉先生，您……

波利切纳拉 您别管，别管！我知道该怎么办。（从舞台右侧前边下。）

西雷娜 他怎么啦，干吗发这么大的火？

波利切纳拉太太 您看到他的脾气了吧？对这位绅士他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他会说，他要将女儿嫁给商人或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依了他，我女儿这辈子该倒霉了。

西雷娜 这可不行！您是妈妈，您说的话他也得听……

波利切纳拉太太 您瞧，他一定胡说了什么，那绅士已经放开西尔维娅的手，低着头站到一旁去了。

劳拉 波利切纳拉先生好像在责备他的女儿。

西雷娜 这样可不行，怎么能这样专横呢。

里塞拉 这一下我们看到了，波利切纳拉太太，您虽然家境富有，可也够倒霉的。

波利切纳拉太太 您不知道，有时他还会打我呢。

劳拉 您说什么？您能让他这么干么？

波利切纳拉太太 打了我以后，又给我买礼品，算是表示他的歉意。

西雷娜 这还不坏，有的丈夫连歉意都不表示呢。（女人们都

从舞台右侧前边下。）

第 九 场

莱安特罗和克里斯平，他们从舞台右侧后边走出。

克里斯平 瞧你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该有多难受！我原来以为你会很高兴呢。

莱安特罗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彻底完蛋，我也没有破罐子破摔。咱们快走吧，克里斯平，趁大家还不了解真情，谁也没有发现我们之前，赶快逃离这个城市吧。

克里斯平 只有当大伙儿知道真情，要把我们逮起来，让我们重新过苦日子时，我们才逃走。再说，人们对我们这么热情，我们却不辞而别，也太没有礼貌了。

莱安特罗 别开玩笑了，克里斯平，我紧张死了。

克里斯平 你总是这样！要有信心，才有正道可走。

莱安特罗 我能干些什么呢？你要我装成爱上了那个姑娘，可我装不像。

克里斯平 为什么？

莱安特罗 因为我真的爱上她了，一心一意地爱上她了。

克里斯平 爱上西尔维娅了？因此你心里觉得难过？

莱安特罗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这样爱上她。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这辈子会有爱情！像我这么个成天东逃西窜的人，一无定居的地方，二无亲朋好友，有的只是冤家仇人，就

连阳光都同我作对，还谈得上什么爱情？除非像路边的野
里那样就近掉到我的嘴边，我必须还能尝到一点爱情的滋

她会因

我看到了
，也都
配给贵
婿。至

生是很
，我就

他一说
他说真
女儿。

心不让

他一反

我不愿让衙役在这儿发现我，因为那姑娘在这儿，
为见到我被捕而感到羞耻。

克里斯平　可我刚才还看到你挺受她欢迎的呢。不光我
这一点，就连西雷娜太太和我们的朋友上尉和诗人
在她面前一个劲儿地赞扬你呢。连一心想将女儿许
族的波利切纳拉太太也认为，你是她理想的乘龙快
于波利切纳拉先生嘛……

莱安特罗　他已在怀疑我们，他可能认识我们呢……

克里斯平　对，要像瞒骗一般人那样对付波利切纳拉先
不容易的。对他这只老狐狸，倒不如直说好。因此
把实情都对他说了。

莱安特罗　什么？

克里斯平　真的跟他说了。他还是我的老相识呢。我对
你是我的主人，他就想到有其仆必有其主。我在对
话的同时，还告诫他，我决不允许他把真情告诉他

莱安特罗　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还有什么指望呢？

克里斯平　你真傻！我这么做是让波利切纳拉先生下决
你再见到他女儿。

莱安特罗　我不懂你的意思。

克里斯平　这样一来，他反倒帮了我们大忙。因为只要

对，他老婆便会与他唱对台戏；他女儿呢，便会更加如醉如痴地爱上你。你还不了解那姑娘的脾气。有钱人家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一旦有什么事不顺她的心，就会大吵大闹。我可以肯定，在今天的晚会结束之前，她就会摆脱她父亲对她的监视，前来见你。

莱安特罗 可你已经知道，波利切纳拉先生同我毫不相干。我只是不愿在那姑娘面前出丑……我对她可不愿说谎。

克里斯平 去你的！别那么傻了！后退是办不到的。我们要是在前进的道路上犹豫不定，那你得想想，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你不是真的爱上她了吗？这太好了，真爱比假爱好。假装的爱情一有风吹，不会持久。平时干什么都需要大胆、泼辣，不能文质彬彬，可谈情说爱时，男方就得腼腆些。男方一腼腆，女方反倒大胆了。你要是不信，你瞧，那不是天真的西尔维娅吗？她已悄悄地过来了，一心盼望我赶快走开，或者躲在一边，好让她靠近你。

莱安特罗 你说西尔维娅来了？

克里斯平 嘘！你这样会把她吓跑的！她走到你身边后，你可得小心点。要少说话，你只是对她表示钦佩、爱慕，眼睛看着她，让今晚迷人的蓝色夜晚来替你说话，倾诉爱情，让在晚会上演奏的音乐给你们带来愉快。

莱安特罗 你别开玩笑了，克里斯平，也不要拿爱情开玩笑了，这只会给我带来死亡。

克里斯平 我干吗要和你开玩笑呢？我完全懂得，光在地上爬行是不行的，有机会还得飞起来，以便更好地俯视大地。现在你飞吧，我还是继续爬行。世界将是我们的。（从舞

台左侧后边下。）

第 十 场

莱安特罗和西尔维娅。她从舞台右侧前边出来；最后，克里斯平也出场。

莱安特罗 西尔维娅！

西尔维娅 是您吗？请原谅，我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您。

莱安特罗 我从晚会上溜了出来。见到您这么高兴，我心里反而觉得难过。

西尔维娅 您也觉得难过？

莱安特罗 您说这话的意思是您也觉得难过？

西尔维娅 我父亲生我的气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跟我讲过话。他对您也很不礼貌，您愿谅他吗？

莱安特罗 原谅他，我对谁都原谅。可您不要因为我而让他生气。回去参加晚会吧，他们一定在找您，要是发现您在我的身边……

西尔维娅 您说得对，那您也去吧。您刚才为什么心里难过？

莱安特罗 不难过。我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离开这儿，我要走得远远的。

西尔维娅 您说什么？您到这儿来，不是负有重大的使命吗？您不是在这儿要待很久么？

莱安特罗 不，不，连一天也不待了，一天也不待了。

西尔维娅 那么……您刚才是骗我啦？

莱安特罗　骗您？不，请您不要说我欺骗了您。我并没有这样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说真话。要是这次做的美梦不醒过来，该有多好！（远处传来歌声。）

西尔维娅　唱歌的是奥尔雷金。您怎么啦？您哭了？是歌声使您哭泣？您为什么不跟我说您伤心的原因？

莱安特罗　我为什么会伤心？原因在这首歌里已经说清楚了。您听。

西尔维娅　这儿只能听到歌的乐曲，歌词却听不清楚。您不知道这首歌？这是一首夜深人静时唱的歌，题目叫《心灵的王国》。您不知道这首歌？

莱安特罗　请把歌词告诉我。

西尔维娅　情深的夜晚在恋人们的头上，
覆盖了一层婚礼用的薄纱。
在天鹅绒般的夏空中，
钻石般的繁星光芒四射。
在浓重的夜幕笼罩下的花园里，
花香四溢，丛林细语，
情侣们就在黑暗的一角，
倾吐着爱的衷肠。
有的叹息，有的歌唱，
更有诉不完的绵绵情长；
仿佛就在神圣的夜晚，
祈祷声中夹杂着渎神之言。
就像那些默默地为爱情
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
你的沉默寡言反表明了

你的一往情深！
难道我在黑暗中听到的，
不是你说的“永久的爱情”？
我心灵的母亲啊，你那眼神
不就像星星一样明净？
你那充满情意的眼泪
不就像星星那样晶莹？
快告诉我那心上人，
我从未对别人有过如此深情。
自从你离开了人世，
只有那星星的光对我亲吻。

莱安特罗 我心灵的母亲啊，
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别人。
自从你离开了人世，
只有星星的光对我亲吻。
〔两人默默地对视着，亲吻着。

克里斯平 （从舞台右侧后面走出。）
无论是黑夜，诗歌还是情侣的痴情，
这时候却一律要为我所用！
胜利在望，勇敢些，前进！
我们有了爱情，谁还能战胜我们！

〔西尔维娅和莱安特罗拥抱着，慢慢地走向舞台的右侧。克里斯平悄悄地尾随着他们。幕徐徐下落。〕

第 三 幕

莱安特罗家的客厅。

第 一 场

克里斯平、上尉和奥尔雷金从右侧第二道幕布处（即走廊）走出。

克里斯平 先生们，请进，请随意就座。我去吩咐给你们上点什么……喂！

上尉 千万不用客气，我们什么也不需要。

奥尔雷金 我们只是在得到消息后特地来看望你家主人。

上尉 难以置信的背信弃义！我向你保证，倘若波利切纳拉落到我的手里……

奥尔雷金 我是个诗人，定要赋诗讥讽他，这个老混蛋，老流氓！

上尉 你刚刚说你家主人没有受伤？

克里斯平 但他差一点送了命，你们想想，十来个暴徒突如其来地向他发起攻击！多亏了他的勇敢和智慧，当然还有我的喊叫声，才幸免于难。

奥尔雷金 这件事发生在昨天晚上。那时你家主人正在公园里与西尔维娅谈话，是吧？

克里斯平 这事我家主人事先已有所察觉……然而，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上尉 不过，他应该把这事告诉我们……

奥尔雷金 是啊！他应该告诉上尉先生，上尉先生会很乐意保护他的。

克里斯平 你们已了解我家主人的为人，他只身一人便能对付。

上尉 你说，你抓住了一个歹徒？他供认那是波利切纳拉密谋策划的，为了撵走你家主人？

克里斯平 那还用说！除了他还会有谁？他的女儿爱恋着我家主人，而这老混蛋却想按照他的意志把女儿嫁出去，我家主人打乱了他的计划，波利切纳拉先生为了排除障碍总是不择手段。他不是在短时间内死了两个老婆吗？他不是把亲属的财产都刮过来了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谁也不会说我信口雌黄。哼，波利切纳拉先生的财富本身就是对人类和正义的亵渎。像波利切纳拉先生这样的人，只有在卑鄙小人中才能万事如意，财运亨通。

奥尔雷金 你言之有理。我要在讽刺诗中揭露这一切，当然，我不能直言其名，因为诗歌需要含蓄隐晦。

克里斯平 有您的讽刺诗就够他受了。

上尉 你们看我的，他一旦落在我的手中……但我知道，他是

不会来找我的。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并不希望人们冒犯波利切纳拉先生，因为他毕竟是西尔维娅的父亲。眼下至关重要的是让全城都知道我家主人险遭杀害。我还要让大家都清楚，对波利切纳拉这只老狐狸肆意践踏其女儿意志的野蛮行为，我家主人绝不会袖手旁观。

奥尔雷金 当然不能等闲视之，爱情高于一切嘛。

克里斯平 如果我的主人是个庸碌之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们说，难道波利切纳拉先生不该为我家主人爱上他的女儿，称他为岳父而感到荣幸吗？我家主人对前来求亲的那么多名门闺秀都不屑一顾，甚至有四五位公主想他想得发了疯……谁来了？（朝右侧二道幕望去）啊，科隆比娜！请进，可爱的科隆比娜，别害怕。（科隆比娜上）我们都是朋友，我们对你十分敬仰。

第 二 场

人物同上一场。科隆比娜从右侧二道幕（即走廊）上。

科隆比娜 西雷娜太太派我来打听一下你主人的情况。今天天刚亮，西尔维娅就到我们家向我家太太叙述了发生的一切，她说她再也不回家见父亲了。还说倘若不与莱安特罗结婚，就再也不离开我们家。

克里斯平　她是这么说的？这姑娘的心灵多高尚，感情又多么真挚啊！啊，真是情人的痴心。

奥尔雷金　我一定要好好地赋诗一首，祝贺他们的婚礼。

科隆比娜　西尔维娅以为莱安特罗一定受了重伤，因为她从阳台上听到剑击声和你的呼救声，她当即晕了过去，直至清晨才被人发现。请你们告诉我莱安特罗的实情，西尔维娅对此焦虑万分，我家太太也非常关心。

克里斯平　请你告诉小姐，我家主人已脱离危险，是他对小姐的无限深情保护了他，为了爱情他是不会轻易死去的。你再告诉她……（看见莱安特罗上）啊！他本人来了，他会告诉你一切。

第　三　场

人物同上一场。莱安特罗从右侧第一道幕上。

上尉　（上前拥抱莱安特罗）我的朋友！

奥尔雷金　……！

科隆比娜　啊！莱安特罗先生，您安然无恙，真令人高兴。

莱安特罗　你怎么知道的？

科隆比娜　全城都在谈论这件事，人们在大街小巷低声议论，同声谴责波利切纳拉先生。

莱安特罗　你们的看法呢？

上尉　如果他胆敢再伤害您，哼！

奥尔雷金　如果他还想反对你们的结合呢？

科隆比娜　他要反对也无济于事，西尔维娅已在我太太家中，她不与您结婚是不会出来的。

莱安特罗　西尔维娅在你们家？那她父亲……

科隆比娜　波利切纳拉先生很知趣地躲了起来。

上尉　他以为有那么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了！

奥尔雷金　他一向胆大妄为，但对爱情他却阻挡不住。

科隆比娜　可他想卑鄙地杀害你。

克里斯平　昨晚有十二名暴徒，十二名……我数得一清二楚。

莱安特罗　我只看到三四个。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向来谦恭。他为了避免夸赞自己的勇气和胆识故意将危险轻描淡写……而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场面。十二名刺客一个也不少，他们是一群全副武装的亡命之徒。我甚至以为我家主人要完蛋了。

科隆比娜　我得赶快去向西尔维娅和我家太太报个平安。

克里斯平　科隆比娜，请等一等。是不是最好不要告诉西尔维娅？

科隆比娜　还是让我家太太决定吧！西尔维娅此时还以为你家主人已危在旦夕呢，即使西雷娜太太百般劝说，她也会不顾一切地闯到这里来的。

克里斯平　你家太太要是能考虑得周全一点就好了。

上尉　我们也走吧，反正在这儿我们也使不上劲。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让大伙儿对波利切纳拉产生仇恨。

奥尔雷金　我们用石块把他家砸个稀巴烂，还要让全城的人都起来反对他，让他知道，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无所畏惧，得让他领教一下人多势众的道理。

科隆比娜　到时他会亲自求你家主人娶他的女儿。

克里斯平　那当然。朋友们，你们走吧。不过，你们应该知道，我家主人的生命仍在危险之中，妄图谋害他的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上尉　我的朋友，您不必担心……

奥尔雷金　敬爱的朋友，放心吧。

科隆比娜　莱安特罗先生！

莱安特罗　谢谢大家，我的朋友们，忠实的朋友们。

〔除莱安特罗和克里斯平外，全从右侧二道幕下。〕

第　四　场

莱安特罗和克里斯平。

莱安特罗　这是怎么回事，克里斯平？你想干什么？你的鬼花招要给我惹出多少麻烦！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把戏？是你雇了那些刺客，这出戏都是你一手导演的。这么一来，大家不是讥笑我们就是反对我们。

克里斯平　我是为你着想，你怎么还来怪罪我？

莱安特罗　不，克里斯平，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也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爱西尔维娅，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谎言来骗取她的爱情。

克里斯平　但你清楚地知道，你这么做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倘若你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放弃所爱的人，就连西尔维

娅也不会感谢你……

莱安特罗 你说什么？可如果她知道我是谁的话，将会怎样啊！

克里斯平 当她知道你的真面目时，你已不是现在的你；你是她的丈夫，她热恋的男人。你是她企求的忠诚高贵的爱人。你一旦拥有了她的爱情和嫁妆，难道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绅士？你不会像波利切纳拉那样穷奢极欲，道貌岸然。波利切纳拉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你行骗则是出于某种需要。说真的，倘若没有我在你身边，你肯定已经饿死了，你太老实了。你若不是这个样子，你以为我会让你光干这风流韵事？不，那我就会让你去搞政治，而不是去搞波利切纳拉先生的钱财。那时，世界就是我们的了。但是，你没有这种野心，你只求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莱安特罗 你不以为这样过生活不会美满么？如果我不是真心爱她而是用谎言骗得爱情，成了富翁那还说得过去；可现在我是真心实意地爱着她，怎么能骗人呢？

克里斯平 那你就不要骗她，全心全意地爱她，让她也尽情地爱吧。你应全力维护你的爱情。在爱情问题上，对那些会使我们失去对方尊敬的事保持沉默，这并不是说谎。

莱安特罗 这的确是件微妙的事情，克里斯平。

克里斯平 你早该知道你的爱情就如你说的那样，是十分微妙而棘手的事情，很难处理得两全其美。最难办的倒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

莱安特罗 我不能自欺欺人，克里斯平。我不是那种虚情假意、出卖良知、不知廉耻的人。

克里斯平 正因为如此，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不适于搞政

治。你说得很有道理，那些靠谎言过生活，出卖良知的人，实际上也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因为他们永远也无法看清自己，认识自己，他们会说谎成性，成为骗子。

莱安特罗 克里斯平，你从哪里学到了这么多道理？

克里斯平 这是我在船上服苦役时悟出的道理。我的良心告诉我，我犯罪的根子不在于狡诈，而是太愚笨了。如果我能聪明一点、狡猾一点，我也不会去服苦役，相反会成为管理苦役犯的官员。从那时起我便发誓再也不重蹈覆辙。你好好想一想，为了你的事，我几乎要违背我的誓言，我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办到的吗！

莱安特罗 那你说吧，我该干些什么？

克里斯平 我们目前的处境几乎已无法维持下去，我们滥用了人们对我的信任。眼下大家都要我们付现款作报酬。旅店主为我们安排最舒适的客房，他等着你签署的付款支票。由旅店主作保，班塔龙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能在这里体面地生活的一切……经营各式各样商品的商人都毫不犹豫地送来了我们需要的东西……还有西雷娜太太，她为了你的婚事，不遗余力地为你效劳，大家都希望我们把事情办成，有所回报。再向他们提出新要求就太不好意思了，更不能抱怨这些好人。这座城市虽小，它的名声将永远用镏金大字铭刻在我心头。现在我宣告，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再生爹娘。难道你忘了各地会派人来捕捉我们？你以为咱们在曼图亚和弗洛伦西亚干的事会被人们遗忘？你还记得那件轰动一时的波伦亚诉讼案吗？……尽管我们早已逃之夭夭，审判时那起诉书却长达三千二百页！在那位大律师的笔下，无中生有，黑的会说成白的。东一个“考虑到”，西

一个“结果是”，最后还不是咱们倒霉！难道你对此还有所怀疑？难道你还由于我为改变我们的命运进行斗争而指责我吗？

莱安特罗　我们还是逃走吧！

克里斯平　不行，一逃就全完了。这回一定得把我们的命运定下来，我给你找到了爱情，你要给我新的生活。

莱安特罗　但我们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处境呢？我能做些什么？请你告诉我。

克里斯平　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只需接受别人奉献给我们的一切。要知道，我们已造出了许多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会放过我们。

第　五　场

人物与上一场相同，西雷娜太太从右侧二道幕（或走廊）上。

西雷娜　可以进来吗，莱安特罗先生？

莱安特罗　西雷娜太太！您亲自光临寒舍？

西雷娜　您知道我这次来担了多少风险！到一位英俊潇洒、仪表堂堂的绅士家中来，要遭到多少谗言恶语！

克里斯平　倘若有人胆敢诋毁您的名声，我家主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西雷娜　你家主人？我不相信，男人只会吹牛，但我不计较这

些，我会不遗余力地为你们效劳。先生，昨天晚上有人想谋害您，这是怎么回事？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此事……西尔维娅，这可怜的姑娘，她是多么爱您！我真想知道，您施了什么魔法，为什么会使得她这样爱上您！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您对我们的友情。

西雷娜　我虽然也帮了一点忙……我总是夸奖他，虽说我并不十分了解他。为了您的爱情我担了许多风险。倘若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那……

克里斯平　难道您还怀疑我家主人？您那儿不是有他亲笔签字的字据吗？

西雷娜　多么响亮的名字和签字！您以为我们互相不了解对方的底细？不过我相信莱安特罗先生将恪守诺言。你们知道今天是我非常不幸的日子，只要能得到你们允诺的一半金钱，我情愿放弃另一半。

克里斯平　您说今天是您不幸的日子？

西雷娜　是的，今天是我悲痛的日子。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失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他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

克里斯平　那您的第一位丈夫呢？

西雷娜　那是我父亲包办的，我并不爱他，尽管如此，我对他还是一片忠心。

克里斯平　西雷娜太太，您还能给我们说点什么吗？

西雷娜　我们还是抛开往事吧！那是令人伤感的。我们还是谈谈未来和希望吧！西尔维娅很想跟我来这儿，您知道吗？

莱安特罗　来这儿？

西雷娜　您以为如何？她来这儿，波利切纳拉先生会说些什么呢？现在全城的人都在批评他，他不把女儿嫁给您怕不行啦。

莱安特罗　不行，不行，请您别让西尔维娅小姐来这儿。

克里斯平　嘘！您知道，我家主人总是言不由衷。

西雷娜　这我明白。为了让西尔维娅来到他身边，两人永不分离，他还有什么不肯给呢？

克里斯平　他能给些什么？这您是不会知道的。

西雷娜　因此我才问你。

克里斯平　啊，西雷娜太太！如果我家主人今天成为西尔维娅的丈夫，那么今天他就将诺言付诸实现。

西雷娜　如果不能成为她的丈夫呢？

克里斯平　那么……您就会失去一切，您瞧着办吧！

莱安特罗　住口，克里斯平！够了！我不许将我的爱情变成商品！西雷娜太太，请您回去，告诉西尔维娅，请她回自己家去，千万别来这里。请她永远忘掉我，我一定要逃到天涯海角，隐姓埋名……我的名声！我难道还有名声？

克里斯平　你还有完没完？

西雷娜　他怎么啦？他疯了？您快清醒一下。您就这么把这件好事放弃了？这可不是您一个人的事，请您三思。有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您不能这样嘲弄一个甘冒风险为您效劳的有地位的太太，请您别再发疯了。您要么与西尔维娅结婚，要么就让人来揭露您的骗局，找您算账。莱安特罗先生，我在城里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身单力薄。

克里斯平　西雷娜太太，您说得很对。但请您相信，我家主人只是怕您不信任他才说这番话的。

西雷娜　我并不是不相信他……我直截了当地说吧，波利切纳拉先生不是等闲之辈，决不会轻易让别人嘲弄他，他对你们昨天晚上针对他要弄的把戏……

克里斯平　您说我们要弄把戏？

西雷娜　别来这一套！我们彼此都心中有数。您要知道，那些刺客中有一位是我的亲戚，其他几位也都与我有深交……好吧，我老实告诉你们，波利切纳拉先生对于这一切决不会善罢干休，城里盛传他已告到法院，要置你们于死地，据说今天从波伦亚来了一个陪审团……

克里斯平　其中还有一名法律博士！带着三千九百页起诉书……

西雷娜　人们都这么说。您瞧，我们还是别浪费时间吧。

克里斯平　难道不是您在浪费时间吗？您赶紧回家去，告诉西尔维娅……

西雷娜　西尔维娅早已在这里了，她装成我的使女，与科隆比娜一起来的，正等候在您的前厅，我对她说您受了重伤……

莱安特罗　啊，我的西尔维娅！

西雷娜　她只是担心您会死去……根本没考虑她来看您所冒的风险。我难道还不是您的朋友？

克里斯平　您真了不起。（对莱安特罗）快，快躺下，装出痛苦昏迷的样子。您若不老老实实听我的，我会让您就范的。（他威胁着莱安特罗，将他按到沙发上。）

莱安特罗　好，我就听你的，我可以听你摆布，但不能让西尔维娅也这样。是，我确实想见她，请她进来吧！不管你们和她本人的意愿如何，我一定要救她。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总是喜欢胡言乱语，请您见谅。

西雷娜　其实他并不痴呆也不疯癫，你跟我来。（与克里斯平从右侧二道幕即走廊下。）

第 六 场

莱安特罗和西尔维娅从右侧二道幕上。

莱安特罗 西尔维娅，我的西尔维娅！

西尔维娅 你没有受伤？

莱安特罗 没有，你看我不是好好的？那都是骗局，是为了骗你到这里来。你别害怕，你父亲很快就会来，你就同他一起回去，这样你就不会指责我……唉，爱情的幻想打破了你心灵的平静，但这一切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西尔维娅 你说些什么？莱安特罗，你难道是虚情假意？

莱安特罗 我的爱是真挚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愿再欺骗你。请你赶快离开这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来过这里。

西尔维娅 你为什么如此害怕？在你家里我难道还不安全？既然我已毫不犹豫地来到这里，在你身边还有什么危险？

莱安特罗 危险倒是没有，你说得很对。我的爱使你变得过于天真了。

西尔维娅 自从我父亲干了那件可怕的事情，我再也不愿回到他的身边。

莱安特罗 不，西尔维娅，你不要怪罪你的父亲，他没有干那件事，这又是一个骗局，是假的……总之，你赶快离开我，忘记我这个被警察通缉的可怜流浪汉。

西尔维娅 不！这不是真的！我父亲的行为使我不配得到你的

爱情，这才是真的。我知道……我多么不幸啊！

莱安特罗 西尔维娅！我的西尔维娅！你这温柔甜蜜的话语，我听起来却是多么刺耳。这颗天真无邪、无比高雅的心灵，此时是多么残忍，多么可怕啊！

第 七 场

莱安特罗、西尔维娅和克里斯平从右侧二道幕快步上。

克里斯平 主人，主人，波利切纳拉先生已经到了。

西尔维娅 我父亲来了！

莱安特罗 没有关系，这样我将亲手把你交给你的父亲。

克里斯平 您要知道，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是同许多人，同警察一道来的。

莱安特罗 啊！如果他们发现西尔维娅在这里，在我的手里，那可不得了。毫无疑问，一定是你告的密……但是你们的阴谋一定不能得逞。

克里斯平 我告的密？这不是真的……这一下真的完了，我怕没有人能救我们。

莱安特罗 用不着救我们，我也不想这样做……但是必须救救她！应该把她藏起来。你就待在这里。

西尔维娅 那你呢？

莱安特罗 你别害怕。快走，他们来了！（把西尔维娅藏在舞

台深处的房内，对克里斯平说）你在这里注意观察这些人来的动机，不要让任何人进去。我马上回来……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朝货栈走去。）

克里斯平 （拦住他）主人，不能出去，你不能这样死！

莱安特罗 我既不想死，也不想逃跑，我只想救她。（从梯子往上爬，消失。）

克里斯平 主人，主人，还好。我还以为他要跳楼呢，原来他只是向上爬，我们等着瞧吧，往后他还会飞呢。他命中注定要身居高位。而我呢，还是干我的本行，他在上，我在下，脚踏实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这样。（十分镇定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第 八 场

克里斯平、波利切纳拉先生、旅店主、班塔龙先生、上尉、奥尔雷金、检察官、书记官和两名警察携带厚厚的诉讼卷宗，全都从右侧二道幕（即走廊）上。

波利切纳拉 （一进门，向外面的人喊道）把守好各扇大门，谁也不能出去，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连狗和猫都不能放走！

旅店主 他们在哪里？那些强盗、杀人犯在哪里？

班塔龙 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我的钱！我的钱！

〔所有的人都按顺序入场。检察官和书记官走向桌子，开始记录；两名警察站立着，手里拿着厚厚的诉讼卷宗。

上尉 克里斯平，我们见到的一切是真有其事？

奥尔雷金 这一切都是真的？

班塔龙 天理啊，天理！我的钱！我的钱！

旅店主 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班塔龙 他们跑不了，再也跑不了啦！

克里斯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能这样侵犯一位贵族绅士的宅第？幸亏我家主人不在，要不……

班塔龙 住口！住口！你是他的同谋，要同他一起受审！

旅店主 岂止是同谋？他同他那所谓的主人都是主犯……是他骗了我。

上尉 克里斯平，这是怎么回事？

奥尔雷金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波利切纳拉 克里斯平，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以为你耍弄的那些雕虫小技能对付得了我？难道我会谋害你的主人？难道我真是一个会牺牲自己女儿的吝啬鬼？难道全城人会来反对我？诬陷我？现在不都一清二楚了吗？

班塔龙 波利切纳拉先生，您就别插手了，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说到底，您是一无所失，而我……我的全部资财都借给了他，我这一辈子完了，我怎么办啊！

旅店主 我呢，赔了老本还打肿脸充胖子，典当家财把他们当贵人来款待。他们毁了我，使我倾家荡产啦！

上尉 我们也都被无耻地愚弄了，我用刀剑和勇气为一个无赖效力，多么可悲！

奥尔雷金　我把他当成高贵的绅士，献给他一首又一首颂歌。

波利切纳拉　哈，哈哈哈！

班塔龙　好，您笑吧！笑吧！……反正您什么也没失去……

旅店主　反正他们没有窃去您任何东西……

班塔龙　快，把他们抓起来，快！还有一个坏蛋在什么地方？

旅店主　赶快搜查，抓住他！

克里斯平　且慢！如果你们敢再向前迈一步……（持剑威胁）

班塔龙　你还敢威胁我们？这还了得，正义何在！

旅店主　正义公理何在！

检察官　先生们……如果你们不听我的，我们就会一无所获。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法权。伸张正义既不是肆意妄为，也不是报仇雪恨。最公道的事都隐含着最不公道的东西。伸张正义就是靠智慧，智慧来自秩序，秩序出于理智，整个诉讼靠理智和逻辑推理。你们有什么冤屈可向我申诉，我会记载在这些诉讼卷宗上。

克里斯平　多么可怕！罪上加罪；这卷宗又得增加一大沓！

检察官　你们对这些人的控告与他们以往的罪累计在一起，我将为你们主持正义，只有这样你们的冤屈才能得到昭雪，正义才能得以伸张。书记官先生，请您把原告的申诉记录下来。请申诉人申述所受的屈辱。

班塔龙　请您别给我们找麻烦了，我们知道您的正义是什么玩艺儿。

旅店主　别记了，记录下来毫无用处，那只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们将一无所得，他们却逍遥法外。

班塔龙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还我的钱，还我的钱！然后再伸张正义！

检察官　你们这些一无教养二无文化的人！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律吗？倘若你们一边大叫受骗上当，一面却弄不清楚什么是有预谋的诈骗，而空喊受了损害，那是不行的。因为欺骗与诈骗并不是一回事，尽管人们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但是你们要知道，前者是……

班塔龙　够了，够了！三说两说，您最后一定会说是我们的过错。

检察官　只有你们一味歪曲事情的真相才可能那样……

旅店主　事实不是很清楚么！我们的钱财被骗走了，难道还有比这更明显的罪行？有比这更清楚不过的事实？

检察官　你们知道，盗窃与小偷小摸不能等量齐观，不同于欺骗或诈骗，正如我刚刚对你们说的那样。从十二块铜碑[①]到查士丁尼[②]，从埃米利亚诺[③]到……

班塔龙　这个法，那个规，到头来就要让我们失去自己的钱财……没有钱也好，免得再让人来诈骗。

波利切纳拉　检察官先生言之有理，请你们相信他，把一切都记入卷宗。

检察官　书记官先生，请记录，请记录。

克里斯平　你们能听我说几句吗？

班塔龙　不行，不行！住嘴，你这无赖！住嘴，你这臭不要脸的。

旅店主　请你到忏悔的时候再说吧！

---

① 十二块铜碑是罗马人写出的第一部法规，公布于公元前450年。

② 查士丁尼（483～565），东罗马帝国皇帝，曾下令编纂《国法大全》。

③ 埃米利亚诺（206～254），古罗马皇帝。

检察官　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让您申诉。开庭时，原告、被告都可说话……书记官，您写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城市，啊，等一下，我们最好还是先查一下被告家中的财物。

克里斯平　请继续往下写，别停笔。

检察官　为了确认原告的诚意并对他们的起诉不产生任何疑虑，原告需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只需两千埃斯库多现金，外加他们的所有财产作抵押。

班塔龙　您说什么？让我们出两千埃斯库多?!

检察官　你们本应付八千埃斯库多，但考虑到你们都是有信誉的人，仅付两千埃斯库多就够了，我向来都是喜欢照顾别人的……

旅店主　停笔！别再写了！我们绝不答应。

检察官　什么？你们胆敢践踏法律？我建议开庭审讯破坏司法官员执法的暴行！

班塔龙　看来这个家伙想让我们完蛋。

旅店主　他是个疯子。

检察官　你们说我是疯子？请你们放尊重点，快记下来，快记！把辱骂司法官员的言论记下来。

克里斯平　你们刚才不愿听我讲，真是活该！

班塔龙　那您说吧，请说吧！看来让大家都说话会更好些，总会好些。

克里斯平　你们先让此人停下笔来，他这么记下去咱们的罪案可要堆成山啦。

班塔龙　对，请书记官停笔，快停！

旅店主　快放下笔……

检察官　谁也无权干预他的行动。

克里斯平　上尉先生，请拿起您的剑，助我们一臂之力，剑也是法律的象征。

上尉　（走到桌旁，用剑朝书记官正在书写的一沓纸上猛力一击）请您不要再写了。

检察官　你们要理智行事，依法办事。好吧，现在暂时中止诉讼，先把有关问题澄清一下……由诉讼双方私下交换看法，但我想最好还是利用休庭的时间，清点一下双方的财物。

班塔龙　不行，这可不行！

检察官　这是不可更改的法律程序。

克里斯平　在需要的时候您再记录吧！现在请让我同这几位诚实的先生单独谈谈。

检察官　您如果愿意将您同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作为证词的话……

克里斯平　完全没有必要。请别作任何记录。否则我只字不谈。

上尉　让他说吧！

克里斯平　其实我能对你们说什么呢？你们怒气冲天，还不是为了失去的金钱？你们想得到些什么？还不是希望失而复得？

班塔龙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就为了我的钱！

旅店主　是我们的钱！

克里斯平　那么就请听我细细说来……你们如果这样毁坏我家主人的声誉，使得他与波利切纳拉先生之女的婚事功败垂成，你们的金钱岂能失而复得？妈的，我向来认为宁可与

无赖结交也不同蠢人相处。你瞧，你们都干了些什么？现在让司法机构插手头脑才清醒了些。试问，倘若法庭判我们服役，或去更坏的地方，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难道你们眼看着我们皮肉受苦就心满意足？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你们就会成为富翁？就会更加高贵，更加伟大？其实正好相反，假若你们在这倒霉的时刻不给我们惹是生非，那么，今天，就在今天，你们就能连本带利拿到欠款。可是眼下如果这些人心术不正，他们就会把你们送上绞架……现在你们瞧着办吧，我已经把利害关系告诉你们了……

检察官　诉讼双方的交谈到此为止……

上尉　我不相信他们会是奸诈之徒。

波利切纳拉　这个克里斯平……他真有办法把他们说服了。

班塔龙　（对旅店主）您对他说的有何高见？看来……

旅店主　您的看法呢？

班塔龙　你刚才说，你家主人本来今天就要与波利切纳拉先生的女儿结婚。如果波利切纳拉先生不同意呢？

克里斯平　那也无济于事了，因为他的女儿已与我家主人跑了……这事全城的人都将知道……他女儿爱上了一个被警察追捕的毫无地位的人，不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比别的都重要。

班塔龙　如果真是这样……您说该怎么办？

旅店主　我们不能让步，您知道，这无赖最会招摇撞骗。

班塔龙　言之有理，我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相信了他。对他应绳之以法！绳之以法！

克里斯平　这么一来，你们将会失去一切。

班塔龙　我们再考虑考虑……波利切纳拉先生，我想同您说两

句话。

波利切纳拉 您想说些什么？

班塔龙 您假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怨天尤人，假定莱安特罗先生确实是最高贵的绅士，决不会去干那些卑鄙龌龊的事情……

波利切纳拉 您说什么？

班塔龙 假定令嫒真的发疯地爱上了他，并从家里出走与他私奔。

波利切纳拉 我女儿从家里出走与人私奔？谁说的？与她私奔的无耻之徒是谁？

班塔龙 请不要大动肝火，我说的这些都是假设。

波利切纳拉 即使是这样，我也决不饶恕他们。

班塔龙 请您心平气和地听我说。假如这一切都已经发生，那您会不会被迫答应她的婚事？

波利切纳拉 答应她结婚？那还不如先杀了她！然而，我不愿去想这种事，这事听起来叫人不寒而栗。显而易见，你们想这么办，以便从我这里得到失去的一切。你们也是一伙骗子！可是，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办不到的！

班塔龙 请您自重。要谈骗子，您也在其中。

旅店主 对，对！

波利切纳拉 骗子，骗子，你们这些骗子勾结起来诈取我的钱财，这办不到，办不到！

检察官 波利切纳拉先生，请您放心，即使这两位撤回他们的起诉，拒绝控告他，这案子难道就不能成立了？您以为记录在案、罪证确凿的五十二条罪状和另外五十多条无需查证的罪状就可以一笔勾销？

班塔龙　您还有什么话说，克里斯平？

克里斯平　如果真有这么多的话，那旧罪加新罪，你们的钱是永远也无法偿还了。

检察官　这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得到一份报酬。

克里斯平　那就请自诉人付给您吧；我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以身殉法而已。

检察官　司法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首先我们要查封这旅店中的一切财物。

班塔龙　这是怎么回事？这明明是要敲我们的竹杠啊。

旅店主　这就是他的用心，否则……

检察官　你们快写起诉书，快写吧，这么七嘴八舌的，我们永远也无法相互理解。

班塔龙
旅店主　不能这么办！

克里斯平　检察官先生，请您听我说。倘若不用写那么多罪案，就能一次付给您……这叫什么呢？是报酬吗？

检察官　这叫司法税。

克里斯平　随您叫什么吧。您以为这样办如何？

检察官　这个么……

克里斯平　请您想想，如果波利切纳拉先生答应将女儿许配给我家主人，他今天就会成为有权有势的富翁。您再想想，那位小姐是波利切纳拉先生的独生女儿，我家主人一定能主宰一切。您再想想……

检察官　这倒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班塔龙　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旅店主　您准备怎么办？

检察官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仆人头脑还挺灵的。看来他对法律程序颇为了解。如果我们考虑到你们受到的损害只是金钱的损失，考虑到一切罪过最公正的处罚莫过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考虑到古代复仇法是这样规定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不是以牙还眼，以眼还牙……那么对目前这个案子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以埃斯库多还埃斯库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没有谋害你们的生命，所以你们不能要他偿命；他又没有诋毁你们的名誉，所以你们也不能对此有所要求。总之，对等公平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准则。对等是最大的公道[①]。还有埃米利亚诺和特里贝亚诺[②] ……

班塔龙 好了，请您别再说了，如果他给我们钱，我们就……

旅店主 对，只要他付款给我们……

波利切纳拉 你们胡说些什么？他拿什么来付给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克里斯平 正好相反，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希望救我家主人，为了你们共同的利益，需要搭救我们。你们二位是为了偿付你们的欠款；而您，检察官先生，是为了维护您头脑中全部令人敬佩的法学原理和渊博的学识。上尉先生，您呢，人们都认为您是我家主人的挚友。您是为了不让别人风言风语地议论您，说您这样有地位的人竟与一个无赖交友，这对您是极为不利的。您，奥尔雷金先生，是为了维护您自己的名声，因为当人们知道您的赞美诗被您如此滥

① 这句话原文为拉丁文。

② 古代拜占庭的法学家，著有法典。

用时，您的诗人名声便会扫地。而您，波利切纳拉先生，我的老朋友，是因为您的女儿已对天盟誓，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莱安特罗先生的妻子。

波利切纳拉　你撒谎，你胡说，你这个无耻之徒！

克里斯平　那么请你们开始清点家中的财物吧，并请记录下来。在场的这些先生都是证人，就从这个房间开始吧。

〔拉开里屋的门帘，西尔维亚、莱安特罗、西雷娜太太、科隆比娜和波利切纳拉太太出现。〕

第　九　场

除上一场人物外，还有西尔维娅、莱安特罗、西雷娜太太、科隆比娜和波利切纳拉太太在舞台深处出现。

班塔龙
旅店主　西尔维娅！
上　尉
奥尔雷金　他俩在一起！

波利切纳拉　难道这是真的？你们大家都来反对我！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同他们站在一起了！你们都联合起来抢夺我的钱财。快把这无赖抓起来！把这些女人，把这个骗子都抓起来！否则，就把我抓起来。

班塔龙　您发疯了，波利切纳拉先生！

莱安特罗 （在众人的陪伴下，走到舞台前部）令嫒以为我受了重伤，同西雷娜太太来到这里，我亲自去找了您的夫人，请她也陪伴左右。西尔维娅已经知道了我的全部身世，知道了我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招摇撞骗、寡廉鲜耻的一生，我相信她对我的爱情憧憬已在她心中消失……请您带她走吧！带她离开这里，我请您在我投案自首前带她走吧！

波利切纳拉 惩罚我的女儿是我的事情，但对你……我说，你们快把他抓起来呀！

西尔维娅 父亲，您若不救他一命，我现在就去死。我爱他，我永远爱他，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他。他心地纯洁高尚，只是时乖运蹇，他本可用欺骗手段得到我，但他并没有骗我。

波利切纳拉 住嘴！住嘴！你这不要脸的疯丫头。这都是因为你母亲教养有方……因为她的虚荣和想人非非。也是你看了罗曼蒂克的书籍和听了月光浪漫曲的结果。

波利切纳拉太太 你就是希望我的女儿嫁给像你一样的男人，使她像她的母亲这样倒霉，财富对我又有什么用？

西雷娜 波利切纳拉太太，您说得很对，没有爱情，财富又有什么用？

科隆比娜 不过没有财富，爱情也是空的。

检察官 波利切纳拉先生，您最好还是让他们结婚吧。

班塔龙 一定要让全城知道这一喜讯。

旅店主 您瞧，所有的人都站在他们一边。

上尉 我们决不允许您对您的女儿诉诸暴力。

检察官 请记录在案：您的女儿与他在一起。

克里斯平　我家主人缺少的仅仅是金钱，可他的高贵情操是无人能比的……您的外孙将是堂堂皇皇的绅士，只要他们不去模仿他们的外祖父……

众人　让他们结婚，让他们结婚吧！

班塔龙　否则我们将对您群起而攻之。

旅店主　您的丑闻也将尽人皆知。

奥尔雷金　您再也无利可图……

西雷娜　我被这罕见的真挚爱情深深感动了，请您同意他们的婚事吧。

科隆比娜　这简直像小说写的一样。

众人　让他们结婚，让他们结婚吧！

波利切纳拉　那你们就结婚吧，这婚事并不体面。还有一条，我的女儿将得不到任何陪嫁和遗产……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财产花个精光，不让这个无耻之徒……

检察官　波利切纳拉先生，您千万别这样。

班塔龙　您这是什么话？

旅店主　您连想也不应该这么想。

奥尔雷金　别人会怎么说您？

上尉　我们绝不能同意。

西尔维娅　父亲，我不会接受您的任何遗产，我要与他共命运，因为我爱他。

莱安特罗　这样我才能接受你的爱情。

〔众人跑向西尔维娅和莱安特罗。

检察官　你们说什么？都疯了吗？这样行吗？

班塔龙　可不能这样！

旅店主　不过您得承认这一切！

奥尔雷金　你们一定会幸福、富有！

波利切纳拉太太　没有嫁妆，我的女儿可要受苦了。他真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西雷娜　您要知道，爱情犹如细枝嫩叶，经不住风吹雨打。

检察官　这样做绝对不行！波利切纳拉先生应立即签字保证送一笔嫁妆，数量必须与他的地位和父亲的身份相符。请记下来，书记官先生，这一点谁也不会反对的。

众人　（除了波利切纳拉）对，快请记下，请记下。

检察官　你们，年轻的恋人们，就接受这些财产吧，不要让大家过虑。

班塔龙　那我们的欠款都能得到偿还吗？

克里斯平　那还用问？但你们必须声明，莱安特罗先生从未欺骗过你们。你们想想，他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竟违心地接受了这笔钱财。

班塔龙　我们一向认为他是一位高贵的绅士。

旅店主　正是如此。

奥尔雷金　我们大家对此都确信不疑。

上尉　我们将永远这么认为。

克里斯平　现在，检察官先生，这个案子能永远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吗？

检察官　我对此已有预见。我们只要在起诉书上加个“不”字，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请看，原来的起诉书上是这么写的：“综上所述，如被告不肯供认……应判处徒刑。”现在我们把它改成：“综上所述，如被告不肯供认……不应判处徒刑。”

克里斯平　啊，这个“不”字加得太好了，真是妙不可言。您

真是一位大才的法官，是法学界的权威！这个案例太了不起了。

检察官　现在我确信你的主人确实了不起。

克里斯平　是呀，谁也没有您更清楚地知道，金钱能改变一个人的秉性。

书记官　可那个“不”字是我加的……

克里斯平　您是想得到更好的报答吧，您就拿上这串项链吧，是纯金的。

书记官　成色足吗？

克里斯平　您精于此道，还不清楚？

波利切纳拉　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这个无赖永远离开你的身边。

克里斯平　您无需提出这个要求，波利切纳拉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会像我家主人那样胸无大志，毫无志气？

莱安特罗　你想抛下我，克里斯平？你一走我感到十分难过。

克里斯平　请您不要难受，我已无所作为了。您已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我还须继续努力……主人，我不是对您说过，必须让大家都来救我们？……请您相信这一点。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制造利害关系，这比制造和建立美好感情更为行之有效。

莱安特罗　你错了，倘若没有西尔维娅的爱情，我绝不会得救。

克里斯平　难道这爱情包含的利害关系还少吗？只是我尽力使它理想化了，而且我演戏总少不了它。好了，现在全剧到此结束。

西尔维娅　（对观众）诸位可以看到，这出喜剧与生活中的喜

剧并没有什么不同。生活中的人们同剧中的这些木偶一样，被粗糙的羊皮线牵动，也就是说被那些利害关系、嫉恨之情、欺诈和卑劣龌龊的伎俩所左右。有的羊皮线牵引他们的双脚将他们引向可悲的境地；另一些线又牵住他们的双手，使他们或生计艰难，或疯狂地你争我夺，或狡诈地行骗，或凶残地杀戮。然而，在这些人中间，往往出现一种微妙的感情，它就像月光或阳光一样照亮人们的心田，这就是爱情。爱情使我们如同这些酷似人类的木偶一样，变得神圣了。它在我们的额前显出曙光，并给我们的心灵插上双翅。它告诉我们，这一切并不都是剧中剧，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有神圣的东西，这就是真理。它将与世永存，它是不会因为这出戏的终结而荡然无存的。

【幕落。】

——剧终

女　主　人

(1908)

第 一 幕

一富裕农家的一间客厅。

第 一 场

古贝辛塔，随后进来了拉波拉。

拉波拉 （在二道幕内）古贝辛塔！古贝辛塔！古贝辛塔！你在哪儿？

古贝辛塔 耶稣啊！是拉波拉！快进来，我在收拾房间。快进来，快进来。

拉波拉 （走进客厅）近来好吗？

古贝辛塔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可好呢。你呢，比什么时候都好吧？

拉波拉 可别这么说，我都快烦死了。我得告诉你一桩奇迹。怎么，你没有听说？

古贝辛塔 我看也算不上什么奇迹。

拉波拉　告诉你，我跟我家姑娘闹得很不愉快！

古贝辛塔　你又来了。我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我原本不想跟你说什么，既然你已开了口，我也得说说。因为你不想闭口，我也就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我要对你说的是，你和你家姑娘一样，不知羞耻。

拉波拉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事先该好好考虑考虑。

古贝辛塔　事先该好好地考虑，而且早就应该好好考虑的是你们母女俩。不知你们是怎么认为的，这事难道我们谁也不知道？难道村里的人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

拉波拉　村里会说些什么呢？说我家姑娘倒了霉……她既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倒霉的。她若是结了婚，就谁也不会说什么了……不管怎么说，像她这样的姑娘还多得很，有的比她的门第还高。我们若去看看，那些讲得最多的姑娘正是……

古贝辛塔　爱说别人闲话的人还不就是你们！说到底都要走这一步棋，那又何苦去讲别人呢……你们不是在讲拉豪尔荷、拉恩格拉西娅、拉西塞拉和别的姑娘的事么？

拉波拉　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愿上帝保佑！难道我女儿也让别人有这么多闲话可说么？你一定是听信了那几个女人的胡言乱语。我可了解她们啦，一定是她们去向女主人说三道四了……我正是为此而来的，也打算找你谈谈，让你从我的口中了解事实的全部真相。

古贝辛塔　你还不如待在家里呢！女主人就是不想见到你，也不愿意听你说，也不想见到别的女人……这些不知廉耻的女人！这些倒霉鬼！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还有脸到她这儿来……她可不是个女圣徒，真正的女圣徒看起来倒像个傻

瓜，真像我说的那样。唉，假如你们有羞耻感就好了，假如你们的丈夫有羞耻感就好了。要是他们有，你们没有，也就够了。

拉波拉　古贝辛塔，你说话要当心，刚才的话是你对我说的。

古贝辛塔　我够小心的了，你应该当心点！你假如愿意听我的，就该回乌布利亚去，别来找女主人，你家姑娘更不该来。

拉波拉　好极了！这样一来，在女主人身边的拉豪尔荷便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了。女主人只相信她，不相信我们。她可是个口蜜腹剑的人，欺骗了许多人。

古贝辛塔　不用担心，不论是拉豪尔荷还是你，或者是你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欺骗不了我，也欺骗不了女主人。你们都是一丘之貉……这么说，你家姑娘要出嫁了，嫁给弗朗西斯科，是不是？反正有的是乘龙快婿嘛！主人当证婚人……还要赠送厚礼，是吗？

拉波拉　只不过和别人一样送点彩礼……

古贝辛塔　但愿多米尼卡也表示同意，没有加以反对。她住在父亲家里，像做姑娘时一样，快活得像个王后，有的是人们给她的礼物。

拉波拉　礼物么，她确实是应有尽有，她娘家富有嘛，可主人也不是光着膀子、赤着脚来这儿的……虽说她父亲不愿将女儿嫁给他，她可是爱上他了……他的父母原来想给他娶拉达西娅的。多米尼卡拒绝了许多男人对她的求婚，嫁了个漂亮小伙子。她为能战胜对他如醉如痴的许多情敌而感到骄傲。

古贝辛塔　是啊，是有许多如醉如痴的姑娘！姑娘找对象只讲

对方的外表，活该！……多米尼卡就是这样的人。找个漂亮小伙子有什么用，还不是让别的姑娘去享用。

拉波拉　难道她已不是主人的妻子和他家的女主人了？

古贝辛塔　这有什么用！还不是让人们说三道四……为了谁？就为了这个从任何方面看都不够格给她擦屁股的男人。

拉波拉　对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老是吃石鸡还不吃腻么。世界就是如此，男人就是这个样子。

古贝辛塔　说到男人，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反正他们也不会失去什么。可对女人来说，确实不应该像那些女人那样。

拉波拉　唉！只要有魔鬼勾引我们，我们谁也不能尽善尽美。

古贝辛塔　什么魔鬼！魔鬼就是那些不知羞耻的女人，是她们在勾引男人，这点我看得十分清楚。女人要是不自愿，男人是不会越轨的。

拉波拉　要知道，你做姑娘的时候，主人还不会走路呢……

古贝辛塔　主人还没有成年时，难道就没有男人了？我自小在这个家长大，为这个家干了一辈子活，只有四个人受到人们的羡慕，其中之一是女主人的父亲阿尼塞托大叔。现在即使上了年纪，还很体面。要是他还是个年轻人，就像我认识他时那样，那不知会有多神气呢。当年我们年轻时，男人们都跟着我们姑娘们……可谁会跟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结婚呢……当时我们这几个姑娘感到十分害臊……

拉波拉　只有几个姑娘？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样么？历来如此。

古贝辛塔　别这样说！想当年一个姑娘干了倒霉事，全家的脸上都无光！可现在呢，反倒觉得体面了。上帝没有让我生孩子，倘若生个女孩，真该把她给宰了……

拉波拉　正因为如此你才会这样说，可你从来不缺吃的。

古贝辛塔　我不缺吃又不是偷来的！

拉波拉　我并没有这样说！耶稣啊，你怎么老是对我过不去！

古贝辛塔　我和丈夫靠的是自己的劳动和诚实，还有众所周知的表现，才挣来一口饭吃。我可不像别人那样，家中应有尽有，缺少的只是廉耻两字……你该知道！

拉波拉　我该知道什么！你像我妈妈一样在教训我。

古贝辛塔　倘使我这样做，也是为你好，让你能像上帝让你做的那样行为端正。

第　二　场

除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费里西亚诺和毕拉罗。

费里西亚诺　（在二道幕内）古贝辛塔，古贝辛塔！

古贝辛塔　您有什么吩咐？

拉波拉　怎么？主人也在这儿？

古贝辛塔　当然……你不知道？他在昨天就回来了。

拉波拉　上帝保佑！

费里西亚诺　（在幕内）古贝辛塔！你在干什么，怎么还不来？

古贝辛塔　我这就来，我这就来……（对拉波拉）一会儿你就会了解他，他已经知道你来找女主人了……

拉波拉　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费里西亚诺和毕拉罗入内。）

费里西亚诺 怎么？你还没有收拾好房间？

古贝辛塔 瞧您说的！我自从来到这儿，什么时候偷过懒……您说吧……烧饭，打扫卫生，自从女主人走后，谁也不肯做这样的事。您瞧，这儿的人都是主人，没有仆人了。

毕拉罗 你这不是在说我吗……拉豪尔荷不是也在干活嘛，我们大家都在干嘛……你就喜欢在主人面前说三道四。

费里西亚诺 别说了……（见到拉波拉）拉波拉！

拉波拉 是我，主人，我来了……早安，你好么？太太好么？大家都好么？

费里西亚诺 如果可以让我知道的话，你到这儿有何贵干？乌布利亚出什么事了？

拉波拉 没有出什么事……我听说女主人上牧场来了，身体有点儿不舒服……我是准备来侍候她的。

费里西亚诺 别胡说！你真多事……往后没有人叫你们，你们就别来，懂了吗？

拉波拉 很好……女主人这几天不上那儿去了？

费里西亚诺 不去了，上那儿去对她不合适，尤其是这样的雨季。我自己上那儿去。不过，先得让弗朗西斯科来一下，我有话对他说，可是得让他一人来……明白了吗？

拉波拉 我一定如实告诉他。

费里西亚诺 那你可以走了……吃过午饭了吗？

拉波拉 没有，主人，我出来得很早……

费里西亚诺 （对古贝辛塔）给她面包和腊肠，她就在路上吃吧……再给我们准备点吃的。拉豪尔荷去溪边洗衣服了，我和毕拉罗要去接女主人，她快到这儿了。

古贝辛塔 你想吃点什么？

费里西亚诺 什么都行，吃点现成的……

古贝辛塔 毕拉罗，你可记得给我带点引火柴来？这儿的柴火都很青，烧不着……再说，你都把它们放在露天了。

毕拉罗 我拉不进门里来。

古贝辛塔 （对拉波拉）去吧，问她要点吃的吧。

拉波拉 那我走了。多多保重，祝女主人早点康复，愿上帝保佑您……

费里西亚诺 听着……有人对我说，马丁告发了托莱斯福洛的人……

拉波拉 他们在砍柴，让他抓住了。他们每天都这么干，他们不愿烧树枝，把上好的栎树都拉走了。此外，还打断了我们的一条狗的腿，我们还丢失了马丁遗忘在橡树林里的几件马具。还有，他们不正经，编了几支很难听的小曲，是与您有关的，也与我们有关，我来告诉您……

费里西亚诺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你去告诉马丁，往后事先没有跟我说，不要再去控告托莱斯福洛的人。

拉波拉 这样一来他们的气就更壮了。一定是拉波特洛来跟您说的吧。

毕拉罗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就喜欢不让人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费里西亚诺 你给我闭嘴！

拉波拉 瞧你说了些什么！

古贝辛塔 让我们大家像摩尔人在的时候那样脖子上都套着锁链才好呢。

费里西亚诺 你还不闭嘴！都是饶舌婆！

古贝辛塔 您就愿意别人拿鞭子来抽打你！

费里西亚诺 你们这些女人是该拿鞭子来好好抽打抽打！快走，快走，快去干活儿，你等会儿拉车去。你们这些女人啊，真得好好地抽打抽打……

拉波拉 他生气了！

古贝辛塔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多着呢！我们走吧。（古贝辛塔与拉波拉走出。）

第 三 场

费里西亚诺和毕拉罗。

费里西亚诺 （从烟盒内取出烟丝和卷烟纸）我们抽口烟吧，毕拉罗……

毕拉罗 她这次来大概带来了什么消息吧。

费里西亚诺 什么消息？还不都是些胡言乱语，都是给女主人搬弄是非，好像这儿的是非还不够多似的！

毕拉罗 拉波拉这次是冲着我们来的，可得当心点，我已对拉豪尔荷说了，可不要跟她多嘴。女人们都是一路货，这我已经看清了。两个女人碰在一起便会说个没完没了。

费里西亚诺 正因为这样，男人就永远不该娶老婆！

毕拉罗 这正是我的想法，草草结婚只对女人有好处，男人可不应该因此而失去了自由……不是我发牢骚（愿上帝别惩罚我），别的女人比拉豪尔荷还坏……我们男子汉光棍一条，到哪儿也不愁吃穿。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当年我替别

家当用人时，拿的钱比现在少，但从来也不缺钱花。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也说不清，反正情况就是这样。打从我结婚后，总是紧巴巴的，连一分钱也多不下来……幸好我还不至于挨饿，别的男人可能更糟，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舒服了。情况就是这样……别丢了……（他要过烟荷点上刚才慢吞吞卷起的烟卷。）

费里西亚诺 听着，昨天你去村里时，家里有谁？见到女主人了么？

毕拉罗 见到了。

费里西亚诺 脸色怎么样？

毕拉罗 和平时一样，总是笑嘻嘻的。

费里西亚诺 跟你说话了吗？

毕拉罗 当然罗……和平时一样，向我问了问大伙儿（拉豪尔荷和孩子们）的情况，特别问起了阿多林的情况。这孩子她最喜欢，我不知是不是因为您参加了他的洗礼。

费里西亚诺 阿尼塞托大叔你见到了吗？

毕拉罗 他的脸色不大好看，何塞也是这样。

费里西亚诺 我弟弟也在那儿？那玛丽娅·胡安娜呢？你见到她了吗？

毕拉罗 见到了，主人，两只眼睛好像才哭过似的……有人说，阿尼塞托先生把她带到索蒂约去了。自然，她应该跟着你们，服从这个家。她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女主人。

费里西亚诺 都是她的过错。

毕拉罗 这点我明白。

费里西亚诺 你明白什么？你上村里去了吗？

毕拉罗 没有，主人，我没有去，我上那儿从来不到村里去。

去干什么？难道上那儿去跟人吵架？那儿的人都爱嫉妒。关于玛丽娅·胡安娜的事，人们确实有所议论，连石头也在议论，请您注意这一点。人们说，女主人跟他爸爸上索蒂约去了。我说这不是真的，女主人是上这儿来了，上牧场来了，您在等着她。大伙儿听了都哈哈大笑……谁说得有理，今天便知分晓了。再说，人们只要见到女主人，便可以明白，这都是人们的无稽之谈，大家并不了解她。

费里西亚诺 对，人们并不了解她。可是，人们老是这么在背后议论她，总有一天会使她生气的。

毕拉罗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人们为什么要来管闲事呢。

费里西亚诺 除了玛丽娅·胡安娜，别人没有过错。我对你总是说真的。我的事你总是第一个知道。

毕拉罗 一点也不假。无论是现在还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跟随在您的身边，别的人都不能跟我比。

费里西亚诺 那我要对你说，你也完全可以相信我，对玛丽娅·胡安娜我从来没有怀过某种企图，我一直把她看成是伴随多米尼卡长大的小姑娘……这点大家都清楚。

毕拉罗 是这样。

费里西亚诺 假如情况并非如此，那阿尼塞托大叔为什么在她父母双亡后将她收养在自己家中？她并没有成为我岳父家时一个女佣，甚至和多米尼卡一样成了他的女儿。

毕拉罗 确实这样，这点我们都看得十分清楚。阿尼塞托大叔要是没有别的目的，倒是个行善的大好人了。

费里西亚诺 因此，我一直很尊重她，原因有两个，首先是（你一定也知道）因为对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女人不可能产生那种对突然遇见的女人才会产生的念头。

毕拉罗　一点不假。我父母曾要我娶和我一起长大的表妹，从各方面看也挺合适，可我总是……每次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总是一本正经……

费里西亚诺　再说，我已经对你说了，当我知道她已成了多米尼卡的妹妹，我就连梦里也不会去想她了。

毕拉罗　一点不错。

费里西亚诺　我是多么尊重她，这你已经清楚了吧，可居然是她说我图谋不轨！

毕拉罗　恐怕是她自己产生了这方面的念头。

费里西亚诺　她可爱胡思乱想了。她自以为了不起，与多米尼卡平起平坐，一定要嫁给我弟弟何塞，何塞这个小畜生也丢下了拉达西娅准备和她结婚，我们两家都希望他娶拉达西娅，结果，他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了怨恨……玛丽娅·胡安娜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她为了激怒何塞，又扬言我已经把她弄到这儿来了，这样一来，阿尼塞托大叔也生起气来，说要将她带到家里去。总而言之，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多米尼卡也跟我大吵大闹，说我胡作非为，我弟弟也恨起我来……这样一来，人人都在说三道四。我不愿意听这种胡言乱语，只好躲到这儿来了，我对这一切确实是无辜的。你可以相信我！

毕拉罗　我相信你。

费里西亚诺　可是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她不能和何塞结婚，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她没个完。

毕拉罗　这点你就做得不大对了。假如他们双方自愿，就让他们结婚好了，随他们去吧……

费里西亚诺　问题是……我全对你说了吧，玛丽娅·胡安娜一

直在纠缠我，而我老是躲着她……她嫉妒多米尼卡，想跟她一样成为我家的女主人。眼看达不到这个目的，现在又反过来说我缠着她，这样一来，人们都以为我见女人就喜欢……

毕拉罗　谁叫你如此多情……

费里西亚诺　我并不是经常如此的，毕拉罗。

毕拉罗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虽然一贫如洗，却总有女人来纠缠我，女人也太多情了！

费里西亚诺　对玛丽娅·胡安娜的目的我一清二楚：先与何塞结婚，稳住自己的地位，就像多米尼卡在我家中一样成为家中的女主人，然后再来找我……

毕拉罗　可能是这样。

费里西亚诺　这可不行，我不能让我弟弟上当，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已经看到了……倘若我们兄弟俩之间将来会发生不愉快的事，那还是让它早点发生吧……往后他结了婚，我对此加以默许，而她又秉性不改……那么，到头来不是我弟弟将我杀死，便是我杀了他……假如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我去对他说，你看到了吧，她到底喜欢谁呢？这样做，也可能会促使他杀了她，这样做，也会毁了他，毁了他这个家。

毕拉罗　可能会这样。

费里西亚诺　这事你可对谁也不能说，对拉豪尔荷更不能说。当大伙儿都把矛头对准我的时候，我也得找个人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呀。

毕拉罗　您对我一定非常了解，您的事我知道得不少，但谁也休想从我的嘴里掏去任何秘密。

费里西亚诺 这点我清楚，伙计，正因为这样，我才对你推心置腹……古贝辛塔这女人怎么搞的，为什么午饭还没有准备好，你快去看看……

毕拉罗 您没有听见有人叫门吗？会是谁呢？

费里西亚诺 轻点声！一定是唐娜·胡利塔和她的女儿拉达西娅以及她的姑妈来了……她们来干什么呢？

毕拉罗 她们可能是从颠布洛回来的，我想她们一定是上那儿去朝拜圣徒安东尼奥，回来时绕了一个圈子，到这儿来了。

费里西亚诺 她们叽叽喳喳的，想必什么都知道了。

毕拉罗 可能是这样。

费里西亚诺 我要是能躲开她们就好了！

毕拉罗 您休想！瞧，她们已经进来了。

第 四 场

除了上一场人物外，还有唐娜·胡利塔、唐娜·罗莎、拉达西娅和古贝辛塔。

古贝辛塔 快进来，主人在这儿，您瞧，谁来了。唐娜·胡利塔和拉达西娅还有她姑妈来了。

罗莎 我叫唐娜·罗莎。

费里西亚诺 欢迎，欢迎！

胡利塔 我们来这儿你吃了一惊，是吧？你还不认识我家的小

姑吧。

费里西亚诺 我曾有幸见过她，愿为她效劳。

罗莎 我也感到十分荣幸，愿为您效劳。

胡利塔 这我倒忘了。你不常在村里逗留，而她最近才到我家来……

费里西亚诺 你们请坐吧，喝点什么吗？古贝辛塔，快给这几位太太、小姐拿点吃的来。

古贝辛塔 我已经问过她们了，她们说不想喝。

胡利塔 不啦，谢谢，我们心领了。我们打算在正午敲钟前就回村里去，家里人在等我们，他们会担心的。

古贝辛塔 我走了，午饭我才烧了一半呢。(走出。)

费里西亚诺 这么说，你们打算在十二点以前回去？好啊！我还以为你们打算在这儿住上三四天呢……

胡利塔 耶稣啊，住上三四天！罗莫亚尔多见我们几天不回去，会发疯的。

费里西亚诺 多米尼卡今天要来这儿，可能快到了，我本打算在路上等她……

胡利塔 已有人告诉我们了，因此我们才来这儿，我们还以为她已经在这儿了呢，你们打算在牧场待上一段时间？

费里西亚诺 我早打算来牧场转转了，来看看羊群。这几天多米尼卡身体不太好，上这儿来对她身体可能有好处，你们都是从颠布洛回来吧，去给圣徒进行祈祷了吗？

胡利塔 这你都看到了，两年前我们就许下这个愿了，一直没有还愿，真不好意思。家里事儿也真多，今天忙这，明天忙那，像我们家的情况想干点什么也不容易。再说，跟罗莫亚尔多谈圣人和教堂方面的事像对牛弹琴，我们每次说

要去，他不是说没有车子，就是说没有坐骑。

罗莎 我的哥哥就是这样的人，真令人遗憾，连我也不知道是谁在这方面影响了他。这决不能怪我娘家人，那儿只会给他提供好的榜样。比如，我的一个舅舅是西桂沙教堂的牧师，在讲道台上表现出众，人们都说，倘使他不在风华正茂之际夭亡，很可能会升任主教……眼下我们还有一个堂姐，她是马德里一个教堂的修女……我真不知我哥哥受了什么影响。一定是看那些坏书看坏了。

胡利塔 别这么说，他从来也不看书。

罗莎 可我呢，要不是为了陪伴我的嫂子和侄女，我有什么必要去那儿呢？自从我丈夫干了那件倒霉事以来，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是孤身一人了。他这个人对我来说还不如死了好。在我看来，一个男人丧失了廉耻，就是比死人多口气而已。我说的是真话，我嫂子也在场，她可以作证。谁要是见到了我，说起我的年龄……您说我有多大岁数了？

费里西亚诺 我也说不准，看来岁数不小了……

罗莎 我说了您一定会大吃一惊，我比我嫂子要年轻得多。

胡利塔 （轻声地）你不相信吧？

罗莎 可她没有像我这样遭那么多罪……我是个牺牲品……我把手帕丢到哪儿去了？（对拉达西娅）请把你的手帕给我。（哭泣。）

胡利塔 （对费里西亚诺）让她哭个够吧。她丈夫跟一个女用人弃家出走了，她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月，再也待不下去了……

费里西亚诺 你们去向圣徒安东尼奥祈求些什么呢？

胡利塔 我只求他保佑大家身体健康，别的方面，圣徒愿意保

佑什么，就保佑什么。

罗莎 我这辈子是认命了，凑合着过吧。

费里西亚诺 拉达西娅呢，想保佑你找个好新郎吗？

拉达西娅 这我可没有考虑过，干吗呢？

罗莎 谁去想婚礼方面的事呢！

费里西亚诺 您别这样说，难道她不是快成我的弟媳了吗？

拉达西娅 让你耻笑我吧！你把这件事说出来也好！

胡利塔 别说了。看来上帝不同意我们两家结亲。早先原本是你要跟她结婚的，可是多米尼卡把你的魂勾去了……

费里西亚诺 事情并不是这样，当初是因为我发现我弟弟喜欢上拉达西娅了。

胡利塔 你当时不应该只看到谁爱上了她，而应该看到她爱上了谁。

费里西亚诺 我当初认为她也喜欢他。

拉达西娅 这不是真的。

胡利塔 别说了，不管谁爱谁……你看，现在你弟弟不是又看中玛丽娅·胡安娜了么？你们的父亲没有教育你们怎样才能珍惜你家的门第。我常常对你们说……不是我说你们，无论是你弟弟还是你自己，都难以使女人幸福。

费里西亚诺 您反正都很清楚。

胡利塔 你知道，我是旧卡斯提亚人，你们这一带的人最虚情假意……要是我女儿，决不会像多米尼卡那样让你胡作非为……她能做些什么呢？你与她结婚她可沾了光了。坦率地说，你们的婚姻并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父亲虽有钱有地，但门第呢？他家的老底难道我们不清楚么？她的祖父是我叔叔胡安尼托家的一个可怜巴巴的牧羊人。后来他挣

到了不少钱，但我们都很清楚，钱是怎么来的，还不是靠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

罗莎 听了这些情况我大吃一惊，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小地方也会出这样有伤风化的事……我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我曾在马德里待过六个月，又在托里霍斯待了两年，却没有遇见过这里……太可怕了！就连这儿的牧师也不正经，见到他们的样子，你就不会相信上帝了。

胡利塔 罗莫亚尔多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因为认识这周围的所有神父，这使他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共和派。

罗莎 自从我来到这儿的那天起，我耳中听到的都是些乌七八糟、男盗女娼的事儿。

胡利塔 这方面的事儿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全国各地还不都是一个样儿。常言道，你见到一个村庄，便见到了一个王国，也见到了整个世界。这话很有道理。更为糟糕的是当权的人你争我抢，那些地痞流氓则乘机爬上了不该爬上的岗位。让布鲁诺大叔当上了市政府的法官，这不是一种耻辱吗？我们大家难道不知道他父亲是谁么？他只不过是多罗脱阿大叔家的一个可怜巴巴的杂工……而卡塔里诺大叔竟当上了村长！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不知道，人们都说他的父亲是另一个人，这算他交了好运……掌握司法权的人都是这一路货色！即使这样，他们本人出来掌权还行。但并非如此，掌权的原来都是他们的老婆。现在我们全听女人摆布了，我对罗莫亚尔多说过，叫他别上市政府去多嘴。我打算自己去说，让他们就像每天听自己家女人的话一样听我说……女人在这儿参政，无孔不入，什么事都由她们来决定，这是最难以容忍的。

费里西亚诺 那些女人都和您不一样。

胡利塔 您可以这样说。

罗莎 请您相信，若是我当了权，我将招来许多传教士，让他们来布道传教，这比把他们派到中国或食人肉的非洲那儿去要好。

胡利塔 要是让我当了权，将派来许多国民警卫队员，把这儿的人团团包围起来。刚才我在来的路上就发了一通脾气，她们俩都看到了，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骂我一顿……布鲁诺大叔在罗弗莱达养了那么多牲口，却没有人去揭发他！他们还在出租草场的问题上大捞一把。此外，还在征收消费品税方面捞到好处，新铺的引水管一直铺到了村长大叔家的门口，好让她家的女佣一出门就可以洗衣洗炊具。

拉达西娅 妈呀，你发这么多牢骚有什么用？

胡利塔 我知道发牢骚没有什么用，可你得让我讲，你就跟你父亲一个样，正如我对他说的那样，他娶我当他的妻子，可是交了好运了。我不感兴趣的事儿他也不感兴趣。

弗朗西斯科（走出）女主人快到了……

费里西亚诺 谈起话来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古贝辛塔 （在二道幕内）女主人快来了！

胡利塔 我们一来，您就不能去接她了。我来对她说，这都是我们不好……

费里西亚诺 没有关系，我也只是想出去走走。

胡利塔 那你快走吧，我们都是自己人嘛。

费里西亚诺 那我走了……一会儿她会来向大家问候的，如果你们不想去见她的话。

胡利塔　你走吧，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呢，这些日子出了不少事情……你什么时候开始讲究这一套礼节的？

费里西亚诺　别这么说，谈不上什么礼节。

胡利塔　那你快走吧……

〔费里西亚诺走出去。〕

第　五　场

上一场的人物除费里西亚诺外均在场。

胡利塔　我早就知道像大伙儿说的那样，多米尼卡上索蒂约去跟她父亲在一起是办不到的。别的事可能发生，这件事却不可能发生。

罗莎　我早说了，她只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有身份的太太决不会允许……可像她这一类人能有什么尊严感呢？我们往后走着瞧吧，她会不会以牙还牙……

拉达西娅　这倒不会的，姑妈，多米尼卡是个老实人，女人中间也有老实的。她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喜欢她丈夫。

罗莎　是这样么？要是真的喜欢他，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要是真的相爱……当初你都快嫁给他了，难道还不了解他的为人？

胡利塔　年轻时，他们都是一个样。

罗莎　可他结婚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胡利塔　他还年轻呢，人长得标致，又是本地的首富……看来

到老了才不会干这样的事……

罗莎 再说，你不认为那些看门人的妻子、磨坊主的老婆、菜园的女主人，还有那些没爹没娘的使女，也与他有关系么？

胡利塔 这倒不会吧，她们都已经有了丈夫……

罗莎 他会欺骗她们这些可怜虫……

胡利塔 别说傻话，谁也没有受欺骗……

罗莎 这么说来，比摩尔人在的时候还糟糕！当年这儿既无宗教，又无道德，也无廉耻。

胡利塔 有的是男人和女人。

罗莎 他们就像畜生那样过日子！

胡利塔 可也没有人教他们用另一种方式生活嘛，他们见到了更好的生活方式吗？

罗莎 我刚才不是说了，派传教士来给他们进行说教……

胡利塔 别烦这个神了，他们不会上这儿来的，你没有见到这儿很穷么？这儿附近要是能找到个把矿就好了，在这块干燥贫瘠的土地上是建不起富丽堂皇的修道院的……这儿只能有山村穷牧师。他们来这块土地和我们一样过着穷日子！

罗莎 这倒是真的，你和我哥哥说的是同一种腔调。

胡利塔 我家的罗莫亚尔多说起这儿的事还是很有道理的……可要是谈起天堂上面的事就不能对他表示赞同了。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基督徒。

〔远处听到午时的钟声。

拉达西娅 已经十二点正了，妈妈……村上的钟声这儿也能听到，真太好了！

胡利塔　是风将它吹到这儿来的……孩子，圣母玛利亚，不管到哪儿，我总要进行早祷和晚祷。（她低声地祈祷。多米尼卡在门口出现，见她们在祈祷，也祈祷起来。）为我们死去的人念天主经。

第　六　场

除上一场的女人外，还有多米尼卡。

胡利塔　（看着多米尼卡）多米尼卡，孩子！你好吗？（拥抱她。）

多米尼卡　刚才我见到你们在祈祷，我也祈祷了。

罗莎　您好吗？

多米尼卡　就这个样子，不过，不要紧……拉达西娅，快过来……耶稣啊，你越来越俊了！（吻她。）

拉达西娅　我身上都是灰尘，把你弄脏了。风太大，脸像刀割一样，得把头裹起来。

胡利塔　真没有办法。

多米尼卡　您日子过得怎么样，唐娜·罗莎？

罗莎　您已经看到了，没完没了的不顺心的事。

多米尼卡　谁也少不了烦心的事儿。这么说，你们是从颠布洛来的，去朝拜圣安东尼奥去了？我也很想去，我有很多事要祈求圣徒，不知他能不能保佑我。

胡利塔　首先你得祈求他赐给你一打孩子，你们俩太需要孩子

了……你们有条件养孩子，却没有孩子，可上帝又给那些穷人很多孩子。

多米尼卡 我只要一个就行了，可我先请他给我一个男人。

胡利塔 你说什么？你不是有丈夫了？

多米尼卡 有是有了，但他是个浪荡子。圣安东尼奥能使浪子回头……

胡利塔 那你就快去吧，（对拉达西娅）把圣徒赐过福的这块牌子给多米尼卡吧，还有这条被圣徒摸过的彩带。

拉达西娅 你拿着这块银牌吧。彩带你要什么颜色的，要蓝的？

胡利塔 不，蓝色的象征嫉妒。

多米尼卡 因此我不要蓝色的，我都快被嫉妒折磨死了……我皮肤黑，给我另一种颜色的吧。

拉达西娅 那就给你一条暗红色的吧。

多米尼卡 太感谢了……请将它围在我的脖子上吧，我愿意得到圣徒的庇护，愿上帝报答你！这次去朝圣情况怎样？

胡利塔 很好，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接待，还得到了馈赠。

多米尼卡 对，那儿你们有亲戚。

胡利塔 啊、不，亲戚有什么用，我们都没有来往了。都是一些流氓！还有朋友……你呢，谈谈你的事情吧，你的事那边也知道了，自然，都给夸大了，大家都说你已离家跟父亲过了。

多米尼卡 他们是想我这样做！听我说，倒不是我想美化费里西亚诺，眼下吵嚷得最凶的正是玛丽娅·胡安娜。倘若是他去追求她，正像她试图告诉我的那样，那倒也罢了，我也只好默认了。情况并非如此，满村传得沸沸扬扬的，让

大家以为她像个女圣人一般……而我却认为，任何一个正经的女人决不会让人对自己的私事进行议论。越是不声不响的女人，她的名声越好。

胡利塔　她最后不是决定和你家的小叔子结婚么？

多米尼卡　可能是吧……眼下我父亲将她带走了……他们俩是跟我一起来的。到家后，他们连饭也不在这儿吃一口，打算继续往索蒂约走。（对拉达西娅）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拉达西娅　没有什么……你别以为我对这件事看得很重，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何塞。

罗莎　更不应该考虑与他结婚了……见到别人夫妻间的那种关系，结什么婚！

胡利塔　上帝能赐福，就结婚，我早说过了，最丑的人也能找到配偶。眼下在这儿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

多米尼卡　我认为拉达西娅对别的男人已不存什么希望了。你只喜欢一个男人……你喜欢费里西亚诺，是不是？

拉达西娅　你说的什么呀？

多米尼卡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死了，让他清静。

拉达西娅　别这么说！……你这样做只会让别的女人感到高兴，我却不……

多米尼卡　我知道，你喜欢我，因此，你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由于他不喜欢她们，她们便到处散布流言，说她们瞧不起他。

拉达西娅　我过去是喜欢他的，为什么要说谎呢？

多米尼卡　他到哪儿，哪儿的女人就喜欢他……这儿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你瞧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胡利塔 别说了，我知道你的脾气……别的女人和你丈夫相好，你觉得高兴。

多米尼卡 我跟您说实在的，每当我想到他见女人就喜欢，我就感到绝望，这不知有多少次了……可现在我却认为，情况并非这样，原来是她们喜欢他，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女人们都喜欢他，而他却喜欢我，这不反使我感到骄傲么？

胡利塔 你这么看问题……

罗莎 这么说，我确实对您有些不理解了。我当初猜测我丈夫已不再愿意履行对妻子的义务，便下决心与他诉诸法律，各奔东西了。

多米尼卡 那时您大概已经不喜欢他了吧，您已习惯过没有他的生活了。

罗莎 我当时像一个妻子那样爱他，当然，我将妻子的尊严放在首位。

多米尼卡 像您这样门第的人是应该这样……你们有自己的尊严嘛……我父亲和娘家的其他人也主张我不应该容忍他这样做……有几次我也对他说，我不能再容忍他了，我要跟父亲走了，我要离开他，与他一刀两断，但他只是笑笑。你们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愿上帝保佑你！你若是和你父亲走，我就和另一个女人走。”还说他本来就想照他说的那样做！你们看，这样做到底是谁倒霉！太太，我出嫁时，原本想与他白头偕老的……说实在的，若嫁给一个酒鬼或者流氓，或者是嫁给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男人，情况可能会更糟……反正倒霉事多得很，有时人们也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胡利塔　看样子，你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第　七　场

除上一场的女人外，还有费里西亚诺。

费里西亚诺　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什么事？

费里西亚诺　你父亲和玛丽娅·胡安娜要走了，他们不想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了。

多米尼卡　随他们的便吧，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去送他们。因为你们在这儿，玛丽娅·胡安娜不想进来，她害臊。

胡利塔　还是我们走吧。

多米尼卡　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你们就走？

胡利塔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待很久了，12 点钟家里人在等着我们。若不回去，罗莫亚尔多会生气的。

罗莎　他可会骂骂咧咧呢！

多米尼卡　那你们就走吧。

胡利塔　愿你和上帝同在……

多米尼卡　祝你们平安……唐娜·罗莎。

罗莎　祝您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费里西亚诺　愿你们和上帝同在……我来送她们上马车吧。

胡利塔　别麻烦了……

多米尼卡　我也去。（众人下。）

第 八 场

玛丽娅·胡安娜，阿尼塞托大叔和何塞。

阿尼塞托 他们都出去了，这儿没有人看见你……我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等到与他们告别吧。莫非你就打算这样一辈子哭哭啼啼的？

何塞 我也不知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已经全都跟阿尼塞托大叔说了，在圣洛克节我们结婚，阿尼塞托大叔也跟我们说了他的打算。

阿尼塞托 这她已经知道了，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这么多眼泪。

玛丽娅·胡安娜 我哭的原因不为别的，只因为多米尼卡对我不公平。我没有对她丈夫表示亲热，她不但没有表示感激，反而生我的气。

何塞 是这样，多米尼卡好像见到女人们对她丈夫越亲热，就越是高兴。

阿尼塞托 我也是这样看的，说她也是白搭。等到哪一天家里变得一无所有，土地荒废了，落到别人手中了，她反而感到高兴……牲口也没有了，谁也不给他们交租了，要钱的人则陆续不断，人人都认为有这个权利来要钱，这样一来，这个家就变成卖破烂的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有关我这方面的事情，由我来办理。至于多米尼卡的事，她根

本不听我的话，她从来也没有听过我的话，她已经被这个男人迷住了，就像我对她说的那样……嘿，这只吵吵闹闹的大公鸡！他就是像我说的那样是只吵吵闹闹的大公鸡，是大家的耻辱，他连人们普遍应该加以尊重的东西都没有尊重……（对何塞）你别那么傻，你母亲留给你们的产业你也应该占有一份。

何塞　我正在这样做。

玛丽娅·胡安娜　这样一来，你们兄弟俩又得吵架了。

阿尼塞托　他只要求占有他自己的一份产业。

第　九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多米尼卡和费里西亚诺。

多米尼卡　怎么？你们都打算走了？

阿尼塞托　是的，我们想早点赶回去，现在白天短了，路又不好走。

多米尼卡　那你们就走吧。

费里西亚诺　让毕拉罗随你们一起走吧。

阿尼塞托　不必了。

多米尼卡　（对玛丽娅·胡安娜）你别这样嘛。

玛丽娅·胡安娜　（哭泣着）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要我怎么样呢！我也很想像你一样高高兴兴的啊！

多米尼卡 你以为我心里不难过？你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可我不走是为这件事难过，也为将来的许多事情难过。好了，别说了，祝你交好运！替我照看好父亲，我不说什么了。（她们哭泣着互相拥抱。）

阿尼塞托 我们快走吧！别说了！天不早了……祝大家吉星高照。

何塞 再见。

玛丽娅·胡安娜 再见。（玛丽娅、多米尼卡和阿尼塞托大叔走出。）

费里西亚诺 你不跟他们一起走？

何塞 不，我这会儿就回村里去。听我说，我本不想跟你说什么，可是……

费里西亚诺 我已经知道你想说些什么了，你想将我们共有的产业分开，想将十字路口的草料场、河边的那些牧场和乌布里亚的草地一分为二，是这个意思吧？别担心，会这样做的。

何塞 那得早点办。

费里西亚诺 明天就办，明天一大早你在村里等我，这样可以吗？

何塞 行。

费里西亚诺 那就明天见吧。

何塞 明天见。（走出。）

第 十 场

费里西亚诺和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何塞刚才说了些什么?

费里西亚诺 没什么……（停了一会儿）我想你一定会认为，这一切都是玛丽娅·胡安娜挑起的……可你父亲也站在他们那一边，他现在很喜欢玛丽娅·胡安娜。现在你总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了吧。

多米尼卡 这点我早相信了。我太傻了，心想他总是我的生父，不应该与他们一样……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一个样，你们总喜欢随心所欲地对待女人，到处是私生子，兄弟间互不相认，甚至互相仇视残杀。这一切都是违背上帝意志的，都是因为男人们没有良心。男人们要是都这样，那还是让上帝不给我生儿子好!

费里西亚诺 你何必为这事烦心呢。如果不想生孩子，你干吗为弥撒捐款，为教堂添油呢?

多米尼卡 听我说，我若是想过要孩子，那也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让家中的儿女们能拴住你，不让你去撒野……

费里西亚诺 家中的儿女们! 我好像已经有好几个儿女了!

多米尼卡 住口，你既然已经与别的女人养了儿子，就不要背弃他们。

费里西亚诺 看你头脑中想的什么呀……

多米尼卡　好吧，让我来数数你已经有多少儿女了，一、二、三、四，我数都数不过来了。

费里西亚诺　别数了。你想听音乐吗？

多米尼卡　你别给我装聋作哑了。

费里西亚诺　你瞧，拉豪尔荷带着几个孩子来了，他们一定是来看你是不是给他们带了什么……

多米尼卡　来得正好，他们一来，你就可以改变话题了。

费里西亚诺　瞧你说的！

多米尼卡　我说的不是真的？若是我有足够的勇气……

费里西亚诺　你打算怎么对付我？……

多米尼卡　你给我走开，给我走开，我连看也不想看到你！（费里西亚诺走出。）

第十一场

拉豪尔荷和两个女孩、三个男孩，还有多米尼卡，随后又进来了古贝辛塔。

古贝辛塔　快进去吧，别难为情，看来你们有些不好意思进去吧！

拉豪尔荷　（在二道幕内）这些孩子把人烦死了！你别这样说了。

多米尼卡　他们不想进来见我？

古贝辛塔　别这样说！你瞧，我给你们带来了扁桃。（他们走进）

多米尼卡　古贝辛塔，褡裢里有一顶帽子，拿来给我。

拉豪尔荷　您近来好吗？

多米尼卡　很好。你们呢，在这儿都好吗？

拉豪尔荷　您都看到了。看起来您的气色很好，可有人说，您前些日子身体不太好。对我来说，您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对大孩子）你快说，祝您交好运，女主人太太，愿为您效劳……说完这个，你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多米尼卡　孩子们都很好吧？

拉豪尔荷　感谢上帝！这几个男孩不是我的。

多米尼卡　这我知道……他们是拉西塞拉的孩子。

拉豪尔荷　这个小女孩是拉恩克拉西娅的，他们都想来……

古贝辛塔　（走进）这是扁桃……每人一块面包……你们吻过女主人了吗？

多米尼卡　不用啦，这么脏的脸和手别靠近我……

古贝辛塔　你这个拉豪尔荷，看他们成什么样子了？怎么让他们这副样子来这儿呢？

拉豪尔荷　谁能对付得了他们！我整整一个上午都跟着他们，给他们洗脸、梳头，真够受……

多米尼卡　把东西拿走，你们不配吃这些东西。我真不知道是哪一个上帝让你们生下这样的孩子！你们要是不洗干净脸和双手，就没有扁桃吃……古贝辛塔，你负责洗干净拉西塞拉的几个孩子，你瞧这个孩子……看了叫人恶心……像个大花脸！瞧这个，你自己说说，你这张脸像谁……

古贝辛塔　别瞧他们了……

多米尼卡　瞧这张脸……到哪儿我都能认出来……快给他们梳

洗梳洗。

古贝辛塔 你们这就到井边去。

多米尼卡 别吓唬他们。

拉豪尔荷 你别麻烦了，我来给他们洗吧。

多米尼卡 把这个女孩留下吧，她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的，这个样子我喜欢……拉恩克拉西娅向来爱干净……给我一把梳子，古贝辛塔，再给我几条彩带，可能放在这个抽屉里，我打算给她梳几个发髻……一会儿她就会变得十分漂亮……你们呢，不洗干净别到我这儿来……这过错不在你们身上……没有人照料你们嘛！

拉豪尔荷 也不能这么说，这些孩子也实在太讨人厌了。快过来，你们这些该死的，把人烦死了。快走吧……（拉豪尔荷跟孩子们走出。响了一下枪声。）

多米尼卡 啊，吓了我一跳。

古贝辛塔 是主人开的枪，他在驱赶鸽子。

多米尼卡 找不到人玩，竟跟鸽子耍起来了……（探身到窗外）费里西亚诺！费里西亚诺！

费里西亚诺 什么事？

多米尼卡 别赶鸽子了。你没有看到母鸽正在孵小鸽吗，你一赶，雏鸽不就给踩死了……

费里西亚诺 我打算弄几只雏鸽来让母鸽哺育。

多米尼卡 母鸽认识自己的雏鸽，不是自己的雏鸽，它们就会啄死它。

费里西亚诺 那好，我不赶它们了。我玩我的。

多米尼卡 你玩吧，你去玩你的吧……（坐下来给女孩梳理头发。）

古贝辛塔　费里西亚诺认为，所有的鸽子都和他养的那些“母鸽”一样，只要在一个鸽笼里长大，便不分彼此了。

多米尼卡　孩子，快过来，安静点，我来给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长得真傻，瞧你这双眼睛，多水灵！像谁的呢？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看的眼睛了。（热烈地吻她。）

【幕落。】

第 二 幕

村中某一家的餐室里。

第 一 场

古贝辛塔和阿尼塞托大叔。

古贝辛塔 快进来吧，里面有火炉，挺暖和。主人一会儿就下来，他这会儿有空。今天我们在烤面包，您什么时候来这儿的？

阿尼塞托 昨天晚上。

古贝辛塔 您就在何塞和玛丽娅·胡安娜家中过的夜？

阿尼塞托 嗯。

古贝辛塔 您也真多事！自己女儿的家不住……村里的人会怎么说呢？

阿尼塞托 大伙儿都已经知道，她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

古贝辛塔 那他就更不是您的女婿了，可何塞和玛丽娅·胡安

娜不也常来这儿么？兄弟总是兄弟嘛，应该这样。阿尼塞托大叔，您也不要太一本正经了，您可不能对费里西亚诺落井下石啊。

阿尼塞托　我自己也并不想这样做，我可不是爱吵吵闹闹的人。我年轻时喜欢这样，但即使这样做，也从不伤害他人。眼下我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

古贝辛塔　可这并不能表明您现在没有制造事端。我不这样说，您又想我说些什么呢？

阿尼塞托　我又做什么不好的事了？

古贝辛塔　这大伙儿不是没有看到，您正在挖主人家的产业，将它交给何塞他们，这样做就不太好了。玛丽娅·胡安娜已经如您希望的那样成了您的女儿了。尽管别人处于您这样的地位不会这样做，这种做法倒也无可指责，但您不能不考虑到，多米尼卡总归是您的女儿，不管怎么说，她总归是您夫妇俩亲生的。尽管您可以这样那样地对待她，但不能剥夺她作为女主人的地位。当然，多米尼卡让费里西亚诺为所欲为，这确实不好，但您这样做也不太好，阿尼塞托大叔。您这样做，大伙儿都会说您，请相信我的话……

阿尼塞托　可我已对所有愿意听我说的人说了，我并不想伤害什么人，我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想把一切都弄得有条有理。在外面散布流言的正是这个费里西亚诺，他巴不得我早点死去。

古贝辛塔　这您就想错了。费里西亚诺本来是会听您的话的，可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没有这样做，现在也没有这样做。他的错误是没有很好地考虑您的意见。

阿尼塞托　谁想跟他谈谈，叫他别胡作非为，他就吹胡子，瞪

眼睛，这怎么能行呢？当时他像何塞娶玛丽娅·胡安娜那样娶了她，她的衣着打扮像个女主人吗？再看看他的家，装饰得多么豪华，这一带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了。

古贝辛塔 可您也知道，多米尼卡从来不喜欢打扮，也不想摆女主人的架子，这不是她丈夫不想给她买衣服首饰……恰恰相反，他没有哪一次从马德里、托雷多或塔维拉回来不给她带礼物。可她总是说，不要给她买东西，箱子都装满了，不知该放到哪儿去了。

阿尼塞托 与此相反，别的女人都用他的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古贝辛塔 多米尼卡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有什么办法呢？倘使有人来对她说，费里西亚诺待他的那些情人像王后一样，让她们吃好穿好，要是遇到别的女人，便会气得暴跳如雷，而她却反而觉得高兴。见到这样的情况，我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糊涂……

阿尼塞托 可她今天很奇怪，怎么没有去参加弗朗西斯科和拉波拉姑娘的婚礼呢？

古贝辛塔 您听我说，她不去并不是因为她不好意思去……

阿尼塞托 这婚礼已是马后炮了！大伙儿都说，他们生的婴儿在教堂内嗷嗷啼哭！新娘只好将他搂在怀里，让他别哭……

古贝辛塔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新郎发了高烧，婚礼才推迟的。

阿尼塞托 费里西亚诺一定去参加了。

古贝辛塔 你想让教父也缺席！……我丈夫也去了，连我也不知道，他可得听我的。主人说到底总还是主人，他要干什么，我管不着，但我们这些吃这家饭的人，可得为女主人

着想，决不能做使她生气的事儿。

阿尼塞托 你丈夫么，只要哪儿热闹，就会上哪儿去。

古贝辛塔 这点我最清楚了。他是有婚礼必到，结果到哪儿就在哪儿让人笑话……

第 二 场

除了上一场人物外，还有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早安，父亲。

阿尼塞托 愿上帝保佑你平安。

多米尼卡 最近好吧？

阿尼塞托 马马虎虎……

多米尼卡 我早已知道你昨夜来这儿了，但你可以肯定，假如你不上这儿来，我决不会到那儿去看你。

古贝辛塔 您听到了吧？我已经对您说了，有这个家在这儿，您不该在那儿过夜。

多米尼卡 那儿更舒服更豪华嘛！

阿尼塞托 这可能是我的习惯吧。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多米尼卡 别人可没有这样的习惯呢……

古贝辛塔 您要什么？

多米尼卡 把那只针线盒给我拿来，刚才我把它放在外面的一只大木箱上了。

古贝辛塔 我已经给您拿回来了，给，再见。（走出。）

阿尼塞托 最近你在干些什么？

多米尼卡 你不都看到了！

阿尼塞托 你这是给孩子做的衣服……

多米尼卡 穷人总是有的……冬天已经来了……你觉得玛丽娅·胡安娜的事怎么样？

阿尼塞托 你要我说些什么呢？我原本是想你能和她一样，你更有条件过上她过的日子嘛。你已经见到她的家了吧，她把家安排得这么好，把丈夫也管教得这么彬彬有礼，她把从书上学到的东西全都用上了……她一向喜欢读书，可不像你，把读书当成是一件奇迹似的……我本来想让你好好地受点教育，你很小时我就把你送到塔拉维拉最好的小学去上学。可我们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才上七八天学就和全班所有的女孩子都打了架，还把你祖父教给你的粗话全都对老师说了。你祖父那么做是为了取乐嘛。

多米尼卡 你们本来就想让我去玩玩的。我现在比那些爱嫉妒的女人总要好一点吧。

阿尼塞托 她们是谁？

多米尼卡 所有像母狼一样追逐着我丈夫的女人。

阿尼塞托 到底是谁？你愿告诉我么？都是些可怜虫，为了不饿死，宁可不要廉耻！……他当然为此而感到自豪！

多米尼卡 别这样说，父亲，别这样说！你总是想贬低费里西亚诺，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体面的女人跟着他转……拉达西娅，就是罗莫亚尔多家的女孩便是其中的一个。她是这儿最富有、最娇气的女孩子……可是由于费里西亚诺不喜欢她，她便立志不嫁，还发了疯一样地想跟他。这点我看得很清楚，她那一双眼睛恨不得把

他吞下去……还有堂罗森多的女儿，她的情况你很清楚，她的丈夫不得不把她带到别的村上去，她也很体面，模样儿也长得很俊俏。还有，有一天我们上公爵府去，庄园的管家从马德里回来，当时也正好和他的太太在那儿。她的模样好神气啊！你要是亲眼见见就好了，在马德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你想想，一位公爵府总管的太太嘛……可你相信不相信，她一见了费里西亚诺，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既没有看一边的丈夫，也没有看我一眼……可我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标致、穿戴得这么整齐的太太，戴着耳环和戒指……我可以肯定，下次费里西亚诺去马德里，她一定会去找他……我希望你能见见她，那样你就会说，这些女人都是些可怜虫、倒霉鬼……为了不失去丈夫，不应该让男人出门远行，这样，可以让妻子管住他们……

阿尼塞托　可没有一个女人能一辈子管住自己的丈夫。

多米尼卡　你可以这样认为，而我却不，我甚至这样想，到了上帝派人来叫我们的时候，我将祈求上帝让我先去。这就是说，即使由上帝决定的死亡也难以将他从我的手中夺走，由父母生的女人就更不可能这样做了。

阿尼塞托　我们干吗要为这件事争吵呢？我们不谈这个吧，我此来为的是另一件事。

多米尼卡　只是与我有关么？

阿尼塞托　也与费里西亚诺有关，与你们俩有关。我知道，他已去参加婚礼了。

多米尼卡　对，一会儿他们会上这儿来喝酒的。

阿尼塞托　这么说，今天就什么事也谈不成了？

多米尼卡　你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嘛。你不打算在村上待几天？

阿尼塞托 我只打算待到下午。

多米尼卡 那就请你说吧，父亲。

阿尼塞托 事情是这样：何塞想跟你们谈谈……

多米尼卡 是关于他们的事？他们自己没有嘴吗？你看到了吧，我就看不惯他们这样的做法，我们不是天天见面吗？他们想干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希望费里西亚诺把乌布里亚的那一部分产业卖给他们，不就是这件事吗？

阿尼塞托 就为这件事，因为另一部分已属于何塞，而费里西亚诺又不会经营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再说，对他来说，这也没有什么用……

多米尼卡 他多次对我说过，给多少钱也不卖，对他们更不卖。

阿尼塞托 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有意闹矛盾吗？其实乌布里亚这块土地除了让那些小泼皮捞到好处外，又有什么用？捞到好处的人有西塞拉的男人，还有那个今天与拉波拉举行婚礼的弗朗西斯科，还有磨坊的那几个人……都是一群无赖！

多米尼卡 对我说也没有用，这是费里西亚诺的意思……

阿尼塞托 你要是不糊涂，就不该允许他这样干。他给别人帮了忙，怎么不愿意给弟弟帮忙？你会说，是玛丽娅·胡安娜对他表示亲近，其实，她是非常瞧不起他的。

多米尼卡 瞧不起他？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恰恰相反，她觉得他很合适。让她在嫁给他和与他断交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她是不会犹豫的。何塞要是见到她这样，就不会喜欢她了。

阿尼塞托 你敢说玛丽娅·胡安娜喜欢费里西亚诺？这正是他

喜欢你做的。

多米尼卡 而她却喜欢我说费里西亚诺喜欢她。

阿尼塞托 她无时无刻不在嘲弄他，而他却傲慢地认为没有男人能与他匹敌。

多米尼卡 那她又自以为怎样呢？成天身穿丝绸衬衫，脖子上围着汗巾，脚登皮靴，踩得石子地咚咚地响。她干吗要这样打扮，难道光为她的丈夫么？

阿尼塞托 你以为她是为你的丈夫？你错了，要不是因为她对你有感情，她连你家也不会来，更不会和费里西亚诺交谈。

多米尼卡 这是她跟你说的吧……可费里西亚诺今天却把她看成是他弟弟的妻子……

阿尼塞托 你胡说！你的愿望是他不这样做……可你该明白，若是费里西亚诺胡作非为，让何塞知道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已经看到有这个苗头了，你得当心点儿……

多米尼卡 该当心的是她。她不要这样趾高气扬嘛，什么人也瞧不起，忘乎所以……

阿尼塞托 忘乎所以的是你……假如她喜欢过费里西亚诺，而且现在仍喜欢他，那你得感谢感谢她了。

多米尼卡 拉达西娅知道，别的女人喜欢我丈夫，我并不生气。

阿尼塞托 看得出你并不生气。

多米尼卡 她为了表明自己的诚实，没有必要说她并不喜欢他，而是他喜欢她……情况正好相反……拉达西娅便是这样，我喜欢她，把她看成自己的妹妹，这点她也知道。可玛丽娜·胡安娜却要超出其他女人……这不行，对我摆出

傲慢的样子可不行，我也有我的自尊心。

阿尼塞托 你有自尊心，这我明白，但看你表现在哪一方面。

第 三 场

除了上一场人物外，还有古贝辛塔，后来又进来费里西亚诺、弗朗西斯科、毕拉罗和贝瓦大叔。

古贝辛塔 参加婚礼的人都和主人一起上这儿来了。

多米尼卡 别让他们进门，会把东西给踩脏的，给他们点酒喝，再给点薄饼吃。

古贝辛塔 新娘好像没有上这儿来，她可能有点儿不好意思。

多米尼卡 别瞎说！

费里西亚诺 （在二道幕内）多米尼卡！多米尼卡！（进入室内）我们都来了。（毕拉罗、弗朗西斯科和贝瓦大叔，还有若干青年男女在门口出现。）你们就在门口唱歌、跳舞，我让他们拿酒给你们喝。

众人 教父万岁！万岁！

一人 多米尼卡太太万岁！

众人 万岁！

费里西亚诺 阿尼塞托大叔，怎么，您也在这儿？

阿尼塞托 我来了，我知道你当了教父了。

费里西亚诺 有什么办法呢！抽支烟吧，是高级烟。

阿尼塞托 你也花了不少钱吧。

费里西亚诺 多米尼卡，这是新郎。

多米尼卡 我已认识了，认识好多年了。

弗朗西斯科 祝你们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多米尼卡 眼下你的脸色还是不太好……

弗朗西斯科 去年我老是发烧，现在好一些了。

古贝辛塔 （对贝瓦大叔）你也去参加婚礼了？你不知道这儿多么需要你？

费里西亚诺 是我叫他去的。

毕拉罗 他可不能缺啊，都快把我们给笑死了！瞧他在教堂里干了些什么！他每次参加婚礼都是这样，让大家笑个没完。

古贝辛塔 你还喝了不少酒吧？

贝瓦 你们看到了，我喝了没有？你们可以出来作证。你们喝得和我一样多。

毕拉罗 他喝得和大家一样，古贝辛塔大婶。

贝瓦 说实在的，她最爱和我开玩笑了，因为她知道，我既不会欺侮别人，也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打女人，就像卡塔里诺大叔那样……恰恰相反……是吧，古贝辛塔？

古贝辛塔 你给我闭嘴！

贝瓦 你们这些女人啊，总爱把别人的短处张扬开去。我这个酒鬼的绰号不是别人，正是她给取的。

阿尼塞托 是因为大家都叫你贝瓦[①] 大叔的缘故吧。

贝瓦 可人们知道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吗？本来人们是这样叫我的祖父的，最早是用这个名字叫我曾祖父的。那时并

① 贝瓦的西班牙语原意为“请喝酒”。

不是因为他喝得多，恰恰相反，他是个正经人……是个爱……爱……

费里西亚诺 爱国者！

贝瓦 对……

古贝辛塔 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贝瓦 外面来的人有的还不知道这个故事，还以为叫我贝瓦大叔是因为我爱喝酒……其实并非如此，先生。那还是法国人入侵西班牙的时候呢，法国人也来到了这儿。他们一来，就找到了我曾祖父，他当时是村长。他们让他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否则，就要他的命。他只好给他们吃的喝的，有什么办法呢？换上别人也会这样干的。法国人酒足饭饱后，便命令我曾祖父站到桌子上，要他跟他们同声齐呼："法国万岁！法国人万岁！法国国王万岁！"若不叫喊，便要他的命。法国人喊"万岁"时，我曾祖父便喊"喝吧"①。于是，他们喊一声"万岁"，他便喊一声"喝吧"。由于法国人不懂他的话，还以为他在喊"万岁"呢，就没有杀害他。曾祖父终于达到了目的。之后，人们便叫他贝瓦大叔了。后来，这个名称一代代沿袭下来，终于大家也叫我这个名字了，我认为这没有什么贬义。

毕拉罗 这都是真的，我也听我祖父讲起过。

贝瓦 我还能说谎吗？大伙儿也都是这么说的。因此，每当像今天这样的喜庆日子来临，大伙儿都叫"新郎新娘万岁！""教父万岁！""女主人万岁！"时，我就回想起我的曾祖父，说："喝吧，喝吧！"于是，便大口地喝了起来。

① "万岁"和"喝吧"在西班牙语里是谐音词。

费里西亚诺 说得好……舞会开始了，你们快去拿酒来。我们走吧，阿尼塞托大叔，您也去吧。

阿尼塞托 我要回家去了，过一阵子我还会来的，想找你谈谈，虽说我已跟多米尼卡谈过好一会儿了。

费里西亚诺 那您就别走吧，我们谈谈吧，你把那瓶优质甜葡萄酒给我拿来。

多米尼卡 让古贝辛塔给你拿薄饼来吧。

贝瓦 女主人万岁！

多米尼卡 谢谢，大叔。（他们俩走出。）

古贝辛塔 瞧你那模样，参加婚礼不害臊么？

贝瓦 可新郎的衣服比我的还糟呢，他仍然那么高兴，不是吗，弗朗西斯科？

弗朗西斯科 你说些什么呀，贝瓦大叔！

毕拉罗 胡言乱语！

贝瓦 你当年结婚时，我也说这些话……今天是该向我们大家念《福音书》的日子。

〔众人下，只留下费里西亚诺和阿尼塞托大叔。〕

第 四 场

费里西亚诺和阿尼塞托大叔，然后进来了古贝辛塔。

费里西亚诺 快坐下，一会儿会给我们送来一瓶上好的葡萄

酒，您可从来也不愿跟我在一起干什么事……您上何塞家去过夜的事我就不说了，别的事我也不谈，因为我不喜欢我们吵嘴。但有一点我要说，您没有像我爱您那样喜爱我。

阿尼塞托 还不至于如此吧。

费里西亚诺 不，您从来也没有喜欢过我。我可没有亏待过您。我亏待过您么？

阿尼塞托 没有。

古贝辛塔 （走进来）甜葡萄酒和薄饼拿来了。

费里西亚诺 都放在这儿吧，给他们送酒去了吗？

古贝辛塔 送去了，主人，他们正跳得十分来劲呢。

费里西亚诺 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喝个够吧。

古贝辛塔 让他们喝醉了，好让您等一会儿跟他们吵嘴！

费里西亚诺 把这瓶酒放在这儿。

古贝辛塔 您也想喝醉吗？

费里西亚诺 你还有个完么？

古贝辛塔 您喝吧，可您不能喝得太多，阿尼塞托大叔。您知道，凡来这儿的外乡人都要一醉方休。

阿尼塞托 你不用担心。（古贝辛塔下。）

费里西亚诺 这酒怎么样？

阿尼塞托 是好酒。

费里西亚诺 那我明天派人给您送半阿罗瓦[①] 去，让您看看我是不是喜欢您。再吃一块薄饼吧，然后再干上一杯。这杯子小，没什么。

① 重量单位，约合 25 磅。

阿尼塞托　别劝酒了，这甜葡萄酒劲相当大。

费里西亚诺　喝醉了也没关系，上床休息就是了。既然我这么喜欢您，您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阿尼塞托　别说了。

费里西亚诺　别生气啊。

阿尼塞托　你不要再喝了。

费里西亚诺　没有什么，您也喝吧，吃点薄饼，这样就不会喝醉了。还要吃点别的什么吗？

阿尼塞托　不啦，我刚吃过中饭。

费里西亚诺　我猜想您一定已经吃过了，见到您很高兴，假如您不生我的气的话……

阿尼塞托　有件事跟你谈谈，就是关于何塞想买你乌布里亚那块地的事儿，这对你们兄弟俩都有好处，要不，我也不来跟你谈了。

费里西亚诺　您和多米尼卡说了吗？

阿尼塞托　我已经跟她说了。

费里西亚诺　她怎么说？

阿尼塞托　她说你说了算，又说你已经说过不卖，对他们更不卖。

费里西亚诺　都是妇人之见！她们都是一个见识……这你也知道。

阿尼塞托　别斟酒了。

费里西亚诺　她们都是一般见识！

阿尼塞托　可我们男人不能被她们牵着鼻子走……这么说来，你同意了？

费里西亚诺　同意。不过，我知道多米尼卡会不高兴，而我不想使她不愉快，家里千万不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我这方面决不会引起不愉快……您自己跟多米尼卡谈谈吧，您是她

的父亲嘛，当然您也是我的父亲……我可不是坏人，“外公”！这是我的看法。这个家可没有那么多的孩子叫您外公……

阿尼塞托 外面却有不少……

费里西亚诺 那也不是真的，都是外面的流言蜚语，请您不要轻信！您得花点力气把多米尼卡说服就行了，我这方面您用不着多说，乌布里亚的那块地可以卖给他们，他们要多少卖多少，一直到您满意为止。您这会儿看到了，我决不拒绝您对我的任何要求。

第 五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唐娜·胡利塔、唐娜·罗莎和拉达西娅。

胡利塔 下午好。

费里西亚诺 啊，原来是你们！下午好。

阿尼塞托 近来好吗？您丈夫好吗？

胡利塔 就那个样子，总是东痛西痛的。

多米尼卡 你们都吃点薄饼，喝点葡萄酒吧，这是给你们吃的。快坐下，您坐在这儿，唐娜·罗莎；您在这儿，拉达西娅；您坐在这儿，唐娜·胡利塔。

费里西亚诺 喝一杯吧。

多米尼卡 等一下，再拿几只杯子来。

罗莎　啊，白酒我可不能喝，不行！

多米尼卡　是甜酒……

胡利塔　这薄饼脆得很，是你自己做的吗？

多米尼卡　是我做的，再吃一张吧。

胡利塔　我们家里做不了这么薄。

费里西亚诺　（对唐娜·罗莎）您再来一杯吧。

胡利塔　不行，她不常喝，喝醉了会哭。

罗莎　倒挺甜！

胡利塔　我们刚从玛丽娅·胡安娜家里来，她说一会儿她也来这儿，眼下正在打扮……

多米尼卡　她来这儿可得好好打扮打扮！

胡利塔　今天她又穿了一件新衬衫，我数了数，她有六件衬衫，都是丝绸的，今天穿的是淡黄色的。

拉达西娅　我不喜欢这件衬衫，那件橘黄色的最精致。

阿尼塞托　你们要是没有事让我办的话，那……

多米尼卡　您要走了，父亲？

胡利塔　上我家去玩玩吧，罗莫亚尔多很想见见您，他会把发生的事告诉您，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阿尼塞托　到处都有新鲜事儿。

胡利塔　可你们那儿总不会有像畜生一样的村长和不要脸的法官吧，还有他们那几个不要脸的老婆，这是些什么人啊！

阿尼塞托　我要是有空，会去的……这么说，我可以跟何塞说了，你这方面是同意的？

费里西亚诺　我是……同意的。

多米尼卡　什么事你同意，是乌布里亚的土地吧？你瞧，你喝醉了，就让人牵着鼻子跑。不行，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你

告诉何塞，不行，这可不行！这是费里西亚诺说的。

费里西亚诺　您看到她的态度了吧？

阿尼塞托　那我怎么去跟他说呢？是你说不同意还是她说不同意？

多米尼卡　你，你，是你说的！

费里西亚诺　那好，您去对他说，是她叫我说这是我说的。

阿尼塞托　你这个人好没有主心骨！

多米尼卡　要是你没有把他灌醉，把他的话套出来的话……

阿尼塞托　你说我拿话套他？

多米尼卡　你的眼中就只有玛丽娅·胡安娜！

阿尼塞托　随你去说吧，我要走了，不想听你说了。（走出。）

多米尼卡　你敢答应他们？让他们讥笑你好了。

费里西亚诺　别那么着急嘛。你说不行，就不行嘛。我不希望为这点小事不高兴，这不就完了么。

胡利塔　这都是家里烦心的事！

罗莎　这是什么世道！

胡利塔　可你们俩千万不要不愉快。

费里西亚诺　我们不会不愉快的。

罗莎　啊，上帝啊！

拉达西娅　您怎么啦，姑妈？

罗莎　我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呢？我忆起不愉快的事儿来了。

多米尼卡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哎，我们去看他们跳舞吧，拉达西娅，你也去跳吧。

拉达西娅　我从来不跳舞。

多米尼卡　今天你可得跟费里西亚诺跳一会儿。

拉达西娅　别开玩笑了！

罗莎　啊哟，啊哟！

拉达西娅　姑妈，您怎么了？

多米尼卡　您不舒服了？

费里西亚诺　您回想起什么来了，这么不高兴？

胡利塔　别理会她，她喝醉了，老是这样。

费里西亚诺　那我们跳舞去吧，扶她到床上去。

多米尼卡　让她呼吸点新鲜空气，跳舞去吧，唐娜·罗莎。

罗莎　啊哟，我要死了！我喘不过气来了！全身不舒服……

拉达西娅　您靠着我。（唐娜·罗莎使劲抓住了费里西亚诺。）

费里西亚诺　别抓住我。

拉达西娅　您怎么搞的，抓住我嘛，姑妈！

多米尼卡　吸点新鲜空气就好了……走吧，唐娜·罗莎。

罗莎　啊，上帝啊！你们会说些什么呢？

费里西亚诺　我们什么也不会说的，谁也会有个三长两短嘛……

拉达西娅　走吧，姑妈。（众人扶着唐娜·罗莎走出，只留下费里西亚诺。）

第　六　场

费里西亚诺，随后进来古贝辛塔，然后又进来拉达西娅。

古贝辛塔　您让唐娜·罗莎吃了什么？

费里西亚诺　她喝醉了。

古贝辛塔　她像孩子一样哭得十分伤心。

费里西亚诺 她回想起了她的丈夫。

古贝辛塔 我来给她熬点椴树花汤吧。女主人说她把椴树花放在这儿，我没有找到，放在哪儿了？

拉达西娅 （走进来）古贝辛塔！

古贝辛塔 什么事？

拉达西娅 别找了，不在那儿……

古贝辛塔 我早就说不在……

拉达西娅 给，快去熬点汤，我一会儿拿个杯子和糖罐去。

费里西亚诺 她好了吗？

拉达西娅 没有，我们已经让她躺下了。

费里西亚诺 是神经太紧张了，女人没有丈夫是不行的。

拉达西娅 可能是……

费里西亚诺 你不紧张么？

拉达西娅 放开我。

费里西亚诺 今天你真漂亮！

拉达西娅 费里西亚诺，别这样，否则我要叫喊了！费里西亚诺，我可不想叫喊！

费里西亚诺 别发傻！

拉达西娅 放开我，畜生！放开我，费里西亚诺！（多米尼卡进入）你看到了吧？

多米尼卡 我看到了，得了，我看到是他先动手，不过你也是自愿的。

拉达西娅 你现在该相信了，是他先动手，是他，是他！你说，是他先动手！

费里西亚诺 你可能已经看到了……

多米尼卡 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哭？

拉达西娅　因为你说我答应他这么干……你光听他的，不听我的……

多米尼卡　别哭了，别让你妈妈看到你哭了，那样事情就变样了。

拉达西娅　是这样，我太难为情了，是我不注意……

多米尼卡　算了，算了，我来教训他，你不要这副样子去见你妈妈！（拉达西娅哭着走出。）

第　七　场

多米尼卡和费里西亚诺。

多米尼卡　瞧你刚才干的好事！

费里西亚诺　我只是跟她开开玩笑，谁知她那么害臊！

多米尼卡　开开玩笑！找她这个可怜虫开玩笑，她可还没有忘了你呢。你成天饮酒，连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了。

费里西亚诺　我平常比较严肃，偶然高兴高兴，你就以为我喝多了。

多米尼卡　你还严肃？对我……你这个轻浮鬼，我掐死你！

费里西亚诺　放开，你会把我掐伤的！

多米尼卡　是得好好惩罚你一下。

费里西亚诺　快放开！

多米尼卡　听着，我想问你一件事……

费里西亚诺　什么事？

多米尼卡　当你还是拉达西娅的对象时的事，我不问你，你自

已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否则，我要生气了。

费里西亚诺 说是恋爱，实际上只有八天时间。我跟她谈恋爱时，我早已决定非你不娶了，情况就是这样……

多米尼卡 情况就是这样！可那时有那么多女人跟着你，而我却在村子里待着，与父亲在一起……大伙儿都来对我说，你今天跟这个谈，明天跟那个谈，每天换个新的，而我却一声不吭，心里想，我怎么办呢？若是我们有缘分，他会来找我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嘛。你果然来了，你过去是我的，现在仍然是我的。（拥抱他。）

费里西亚诺 快放开！有人来了！

多米尼卡 让他们来吧，你跟别的女人搂着时，我可是不经常来的。

第 八 场

除了上一场人物外，还有玛丽娅·胡安娜。

玛丽娅·胡安娜 这样太好了。

多米尼卡 你好。怎么，是你？

玛丽娅·胡安娜 别因为我来，你们就不亲热了。

多米尼卡 当然不会！

费里西亚诺 放开，傻瓜！

多米尼卡 啊，他害羞了。你一个人来的？

玛丽娅·胡安娜 不，跟何塞一起来的……他跟参加婚礼的人

待在一起。这么说，你们在举行舞会？

多米尼卡 因为费里西亚诺当了教父。

玛丽娅·胡安娜 这我已经知道了，可教母不去参加婚礼，太叫人不能理解了。

多米尼卡 并没有人对我说让我当教母。

玛丽娅·胡安娜 我知道……

费里西亚诺 你今天打扮得多雅啊！

玛丽娅·胡安娜 是吗？

多米尼卡 这是为了让人们对你引起注意吧。

玛丽娅·胡安娜 是为了让我丈夫不去注意别的女人。他的愿望是不要我打扮，若要花钱，就把钱花在装饰房子上。

费里西亚诺 你说何塞也来了，那我去找他。

玛丽娅·胡安娜 刚才我们的谈话使你不高兴了吧？

费里西亚诺 你们谈些什么我都没听到……我找何塞有事。

多米尼卡 有事？不都谈好了吗？看你怎么去跟他谈……

费里西亚诺 你放心吧。（走出。）

第 九 场

多米尼卡和玛丽娅·胡安娜。

玛丽娅·胡安娜 你父亲已经对我们说了，是你不同意。咱们自己人好商量，若是对别人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块地你们反正也没有用。

多米尼卡　正因为这样……那些靠那块土地为生的人，若是他们被赶走就得挨饿……还是让他们在那儿，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吧。

玛丽娅·胡安娜　看来要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只有一个办法。

多米尼卡　什么办法？

玛丽娅·胡安娜　你自己很清楚。女人们都跟你丈夫有瓜葛，现在看来，这是值得骄傲的事。你是想“众人皆浊我独清”吧。那么，你并不是唯一清白的女人，别的女人也知道怎样蔑视他，既然不能像你那样成为他的妻子，她们可不想成为这儿的几个女人那样……

多米尼卡　我听懂了……你说她们不想像这儿的几个女人这样……不，她们想这样，想和我一样成为这家的女主人！可是谁也办不到！他可以跟她们玩，他可以跟她们胡闹，但他的妻子只有一个！是我，是我！只有我一个！

玛丽娅·胡安娜　问题是没有一个女人想把他从你那儿夺走！

多米尼卡　谁会这样做？

玛丽娅·胡安娜　我本来想这样做的，实话对你说吧。

多米尼卡　可就是他不喜欢你！

玛丽娅·胡安娜　跟喜欢别的女人一样，他也喜欢我。我对你说得更详细点吧，我也非常喜欢他。

多米尼卡　好啊，你终于说出来了，你早就该这样了！

玛丽娅·胡安娜　我是在你还没有跟他恋爱时喜欢他的，那时只有我一个人爱他。当时我见到他那样胡闹，心里比你还难受，人也消瘦下去了……可我不想像别的女人那样，只求一日之欢……我只是为了你，才不打算达到我曾经想达到的目的。原因是我们俩自小一块儿长大，我是吃你家的

饭长大的……也因为大伙儿都说，我们就像一对亲姐妹，当时你父亲为我所做的一切，本来就应该使我们成为亲姐妹……可你不明白我那时心里多难受，我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你嫁到这儿来以后，我又跟你来到这儿，因为我不想与你分开……那时节，我心目中的男人只有他一个！开始时，因为我年纪还小，他没有把我当成年女子看待，在你面前与我打打闹闹。你可能不会相信，他只要看上我一眼，我就会从头到脚都发起抖来。但有一天，他用另一种方式瞧着我，想必他把我看成是成年女人了，和我谈话的方式也变了。那天我哭了好久！我本想离开你家，我想上别的地方去当用人，上别的村庄去，走得越远越好……可你父亲会怎样说呢？你会怎样说呢？那时，何塞也在追求我，他对我说，他想和我结婚，他要与你父亲谈这件事：若是你父亲同意……当时大伙儿也在说，我们就要结婚了……我感到这倒是挽救自己的办法，因为我在你家多待一天，便多倒霉一天。为了能早日离开这个家，我就跟大伙儿说，费里西亚诺迫害我，让大伙儿来保护我。正像我对你说过的那样，我以为费里西亚诺若是有一天属于我了，那他将永远是我的。我可不能像你那样爱他。我的看法是，要是让男人三心两意地爱我，倒不如不让他爱我……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的经历，这也就是我与他的弟弟何塞结婚的原因……现在他应该尊重这一既成事实，不会再想我了。尽管我还在想着他……这一切你都知道了，我已老着脸皮都对你说了……你现在可以感到骄傲了吧。我确实爱过他，可不像那些女人那样爱他，我也为他伤过心，比你还伤心……你曾经为那些在他的眼

中地位比你低得多的女人吃过醋，而我却吃过你的醋。而你是他的妻子，是我的姐姐……你们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哭了起来。）

多米尼卡 妹妹，别哭了！你要是早点跟我推心置腹地说说心里话该有多好！

玛丽娅·胡安娜 倘若我不是见到你越来越恨我，我是永远也不会跟你说这些话的……你原来对我是怎么看的呢？

多米尼卡 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大伙儿都嫉妒我，我总以为你喜欢他，因此听见你说不喜欢他便很生气。我想这不是真的，别的女人见他对自己表示好感时都难以拒绝，你能例外么？何况你曾爱过他。现在我才明白你是好人，是诚实的人，我才明白应该把你看成自己的妹妹，我们永远是亲姐妹。

何塞 （在二道幕内）玛丽娅·胡安娜！

多米尼卡 别让他们看见我们哭过。

玛丽娅·胡安娜 瞧你的脸，还能瞒过他们！

多米尼卡 那你先走吧。

第 十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费里西亚诺、何塞，后来又进来毕拉罗。

何塞 玛丽娅·胡安娜！

多米尼卡　你好吗？怎么不打个招呼？

何塞　怎么会不打呢，我看你气色好多了。我们走吧……

多米尼卡　走得这么急？

何塞　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事……你听到了吗？

费里西亚诺　因为我把听到的情况跟她说了，她有些不高兴，这有什么办法呢！

何塞　还是我不好，总不上这儿来。是我和我妻子……不管怎么说……不过，我也是为了不让别人说，是我引起这个家庭的不和……

多米尼卡　你刚才说什么？费里西亚诺又跟你说了些什么？我父亲跟你说了什么？你把这些跟我说清楚。至于乌布里亚那块土地么，现在已经是你们的了，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费里西亚诺　你说什么来着？

多米尼卡　玛丽娅·胡安娜和我已经谈过这件事了。

何塞　你们好像为此哭过。

费里西亚诺　你们哭过？你们谈了些什么？

多米尼卡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我们谈话的结果是，明天你们就办理土地出售的手续，办完应办的手续就行了，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

费里西亚诺　我说男人永远不应该受女人操纵……

何塞　我说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样使多米尼卡改变想法的……

费里西亚诺　你别朝我看，我还是原来的想法。

多米尼卡　你问用什么方法吗？我们其实不都是兄弟姐妹么？倘使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切嘛。

何塞 是不应该……可你也不要变卦……那你到底怎么说？

费里西亚诺 我说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去乌布里亚，我们跟那儿的人谈谈，随后估一下庄稼的产量，然后你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塞 这一切大概得花三四天时间。

多米尼卡 我和她也去。

费里西亚诺 女人就别去了。

玛丽娅·胡安娜 自从结婚后，我们是第一次分开。

多米尼卡 乌布里亚近得很，若是何塞不愿和你分开，可以早出晚归嘛。

何塞 弄得快一点，三天时间就够了。费里西亚诺也打算早出晚归吗？

多米尼卡 我无所谓，要是他找别的女人去呢？

费里西亚诺 找哪个女人去？

何塞 也许你自己知道……（毕拉罗进来。）

毕拉罗 主人！参加婚礼的人要走了。

费里西亚诺 我这就去……大伙儿都跟我来……

多米尼卡 不知唐娜·罗莎现在怎么样了？我也去看看。拉达西娅不好意思再在我跟前露面了。

玛丽娅·胡安娜 她怎么了？

多米尼卡 一会儿我再告诉你……

费里西亚诺 大家去送送他们吧，走吧。（费里西亚诺、何塞与毕拉罗走出。）

玛丽娅·胡安娜 何塞有点吃醋了……我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他以为是费里西亚诺说服了你，让你同意出售乌布里亚这块土地的。何塞认为费里西亚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我，

现在我已经孤立了……

多米尼卡 可他要是知道了你刚才说的情况呢？你瞧，事情就是这样，他产生了猜疑，产生了对你的不信任，而我却感到从来没有这样踏实过。

玛丽娅·胡安娜 你当然是踏实了，往后我可得守口如瓶了。如果何塞知道我和他哥哥的事，哪怕是一点点……我真不愿去想它！

多米尼卡 男人们只会杀人，倘若他们的女人侮辱了他们的话。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看得起我们女人，他们是看重他们自己。要不是为了爱情，我们女人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每次侮辱我，我也可以将他杀死！

人声 （在二道幕内）新郎新娘万岁！教父万岁！女主人万岁！

多米尼卡 你听……这场婚礼，就在我们家举行。有什么办法呢？（她把她正在做的短大衣给她看。）你瞧我做的这件衣服……（走出，人们继续在呼叫。）

【幕落。】

第三幕

在村上某一家的厨房内。

第一场

贝瓦大叔，随后拉波拉进来。

拉波拉　（在二道幕内）圣母啊！

贝瓦　啊！怎么？是你？

拉波拉　女主人和古贝辛塔呢？

贝瓦　在做弥撒。我在这儿修理炉灶，是什么风把你吹到了这儿？

拉波拉　你自己看吧，我们这些穷人还有什么盼头啊。

贝瓦　怎么啦，新主人将你们辞退了？

拉波拉　辞退我们？那倒还不至于，可也差不离。他们不直接叫我们走，而是设法让我们自己提出走，我正为这件事来的，请女主人不要抛弃我们。我们跟主人已经讲过了，结

果如何，你也可以想见，再说，他这时正在玩乐……上帝保佑，我也不知道女主人会怎样……

贝瓦　那你就快找她谈谈吧，已经有好几个女人来找过她了，她的答复也是千篇一律的……

拉波拉　那些女人都和我一样，为这个家出过力！

贝瓦　主人还在乌布里亚吗？

拉波拉　我也说不准，我没有从那儿来，我已经有两天不在那儿了。

贝瓦　那你在哪儿？

拉波拉　我丈夫也……

贝瓦　你答话怎么也像故事里说的那样："请借我一把锄头……""我也给您。"真是答非所问。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拉波拉　你说说吧。

贝瓦　有一天，一个女人坐在火炉边，旁边坐着村上的一位牧师。这时，丈夫正在想别的事，突然听到他妻子对牧师说："我也给您。""牧师先生刚才问你什么？你怎么回答他说：'我也给您？'""他要我借给他一把锄头。"丈夫听后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说'借给我一把锄头'，你却回答说'我也给您'，真是答非所问……"你就是这样。

拉波拉　去你的，下流坯！对谁都要讨便宜！我是说我和丈夫已经有两天没去那儿了，因而对那儿的事一无所知……

贝瓦　发生什么事了？

拉波拉　听说主人有好几夜没有在那儿过夜。

贝瓦　也没有在这儿过夜。

拉波拉　毕拉罗知道，他一直在他身边。

贝瓦　怪不得他说要在那儿待上四天，一天分牲口，一天……一天只干一件事。

拉波拉　我还得找女主人谈谈呢！

贝瓦　当然啰，你走了两西班牙里路，怎么不谈谈呢！古贝辛塔来了。

第　二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古贝辛塔。

拉波拉　早上好。

古贝辛塔　托上帝的福。你怎么来这儿了？

拉波拉　想找女主人谈谈，怎么，她没有跟你一起来？

古贝辛塔　没有，我们离开教堂后，她就上罗莫亚尔多家去了，一会儿就会来的。你干了些什么？看你修的什么炉灶！把引火柴放到这儿来！你这个人什么事也办不了。

贝瓦　我不明白这炉灶有什么毛病。是火不旺？

古贝辛塔　火很旺。我只是让你待在这儿，免得你星期天大清早就去干那玩意儿。

贝瓦　你说什么呀……别理她。她说星期天干那玩意儿是指小伙子们要我教他们弹吉他。小伙子们弹起吉他邀请姑娘们上广场跳舞。这就是我每星期天犯的罪孽。

古贝辛塔　是罪孽！……你到哪儿，哪儿就是叮叮当当的。

贝瓦　我要走了，他们在等我呢。

古贝辛塔　你跟小伙子们说些什么？说给我听听。算了，算了，快走吧，看到你就心烦！你拿这根木棍去干什么？

贝瓦　这个么？这是指挥棒，是用来发号施令的，可神气呢，就像雷伊斯大叔那样，每天拿着一根文明棍，嘴里不断地说着："棍不离身……"

古贝辛塔　他就拿这根文明棍打死了他妻子。

拉波拉　你可不会这样干吧？

古贝辛塔　他敢！对这根文明棍我给他定了十戒……

贝瓦　这十戒我早已听腻了。这么说……再见吧。

拉波拉　祝你走运。

古贝辛塔　永远别回来了！

贝瓦　我要是不回来，看你去不去找我。

古贝辛塔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是说看你怎样回来……

贝瓦　（唱）

就是你见我跌倒了，
那不过是在打虎跳。
就是你见我跌跟头，
那不过是在翻筋斗。（走出。）

古贝辛塔　唉，你瞧他这个人！

第　三　场

古贝辛塔和拉波拉。

拉波拉　日子过得怎么样？

古贝辛塔 不怎么样！还不是混口饭吃。你找女主人干什么？她这几天不太高兴，情绪不好。

拉波拉 是不是因为她打算将乌布里亚的土地卖掉这件事引起的？

古贝辛塔 不是，这本是她同意的，而且她又跟玛丽娅·胡安娜重归于好了。天哪，女主人现在跟她好得不得了！比她与何塞结婚前还要好。

拉波拉 主人和他的弟弟看起来也相当融洽。

古贝辛塔 你怎么离开他们到这儿来了？

拉波拉 我丈夫和我已有两天没上乌布里亚去了。听说他们为牲口的事待在那儿，在商量是不是全部让给何塞。不过，我从没见到他俩这么融洽过。问题是他们对我们不好，要将我们辞退，我正为此事来这儿，我想女主人一定会考虑我们的请求。你认为怎样？

古贝辛塔 谁知道呢！

第 四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拉豪尔荷和她的两个孩子。

拉豪尔荷 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

古贝辛塔 愿大家平安。啊，拉豪尔荷来了！

拉波拉 拉豪尔荷！

拉豪尔荷　拉波拉也在这儿！（对孩子）干吗老是拉着我，会把你们吃了吗？坐在这儿别动。

古贝辛塔　让他们在这儿吧……等一会儿，我拿块面包给他们，快到院子里去玩吧，别去赶母鸡和小鸡，会把它们踩死的。

拉豪尔荷　这些该死的小东西让你永远不得安宁。（孩子们走出。）女主人呢？

古贝辛塔　你也要找女主人谈谈？你们的事儿真多！

拉豪尔荷　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事而来。

拉波拉　你消息真灵，我可对谁也没有说过。

拉豪尔荷　从你的模样就可以看出来。

拉波拉　你可能有点儿想当然吧，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倒知道。

拉豪尔荷　我来是为了不让任何女人用甜言蜜语欺骗女主人！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你是想把我们挤到牧场去，你们好占据我们的位置。乌布里亚的新主人会把你们赶出来的。

拉波拉　主人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会对你们怎样呢？

拉豪尔荷　他知道，但对你们却并不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

拉波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拉豪尔荷　你自己知道。

拉波拉　你是说我们是小偷？谁说的？

古贝辛塔　别吵了，牧人吵架，偷羊贼得利……

拉波拉　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们，谁也拿不出证据来，就像能证明你们那样。

拉豪尔荷 能证明我们？我们可不像你家里人那样，你家有人服过苦役吧。

拉波拉 要是法纪严明的话，你父亲本来应该去服苦役。他犯了罪，却又制造假证据把罪过推给了他人。

拉豪尔荷 快给我住嘴，要是不想……（向她扑过去。）

拉波拉 你敢打我，那我们来较量较量……

古贝辛塔 你们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听我的劝告！

〔拉波拉和拉豪尔荷同时说：

拉波拉 放开我，我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否则她不知老娘是什么人。

拉豪尔荷 别把她拉开，我得好好揍她一顿！

第 五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你们在干什么？

〔拉波拉和拉豪尔荷抢着答话。

古贝辛塔 你们还不快闭嘴！真是无法无天了！

多米尼卡 随她们打去！看她们打到什么时候……今天总能打好吧。

拉波拉 我好端端的，是她……

拉豪尔荷 我也没有说什么，是她……

多米尼卡 等主人回来再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看他怎么处置你们。你们这些牧场的人和乌布里亚的人，还有别的女工，请你们都走，我可受够了！

古贝辛塔 你能说到做到么？

拉波拉 这可好了，圣母玛利亚！那我们可怎么办呀？我们一家七口人，全靠这个家啊。

拉豪尔荷 太太，求求您啦！要是这么办，娃娃们得遭罪了。

多米尼卡 哭也没有用，狡辩也没有用，完了。你们原来是怎么想的？以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变化么？你们太小看我了，快给我滚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了。

拉豪尔荷 孩子们，快上这儿来，孩子们，快上这儿来。

多米尼卡 别把孩子叫来，我不想见到他们，谁的孩子我也不想见到，你们都给我走，从这门口出去，再也别进来，给我马上走！

古贝辛塔 你们快走吧！

拉豪尔荷 啊呀，妈呀！我从来没见过女主人这样，连想也没有想过。

拉波拉 都是你们惹得她讨厌。

拉豪尔荷 你说谁？还不是那么几个女人！

多米尼卡 我已经说过，我不想见到你们！

古贝辛塔 走吧，走吧，我也有点吃惊了，这事有点儿蹊跷。

（拉波拉和拉豪尔荷走出。）

第 六 场

多米尼卡和古贝辛塔。

多米尼卡 别这么瞧着我……否则，我会让你和她们一样，明天，这些人都得从这个家里滚出去，要是费里西亚诺站在你们一边的话……不过，他不会这样做的，我也得让大家知道我的厉害……今后，这儿要变样了。

古贝辛塔 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什么事？你现在也可以给我出去！

古贝辛塔 瞧你的模样，好像完全变了样！

多米尼卡 我还是我多米尼卡，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也得像个女主人的样子嘛，否则，我们将会怎么样呢？这些人会毁了我们！

古贝辛塔 多米尼卡，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一定遇到什么从未遇到过的事了，多米尼卡！做完弥撒后，你又走近那幅怀中抱着圣婴耶稣的圣母像，念了玫瑰经。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加以注意，可现在……你作这次祈祷必有缘故，多米尼卡。你到底怎么啦？是不是……耶稣啊，我的上帝！你是不是有喜了？

多米尼卡 是这样，古贝辛塔，是这样！这是上帝和圣母安排的，我现在用不着羡慕世界上的任何女人了。我是最幸福的女人！

古贝辛塔 我的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我的孩子！我也一

直在祈祷……可我太笨了，竟事先没有看出来，你还没有对费里西亚诺说过？

多米尼卡 我本想对他说的，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想不说，让他感觉出来……通过他的心灵，就像我在自己的肚子里感觉到的那样！我真不能相信他这个时候竟不在这儿，而又没有天使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只须想一想他知道这个消息后该会多高兴！

古贝辛塔 我马上去找我丈夫，让他快去乌布里亚，把费里西亚诺找回来。这时不把消息告诉他，他会不高兴的。

多米尼卡 我敢肯定，他今天会来这儿的，就好像有人对我说了，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地回来，一定会从这扇门进来，问我："我的儿子呢？我们的儿子，多米尼卡，我们的儿子……"仿佛像太阳一样美丽的婴儿已抱在他的怀里了，这孩子一定会非常漂亮的。眼下我好像觉得他正瞪着最最漂亮的眼睛在我肚子里跳舞呢。

古贝辛塔 啊，太高兴了，太叫人高兴了！即使人们说我发疯了，我也会在小伙子们的吉他伴奏下，在广场上一个人跳起舞来。

多米尼卡 我和你一起跳！

古贝辛塔 你？胡说八道！你去跳舞！往后你可得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好好地保养身体……耶稣啊，我的上帝！你怎么能这样呢，可不能像穷女人那样一直干到临产前的最后一刻。她们生的是将来干活的穷孩子，当然无所谓，可你这个孩子生下来为的是接受众人的礼物……否则……

多米尼卡 别往下说了。

古贝辛塔 你说得对，想起这个家的全部产业竟没有一个亲生

骨肉来加以继承，是很令人难过的。万事自有天定，上帝会作出安排的……

多米尼卡 现在我可得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家中的产业了，你会看到的，你会看到的！过去我太傻了，但这一切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现在我得亲自管理账目，过去这个家大手大脚，奢侈浪费我都不在乎，谁也不管这个家！可往后连你在内，古贝辛塔，不能再给我乱花钱了……

古贝辛塔 你说我也乱花钱？上帝啊，我可从来也不乱花钱！

多米尼卡 算了，我们别吵架了，这个月我们吃了许多油……

第 七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唐娜·胡利塔和唐娜·罗莎。

胡利塔 （在二道幕内）这家的人呢？可以进来吗？

多米尼卡 唐娜·胡利塔，唐娜·罗莎！

罗莎 早上好！

多米尼卡 从这儿进来吧，快进来。

胡利塔 不进来了，我们有事，不想坐了。有人告诉我们，你们到我家去了……

多米尼卡 是做了弥撒后顺便去看看你们的，做弥撒时没有见到你们，我就说糟了，唐娜·胡利塔是从不缺席的。

胡利塔 我们都挺好的……我是说日子过得还可以，尽管不愉

快的事常有发生。

罗莎 这是什么世道！无穷无尽的苦难！倘若你不知道今世仅仅是通向来世的过渡，那日子更难过了！

多米尼卡 耶稣啊，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

胡利塔 首先是孩子他姑妈……这算不上是什么不愉快的事，是我们感到有些遗憾……我是说这也算不上什么坏事……她又与她丈夫复婚了。

多米尼卡 本来就应该这样嘛……不这样怎么行呢！

罗莎 有什么办法呢？一些头面人物都写信来对我施加影响……我已经是第四次原谅他了……若是他有一天跌入深渊，我可不愿意让别人说我不想拉他一把……可我实在是受够教训了。

多米尼卡 令人遗憾的是你们没有孩子，有了孩子就好办了……

罗莎 我原来有两个孩子，两个小宝贝！可都夭折了，一个才五个月，另一个七个月……

多米尼卡 这太可惜了，耶稣啊，我的上帝！这太不公道了，这么小就死了。娃娃实在太难照料了。

罗莎 是这样，太太，太难照料了。

多米尼卡 一个才五个月，另一个才七个月，活着该有多好，上帝啊！这么早就死去，倒不如没有。

胡利塔 养孩子可不容易，把他们拉扯大……然后呢，正像俗话说的："孩儿养大，事儿倍加。"我们家里叫人最烦恼的就是拉达西娅的事儿。

多米尼卡 拉达西娅？她怎么了？

胡利塔 她说要去当修女，你说烦心不烦心。

罗莎 这可能是上天对她的示意，这很难从她的头脑中消除掉了。

胡利塔 你不知道她爸爸的态度，一说到这件事，他说的话实在太难听了！

罗莎 我这个哥哥啊，有时真会发邪。

多米尼卡 那最后怎么说呢？这么个俊俏的姑娘！

胡利塔 最近她爸爸突然决定带她去马德里。

多米尼卡 这个办法不错，带她去散散心嘛。

胡利塔 之后，他又想让我们在托里霍斯待一段时间，那儿有我们几个亲戚，罗莫亚尔多想把她许配给……可是这儿我们认识的人又有谁敢娶她呢？

多米尼卡 那你们就在那儿给她找个好小伙子，家境不宽裕倒在其次，别把钱看得太重，你们有的是钱嘛。

罗莎 她从来没有在修道院里待过，她请她爸爸，也请我们带她去。

多米尼卡 要去就让她自己去吧。

胡利塔 正因为这样，你没有在教堂里见到我……罗莫亚尔多把我们母女俩锁在家里，一直锁到今天。

罗莎 这使我想起了法国革命时玛丽娜·安托尼塔的处境，我可不希望在西班牙也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几乎看到我哥哥像罗伯斯庇尔一样赤膊上阵，把我们送上了断头台……

胡利塔 费里西亚诺呢？他在哪儿？

多米尼卡 他在乌布里亚，今天我们等他回来。

胡利塔 我还以为他已经同他弟弟回来了呢。

多米尼卡 与何塞回来，这么说，何塞已经回来了？

胡利塔 回来了，刚才我们在广场上遇见了他。

罗莎　是的，太太，他还向我们问好呢。

多米尼卡　你听到了吗？何塞一个人回来了，这是什么意思？

古贝辛塔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费里西亚诺可能是留在那儿打猎了。

多米尼卡　嘿，打猎？我现在打算立即去乌布里亚。

古贝辛塔　干吗那么急？

胡利塔　刚才我们真不应该多嘴，不过，我们觉得这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嘛。

多米尼卡　不行，这可不行。好一个费里西亚诺！他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

胡利塔　他不会出事的，孩子。

罗莎　您还是那么好心肠……我走时，会来向您告别的，我还得过几天再走，我丈夫正在收拾房间……我们这是第四次装饰房子了，您想这得花多少钱！

多米尼卡　当然啦！你们好像这是第四次结婚吧。

（唐娜·罗莎与唐娜·胡利塔走出。）

第　八　场

多米尼卡和古贝辛塔。

多米尼卡　你明白了吗？何塞回来了，而他一个人留在那儿！我却一直在这儿等他！我这就上玛丽娜·胡安娜家去，看看费里西亚诺留在那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次要是有什么瓜葛，我饶不了他们，对她我得让她接受教训，对他呢

……我怎么处理他呢？我原本是兴致勃勃地等着让他回来高兴高兴的，可他……这次我得好好地惩罚他一下……将来他的儿子也只能爱他的妈妈……

古贝辛塔 别这样说，父亲总是父亲……

多米尼卡 我儿子会非常喜欢我的，他将会了解我的全部经历和他父亲给我引起的痛苦。

古贝辛塔 你难道打算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孩子么？

多米尼卡 你瞧，他还没有回来，你瞧，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古贝辛塔 可是以往他那么多天不在家里，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无所谓？

多米尼卡 过去是过去，过去的事怎么和现在一样呢？从现在起他要给孩子做出坏榜样了。

古贝辛塔 你能肯定一定是儿子？

多米尼卡 难道我会想生个女儿，让她与她妈妈一样受罪?! 儿子，一定要生儿子！让他给我报仇，不放过任何一个坏女人！这孩子将来还会给我生孙子呢，我一定会喜欢他们的。他们可不像那些野杂种，我才不喜欢见他们呢。因为他们在抢夺本应属于我儿子的东西，我决不会饶恕他们！

第 九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贝瓦大叔。

贝瓦 古贝辛塔！古贝辛塔！女主人！

古贝辛塔　什么事来得这么急？

贝瓦　出事了，全村都知道了。

多米尼卡　什么事？是不好的事吧，快告诉我！

古贝辛塔　有什么坏事？一定是他的那些小伙子的事。

多米尼卡　不会的，不会的，快告诉我！

贝瓦　是这样……毕拉罗从牧场到这儿来找医生。

多米尼卡　唉，圣母啊！费里西亚诺怎么会在那儿呢，他不在乌布里亚么？

贝瓦　不，他昨晚骑马外出了……来村子里。

多米尼卡　何塞已经回来了，可他还没有回来，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干吗他们要请医生？你知道么？

贝瓦　毕拉罗说主人受了伤。

多米尼卡　受了伤？谁把他打伤的？怎么不把他打死?！谁干的？快告诉我，是谁干的？

贝瓦　我一无所知……毕拉罗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只说他受了伤。我一无所知。

多米尼卡　你快去备马，我们这就走，我立即上那儿去。走吧，古贝辛塔，跟我去！唉，他们都快把他杀死了，可谁也没有告诉我！

古贝辛塔　别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大概是吵了一架，动起手来……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你应该把事情了解得清楚一点儿，免得这样冒冒失失地前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吃一惊。你也不用着急，不会出什么事的，一定是虚惊一场……

多米尼卡　不，我不吃惊……我只是想了解……可我想了解什么呢？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事情一定像我设想的那样！

何塞已经回来了，而玛丽娅·胡安娜没有上教堂去。事情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他来找她，让何塞知道了，便打了起来……这件事的过错还该由我来承担！我是个坏妻子，是我将她推入了他的怀抱！她喜欢他，她对我说了，可我呢，还是让他们接近，我好像不了解她似的。她假装对我说真话，以此来欺骗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

古贝辛塔　你在说些什么？你疯了么？

多米尼卡　你在那儿干什么？我们快去，我们快去。不行我就一个人去，爬也得爬到那儿。可是去之前我想见见何塞和玛丽娅·胡安娜，我想了解一下……走吧，古贝辛塔，跟我走。

贝瓦　别跑，慢慢走。

古贝辛塔　你瞧她急成这个样子！

第　十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玛丽娅·胡安娜和何塞。多米尼卡一见玛丽娅·胡安娜，便向她扑上去。

多米尼卡　你在哭，是不是？你该哭，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玛丽娅·胡安娜
古贝辛塔　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对何塞）是你干的？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杀死她呢？你应该杀死她嘛。

何塞　可你知道吗？……（对玛丽娅·胡安娜）你看到了吗？你不是说多米尼卡知道他不是来找你的吗？她根本不知道！可你还不承认你在等他，现在你还敢不承认！你这个坏女人，我撕碎你的脸！……（去打她。）

玛丽娅·胡安娜　啊，别打我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起誓，我没有错。

古贝辛塔　算了，别打了，你要干什么？

多米尼卡　让他打，让他打死她！男人总有一天得打死个把女人……就是为了她，你打伤了你的哥哥，谁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他打死了！……

何塞　你说什么？我并没有打伤他！不是我！

多米尼卡　那是怎么回事？

何塞　是他自己受的伤，他从马上掉下来了。

玛丽娅·胡安娜　你们刚才一直没有让我说话！他压根儿也没有来村子里，更不是为我而来……

多米尼卡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是在说谎吧。

何塞　我没有说谎，说的都是真话。我知道，费里西亚诺有两三天没有在乌布里亚过夜，这时我便起了疑心。自从费里西亚诺答应将乌布里亚的那块土地卖给我，而你也对此表示同意后，我更加怀疑了。于是，我便找了个借口，又回到那儿。每天夜里，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一直在监视他……昨天晚上我见他骑着马出去了，毕拉罗跟随着他。于是，我便不顾一切地跑步跟踪他……我跑到了他们前面，进了村子，没有让人发现，昨天一夜我都在我家房子周围巡视……

多米尼卡　你看见他进去了么？

玛丽娅·胡安娜 他什么也没有瞧见！都是谎言！

何塞 我看到你房间里的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

玛丽娅·胡安娜 那是因为你不在家，我害怕死了……狗狂吠了一夜。

何塞 不！这狗是费里西亚诺前些日子给我的，它非常熟悉他，这都是事先筹划好的！

多米尼卡 那费里西亚诺到底来了没有？

何塞 没有来……算他走运我倒霉，我本来想把他们当场逮住……

玛丽娅·胡安娜 把我逮住？可他上村里来却没有来我家，家里的大门关得紧紧的，谁也没有给他开门……

多米尼卡 这么说，他连村子里也没有来？

何塞 没有。听毕拉罗说，他在半道上擦火点烟，马一受惊，他便从马上跌了下来……

多米尼卡 圣母啊！

何塞 你别吃惊！没有什么要紧的，只在脖子上受了一点轻伤……后来他步行到了牧场，他怕你害怕，没有上这儿来。

玛丽娅·胡安娜 你说他去牧场，不对，他上村子里来，有许多条道路可走……

古贝辛塔 说得对，再说我猜想他会去……

何塞 你有根据吗？我相信我说的话。

玛丽娅·胡安娜 你说的没有根据，（对多米尼卡）你说的更没有根据。

多米尼卡 我么？我相信何塞的说法，我相信他的说法，因为这都是我的过错，我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

何塞 这次由于马受惊，他没有能到他想去的地方，可是我会

弄清楚，他还有几个不在乌布甩亚的夜晚是否上这儿来过，我会弄清楚的。

玛丽娅·胡安娜 这太好了。

多米尼卡 我们会知道的，我们一定得弄清它！要是真的，可怎么办？……你要是杀了她，我答应你，我也杀死他，这回可饶不了他们，杀死他们，杀死他们！

费里西亚诺 （在二道幕内）多米尼卡！多米尼卡！

多米尼卡 （见费里西亚诺进来）啊，上帝！原来是他！看来伤不重……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第十一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费里西亚诺和毕拉罗。

费里西亚诺 没有事，你都看到了呗！他们给你说什么了？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多米尼卡 什么脸色不脸色的。

玛丽娅·胡安娜 不用问了，我来把一切都告诉您吧，何塞昨夜见你离开了乌布里亚，以为你是来找我的。

多米尼卡 何塞还知道你另外几个夜晚也出去了，虽说昨天夜里你并没有来。

玛丽娅·胡安娜 事情就是这样，可他们不肯相信我。

费里西亚诺 你们都发疯了吧，压根儿没有这回事……我一个

夜晚都没有上这儿来过，昨夜更没有来……

何塞 昨夜……我们可不知道。

费里西亚诺 毕拉罗知道，昨夜我们打算去哪儿的？

毕拉罗 和前几夜一样，我能说出来么？

费里西亚诺 当然能。

毕拉罗 我们上磨坊去了。

古贝辛塔 我不是说了吗？去找拉埃夫弗米娅去了。

费里西亚诺 这我已经说过了，大伙儿也知道。

何塞 我不信！

多米尼卡 我也不信！

费里西亚诺 那你们去问问，我反正无所谓。

玛丽娅·胡安娜 不行，费里西亚诺，我可不允许你们败坏我的名声……

费里西亚诺 可是光你我说没用，他们不相信……

玛丽娅·胡安娜 我以最神圣的名义起誓。

费里西亚诺 你们如果愿意，我也以最神圣的名义起誓……

何塞 起誓有什么用？

多米尼卡 你可以起誓！你要是昧着良心起誓，看你以后会怎样！起誓吧。

费里西亚诺 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和我自己最神圣的名义起誓……

多米尼卡 你还可以以你儿子的名义起誓，你可以说这是属于你的孩子，因为他也是我的。

费里西亚诺 你说什么？

多米尼卡 你没有听到么？你可以以我们儿子的名义起誓，这是我们俩的孩子，也是我的！

费里西亚诺　你说什么？

古贝辛塔　这是真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

费里西亚诺　说得对，那我就以我儿子的名义起誓，我要是说谎，他就生不下来；他若是生下来了，我要是没有说真话，就让他举起手来打我这个坏爸爸……你还想我起什么样的誓？

多米尼卡　不用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可不能说谎，否则，上帝会惩罚孩了的。何塞，你应该相信他……你快说，你相信他，别这么紧皱着眉头了，他已经以我孩子的名义起誓了！

何塞　正因为这样，我才相信，因为这是你的孩子。

玛丽娅·胡安娜　你对我早该相信！

多米尼卡　我太高兴了！你到头来也终于明白了，这与你妻子不相干……而我也得到了安慰，当然，要是与她不相干，也总得与另一个女人相关。

费里西亚诺　这事可跟我有密切关系……

多米尼卡　对，可你装作与任何一个女人都没关系，然而，你别以为我往后还像过去那样不再过问你的事情。现在事情已不只与我一个人有关，我还得为我们的儿子着想呢……过去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加以考虑，这都是我的责任。我总以为，那么多女人喜欢你，这意味着我得更加倍地爱你，让我的爱超过那些女人的爱，可往后我不能这样做了……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乌布里亚的用人和牧场的雇工都被辞退了……

第十二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拉波拉、拉豪尔荷和两个孩子。他们往门内探了探脑袋，听到里面的说话声。

拉波拉 （听到了多米尼卡最后几句话）唉，圣母玛利亚！

拉豪尔荷 耶稣啊，我的上帝！

多米尼卡 你们站在我的面前，不觉得难为情么？现在你们等着，看主人对你们说些什么……

费里西亚诺 你不是对她们说了么，说了就行了。

多米尼卡 那么给我滚，滚出去！

拉波拉 女主人……

拉豪尔荷 我的孩子，往后的日子我们可怎么过？

古贝辛塔 多米尼卡，她们刚才躲起来了，想等你息怒，可你还是在生气……

多米尼卡 她们是怎么想的，难道我只是说说而已吗？

古贝辛塔 听我说，多米尼卡，我总是第一个对你说，有些事要多加注意。现在我要对你说什么呢？你现在更应该可怜可怜她们了。谁知道呢，上帝给了你一个孩子也许是因为你对他们好的缘故呢。

多米尼卡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可不能让上帝来惩罚我，夺去我的孩子……我干吗要改变原来的行为呢……对，思想方法可以变化，人的感情却不变。

拉波拉　那你决定怎么处理我们？

古贝辛塔　别多嘴，一切会安排好的！

多米尼卡　有了孩子，我得表示感谢，但不知该对谁说。

古贝辛塔　对谁说？当然对上帝说！

多米尼卡　当您看到我的孩子就像这几个孩子，就像这个时……

费里西亚诺　（对何塞与玛丽娅·胡安娜）今天你们俩在我家吃饭，好吗？多米尼卡，你看呢？今天是这个家的喜庆日子，这个家已经有财产继承人了。

玛丽娅·胡安娜　假如生个女孩呢……

费里西亚诺　我看一定是个儿子……

古贝辛塔　大伙儿都认为是个儿子，可我觉得会生女儿。

费里西亚诺　生个女儿像她母亲，是吧？

古贝辛塔　这不好，要两个人都像才对，假如生个男孩，脸像父亲，性格像母亲；假如生个女儿，脸像母亲，性格像父亲……愿上帝保佑。

多米尼卡　看你说的什么！既然一切都由天定，想有什么用！

费里西亚诺　听，这是什么音乐？

古贝辛塔　这是我丈夫指挥的小乐队。这老东西，刚才一声不吭地出去，我还以为上哪儿去了呢，原来他听到刚才关于生孩子的话，又看到大伙儿都十分高兴，便把小乐队叫来给大家演唱了。

费里西亚诺　那我们一定让他们痛饮几杯，让大伙儿痛痛快快地乐一乐。

〔二道幕内唱道。

天主保佑着这个家，
泥匠木工修建它
屋外美名扬，
屋内日子赛天堂。

〔贝瓦大叔、毕拉罗和几个带吉他的小伙子入内。

费里西亚诺 祝你们交好运，小伙子们，快给他们酒喝。

众人 祝吉祥如意。

一些人 费里西亚诺主人万岁！

另一些人 多米尼卡太太万岁！万岁！万岁！

贝瓦 我们给未来的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

多米尼卡 我们不取圣徒的名字了，就叫他费里西亚诺吧！

贝瓦 那我就高喊费里西亚诺万岁！

众人 万岁！（唱）

老爷们你们请原谅，
泥腿子献丑来歌唱，
尘土飞扬天气干，
口干舌燥口难张。

一人 唱得好，他们要酒喝了，快拿酒来。

费里西亚诺 太好了，小伙子们，现在你们可以去找姑娘们跳舞了，谢谢你们。举行洗礼那天我们再好好庆祝一番！

贝瓦 奏告别曲！（唱）

费里西亚诺是丁香花，

多米尼卡像玫瑰花，
我们以衷心的祝愿，
向他们告辞……
我像耶稣在贝林说的那样，
道出了临别赠言，
在这儿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人，
将在天堂里让我们相会，阿门。

众人　祝万事如意，万岁！……愿上帝保佑！谢谢！

多米尼卡　谢谢大家。（指着费里西亚诺）瞧他，哭了！费里西亚诺，怎么啦，你哭了？

费里西亚诺　谁知道呢？你听这小调，虽说我已听过好几遍了，可今天听起来……我想这一天总会到来的。也许我比你先去世，也可能你比我先走，不管发生怎样的情况，我们总得分开。因此，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父母、子女、兄弟都不能永世长存……（乐声和小调声渐渐远了。）

多米尼卡　确实不可能永世长存，就像这小调说的那样：在这儿让我们聚会的人会让我们在天堂相会。我想我们今生今世没有做过坏事，一定会这样的。

费里西亚诺　可我不行，上天堂的只有你！

多米尼卡　正因为这样，你也得做好事！我已经原谅你了，我又是你的妻子，难道上帝还不原谅你么？……

【幕落。】

——剧终

不吉利的姑娘

(1913)

第 一 幕

在一家富裕农民的客厅里。

第 一 场

拉蒙塔、阿卡西娅、唐娜·伊莎贝尔、米拉克罗斯、菲德拉、恩克拉西娅、加斯帕拉和贝尔纳贝。

幕启时，众女人除唐娜·伊莎贝尔外，均站立着。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告别，有女人也有男青年。

加斯帕拉 愿上帝保佑你们。拉蒙塔，愿上帝保佑您。

贝尔纳贝 上帝保佑您，唐娜·伊莎贝尔……阿卡西娅，祝你和你妈父好运。

拉蒙塔 谢谢，祝大家万事如意。阿卡西娅，快去送送他们。

众女人 万事如意。再见。

〔一阵告别声。女人们和小伙子们走出客厅。阿卡西娅也随他们走了出来。

唐娜·伊莎贝尔　贝尔纳贝阿出落得真俊呀！

恩克拉西娅　可是，她在一年前还是个药罐子呢，我们真以为她活不下来了。

唐娜·伊莎贝尔　听说她也快结婚了。

菲德拉　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就在圣罗克节结婚。

唐娜·伊莎贝尔　村里发生的事，我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家里总断不了有个天灾人祸，叫人忙个没完没了。

恩克拉西娅　您男人的病还没有好？

唐娜·伊莎贝尔　好一阵又坏一阵，真烦死人了。大伙儿都看到了，我们一家人忙得连星期天都不能去听弥撒。我反正是老了，可这姑娘也跟着我遭罪。

恩克拉西娅　快别说了。您想到哪儿去啦？您瞧，今年可是个结婚年呀。

唐娜·伊莎贝尔　是呀。我家姑娘人倒不坏，可到哪儿去找她的意中人呢？

菲德拉　我说她反正不会当修女。再说，当修女她也不愿意。

唐娜·伊莎贝尔　拉蒙塔，你喜欢这门亲事么？看来你有点不太乐意。

拉蒙塔　婚丧喜事总免不了叫人心里不好受。

恩克拉西娅　若说你家女婿选得不称心，那还有谁能说选中了好女婿？村子里只有你家姑娘才有资格挑个如意郎君。

菲德拉　感谢上帝，吃口饭倒是不成问题。不过，眼下光景不好，吃饭也不容易啊。

拉蒙塔　米拉克罗斯，你走吧，到楼下去找阿卡西娅和长工们聊天去。瞧你在这儿我就觉得不对味儿。

唐娜·伊莎贝尔　走吧，米拉克罗斯，她今天有点儿不高兴。

米拉克罗斯　那我走了。（走出。）

拉蒙塔　大伙儿再吃点饼干，再喝一杯吧。

唐娜·伊莎贝尔　谢谢，可我实在吃不下了。

拉蒙塔　就只吃这一点儿！

唐娜·伊莎贝尔　今天是阿卡西娅的大喜日子，她的未婚夫来向她求婚，可我看她也有点不大高兴。

拉蒙塔　我女儿的性子也够呛，她常常让我生气。说什么她都不听，有时还发脾气撕衣服，说出的话真难听。

恩克拉西娅　这都是你们惯坏的……也难怪你，三个男娃都夭折了，只留下这么一个闺女。要知道……她爸爸在世时，姑娘叫他上天摘星星他也乐意。你也不含糊……可后来她爸爸去世了，愿他的灵魂升入天堂！这姑娘就忌恨你，因为你又嫁了个男人，她心里不痛快。这女孩子就是喜欢忌妒。

拉蒙塔　那阵子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想再婚……如果我那几个兄弟不那么狠的话……我是说要是那时节家里不来个男人当家的话，我们母女俩早去要饭了。这点大伙儿都清楚。

唐娜·伊莎贝尔　这都是实在话，这个世道一个单身女人干什么都不行。你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真不容易。

拉蒙塔　我闹不清我这闺女在忌妒谁。我是她的亲娘嘛。埃斯特万虽然是她的继父，但对她总是百依百顺，喜欢得不得了。

唐娜·伊莎贝尔　你说的句句是真情实话。你们两口子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个闺女嘛。

拉蒙塔　埃斯特万不管去哪儿，总忘不了给她捎点礼物……他

反倒不常记得我。不过我从来不计较这些。归根到底，她是我的女儿啊。他喜欢女儿，那我就更喜欢她了。可是这姑娘……你们相信吗？就连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也不让继父亲一亲，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我平时不常打她，每次打她，都为了让她跟父亲更亲热点儿。

菲德拉　我总认为，这姑娘喜欢的是她表哥。

拉蒙塔　喜欢诺贝尔托？可那天下午她给她表哥吃了一个闭门羹，我们也闹不清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

菲德拉　是啊，我们谁也说不明白。

恩克拉西娅　兴许这姑娘已忘了她表哥，但这小伙子还是爱着她。要不，他今天一听说那未婚夫跟他父亲来向你女儿求婚，干吗一大早就上罗斯贝罗卡莱斯去呢？瞧见他的人都说他看起来挺伤心的。

拉蒙塔　谁都知道，埃斯特万和我都劝过她，她就是不听。不理诺贝尔托是她个人的意思。大伙儿都知道，他俩那时都快订婚了，可她又同意跟福斯蒂诺谈。说实在的，福斯蒂诺一直认为她很好……再说，他父亲和埃斯特万挺要好，他们老哥俩常常说什么政治呀、选举呀，谈得挺投机。我们一家人常为朝拜圣母或是别的节日去爱西纳尔村，他们也常来我家。小伙子很喜欢我家闺女，可他知道姑娘在跟表哥要好，便不好向她说什么。后来，她不知什么缘故跟表哥断绝了关系。她表哥对这件事也没有说什么。这件事让他们知道了，福斯蒂诺的爸爸便跟埃斯特万谈起了这门亲事，埃斯特万跟我说了，我又跟闺女说了，她觉得这门亲事不错。情况就是这样，你们都看到他们这会儿快结婚了。要是这门亲事她看不中，那就得闹翻了天。我们的意

思是只要她看中就行，还不是为她好么！

唐娜·伊莎贝尔　她一定挺满意的。未婚夫的人品好，模样也不错，她怎么会不满意呢？

恩克拉西娅　这倒是真的。他虽然不住在这儿，但挺近，就好像和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似的，大伙儿都是瞧着他长大的。再说，他家我们也熟悉，谁也没把他们当外乡人看待。

菲德拉　欧塞维奥大叔在本村拥有的土地比在爱西纳尔村还多呢。

恩克拉西娅　说得对。他继承了莫诺里托老爹的产业。两年前，他还将村里拍卖的公田买去了。

唐娜·伊莎贝尔　欧塞维奥家在这一带是首富呢。

菲德拉　说得对。虽说福斯蒂诺是兄弟四个，分了家还是可以得到一大笔产业。

恩克拉西娅　姑娘家里的家境也不坏啊。

拉蒙塔　她是独生女，谁也不会来跟她争产业。埃斯特万总是说，她爸爸死时留给我们的产业，该由他亲生女儿来继承。

〔传来祈祷的声音。

唐娜·伊莎贝尔　该祈祷了。（女人们从牙缝里发出祈祷声。）拉蒙塔，我们该回家了，我得早一点给特莱斯福罗准备晚饭呢。他这几天不吃不喝，得给他做点好吃的。

恩克拉西娅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得走了，如果拉蒙塔同意的话。

菲德拉　那我们走吧。

拉蒙塔　如果你们愿意陪我吃晚饭的话……唐娜·伊莎贝尔我

就不留了，因为她丈夫身体不好，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

恩克拉西娅 谢谢了。不过，唐娜·伊莎贝尔家也有人料理家务。

唐娜·伊莎贝尔 阿卡西娅的未婚夫也跟你们一块儿吃晚饭么？

拉蒙塔 不，太太，他得跟他父亲一起回爱西纳尔村去，因为他们不打算在这儿过夜。这几天夜里没有月亮，天一黑走起路来就不方便了。说话间天已经不早啦，一会儿天就会黑下来，因为这些天白天短了。

恩克拉西娅 他们都上楼来向你告别了。

拉蒙塔 可不是吗？

第 二 场

除了第一场在场的女人外，还有米拉克罗斯、埃斯特万、欧塞维奥大叔和福斯蒂诺。

埃斯特万 拉蒙塔，欧塞维奥大叔和福斯蒂诺来向你告别。

欧塞维奥 我们要回去啦。天快黑了，这几天老是下雨，路很不好走。

埃斯特万 是啊，雨下得连庄稼都给淹了。

唐娜·伊莎贝尔 未婚夫的意思呢？他都把我忘了吧。我整整有五个年头没有见到他了。

欧塞维奥 你不认识唐娜·伊莎贝尔了？

福斯蒂诺 认识，爸爸，愿为她效劳。我还以为她记不起我来了呢。

唐娜·伊莎贝尔 记得，小伙子。那时我丈夫当村长，一晃就过去了五年。圣罗克节那天你在公牛前面跑，把我们都吓得不轻，我们都以为你让牛踩死了呢。

恩克拉西娅 那一年胡利安受了重伤，就是拉欧多西娅家的小子。

福斯蒂诺 我还记得很清楚呢，太太。

欧塞维奥 他回到家里挨了一顿狠揍，真是活该。

福斯蒂诺 年轻人嘛。

唐娜·伊莎贝尔 没说的，你把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娶走了，当然，这闺女也嫁了个如意郎君，咱们走吧，你们还得谈你们的事呢。

埃斯特万 都谈妥了。

唐娜·伊莎贝尔 走吧，米拉克罗斯，你怎么搞的？

阿卡西娅 我对她说，让她留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可她不敢来问您。让她留下吧，唐娜·伊莎贝尔。

拉蒙塔 对，让她留下吧。吃完饭贝尔纳贝和胡利娅娜会送她回家的。埃斯特万也会去送她。

唐娜·伊莎贝尔 不用，我们会派人来接她回去。那你就留下吧，如果阿卡西娅喜欢的话。

拉蒙塔 她当然喜欢。她俩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呢。

唐娜·伊莎贝尔 那就祝你们大家万事如意，欧塞维奥大叔，埃斯特万。

欧塞维奥 愿上帝保佑您，唐娜·伊莎贝尔，祝您丈夫早日恢复健康。

唐娜·伊莎贝尔　托您的福。

恩克拉西娅　祝你们幸福。路上小心。

菲德拉　愿你们万事如意。

〔女人们都走了出去。

欧塞维奥　唐娜·伊莎贝尔还是那么年轻！算起来也该有我这把年纪了。俗话说，心宽体胖，像唐娜·伊莎贝尔这样的女人，一辈子也不会见老。

埃斯特万　您再坐一会儿吧，欧塞维奥大叔。您干吗要急着走？

欧塞维奥　别再挽留了，我们该回去了，天黑啦。你别送我们，一会儿用人会来接我们回去的。

埃斯特万　我送你们到河边吧，等于散一会儿步。

〔拉蒙塔、阿卡西娅和米拉克罗斯走了进来。

欧塞维奥　你们俩该说的话都说了吧？

阿卡西娅　我们都说了。

欧塞维奥　是这样吗？

拉蒙塔　欧塞维奥大叔，请您别难为孩子了。

阿卡西娅　谢谢你们送来了聘礼。

欧塞维奥　还用谢吗？

阿卡西娅　这首饰好极了。

欧塞维奥　这算不了什么，只是普普通通的玩意儿。

拉蒙塔　可对农家姑娘来说，够气派的了。

欧塞维奥　谈不上气派不气派，我真恨不得将多莱托的宝石都送给她。快过来拥抱你岳母。

拉蒙塔　过来吧，孩子。虽然你从我手中夺走了我最心爱的闺女，我原谅你，因为我很喜欢你。

埃斯特万　算了，别哭了。瞧这姑娘，哭得都快成泪人儿了。

米拉克罗斯　啊，阿卡西娅！（也哭了起来。）

埃斯特万　别哭了，别哭了！

欧塞维奥　别这样……家里有丧事才掉眼泪。像这样大伙儿都高高兴兴的喜事，真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才对呢。好啦，咱们再见吧。

拉蒙塔　愿上帝保佑您，欧塞维奥大叔。像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胡莉娅娜不来，我真饶不了她。

欧塞维奥　可你知道她身子骨不好。要来得坐车。爬上罗斯贝莱斯卡斯这个大山坡，会把牲口累死的。

拉蒙塔　那就请您代问她好吧，祝她早点儿恢复健康。

欧塞维奥　托您的福。

拉蒙塔　你们走吧，快走吧，天已经黑了。（对埃斯特万）你得多久才回来？

欧塞维奥　我已经对他说了，叫他别送。

埃斯特万　不费事。我就送到河边，别等我吃晚饭了。

拉蒙塔　不，我们等你。像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光我们几个女人吃饭没有味儿。晚一点儿吃饭，对米拉克罗斯来说也不要紧。

米拉克罗斯　说得对，太太，晚一点儿没有关系。

欧塞维奥　上帝保佑你！

拉蒙塔　我们下去送送你们。

福斯蒂诺　我还有件事要跟阿卡西娅谈谈。

欧塞维奥　以后说吧。谈了一天还没有把话说完么？

福斯蒂诺　因为……有时我把这件事忘了，有时又因为人们闹哄哄的……

欧塞维奥　那就快说吧……

福斯蒂诺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来时，妈妈要我将这件披肩送给阿卡西娅，这是那儿的修女送给妈妈的。

阿卡西娅　好看极了！

米拉克罗斯　还镶了金边！这是卡门圣母的装饰品。

拉蒙塔　可她对圣母并不虔诚！谢谢你妈妈。

欧塞维奥　好了，你已经表达了你妈的心意，可以回去交差了。

〔众人走出门去。舞台上短时间内空无一人。天慢慢黑下来。拉蒙塔、阿卡西娅和米拉克罗斯又走回来。

拉蒙塔　今天大伙儿都很高兴。他们连夜走了……孩子，你说你觉得高兴吗？

阿卡西娅　您已经看到了。

拉蒙塔　您已经看到了！我真想看到你高高兴兴的……可谁知道你这个丫头心里想着什么事儿！

阿卡西娅　我就是觉得累。

拉蒙塔　我们忙了整整一天了。从早晨五点起，我们没有歇过一会儿。

米拉克罗斯　村里的人一个不少地都来向你贺喜了。

拉蒙塔　可不，全村的人都来了，从神父先生开始，他是头一批来祝贺的。我给他捐了一场弥撒，还捐了十个大面包给没有饭吃的穷人，让大伙儿都记得这一天。愿上帝保佑我们应有尽有。有火柴吗？

阿卡西娅　有，妈妈。

拉蒙塔　把灯点上吧，孩子，黑灯瞎火的让人心里难受。（大声地呼唤着）胡利娅娜，胡利娅娜！她到哪儿去了？

胡利娅娜　（从舞台后，像是在楼下）什么事呀？

拉蒙塔　拿把扫帚上来，还有簸箕。

胡利娅娜　（像是在楼下）我马上就拿上来。

拉蒙塔　我得把裙子脱了，反正谁也不会来了。

阿卡西娅　我也把外衣脱了，行吗？

拉蒙塔　别脱，你又用不着干活儿，说不定还会有客人来呢……

〔胡利娅娜走了进来。

胡利娅娜　让我扫地吗？

拉蒙塔　不啦，就把扫帚放在这里。把房子收拾一下，把碗碟洗干净，放到碗橱里。当心这些酒杯，玻璃挺脆的。

胡利娅娜　我能吃块饼干吗？

拉蒙塔　吃吧，胡利娅娜，吃吧。你是只贪嘴的馋猫！

胡利娅娜　是呀，今天整整一天，客人来得没完没了，我得给他们送酒送菜，忙得我都顾不上吃饭了。今天我可看到了这个家在大伙儿心目中的地位了，也看到了欧塞维奥大叔家的地位。可以预见，办婚事那天会更热闹。我想，到那天会有人给你送来成盆司的金子；也会给你送来用丝绸镶边的床单，上面绣着漂亮的花朵，像真的一样，让你恨不得动手将它采下来。那一天一定热闹非凡。愿上帝保佑，这一天有笑声也一定有哭声。我第一个想哭，当然，我不是你妈妈，比不上母女之情。可除了你妈妈……想想这个家，又想想我那死去的闺女，我的心肝宝贝，她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拉蒙塔　快别说了，胡利娅娜。快把餐具拿下楼去，别叫人伤心了，我们心里已经够难过的了。

胡利娅娜　上帝啊，我可不想让你们伤心……这几天也不知怎么闹的，本来大伙儿该高兴高兴，却反倒伤心起来了……别以为我有意要提起这姑娘死去的父亲，愿上帝保佑！要是他能看到这一天该有多好！这闺女可是他在世上最大的骄傲。

拉蒙塔　你还有个完吗？

胡利娅娜　别生我的气，拉蒙塔！你像在训一只忠实的狗。对这个家、对你和你女儿来说，我就是一只忠实的狗。我吃了你家的饭，可我对得起这个家，这是众所周知的……（走出。）

拉蒙塔　这个胡利娅娜啊！……她说得也对，她对这个家一直像一条忠实的狗。（开始扫地。）

阿卡西娅　妈妈……

拉蒙塔　什么事，孩子？

阿卡西娅　能把这五斗橱的钥匙给我一下吗？我想给米拉克罗斯看几样东西。

拉蒙塔　给。你们在这儿歇着吧，我去看看晚饭准备好了没有。（走出。）

〔阿卡西娅和米拉克罗斯席地而坐，打开五斗橱最下面的一个抽屉。

阿卡西娅　瞧这些耳环，这都是……埃斯特万送给我的。这会儿我妈不在，我就这么叫他。我妈一直要我叫他爸爸。

米拉克罗斯　看来他挺喜欢你。

阿卡西娅　这倒是真的。可一个人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这几条裤子也是他从多莱托买来的，这几个字母是修女绣的……这是明信片，瞧，多好看。

米拉克罗斯　这几位太太的模样多俊哪！

阿卡西娅　这是马德里和法国巴黎的几个喜剧演员，瞧，这几个娃娃长得多胖……这盒子也是他给我的，里面装满了糖果。

米拉克罗斯　然后你又会说……

阿卡西娅　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没有他，我光跟母亲过，她会更喜欢我。

米拉克罗斯　有了他你妈不也同样喜欢你么？

阿卡西娅　谁知道！妈妈一个劲儿地向着他。我也闹不清妈妈对我和这个男人到底喜欢谁。

米拉克罗斯　你在胡说什么呀！你都快结婚了，你妈妈要是还当寡妇，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

阿卡西娅　如果我妈妈没有再婚，你以为我会出嫁么？

米拉克罗斯　得了，你能不嫁人？还不是和现在一样。

阿卡西娅　你别这样想。我到哪儿能比得上跟我妈妈住在一起舒服？

米拉克罗斯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大伙儿都说你继父对你挺好，对你妈也挺好。要不是这样，那村子里的闲话……

阿卡西娅　他对我们确实是不错，这我承认。但如果我妈妈不再婚，我也不会结婚。

米拉克罗斯　你知道我会对你说什么吗？

阿卡西娅　你要说什么？

米拉克罗斯　我要说，人们说你不喜欢福斯蒂诺，说你的心上人是诺贝尔托。人们说得有道理。

阿卡西娅　这不是真的。他这么对待我，我干吗要喜欢他！

米拉克罗斯　可大伙儿都说是你抛弃了他。

阿卡西娅　是我抛弃他！是我抛弃了他！要不是他逼得我这样做，我会……算了，我不想谈这些了……反正大伙儿说得不对。我其实比诺贝尔托更爱福斯蒂诺。

米拉克罗斯　这样说还差不离。否则，你嫁出去可就别扭了。你听人说今天早晨诺贝尔托出村去了吗？说到底他是不想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待在村子里。

阿卡西娅　对他来说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你瞧，这是我们的关系吹了以后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就因为我不同意再见他……我也不知为什么还要留着它……我这就把它撕了。（撕信）哼！

米拉克罗斯　瞧你心里有多恨！

阿卡西娅　他信里说的什么呀，我恨不得将碎纸片都烧成灰。

米拉克罗斯　当心，别把灯罩烧炸了！

阿卡西娅　（打开窗门）我将纸片扔到路上，让它随风飘走。完了，这一切都结束了！外面天多黑呀。

米拉克罗斯　（探身到窗外）真叫人有点害怕。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阿卡西娅　你听见了吗？

米拉克罗斯　那可能是关门声。是谁猛地关上了门。

阿卡西娅　可能是枪声。

米拉克罗斯　你说什么呀！这时候会有枪声？兴许有人在鸣枪报火警，可又没有见到火光。

阿卡西娅　我心里怕得慌，你相信吗？

米拉克罗斯　怕什么呀？

阿卡西娅　（突然朝门口跑去）妈妈，妈妈！

拉蒙塔　（从楼下）孩子！

阿卡西娅　你什么也没有听到吗？

拉蒙塔　（从楼下）听到了，孩子。我已让胡利娅娜打听去了……别害怕。

阿卡西娅　啊，妈妈！

拉蒙塔　（从楼下）别嚷嚷，孩子，我马上上来。

阿卡西娅　刚才响的是枪声，是枪声。

米拉克罗斯　就算是枪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阿卡西娅　上帝保佑！

〔拉蒙塔走了进来。

拉蒙塔　你受惊了，孩子？不会出什么事的。

阿卡西娅　看你的样子也挺害怕，妈妈。

拉蒙塔　看到你这副样子……眼下你爸爸不在家，我真有点儿害怕。不过，我这样想也没有根据。不会出什么事的……别做声。听！楼下谁在说话？圣母啊！

阿卡西娅　妈妈，妈妈呀！

米拉克罗斯　他们在说什么？在说些什么？

拉蒙塔　你别下去，我去看看。

阿卡西娅　你也别下去，妈妈。

拉蒙塔　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亲爱的埃斯特万，但愿他不要出什么事啊。（走出。）

米拉克罗斯　楼下的人很多，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

阿卡西娅　一定出什么事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米拉克罗斯　我也在想，可我不想告诉你。

阿卡西娅　你以为出了什么事？

米拉克罗斯　我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

拉蒙塔　（从楼下）卡门圣母啊，多么不幸！当她知道有人打

死了她的儿子，这可怜的母亲会怎么样呢？我真不敢去想它！这是多么不幸！对我们大家来说，也是很大的不幸！

阿卡西娅 你听清了吗？我妈在说话……妈妈，妈妈！

拉蒙塔 孩子，别下来，我这就来，我这就来。

〔拉蒙塔、菲德拉、恩克拉西娅和其他几个女人走了进来。

阿卡西娅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出人命了，是吗？打死人了？

拉蒙塔 我亲爱的孩子，是福斯蒂诺被打死了，是福斯蒂诺！

阿卡西娅 你说什么？

拉蒙塔 福斯蒂诺被打死了，他在村口被一枪打中了。

阿卡西娅 妈呀！是谁开的枪？是谁？

拉蒙塔 还不知道……连人影都没有看见……可大伙儿都说是诺贝尔托干的。这可是我们大家最大的不幸啊。

恩克拉西娅 准是他干的。

众女人 是诺贝尔托！是他干的！

菲德拉 法警已赶赴现场。

恩克拉西娅 他们会把他抓起来的。

拉蒙塔 你爸爸来了。（埃斯特万走进来。）我亲爱的埃斯特万，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你知道什么吗？

埃斯特万 我能知道什么呢？就和大伙儿知道的一样多……你们娘儿俩别出去，别到村里乱跑。

拉蒙塔 福斯蒂诺的父亲怎么样了？还有那母亲。今天早晨儿子离家时还是活蹦乱跳的，可抬回来时却已经死了，就这样被活活地打死了，她将会怎样呢？

恩克拉西娅 就是绞死这杀人凶手也难解气。

菲德拉　该就地正法。

拉蒙塔　我想看看尸体，埃斯特万。我没有见到之前，请别把尸体送走。也得让这闺女看看，说到底他都快做她的丈夫了。

埃斯特万　别急，你们会看到的。今天夜里你们别离开这儿，我已经说过了。眼下除了法警，谁也不要对尸体瞎捣鼓，就是医生和神父也不例外。我得立即回现场。我们这些当事人都得提供证词。（埃斯特万下。）

拉蒙塔　你爸爸说得对。我们对死者还能做些什么呢？除了祝他灵魂升天外……还有那可怜的母亲，我总是惦记着她……别这样，孩子，看到你又哭又叫，我心里就更加慌乱了。唉，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倒霉事儿呢。

恩克拉西娅　听说他的心脏给打烂了。

菲德拉　立即从马上跌了下来。

拉蒙塔　这是给这个村子里的人抹黑呀。村子里居然出了这么个狠心的杀人凶手，他给我们这个家丢尽了脸。

加斯帕拉　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谁干的。

拉蒙塔　大伙儿都这么说，不是他还会是谁？

恩克拉西娅　人们都说是他，是诺贝尔托干的。

菲德拉　不会是别人，肯定是他。

拉蒙塔　米拉克罗斯，孩子，快在圣母像前点起蜡烛，我们来给他念一场玫瑰经吧。别的事我们做不了，只能为他的灵魂祈祷。

加斯帕拉　愿上帝原谅他。

恩克拉西娅　他没有来得及忏悔便去世了。

菲德拉　他的灵魂还在叫屈呢。上帝保佑，别让冤魂缠住我

们。

拉蒙塔 （对米拉克罗斯）你把念珠拿去，我连祈祷也做不了啦。这可怜的母亲啊。

〔女人们开始念玫瑰经。〕

【幕落。】

第 二 幕

在一户农家的门厅里。舞台的后面是大门。门口是田野，门的两边是铁栅栏。左右两边还有两扇门。

第 一 场

拉蒙塔、阿卡西娅、胡利娅娜和埃斯特万。

埃斯特万坐在小桌边吃午饭。拉蒙塔坐在桌边给他盛饭菜，胡利娅娜进进出出在上菜。阿卡西娅坐在一张靠窗的小椅子上，缝着衣服。在她身边放着一只装有白衣服的筐子。

拉蒙塔 你喜欢这饭菜吗？

埃斯特万 喜欢。

拉蒙塔 今天你还没有吃东西呢。你想再做点什么吃的吗？

埃斯特万 不啦，我已经吃得不少了。

拉蒙塔 瞎说！（大声地叫着）胡利娅娜，把色拉端来。你刚

才心里不痛快，是吗？

埃斯特万 你说什么呀？

拉蒙塔 我了解你，你不该上村里去，那儿流言蜚语太多。我们决定到索托来，为的就是这儿天不让你到那儿去，可你早晨还是没有告诉我就去了。你干吗上那儿去？

埃斯特万 我得……我想跟诺贝尔托和他父亲聊聊。

拉蒙塔 是得跟他们谈谈。可你派人去叫他们来，不是更好么？这样你就可以不必跑这趟路，也就不会听到那些胡言乱语了。我知道村子里闲话多得很。

胡利娅娜 索托是周围各村人们的必经之地。大家到这儿总免不了要歇歇脚，打听点消息。虽然这些消息与己无关，人们也喜欢到处传播。所以，人在索托，要想闭目塞听也很难办到。

埃斯特万 你就喜欢跟人唠叨个没完。

胡利娅娜 你错了，主人，我跟谁也没有谈起过什么。今天早上我还训了贝尔纳贝一顿，他老是跟爱西纳尔村来的人信口雌黄。我妈妈曾经教导过我，别人问你多，你要答得少。这点我牢记在心。

拉蒙塔 别说了，胡利娅娜，快进里屋去吧。（胡利娅娜走出。）村子里有什么动静么？

埃斯特万 欧塞维奥大叔和他的几个儿子发誓要杀死诺贝尔托。他们对警察局匆匆将他释放的做法很有意见，说随时要上那儿去闹个天翻地覆。村子里的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欧塞维奥大叔说得有理，凶手是诺贝尔托，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派的人却说不是诺贝尔托干的，警察局将他释放，是因为已经得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无辜的。

拉蒙塔 我相信他是无辜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证词否定这一点，包括福斯蒂诺的父亲、他的仆人和你自己。你当时跟他们一起到了村口。

埃斯特万 当时欧塞维奥大叔在和我点烟，我们谈笑了一阵。我想卖弄我那只打火机，结果却打不出火来。欧塞维奥大叔便拿出他的打火石，笑得前仰后合地对我说："得了吧，你拿这花钱的机器去点火吹牛吧，我还是用我这玩意儿，这不是顶管用么……"谁知这个玩笑开坏了，因为这么一来我们落在了后面。枪响时，我们赶上去，却已看不到人影儿了。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看到福斯蒂诺被打死了，因为我们自己也吓胡涂了，还以为自己也被打死了呢。

〔阿卡西娅突然站起身来，打算走出去。

拉蒙塔 孩子，你上哪儿去？你像是受惊了。说起这件事，也真叫人怪害怕的。

阿卡西娅 你们老是说这件事，我都听腻了！您说多少次，我们就得听多少次。

埃斯特万 你说得对……我往后再也不说了，都是你妈。

阿卡西娅 这几天夜里我老是做梦……往常我即使一个人在黑暗的地方也不害怕，现在大白天也觉得心惊肉跳……

拉蒙塔 不光是你一个人害怕，我也是白天黑夜都睡不好觉。过去我从来也不感到害怕，夜里走过墓地，就是闹鬼我也不在乎。现在一有风吹草动，我就怕得要命，就连寂静我也害怕。事情就是这样，前几天大伙儿都认为是诺贝尔托干的，认为是他家的不幸，是大家的耻辱，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可现在呢……如果这不是诺贝尔托干的，那我们谁也不知道凶手是谁，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把这可怜的孩子打死，我心里实在不安。要不是诺贝尔托，谁会害死他呢？看来这是一种报复，是他父亲的仇人干的，也可能是你的仇人干的……谁知道呢？也可能子弹是朝你打来的，因为夜间天黑误伤了他。要真是这样，总有一天你还会遭殃……真够呛。这几天搅得我寝食不安。每次你出门、往村子里走，我就心神不定。今天，你回来得晚了一点，我就差一点去村子里找你。

阿卡西娅　你已经走到半道上了。

拉蒙塔　是啊。我站在山岗上，见你已走到磨坊边，后面还跟着卢维奥，我便急忙跑回家来，免得你生我的气。眼下你上哪儿，我都愿跟你上哪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和你分开。我知道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但不这样我就放不下心来。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埃斯特万　我不相信会有人加害于我，我没有对谁干过坏事，上哪儿我也不怕，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拉蒙塔　前些日子我也这样想，谁也不会害我们，因为我家帮过不少人的忙。可好心常常得不到好报，总有个把心怀鬼胎的人，连我们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老是想害我们。有这一枪，一定会有另一枪。警察局释放了诺贝尔托，因为缺少证据，这我觉得高兴。我干吗不觉得高兴呢？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姐姐的儿子。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诺贝尔托的心会这么黑，会干出这样的事来：乘他不备，将他杀害。可这案子难道就这样了结了吗？警察局眼下在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寻找凶手？为什么谁也不说话？这事总会有人知道的，那天总有人路过那儿吧，会有人看到的……平时遇到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伙儿不用问，便会抢着说

谁路过那儿啦，谁知道这件事啦，可遇到要紧事想了解点什么，便谁也没有看到，谁也说不知道……

埃斯特万 别说了！这也不足为怪。白天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门。只有那些做贼心虚的人，才爱躲躲藏藏。

拉蒙塔 那你想这是谁干的呢？

埃斯特万 我么？说真心话……我和大伙儿一样，认为是诺贝尔托干的。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拉蒙塔 你瞧，我知道你要跟我争吵。你知道我决定干什么吗？

埃斯特万 你是说……

拉蒙塔 跟诺贝尔托谈谈。我已叫贝尔纳贝去找他了。我想他很快就会回来。

阿卡西娅 找诺贝尔托？你想从他那儿了解什么？

埃斯特万 我也想提这样的问题。你以为他能跟你说些什么呢？

拉蒙塔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不会对我撒谎。我以他母亲的名义要他向我说出全部真情，哪怕是他干的。他知道我跟谁也不会说的。一家人这样提心吊胆过日子，我实在不想再过下去了。

埃斯特万 如果是他干的话，你以为诺贝尔托会跟你说实话吗？

拉蒙塔 只要听他说了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埃斯特万 那你就找他谈吧。可你得相信，大伙儿要是知道他来过咱们家，流言蜚语会更多。再说，欧塞维奥大叔今天要来，如果他们遇上了……

拉蒙塔 他们来的方向不同，路上是碰不到一起的……到我家

后，我们的房子很大，可以当心点，不让他们碰到一起。

〔胡利娅娜走进来。

胡利娅娜 主人……

埃斯特万 什么事？

胡利娅娜 欧塞维奥大叔要来了，我来告诉你，不知你想不想见他。

埃斯特万 我干吗不见他？只是不知他什么时候到。诺贝尔托也在这个时候来，你要注意一下。

拉蒙塔 他随时可能会来。

埃斯特万 是谁跟你说我不想见欧塞维奥大叔的？

胡利娅娜 你不要怪我，我什么也没有说。这是鲁维奥告诉我的，他说你不想见他，原因是欧塞维奥大叔总认为，你在警官面前不替他说话，结果他们把诺贝尔托释放了。

埃斯特万 我马上找鲁维奥，问问他是谁叫他多嘴多舌的。

胡利娅娜 还有件事你得跟他说说。这阵子他好像要让我们大伙儿都听他的。就拿今天来说吧，请上帝原谅，他饮酒就过了量。

拉蒙塔 这方面你可不能让他为所欲为，我找他去。

埃斯特万 算了，你别去，我会跟他谈的。

拉蒙塔 这个家已经没有主了。这几天我自己也有点心神不定，没有管他们，他们便趁机偷懒，我都看到了。

胡利娅娜 我可没有这样，拉蒙塔，我不想听你这样说。

拉蒙塔 做贼心虚嘛，我说谁，谁自己的心里有数。

胡利娅娜 上帝啊，上帝，你看看这个家！大伙儿像是吃了毒草一般，都变了样儿，都一个劲儿拿我出气。愿上帝给我耐心，让我忍受这一切。

拉蒙塔　也愿上帝给我耐心，忍受你们的胡作非为。

胡利娅娜　好啊，你把我也算在里面了？什么事都是我的错！

拉蒙塔　你别拿眼睛瞪着我。要我不说你，就快闭上你的嘴，给我滚得远远的。

胡利娅娜　那好，我再也不说话了，我这就走。上帝啊，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不替我说句公道话呢。（走出。）

埃斯特万　欧塞维奥大叔来了。

阿卡西娅　我得回避一下。他见到我，会感到难过的……再说，他不了解情况，说出话来一定很难听。在他看来，只有他才疼他的儿子。

拉蒙塔　别的我不说，我的眼泪不比他亲生母亲少淌。欧塞维奥大叔的话不必放在心上，这可怜的老头儿这些日子够伤心的了。不过，你说得也对，还是不让他见到你为好。

阿卡西娅　这儿件衬衣已经做好了，妈妈，我一会儿去熨一下。

埃斯特万　这是给我做的？

阿卡西娅　你不是都看到了？

拉蒙塔　这几天我什么也不想干。要不是她……上帝保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懒。可是这闺女还是那么勤快，那么认真。（阿卡西娅退场时，她抚摸了女儿一下）你不想祈求上帝让你交好运么，孩子？（阿卡西娅走出）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啊。想当年自己出嫁时，总怕年纪太轻，可现在呢……都巴不得女儿能早点嫁出去！

第 二 场

拉蒙塔、埃斯特万和欧塞维奥大叔。

欧塞维奥 家里的人呢？

埃斯特万 在这儿呢，欧塞维奥大叔。

欧塞维奥 你们好吗？

拉蒙塔 您也好吧，欧塞维奥大叔？

埃斯特万 您把牲口拴好了吧？

欧塞维奥 由家仆看管着呢。

埃斯特万 请坐。拉蒙塔，快给大叔倒一杯他喜欢喝的葡萄酒来。

欧塞维奥 不用啦，谢谢，别麻烦了。今天我不舒服，不想喝酒。

埃斯特万 这酒可是能治病的良药呢。

欧塞维奥 不，别去倒。

拉蒙塔 那就随您的便吧。您身体怎么样，欧塞维奥大叔？胡利娅娜呢？

欧塞维奥 胡利娅娜的情况你也可以想见。她和她儿子一样，快要离开我了，我有这个预感。

拉蒙塔 上帝保佑，别让她走啊，还有四个孩子需要她照看呢。

欧塞维奥 孩子越多越烦。孩子他妈总怕祸事都降临到他们头上。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原来我们还以为凶手会受到惩

罚，可是……大伙儿都跟我说了，我当时还不相信呢……罪犯就这样若无其事地游荡，在家里嘲笑我们。这个世道要报仇还得靠自己一双手，这我早就知道，现在得到了证明。我那几个儿子准备动手，因此，昨天我给你捎了个信，叫你上村子里去一趟，如果我那几个孩子到了那里，你告诉他们，可不能进村胡来。要是他们也给逮起来，那家里可不得了啦。儿子死了，凶手逍遥法外，我心里虽然也十分难过，但要由上帝来惩治他。上帝如果不惩罚他，那天上就没有上帝了。

拉蒙塔　您可不能亵渎神灵啊，欧塞维奥大叔。虽说警察局没有能找到野蛮杀害您儿子的凶手，但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一定会遭到良心的谴责！要是我，说什么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像我们这样没有干过坏事的人，这几天日子过得也像在炼狱里一样，那杀人凶手还不是像在地狱里一样难受么。这点，您完全可以肯定。

欧塞维奥　我相信他会像你说的那样。不过，眼下凶手还没有得到惩处，我却反要成天劝阻这几个口口声声要亲手替哥哥伸张正义的孩子。要不，他们不也得去服苦役吗？你说烦心不烦心。他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说就怎么干，可得对他们注意着点才行。就连那小不点儿，还只有十二岁，也像大人那样捏紧拳头，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杀害他哥哥的凶手……我听了他的话，也像孩子一样哭了……至于孩子他妈，就更不用说了。说实在的，我也真想跟他们说："去吧，孩子们，像打死一条疯狗一样打死他，把尸体给我拖回来……"可是，我得控制住自己，还得板着脸对他们说，这样的事连想都不能想。这样做，会急死他妈妈，

会使全家破产……

拉蒙塔 欧塞维奥大叔，我认为您也不够理智。法院已经宣判诺贝尔托无罪了，因为谁也没有出来作证是他干的，而且还有人证明当时他在什么地方，一件事一件事地证明他这一天干了些什么。他是跟仆人上罗斯贝罗卡莱斯去了，爱西纳尔村的医生堂福斯蒂诺还跟他说过话呢，就在出事的那一会儿……您说说，谁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呢？当然，您会说，他的仆人早已替他对好了口供。可是，要让那么多人都来替他说谎，这也不容易啊。再说，堂福斯蒂诺还是您的好朋友嘛，他帮过您不少忙……像他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他们都是一个说法。只有罗斯贝罗卡莱斯的一个牧人说，他从远处看到在出事的现场有一个人，但他又说不清是谁，只说此人从身材、举止和衣着看，似乎不很像诺贝尔托。

欧塞维奥 大家说不是他，我也没话可说。不过，自己不干，难道不可以买通别人干么？当然，这也不能瞎猜疑……可是，我儿子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谁也别跟我来说是这个人干的，或者是那个人干的。我与别人向来无冤无仇，对谁也没有干过坏事。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外人，谁损害了我的利益，我都原谅他们。如果我天天去告发他们，那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福斯蒂诺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快要和阿卡西娅结婚了。从这个原因看，不是诺贝尔托又会是谁干的呢？要是大伙儿都将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事情早就弄清楚了。但是知情人就是不说话……

拉蒙塔 您是指我们，是吗？

欧塞维奥 我谁也不指。

拉蒙塔　听话听音嘛，您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您认为，诺贝尔托是我家的亲戚，我们就是知道实情，也不会说。

欧塞维奥　那你能说阿卡西娅也只知道她说过的那一点情况吗？

拉蒙塔　大叔，她知道的情况确实不比我们多。现在的问题是，您一个劲儿认为是诺贝尔托干的，您相信谁也不会与您作对。欧塞维奥大叔，我们谁也不是圣人。您做了不少好事，但在您一生中也难免做错什么事。您以为做了错事别人记不得了，其实情况并非这样。再说，诺贝尔托要是真的爱上我女儿，那他早就该有所表示了，您儿子也不可能将我女儿从他手中夺走。福斯蒂诺是在我女儿不理诺贝尔托后，才跟她好起来的。她不理诺贝尔托，是因为他又跟另一个姑娘恋爱上了，而他却连歉意都没有到这儿来表示一下。因此，我们认为，是诺贝尔托先抛弃了我女儿。您知道了这个情况，就会明白，他是不会下这个毒手的。

欧塞维奥　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开始大伙儿为什么众口一词地说，这一定是诺贝尔托干的呢？你们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拉蒙塔　开始时不怀疑他，又怀疑谁呢？但仔细一想，就觉得没有道理。您当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他。只是您要明白，我们比谁都希望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如果说您失去了一个儿子，那我家女儿也没有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呀。

欧塞维奥　既然是这样……反正知情不说，会使事情更糟。你们还不知道诺贝尔托和他父亲为了排除嫌疑，在说些什么呢！谁要是相信了他们……

拉蒙塔　有关我家的？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您今天去过村里，

他们说了些什么？

埃斯特万 谁去理他们！

欧赛维奥 可不能这么说。你们一门心思替他们说话，他们自然感谢你们喽。

拉蒙塔 您又拾起老话题来了……您知道我要对您说些什么吗，欧塞维奥大叔？您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本来不应对您这样说话。可我也是做母亲的，我还得说，您在侮辱我的女儿，在侮辱我们一家人。

埃斯特万 别说了，拉蒙塔！欧塞维奥大叔！

欧赛维奥 我对谁也没有侮辱。我刚才说的话大伙儿都在说。他们还说，你们是亲戚，而村里的人们为了不给自己脸上抹黑，便勾结起来，不让人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个村子里的人们都说不是诺贝尔托干的，那么，在爱西纳尔村大伙儿都说是他。要是凶手不很快受到惩罚，那两村免不了会流血，谁也阻挡不住，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血气。

拉蒙塔 要是您再挑动……看来您是不相信有公理了。您难道还不相信，要是诺贝尔托不买通别人，他自己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吗？而买通他人干这样的事……嘿，我连想也没有想过！像诺贝尔托这样的小伙子又会去买通谁呢？难道他父亲会允许他这么干么？

欧塞维奥 买通个把心狠手毒的人也费不了多大的劲儿。你知道，这儿附近的巴尔德罗弗雷斯村不是就有那么几个人，为了三个半杜罗[①] 杀死了两个牧羊人吗？

拉蒙塔 这事不是很快就弄清了吗？那是他们为了争半个杜罗

① 西班牙货币，一杜罗合五比塞塔。

而自我暴露的。谁要是买通别人干这样的事，一生就要被这个人牵着跑。再说，这种事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老爷才干得出来。他们为了搬开绊脚石，常常买通别人。可诺贝尔托……

欧塞维奥 我们哪一家都会有个把像忠实的狗一样听话的仆人，让他们干主人想干的任何事。

拉蒙塔 那您家一定有这样的仆人，您一定让他干过这样的事了。因为干过这样的事的人才会这样想。

欧塞维奥 您看您在说些什么！

拉蒙塔 倒是您该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

埃斯特万 你还不住口，拉蒙塔。

欧塞维奥 这你都听到了，你有什么话说？

埃斯特万 都别说了，这样下去，我们都要变成疯子了。

欧塞维奥 她真要让我变成疯子了。

拉蒙塔 您说，您不相信杀死您儿子的凶手会找不到，说得也有道理，可您不该怪我们。您要求替儿子伸张正义，我何尝不在天天祈求上帝啊。即使杀人凶手是我的亲生儿子，也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第 三 场

除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鲁维奥。

鲁维奥 我能进来吗？

埃斯特万 有什么事吗，鲁维奥？

鲁维奥 别这样瞧着我，我的主人，我没有喝醉……今天早上是因为我没有吃早饭，有人请客，喝得猛了点儿，有点儿不舒服……情况就是这样。让您感到不愉快，十分抱歉。

拉蒙塔 啊，看你的模样有点不正常，胡利娅娜已跟我说了。

鲁维奥 胡利娅娜最爱搬弄是非，我正要告诉主人。

埃斯特万 有事等会儿再说吧，鲁维奥。欧塞维奥大叔在这里，你没有看见吗？

鲁维奥 欧塞维奥大叔吗，我早就看见了……他干吗上这儿来？

拉蒙塔 他干吗上这儿来？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快走吧，跟你女人睡觉去吧，瞧你那昏昏沉沉的模样。

鲁维奥 我的女主人，你可别这样对我说话。

埃斯特万 鲁维奥！

鲁维奥 胡利娅娜爱搬弄是非。我没有喝酒……那掉在地上的钱是我自己的。我不是小偷，我对谁也没有偷……我女人身上的首饰也是自己花钱买的……您说对吗，我的主人？

埃斯特万 鲁维奥！走吧，睡觉去吧，等你睡够了再来。瞧你这个样子，欧塞维奥大叔会说些什么呢？你还没有休息吧？

鲁维奥 我已经休息够了。好吧。我走，你用不着对我说什么了……（走出。）

拉蒙塔 您瞧我家的仆人，欧塞维奥大叔。您只要对他们客气点，他们就会胡作非为……这鲁维奥也不知出了什么事，

天天喝得醉醺醺的。以往他可从来不是这样。您别把他们惯坏了。

埃斯特万 你在说些什么呀！正因为他平常不喝酒，今天才来了酒兴。说到底是因为我今天有事去村里，有人请他客……我刚才已经训了他一顿，让他去休息。他没有好好地休息，却来这儿胡说八道，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过，这件事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欧塞维奥 原来是这样。你还有事吗？

埃斯特万 您要回去，欧塞维奥大叔？

欧塞维奥 你瞧，我真后悔，我不该来，免得不愉快。

拉蒙塔 我没有什么不愉快，我干吗要跟您不愉快呢？

欧塞维奥 这就好。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我的处境吧。心窝里扎着这根刺是轻易拔不掉的，它一直要扎到上帝叫我离开这个世界。你们打算在索托待很久么？

埃斯特万 只待到星期天。这儿也没有事，我们到这儿来，是不想在这几天待在村子里，因为诺贝尔托一回村，流言蜚语实在太多了。

欧塞维奥 可不是么。你到了村里，我有一件事托付你。要是我那几个儿子去那儿，你注意着点，别让他们捅出娄子来。我不希望他们这样干。

埃斯特万 您别担心。我在那儿，他们不会胡来的。

欧塞维奥 那我就不再说什么了。这几天我让他们在河边的几块地里干活，叫他们分分心……如果没有人去那儿挑动他们……愿上帝保佑，阿卡西娅呢？

拉蒙塔 为了不让您伤心，她没有上这儿来。再说，她看到您，也会触景生情。

欧塞维奥　说得对。

埃斯特万　我去叫人把马牵来。

欧塞维奥　不用了，我自己来……弗兰西斯科，过来。你留步吧，拉蒙塔，愿上帝保佑你。（准备走出去。）

拉蒙塔　上帝保佑，欧塞维奥大叔。胡莉娅娜这儿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想念她，我成天为她祈祷，愿上帝宽恕她儿子的亡灵。这可怜的孩子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埃斯特万和欧塞维奥准备走出去。〕

第　四　场

拉蒙塔和贝尔纳贝。

贝尔纳贝　太太！

拉蒙塔　什么事？你看到诺贝尔托了吗？

贝尔纳贝　他来了，是跟我一起来的。说来也巧，他正想来看望您。

拉蒙塔　你们没有碰到欧塞维奥大叔吧？

贝尔纳贝　我们在远处看到他沿河边走来，因为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便赶紧躲到牛棚里。我让诺贝尔托把身子往下蹲，直到欧塞维奥大叔朝爱西纳尔村走去。

拉蒙塔　那你去看看他是不是已走到大路上了。

贝尔纳贝　我在这儿就能看到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了。

拉蒙塔 那你可以把诺贝尔托叫来。哎，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贝尔纳贝 流言蜚语很多，警察局要弄清事实真相，还得花不少力气。

拉蒙塔 村里人谁也不认为是诺贝尔托干的，是吧？

贝尔纳贝 是的，谁也不这样认为。昨天诺贝尔托回村的时候，半个村子的人都到路边等候他，全村人都聚集在一起迎接他。人们将他很快地接到家中，女人们都哭了，男人们都拥抱他。他父亲当时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拉蒙塔 这可怜的孩子！不，决不会是他干的！

贝尔纳贝 爱西纳尔村的人悄悄地说，他们要出其不意地杀死他。全村的人包括老年人在内都在舞枪弄棒，身上藏着暗器。

拉蒙塔 愿上帝帮助我们！听我说，你主人上午在村子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贝尔纳贝 有人已经告诉您什么事了？

拉蒙塔 没有……是的，那件事我知道了。

贝尔纳贝 鲁维奥上了酒馆，大概说了不少事……有人告诉了主人。主人便去找他，将他推推搡搡地弄回家来。鲁维奥对主人态度十分傲慢。他喝醉了……

拉蒙塔 如果我能知道的话，人们对鲁维奥说了些什么呢？

贝尔纳贝 他喝醉了，话说过了头……您愿让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吗？我认为这几天你们最好别到村子里去。

拉蒙塔 这点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去的。圣母啊，这几天弄得我六神无主，真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才好。我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我，要将我杀死！主人呢？他上哪儿去了？

贝尔纳贝 他跟鲁维奥在一起。

拉蒙塔　你去把诺贝尔托叫来。

〔贝尔纳贝走出。〕

第　五　场

拉蒙塔和诺贝尔托。

诺贝尔托　拉蒙塔姨妈。

拉蒙塔　诺贝尔托，我的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

诺贝尔托　您愿意见我，我非常高兴。除了我父亲和已经去世的母亲，您是我最亲近的人了。这些天大伙儿都把我当杀人凶手，我多想念您啊。

拉蒙塔　即使大伙儿都这样说，我却从来不相信。

诺贝尔托　这我知道，您是最先出来替我说话的人。阿卡西娅呢？

拉蒙塔　她挺好，就是心里很难受。

诺贝尔托　说我打死福斯蒂诺！想起这事也叫人害怕。那天我早想好了要去打猎。我拿起猎枪，一个人出去打了一会儿猎。因为谁也没有看到我，我没法为自己作证明，差一点给送去终身服苦役！

拉蒙塔　别哭了，孩子。

诺贝尔托　我不哭，我的眼泪要留着在监狱里流，如果哪一天将我送进牢房的话……倒霉的事还没有结束呢。我知道，欧塞维奥大叔和他的儿子们，还有爱西纳尔全村的人都想

杀死我……福斯蒂诺之死与我无关，这一点就像我母亲已埋在土里一样，千真万确，但他们就是不相信。

拉蒙塔 因为凶手还没有找到，查又查不清楚……他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你怀疑是谁干的？

诺贝尔托 我是有怀疑。

拉蒙塔 你没有跟警察局说过？

诺贝尔托 我自己的嫌疑都还没有排除，能跟警察局说些什么呢？再说，如果我说了，那人们会像对付我一样对付那个人。

拉蒙塔 是报复，是吗？你认为这是报复……那你想这是谁干的呢？我很想知道，因为你也清楚，欧塞维奥大叔和埃斯特万有共同的仇敌，好事坏事他们都是一块儿干的。我实在放心不下……这是冲着欧塞维奥大叔来的，也是冲着我们来的，目的是破坏我们两家的团结。那个搞报复的人或许还不解恨，总有一天还会对我丈夫下毒手。

诺贝尔托 对埃斯特万姨夫您不用担心。

拉蒙塔 你认为……

诺贝尔托 没有什么。

拉蒙塔 你有什么话，都跟我说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知道这件事的不光是你一个人。不知你要跟我说的事是不是和我知道的事一样。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诺贝尔托 这件事不光是我一个人知道，村里人都在这么说。其实，我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拉蒙塔 看在你已经去世的母亲分上，快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吧，诺贝尔托。

诺贝尔托 请您别逼我说，这件事我对警察局都不敢讲……我

一讲，他们就会杀死我，一定会这样干的。

拉蒙塔 谁会杀害你呢？

诺贝尔托 就是杀死福斯蒂诺的那些人。

拉蒙塔 那么，杀死福斯蒂诺的又是什么人呢？是有人给买通了，是不是？今天鲁维奥在酒馆里信口雌黄……

诺贝尔托 您也知道了？

拉蒙塔 是埃斯特万去那儿把他拉回来的，免得他再说……

诺贝尔托 是免得他再捅出娄子来。

拉蒙塔 哼！免得捅出娄子来！这是因为鲁维奥说，他……

诺贝尔托 他是这一家的主人。

拉蒙塔 这一家的主人！原来鲁维奥是……

诺贝尔托 他是这一家的主人，姨妈。

拉蒙塔 原来杀死福斯蒂诺的就是他！

诺贝尔托 对，就是他。

拉蒙塔 好一个鲁维奥！我早想到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了吗？

诺贝尔托 这不是他自己暴露自己么？他走到哪儿都大把大把地花钱。今天上午，大伙儿当着他的面唱起一支小调，他便跟大家吵了起来。有人跑来告诉埃斯特万姨夫，他才去把鲁维奥推出酒馆。

拉蒙塔 小调？人们唱了一支小调？这小调是怎么说的？

诺贝尔托 谁爱上了索托的那个姑娘，

一生将痛苦异常。

由于谁见了她谁都爱，

人们叫她不吉利的姑娘。

拉蒙塔 住在索托的就是我们。这么说来，大家都在说我们了

……索托的姑娘，不是别人，肯定是指阿卡西娅。我的女儿！大家都在唱这支小调，说她是不吉利的姑娘……真是这样说的吗？那么，是谁想害她呢？你曾经爱过她，福斯蒂诺也爱过她，除此以外，还有谁会爱上她呢？为什么说她是不吉利的姑娘呢？你过来。我问你，如果你曾经爱过她，为什么不跟她谈下去呢？为什么？快把实情都告诉我……你该明白，你如果不对我说出真情，情况会更糟。

诺贝尔托 请原谅，我不想说什么。就在我被拘留期间，我也没有说什么。这件事我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可能是从鲁维奥和我父亲的口中。我只跟我父亲说起过这件事。他想去警察局告发，我不让他去，因为他们会杀死他，也会杀死我。

拉蒙塔 快闭上你的嘴，别这样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不吉利的姑娘！不吉利的姑娘！你听听，这是什么话！快把一切都告诉我……我对你起誓，要杀死你，他们得先杀了我。不过，你得明白，杀福斯蒂诺的凶手总得法办。不法办凶手，欧塞维奥大叔和他的几个儿子还会来找你，你要躲也很难躲得了。杀害福斯蒂诺的目的是不让他跟阿卡西娅结婚，而你不跟阿卡西娅谈下去也是怕别人杀死你，是这样吗？快告诉我。

诺贝尔托 有人对我说，叫我不要跟阿卡西娅谈了，因为她已经打算嫁给福斯蒂诺，这是早已跟欧塞维奥大叔讲好的。还说我如果敬酒不吃就要吃罚酒。我要是把这一切往外说，就要……

拉蒙塔 他们就要杀死你，对吧？那你……

诺贝尔托 我把一切都信以为真，心里害怕极了。为了让阿卡

西娅恨我，我开始和一个姑娘要好。其实，这都是假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跟我讲的都不是真的。欧塞维奥大叔和福斯蒂诺那时并没有跟埃斯特万姨夫谈起过婚事……至于杀害福斯蒂诺的事么……我早已知道为什么要杀死他，因为他向阿卡西娅求婚时，已不能搬用跟我说的那套理由了。也就是说，已不可能对欧塞维奥大叔拒绝他儿子的婚事。不好拒绝，便只好假装同意这门亲事，然后，把福斯蒂诺杀害，同时，又把罪责推到我身上。凶手还会是谁呢？不就是阿卡西娅的男朋友么？原因是争风吃醋……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苍天有眼，这杀人凶手恶贯满盈，居然来了个自我暴露……

拉蒙塔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么？我瞎了眼，什么都没有看见。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我怎么会瞎成这个样子呢！

诺贝尔托　您上哪儿去？

拉蒙塔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心乱如麻，在我身边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可我现在头脑空空，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现在只记得这支小调，这支关于不吉利的姑娘的小曲……你把曲子教给我，让我唱唱……我们就跟着这支歌曲跳舞，一直跳到死！阿卡西娅，阿卡西娅，孩子！快到这儿来。

诺贝尔托　别叫她了，您别这样，这不是她的过错。

第 六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阿卡西娅，接着，又有贝尔纳贝和埃斯特万。

阿卡西娅 什么事，妈妈？啊，诺贝尔托。

拉蒙塔 快过来，看着我的眼睛。

阿卡西娅 怎么啦，妈妈？

拉蒙塔 不，这不是你的过错！

阿卡西娅 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妈妈？你跟她说了些什么？

诺贝尔托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吉利的姑娘。你难道还不知道，人们拿你的名誉当小调唱呢！

阿卡西娅 我的名誉！不，他怎么能把这件事告诉您呢？

拉蒙塔 别瞒着我了，把一切都告诉我吧。你为什么从来不叫他爸爸？为什么？

阿卡西娅 因为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个爸爸，这您很清楚。这个人不可能是我的爸爸，因为我恨他。自从他进了这个家的门，就带来了不幸。

拉蒙塔 那你现在就得叫他，就像我告诉你这样，叫他爸爸……他是你父亲，懂吗？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吗？我已经对你说过，要叫他爸爸。

阿卡西娅 您难道要我去墓地上叫爸爸么？除了长眠在墓地里的父亲外，我没有别的爸爸。至于这个人么……他只是您

的丈夫，是您喜欢的人。对我来说，只能叫他“这个人”，别的我叫不来。您既然都已经知道了，就不要再为难我了。让警察局把他抓起来好了。他做了坏事，理该受到惩罚！

拉蒙塔 你是指福斯蒂诺之死，是吗？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

阿卡西娅 不，妈妈，如果我答应了他，他就不会杀死福斯蒂诺了。

拉蒙塔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为什么不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呢？

阿卡西娅 可您不是比喜欢我更喜欢这个人吗？您不是什么都喜欢他么？您已经看不见他的毛病了。当着您的面，他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样，但背着您却又老是跟我胡来。您还要我说得更具体吗？我恨他，讨厌他，真希望他更放肆点，看能不能因此揭去您的那块遮眼布，让您亲眼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他夺去了您对我的爱，您爱他比爱我爸爸要深得多。

拉蒙塔 不，孩子！

阿卡西娅 我常常听到我爸爸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他要我仇恨这个人，让您也像我一样讨厌他。

拉蒙塔 别说了，孩子，别说了！快到妈妈身边来，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一个人了。愿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

〔贝尔纳贝走进来。

贝尔纳贝 太太，太太！

拉蒙塔 什么事这么慌里慌张的？肯定不是好事！

贝尔纳贝 我来告诉您，千万别让诺贝尔托离开这儿。

拉蒙塔 为什么？

贝尔纳贝　欧塞维奥大叔的几个儿子带着仆人已把房子包围了。

诺贝尔托　我不是跟您说了么？您不是已经看到了？他们要来杀死我！要杀死我，一点也不错。

拉蒙塔　那就把我们大家都杀死吧！这事一定是有人去报了信。

贝尔纳贝　是鲁维奥。我看到他沿着河岸朝欧塞维奥大叔家的地里跑去，我看是鲁维奥去报的信。

诺贝尔托　我怎么对您说的？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希望别人自相残杀，故意把水搅浑。他们杀死我，便以为是惩罚了杀害他们兄长的人，心里就痛快了……他们一定会将我杀死，拉蒙塔姨妈，一定会的。他们人多，我孤身一人，又无法自卫，手里连一把刀都没有带来，因为我宁可自己被杀死，也不想伤害别人……救救我吧，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杀死，实在太叫人伤心了。

拉蒙塔　别害怕。我已经对你说过，他们要想杀死你，得先杀了我。你跟贝尔纳贝到里屋去，拿起猎枪……这儿谁也不敢进来。不管是谁，进来你就一枪打死他，别害怕，懂了吗？没有必要关门，女儿，你跟我待在这儿。埃斯特万，埃斯特万，埃斯特万！

阿卡西娅　您要干什么？（埃斯特万进来。）

埃斯特万　你叫我有什么事？

拉蒙塔　你听着，诺贝尔托就在这里，在你的家里。你让欧塞维奥大叔的儿子们包围了这个家，让他们杀死诺贝尔托。你自己不敢这样干，却叫别人来干，还算什么男子汉！

埃斯特万　（试图拿起武器）拉蒙塔！

阿卡西娅　妈妈！

拉蒙塔　不，你不敢！你还是快去把鲁维奥叫来吧，让他来把我们大伙儿都杀了。为了掩盖你的罪行……杀人凶手，杀人凶手！

埃斯特万　你疯了！

拉蒙塔　要说我疯，你一进这个家，我就疯了，比现在还要疯！你这个强盗，抢走了我最珍贵的东西。

埃斯特万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拉蒙塔　我不说，大伙儿都会说，法院会很快对你说。如果你不想我现在就说，不想我大叫大嚷，让大伙儿都知道……那你听着，这些人是你叫来的，你得让他们离开，别让他们杀害无辜。诺贝尔托将跟我一起出去，要杀他得把我先杀死。为了保护他，保护我女儿，为了对付你和你买通的所有凶手，我一个人就够了。你这个坏人，快给我滚出去，躲到山窝里去吧，躲到兽穴里去吧！他们都走了，你一个人不敢对我怎么样。就是叫我单独跟我女儿过，我也不怕。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当时难道不知道她就是我的女儿么？她就在这儿！我的女儿，不吉利的姑娘！我就在她身边，保护她。你要知道，她父亲还活着……你如果敢碰一碰她，我就砸烂你的脑袋！

【幕落。】

第 三 幕

布景和第二幕相同。

第 一 场

拉蒙塔和胡利娅娜。

拉蒙塔站立在门口，急切地朝四面张望着。后来，胡利娅娜走了进来。

胡利娅娜 拉蒙塔！

拉蒙塔 他怎么样了？伤势恶化了吗？

胡利娅娜 没有，别害怕。

拉蒙塔 他到底怎么样了？你为什么让他一个人在那儿？

胡利娅娜 他像是睡着了，没有叫痛。阿卡西娅陪着他。我担心的是你，而不是受伤的人。感谢上帝，他的伤还不是致命的。难道你就这样连水也不喝一口地过日子？

拉蒙塔 你走吧，快走吧。

胡利娅娜　那你也上那儿去，跟我们待在一起。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拉蒙塔　我在看，贝尔纳贝是不是来了。

胡利娅娜　如果他跟那些来抬诺贝尔托的人一起来，那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如果警察局的人也一起来……

拉蒙塔　警察局的人……到这个家里来……胡利娅娜，我讨厌这该死的警察局！

胡利娅娜　快进去吧，别东张西望了。你想看到回来的不是贝尔纳贝，而是你的丈夫。你不能没有他。

拉蒙塔　多年的感情确实难在一天之内割断。我明明知道，这事是他干的，看到他来就想咒骂他，想恨他一辈子，但眼睛总情不自禁地要往山上望，看着那儿的岩石。我觉得我还像以往那样等待他回来，盼着他能高高兴兴地回来，像一对未婚夫妻那样挽着手臂，同桌吃饭，讲着各自所做的事情。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虽然有愉快的日子，也有不愉快的时刻，但我们的感情始终是很好的。想到这一切已经结束，这个家已经没有了安宁，心里该有多难受啊！

胡利娅娜　是啊，这真是难以设想的事。这事要不是你亲口对我说，还亲眼看到你这个模样，我真不会相信。关于福斯蒂诺之死，愿他的灵魂升入天堂，可能还有别的什么秘密，但是，说主人和阿卡西娅有什么瓜葛，我可实在不敢相信。但这两件事确实又互有联系，否则，便不好解释了。

拉蒙塔　这么说，你从来也没有注意过他们之间的关系？

胡利娅娜　从来没有。你知道，自从他到这个家来与你结婚，我确实对他看不上眼。你知道，我喜欢你的第一个丈夫，

他是个大好人，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耶稣啊，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眼下听你说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常常给姑娘送东西，送得很多，虽说姑娘总是瞧不起他。自从他和你结婚后，尽管你骂她，说她不听话，有时还动手打她，要她叫爸爸，但姑娘总对他没好气。要是姑娘从小就把他当自己的父亲，而他也把姑娘看成自己的亲生女儿，那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拉蒙塔　你还打算原谅他？

胡利娅娜　不是我原谅他，这事不存在原谅不原谅的问题！看一看你女儿的情况吧。我说这姑娘对他的态度就像个外人。我已经对你说过，如果一开头姑娘把他当父亲看，事情就不一样，因为他还不是个坏人，要是坏人就不会变好了。在你们刚结婚的那些日子里，阿卡西娅还是个孩子。他看到姑娘像遇见魔鬼一样躲着他，心里够难过的。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流泪呢。

拉蒙塔　这倒是真的。我们之间不愉快的事，都是由这闺女引起的。

胡利娅娜　后来，这姑娘长大了，出落得在这村子周围找不出第二个来，她就像陌生人一样对待他，老是躲着他，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拉蒙塔　有什么蹊跷我倒没有想过。可要是没有不良企图，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为了阻挡我女儿出嫁，不让她离开自己身边，不惜行凶杀人，这就不是一般的不良企图了，而是早有图谋，像一个罪犯一样早已有所准备。我也曾经认为他没有这么大的过错，但是，再细细一想，就觉得他是不可原谅的……再想到我女儿眼下也处在危险之

中，随时有可能受到伤害，因为能下狠心杀人的人是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再说，如果他们的关系真有其事的话，那我一定将他们俩全都杀死。请你相信我，我会这样做的。杀死他，是因为他干了这么厚颜无耻的事；杀死她，是因为她居然也和他一起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第 二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贝尔纳贝。

胡利娅娜 贝尔纳贝来了。

拉蒙塔 就你一个人？

贝尔纳贝 就我一个人。村里的人都在议论应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

拉蒙塔 你做得对。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大伙儿在谈论些什么？

贝尔纳贝 听了会叫人发疯。

拉蒙塔 接诺贝尔托的人都来了吗？

贝尔纳贝 他父亲来了。医生说不要用马车拉，这样会使伤势恶化。他叫他们用担架抬。另外，等会儿会有一个从外地来的法官来找他，听他的证词。如果病势恶化，像昨天那样昏迷不醒，那就糟了……你不知道人们在说些什么。众说纷纭，谁也弄不清他们的意思。这几天谁也没有下地干活，男人们三五成群，女人们挨户串门，忙得连吃饭都忘

了。

拉蒙塔 他们一定已经知道，诺贝尔托的伤势并不十分严重。

贝尔纳贝 都知道了。昨天，大伙儿知道欧塞维奥大叔的几个儿子借口进来找主人将诺贝尔托打伤后，都哭了。今天，他们知道伤势并不太重，不久就可以痊愈，心里又平静了一些。但诺贝尔托的几个要好的朋友却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既然他们将他打伤了，就不能这样不了了之。欧塞维奥大叔的几个儿子也该法办。大伙儿都准备打官司，谁也不同意就这样草草了结。

拉蒙塔 这么说，大伙儿都挺喜欢诺贝尔托。可他们还想打死他，真是畜生！

贝尔纳贝 是啊，我已经跟大伙儿都说了，应该感谢您，是您告诉主人，叫他出来劝阻。当时主人不得不用猎枪瞄准他们，他们才没有将诺贝尔托打死。

拉蒙塔 你就这样跟他们说了？

贝尔纳贝 跟所有询问我的人都是这样说的。我所以这样说，一来因为这是真实情况，二来您还不知道村里的人对家里发生的事是怎么说的呢。

拉蒙塔 别说那些事了。主人呢？你没有去找他？他的情况你知道吗？

贝尔纳贝 我知道。今天上午，有人见到他和鲁维奥以及爱西纳尔的几个牧羊人在罗斯贝罗卡莱斯，他就在那儿找了个地方过夜。依我看，他也没有必要像个逃亡者那样到处游荡。其实，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诺贝尔托的父亲确实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今天上午他还找了欧塞维奥大叔，责怪他不该让几个儿子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拉蒙塔　欧塞维奥大叔也在那儿？

贝尔纳贝　他是跟他几个儿子一起上那儿的。今天他的几个儿子被逮走了。他们的胳膊肘捆在一起，是从爱西纳尔村带走的。父亲手里拉着小儿子，边走边哭，跟在他们后面。看见他那模样，连男人都禁不住掉眼泪。

拉蒙塔　还有那个在家里的母亲，还有我！要是男人们能想一想我们做女人的处境就好了！

第　三　场

除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阿卡西娅。

阿卡西娅　妈妈！

拉蒙塔　什么事，孩子？

阿卡西娅　诺贝尔托叫您。他醒来了，要水喝。他说他渴死了。我不敢给他水喝，可不给他又不行。

拉蒙塔　医生说，他可以喝橘子水，这儿有一瓶。他叫痛吗？

阿卡西娅　没有，现在不痛了。

拉蒙塔　（对贝尔纳贝）你把医生开的药都买来了吗？

贝尔纳贝　全都在褡裢里，我这就去拿来。（走出。）

阿卡西娅　您没有听到吗，妈妈？他在叫您。

拉蒙塔　我这就来，孩子，诺贝尔托。

第 四 场

胡利娅娜和阿卡西娅。

阿卡西娅 那个人还没有回来？

胡利娅娜 没有。自从打伤诺贝尔托后，他就拿着猎枪，像疯子那样走了。后面跟着鲁维奥。

阿卡西娅 没有把他逮起来？

胡利娅娜 没有。要逮他得有很多人的证词。

阿卡西娅 可大伙儿都已经知道了，是吧？他们都听我妈妈说了。

胡利娅娜 在这个家里，除了我，还有贝尔纳贝。他是个好人，对你家忠心耿耿，不该说的话从不乱说。别的人不了解情况。人们只听到你妈妈大叫大嚷，但他们都以为，这是因为欧塞维奥大叔的几个儿子要来杀害诺贝尔托。要是警察局派人来讯问我们，我们只说你妈妈让我们说的那几句话。

阿卡西娅 难道我妈妈会对你们说，叫你们别讲真话？难道她自己不会把实情都说出来？

胡利娅娜 难道你喜欢他们这样做？难道你没有想到，这样做会给这个家带来羞耻，特别是对你？这样一来，大伙儿便会胡思乱想，说你也是同意他这样干的。一个女人的名声就这样给大家议论，这有什么好处？

阿卡西娅 我的名声！我认为我的名声很好。别人怎么说，由他们说去，我反正不准备嫁人了。我说高兴，是因为我不

结婚了。当时我准备结婚，也只是气气他而已。

胡利娅娜 阿卡西娅，你说什么呀，你是着了魔吧。

阿卡西娅 我早就着了魔。我一直是这样。我讨厌他。

胡利娅娜 你讨厌他，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你妈决定再婚时，我就反对。那时你还小，你还不知道这个人对你像疯了一般。

阿卡西娅 看到我妈那样爱他，成天搂着他的脖子，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我总是设法阻碍他们这样做。

胡利娅娜 快别这样说。你妈一直把你看成掌上明珠。他也非常宝贝你。

阿卡西娅 对他来说，我曾经是，现在也还是宝贝。

胡利娅娜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看到他这样你还高兴呢？既然他这么喜欢你，你为什么对他这样不好呢？

阿卡西娅 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不喜欢我妈，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胡利娅娜 你在说些什么啊，姑娘？你刚才说你不爱你妈妈？

阿卡西娅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不像这个人来这个家之前那样爱我妈了。有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我年纪还小。一天夜里我在枕头下面藏着一把刀，我一夜都没有合眼，一个劲儿地想着要把刀刺进他的心窝。

胡利娅娜 耶稣啊！姑娘，瞧你在说些什么！难道你有这个勇气？你真的会去杀死他？

阿卡西娅 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真会把他杀了！

胡利娅娜 耶稣啊，圣母啊！快别说了。你这样说，上帝就不会保佑你了。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我说你对发生的

这一切也有责任。

阿卡西娅 我也有责任？

胡利娅娜 对，你也有责任，我要重申这一点。你如果像你说的这样恨他，那你只能恨他一个人。唉，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她会多伤心！

阿卡西娅 知道什么？

胡利娅娜 你不是在妒忌他，而是在妒忌你妈妈。谁都会说，你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他了。

阿卡西娅 你说什么？

胡利娅娜 因为光是恨，不会恨成这个样子。你把他恨成这个样子，实际上是在强烈地爱着他。

阿卡西娅 可我从来没有爱过这个人。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胡利娅娜 我这是随便说说的。

阿卡西娅 不，有胆量你就把这话直接讲给我妈听。

胡利娅娜 你害怕了，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你亲口对我说的。不过，你别担心，我会跟她去说什么呢？你妈也够可怜的了，愿上帝保佑我们！

第 五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贝尔纳贝。

贝尔纳贝 主人回来了。

胡利娅娜 你瞧见他了？

贝尔纳贝　嗯。他好像十分疲倦的样子。

阿卡西娅　我们走吧。

胡利娅娜　好，我们走吧。你别乱说，不要让你妈知道，你已经看见他了。

〔女人们走出。〕

第　六　场

贝尔纳贝。埃斯特万和鲁维奥手里都拿着猎枪。

贝尔纳贝　您有什么吩咐吗？

埃斯特万　没有，贝尔纳贝。

贝尔纳贝　您愿意我去告诉太太……

埃斯特万　什么也别说。她们会看到我的。

鲁维奥　受伤的人情况怎么样？

贝尔纳贝　好一些了。您要是没有别的吩咐，我这就把药送到他那儿去。

第　七　场

埃斯特万和鲁维奥。

埃斯特万　我已经回家来了，有话就说吧。

鲁维奥 我给您说些什么呢？我说您就待在这儿吧，就待在家里，这样，您会显得理直气壮。老是在外面东躲西藏地不露面，只会暴露自己。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完蛋。

埃斯特万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回家了，就按照你的意思……现在你说吧，一会儿那女人就会来指责我，会叫大伙儿都来，还会叫警察局派人来抓我，欧塞维奥大叔也会来……你说该怎么办……

鲁维奥 当时你要是让欧塞维奥大叔的儿子杀了那小子，就万事大吉了。可现在这个说那个嚷的，男人女人一起来……不过，女人们手上并没有什么把柄，福斯蒂诺的事谁也不能证明是我们干的。当时，您和福斯蒂诺的父亲走在一起，至于我么，谁也没有看见。我腿脚利索，几乎在枪响的同时，人们就在离现场两西班牙里[①] 的地方看到我了。我还故意把家里的钟拨快了两个钟头，离家时，又故意提高了说话的嗓门，好让大家注意我出门的时间。

埃斯特万 要是你事后不暴露自己，这一切本来安排得天衣无缝。

鲁维奥 您说得对。那天您将我杀死才好呢。那天我是第一次觉得害怕了。我没有想到诺贝尔托会被释放。我曾经对您说过："要在警察局使点劲儿，还要让阿卡西娅出来提供重要证词，让她说，诺贝尔托曾经向她发过誓，要杀死福斯蒂诺。"可您没有理睬我，您会辩驳说，您不能强迫她提供证词。其实，只要您照我的办法行事，也可以让别人提供同样的证词……这样一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警察局就不会轻易地将他放出来。我倒不是为那天的错误行为

① 一西班牙里约合五公里半。

辩护，我知道诺贝尔托给放出来后，心里就想，欧塞维奥大叔一定会给警察局施加压力，那他们就会从另一条途径来寻找凶手。这样一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为了麻醉自己，我喝了酒。其实我平时压根儿也不喝酒，因此，一喝酒说起话来就漏了嘴。我说了，那天您应该把我杀了，您完全有理由……再说，那个时候村子里已经在散布流言蜚语了，这也使我十分害怕，特别是听到那支小调，情况糟极了。我认为，诺贝尔托和他的父亲根据您和诺贝尔托的谈话，便已怀疑您在追求阿卡西娅……这点无论如何不能让大伙儿去乱说，这会叫我们完蛋的，因为人们可以从作案动机推断出作案人……除了这一点外，有关人士就无法知道福斯蒂诺为什么会被打死，自然也不会知道谁打死了他。

埃斯特万 那他会自己死去么？为什么会没有凶手？人们不是要问么？

鲁维奥 这当然您自己清楚。前些日子您把心里话掏给我，老是对我这样说："要是这个女人给了别人，我会不顾一切……"您又对我说："她要结婚了，这回我可不能像上次那样把她的未婚夫吓跑了。她一结婚，就会离开这儿。我一想到这一点……"您难道忘记了吗？有多少个清晨，天还没有亮，您就来把我叫醒："鲁维奥，快起来，我一夜都没有合眼。咱们上田野里去，我想出去走走，让自己疲劳疲劳……"于是，我们每个人拿一支猎枪，并肩走着，走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谁也没有说话……后来我们发现，这样走下去，看到我们的人会说我们拿着猎枪不打猎。可是，我们朝天放了几枪。我说，这不是在打猎，是

在吓跑猎物。您说是为了驱散头脑中的怪念头。走了一阵后，我们躺在山坡上。您还是一个劲儿不吭声，到最后您才像野兽一样大吼一声，好像这样才可以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然后，您用一只手揪住我的脖子，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现在恐怕连您自己也记不清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但归纳起来，您说那么多话只有一个意思："我要发疯了，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样活下去，还不如死了好。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种惩罚，我现在过的是地狱一般的日子……"接着，您又颠三倒四地说起了原来说过的话，话里总少不了"死"字……这些话您翻来覆去地不知说了多少遍，这您自己心里也清楚。

埃斯特万 你还不给我住口？

鲁维奥 您留点神，主人，可别扑过来把我掐死。您别以为我没有看透您的心思。每当我们出去时，您常常故意落在后面，想拿起猎枪朝自己脸上开枪。主人，我说您这会儿也别摆架子，咱们俩已在同一条船上了……我知道您心里很后悔，也非常恨我，再也不想见到我……如果这样您心里会好过些，那我就走。不过，您得明白，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奉您的命令干的。其实我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只是希望到田野里溜达溜达，我赚的钱完全够我花的。我唯一的爱好是支使人……我希望咱俩像兄弟一样。您平时相信我，常常对我说知心话，这样，我才替您干了这件事。眼下咱们俩都遭了难，有危险我一个人顶着，我已经作好了打算，我决不会把您说出来，即使将我撕成碎片。我只说这件事是我自己想干的，目的么……反正随便说一个就是了。我只说这事与谁也不相干。我不知

道当局会怎样处置我，可能会判十年、十五年。您有的是办法，可以让他们给我少判几年。我会耐着性子坐牢，然后减几次刑，坐上四五年牢就万事了结了。我唯一的希望是您别忘记我。等我坐完牢回来，我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成了您的兄弟。往后咱俩生死不离，患难与共，一起干咱们想干的事。我没有别的奢望，就爱支使别人。这点我不否认。不过，在您的面前，我还是听您的……啊，太太来了。（看见拉蒙塔走来。）

第 八 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拉蒙塔。

拉蒙塔拿了一只瓦罐出场，看到埃斯特万和鲁维奥便吃惊地站住了。犹豫了一阵后，拿缸里的水装满了瓦罐。

鲁维奥 您好，太太。

拉蒙诺 滚开，快给我滚开！别靠近我。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不想见到你。

鲁维奥 可您还得见到我，听我说话。

拉蒙塔 这是我的家，你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

鲁维奥 您也知道，我们大家早晚得吃官司。为了大家的利益，我们还是步调一致为好。光凭道听途说，您难道会同意把一个好端端的人送去服苦役？

拉蒙塔　去的还不只一个人。你还想逃脱法网吗？

鲁维奥　我刚才的意思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去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本人。

拉蒙塔　你说什么？

鲁维奥　可我也不能不说话，不能光让别人说，这您会看到的。再说，实际情况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村里的那些流言蜚语都是诺贝尔托和他父亲传出来的，那支难听的小调也是他们编的。它使您生气，使您相信根本不存在的……

拉蒙塔　哼，这几天你们把一切都商量好了！我什么也不信。我既不信什么小调，也不信流言蜚语。我只相信事实，相信我知道的事。这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用不着别人来告诉我。我已经猜到了，我已经看到了，根本用不着……你别来这一套。你哪儿来的这么高尚的品德！其实他比你还高尚，他早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之所以不去告发你们，不是为了你们，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我父母留给我的家，也为了我女儿和我自己。可光我不说又有什么用？大家都在说，人人都在讲，连石头也在唱这支小调。

鲁维奥　让人们说去吧，可您不应该说。

拉蒙塔　那是因为你不想我这样做。听到你说话，我就来气，就想大叫大嚷，让大家都听见。

鲁维奥　您别这样，您没有理由这样做。

拉蒙塔　你们也没有理由，可你们打死了人。这儿还有一个人，你们也可以将他打死。

鲁维奥　这件事处理得实在太糟了。

拉蒙塔　住口，住口！凶手！胆小鬼！

鲁维奥　这是在说您呢，主人。

埃斯特万　鲁维奥！

鲁维奥　哼！

拉蒙塔　你瞧，你还是得在这个人面前低头，这是报应！你这辈子就得跟他捆在一起了，感谢上帝，这个家又出了个新主人！在你看来，他的名誉比这个家还重要！

埃斯特万　拉蒙塔！

拉蒙塔　你有什么话说？你只敢对我瞎嚷嚷！

埃斯特万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只配吃枪子儿！

鲁维奥　主人！

埃斯特万　滚开，滚开！快离开这儿！你要我来求你吗？要我跪下来求你么？

拉蒙塔　唉！

鲁维奥　不啦，主人，您没有必要这样对待我，我这就走。（对拉蒙塔）要不是我，福斯蒂诺可能不会死，可主人也许会坑害了您女儿。现在他就在您的面前，害怕得像个孩子一样。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那不过是一阵狂风，流了一点儿血，但已经医治好了！兴许我就是医生。这您得感谢我，您心里应该明白。

第　九　场

拉蒙塔和埃斯特万。

埃斯特万　别哭了，我不愿意看到你哭。我不是来看你流眼泪

的。要是他们不像捕狼一样追捕我，我是不会回来的，我会在悬崖上了却一生。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想听你说什么。你要跟我说的话，我都跟自己说过了。我叫自己罪犯、杀人凶手的次数比你还多。别管我了，我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让我在这儿等待警察来拘捕吧。我不想去警察局自动投案，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这样做，我走不动了。可要是你不让我待在这儿，我就会像人们丢掉一块烂肉一样，走到大路边，倒在一堆草料中。

拉蒙塔 你如果落到警察局的手里，会使我的亲生女儿名声扫地，她会成为人们的笑柄，你的事只有我才有权审判。你从来就没有为我想想。你以为，就因为从来没有看到你流过泪，就会相信你的眼泪吗？自从你产生了这个肮脏的念头，我就该把眼泪都哭干，免得现在再淌眼泪。你哭了，那我该怎么办呢？谁见了我，也不会相信我身边发生的一切，往后我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往事不堪回首，我什么也不去想它了。我只想躲开大家，因为我为我们的事感到羞耻。不让人们对这个家说什么行吗？这个家的男人要去服苦役，而这个人是我请他来当我女儿的父亲的。我将你请到这个家里来。这曾经是我父母和兄弟的家，他们曾经体体面面地在这个家里生活过。从这个家里出去的男女，有的在为国王效劳，有的结婚成了家，有的在别的土地上干活。他们走进这个家门，总像出去时那样体面。别哭了，也不要低下头去，当人们来问我们情况时，你要像我一样抬起头来。俗话说，家丑不外扬嘛。擦干眼泪，眼睛中流的应该是血。喝杯水吧，别喝得那么快。瞧，你在流血呢。怎么搞的，让草莓的刺划破了。这刺一定锋利得

像刀一样。快过来，我给你洗一洗，看了叫人害怕。

埃斯特万 拉蒙塔，可怜可怜我吧，你要是明白我的心思就好了。我不希望你对我说什么，可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你，就像临终忏悔一样向你进行忏悔。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的！这几天我好像在同一个力气比我大得多的人搏斗，我好像老是被他推着走一样。

拉蒙塔 可你是从什么时候起产生这个肮脏念头的？

埃斯特万 这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它像病毒一样突然侵入了我的躯体。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坏思想，但在一般情况下，会很快地消失，不再去想它。我小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骂我，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气极了，我记得曾经这样想过："死掉算了。"可这只是想想而已，因为一想到死，我就害怕起来。从那时起，我就更加尊重我父亲了。几年后，他死了，我已长大成人，我就像哭他去世一样为我当时的坏思想痛哭。当时我以为这个坏念头会像那个坏思想一样很快消失，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我越是驱赶它，它越是不消失。你可以看到，我并没有因此而不爱你，相反，我对你的感情与日俱增。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别的女人就没有产生过不良企图。不过，对这姑娘我并没有不良企图。但不知怎的，只要听到她走到我身边的脚步声，我就会热血沸腾。每天我们坐下来吃饭时，我并不想看她，但不管我把目光瞥向哪儿，总觉得她就在我的眼前。每天夜里，家里寂静无声，睡在我身边的是你，可我却觉得是她，觉得她就睡在我的身边打呼噜。我为此哭过，祈求过上帝，也打过自己，甚至还企图自杀，也想把她杀死。有时偶尔与她一个人在一起，我就会像疯子一样

跑开。我不知道不跑开会产生什么后果：兴许会狂吻她，也许会刺死她。

拉蒙塔 这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心理已经失常，其结果就会死人。她要是早点结婚，你要是不阻挠诺贝尔托与她的婚事，情况就不会这样了。

埃斯特万 她要是结婚，我就得离家出走。不感觉到她在自己身边，我就活不下去。她讨厌我，不朝我看，老是瞧不起我。这一切虽使我非常难过，但我需要这一切，有了它，我才能活下去。这一切你都知道了。可以说，现在我才清醒过来。现在我把一切都向你坦白了，心里觉得这些事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它们都是事实，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哪怕你肯原谅我。

拉蒙塔 这不是我原谅不原谅你的问题。开始时，我觉得把你千刀万剐也不够。现在，我的心情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想到你干了那么多坏事，那么坏……可你过去对我，对这闺女还是很好的，这我看得出来。你到这个家来的时候，这孩子还很小。你为人勤劳，爱这个家，无论是仆人还是家里的人都喜欢你。平时那么好的人，不会在一天之内就变成罪犯。一想到这一切，我就觉得害怕。有些事我那已经去世的母亲曾经多次对我们说起过。那会儿我们都笑她，不愿相信她对我们说的话，但她的预言很多都已经应验了。她说，每当我们将尸体埋葬在公墓里时，死人并没有离开我们，它们还在生前自己爱过和恨过的人周围日夜游荡。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却在和我们说话。因此，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有时我们会想起我们以为从来也想不到的事情。

埃斯特万 那你以为……

拉蒙塔　我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惩罚我们，原因是这闺女的爸爸不肯原谅我们，因为我替他女儿又找了个父亲。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难以解释的。比如，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再是好人，你过去确实是很好的。

埃斯特万　说我过去是好人，听到从你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感到宽慰，感到非常高兴。

拉蒙塔　别说了。注意听，我觉得好像有人走进家里来了。兴许是诺贝尔托的父亲和来抬诺贝尔托的人。从这儿进来的人不可能是警察局的。我去看看吧。你到里屋去，洗个澡，换件衬衫，别让人看到你这个模样，活像是……

埃斯特万　你就把话说完吧，你是说活像个坏蛋，是不是？

拉蒙塔　不，不，埃斯特万，你干吗还要自寻烦恼呢。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要让人们胡言乱语。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想想办法。我打算让阿卡西娅去跟爱西纳尔村的修女们住几天，她们平时常常向我问起她。然后，我准备给住在阿特拉达的嫂子欧亨尼娅写封信。她很喜欢我女儿，我想把她送到那儿去。谁知道呢，她在那儿可以找个婆家。当地有的是家境殷实富裕的小伙子，而这闺女在这儿也是百里挑一。结了婚，有了孩子，我们就是外公外婆了。我们都快老了，也给这个家添点乐趣嘛。要不是……

埃斯特万　要不是什么？

拉蒙塔　要不是……

埃斯特万　噢，你是指那死去的人。

拉蒙塔　是啊，他将永远跟我们在这儿。

埃斯特万　他将永远在这儿。别的一切都会消失，独有他不会。（走出。）

第 十 场

拉蒙塔和阿卡西娅。

拉蒙塔 阿卡西娅，你在哪儿，孩子？

阿卡西娅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我就在这儿。诺贝尔托的父亲带着他的仆人来了。

拉蒙塔 你说什么？

阿卡西娅 他看到诺贝尔托好多了，心情好了些，似乎没有过去那样激动了……他们在等待法医来给他检查。法医有事上索蒂约去了，一会儿就来。

拉蒙塔 那我们就上那儿去看看他们。

阿卡西娅 妈妈，我想先跟您谈谈。

拉蒙塔 跟我谈谈！真吓了我一跳！你不是谈了很多吗？谈什么呀？

阿卡西娅 谈谈您对我的决定，我都知道了。

拉蒙塔 你在偷听？

阿卡西娅 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可今天我确实这样做了，因为您跟这个人的谈话和我有关系。看来在这个家里我是多余的人，是个障碍物。我们这些无辜的人要为有罪的人受过。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舒舒服服地和丈夫生活在一起。您对他全都原谅了，却要把我赶出这个家，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拉蒙塔　你在说些什么呀？谁会把你赶出这个家？谁会干这样的事呢？

阿卡西娅　您说了些什么，您自己知道。您说要将我送去爱西纳尔修道院，兴许您会把我一辈子都关在那儿。

拉蒙塔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你不是多次对我说，你要去和修女住几天么？难道不是我对此总不同意么？因为怕你在那儿生活不习惯。至于到欧亨尼娅舅母那儿的事，你亲口跟我说过不知多少回了。眼下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大家，为了这个家，为这个完全属于你的家，让大家都能抬头做人……你要怎么办？要我去告发这个你应该把他看做父亲的人么？

阿卡西娅　照胡利娅娜的说法，您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不是。

拉蒙塔　我没有这样说过。我知道的情况是他一直不能把你看成他的女儿，因为你从来没有把他当成父亲。

阿卡西娅　如果我主动去跟他说，指使别人杀死福斯蒂诺的人是我，您觉得怎么样呢？

拉蒙塔　快别这样说！孩子，快别说了！当心隔墙有耳……

阿卡西娅　您这样做决不会得逞。如果您想瞒天过海，想保住这个人，我要上警察局去告发，要把事实公之于众。我只考虑我自己的名声，别的我不管。我不管这个早已声名狼藉的人的名声，因为他是个杀人犯。

拉蒙塔　住口，孩子，住口！听你这样说话，我的心都凉了！你恨他吧，可我几乎已经原谅他了！

阿卡西娅　是的，我恨他，我一直恨他，这他自己也知道。他要是不想我去告发他，可以来杀了我。我希望他这样做，

让他来把我杀了吧。对，让他来杀死我，到时候看您还爱不爱他！

拉蒙塔　闭嘴，孩子，快闭上你的嘴！

第十一场

除了上一场的人物外，还有埃斯特万。

拉蒙塔　埃斯特万！

埃斯特万　她说得对，她说得对！离开这个家的不应该是她！可我不希望她去警察局告发。我自己去自首。别担心！在警察来这儿之前，我就去找他们！让我走吧，拉蒙塔！你跟女儿一起过。我知道你已经原谅了我，而她没有，她一直讨厌我。

拉蒙塔　不要这样，埃斯特万，我的心肝！

埃斯特万　让我走，让我走！否则，我叫诺贝尔托的父亲来，就在这儿向他把真情全都说出来。

拉蒙塔　孩子，你都看到了，这都是你引起的。埃斯特万，埃斯特万！

阿卡西娅　您让他走吧，妈妈！

拉蒙塔　唉！

埃斯特万　你想去告发我？你为什么这样恨我？我要是能听到你叫我一声爸爸，你要是知道我多么爱你，该有多好！

阿卡西娅　妈妈，妈妈！

埃斯特万 你成了不吉利的姑娘，虽说这并不是我的愿望。可我是多么爱你！

拉蒙塔 你还不叫他爸爸，孩子？

埃斯特万 她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拉蒙塔 原谅他吧，孩子，拥抱他吧。让我听听，叫他一声爸爸。这样，连那死去的人也会原谅我们，为我们感到高兴。

埃斯特万 孩子！

阿卡西娅 埃斯特万！我的上帝，埃斯特万！

埃斯特万 啊！

拉蒙塔 你还不叫他爸爸？怎么，你疯了？啊，你竟然嘴贴嘴地拥抱他？走开，快离开！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叫他爸爸！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你的过错，你这该死的女人！

阿卡西娅 对，你说得对。杀死我吧！这都是真的。他是我爱的唯一男人。

埃斯特万 啊！

拉蒙塔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宰了你，该死的！

埃斯特万 你别靠近！

阿卡西娅 您保护我！

埃斯特万 我说你别靠近。

拉蒙塔 噢，原来是这样！你们终于暴露了！这样更好！我也不想活了！来人啊，快来呀！大家快到这儿来！抓凶手！也抓住这个坏女人！她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

阿卡西娅 您快跑吧，您快跑吧！

埃斯特万 我要跟你一起走，永远跟你在一起！如果我因为爱

上了你而被罚入地狱，就跟你一起入地狱！咱俩一起走吧！天塌下来我也不怕！为了爱你，为了保护你，我会像野兽一样六亲不认！

拉蒙塔 就在这儿，在这儿！凶手在这儿！快抓住他，杀人犯！

〔从几扇门进来了鲁维奥、贝尔纳贝和胡利娅娜，还有村子里的一些人。

埃斯特万 快让开！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拉蒙塔 你跑不了啦，杀人犯！

埃斯特万 我说，快让开！

拉蒙塔 除非你杀了我！

埃斯特万 那好！（猎枪响了，打伤了拉蒙塔。）

拉蒙塔 啊！

胡利娅娜 耶稣啊，拉蒙塔，可怜的孩子！

鲁维奥 瞧您干了什么，瞧您干了什么！

一村民 打死他！

埃斯特万 如果你们愿意，就打死我吧，我不自卫！

贝尔纳贝 不，把他交给警察局。

胡利娅娜 他就是杀人凶手！是这个坏人干的！拉蒙塔！他把你给打死了！拉蒙塔，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拉蒙塔 听到了，胡利娅娜，听到了！我不想在忏悔前死去！啊，这么多的血都是我流的！我要死了。死了也无妨，是因为我女儿死的。我的女儿！

胡利娅娜 阿卡西娅，你在哪儿？

阿卡西娅 妈妈，妈妈！

拉蒙塔 啊，还不坏！我以为你已经跟他走了呢。

阿卡西娅　不，妈妈！不！你是我的妈妈！

胡利娅娜　她要死了，她不行了。拉蒙塔！

阿卡西娅　妈妈，我的妈妈！

拉蒙塔　这个人已经抢不走你了。你已经得救了。这血就像上帝的血一样，保佑你，使你得救。

【幕落。】

——剧终

·附　　录·

授　奖　辞

瑞　典　学　院
诺贝尔奖评委会　　**佩尔·哈尔施特龙**

哈辛托·贝纳文特把他的富有想像力的天才主要献给了戏剧，看来，是他的种种经历系统地引导了他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过程。但是，对于这个富有想像力的艺术家来说，他的创作似乎只是对他的整个生活所作的自由的直截了当的表达。跟他所获成就的重要意义相比，恐怕再没有哪个人能以较少的努力和构思达到他所达到的目标了。

使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感情是一种异常完满与和谐的天性：他所热爱的不仅仅是戏剧艺术和戏剧的环境；他对外部的生活、对现实世界也怀有同样亲切的感情，而把这些搬上舞台正是他的艰巨的任务。这可不是仅仅对生活不加批判地浮浅地加以崇拜就行的。他以极其明亮和锐敏的眼光观察他的世界，又用机智和灵活的才智权衡他所见到的一切。他不允许自己受别

人或其想法愚弄，甚至也不为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同情所蒙蔽。不过，他也绝不让别人有丝毫的抱怨或厌烦。

因此，他的作品体现出最有特色的优点——优雅。这是一种少见的长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因而在市场上竟没有多少人问津，不为大多数人所赏识。然而，优雅毕竟是与它的少见同样可贵的。它是力量均衡的标志，是自我修养和艺术自信的标志，尤其是当它不是自身的结束，不仅仅是一次无聊的举动，而是不需明显的努力就能给予整个创作过程以特征的时候。因此，它不光是在表面上起作用，影响着作品的风格，它还决定了主题处理方面的每一部分，决定了描写中的每一行文字。

这恰恰是贝纳文特的情况。他所取得的成果很可能在程度上颇为不同，但都是以准确、熟练的技巧和严格忠实于主题为基础的。他毫不费力、毫不夸大地表现出了主题所能赋予的东西。他所提供的精神食粮都是丰富和有趣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都是非常地道纯粹的。这是贝纳文特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

假如我们排除社会的倾向性、陈腐的哲学观点或庸俗追求戏剧效果的常见趣味，那么，他的爱好就是超出全部现实的。可是，为了再现生活的丰富多彩，表现剧中人物以及各种意愿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要尽可能地接近于真实——这就是他的主要目标。当他瞄准超出此目标的东西时——为了活跃思想，解决问题，消除偏见，扩展人的同情心——他的做法总是慎之又慎，决不去损害文学描写的客观准确性。甚至当他面对一个戏剧家感到最强烈的诱惑——戏剧效果时，他也遵循这一不寻常的准则。借助于增强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的紧张动人，添加更为耀眼的色彩，强使情感发展到最高潮，这些虽然不难使一场戏更为生动，贝纳文特却从来不肯为此而牺牲真实性：

他不允许搞乱基本的色调。他是一个天才戏剧家的杰出榜样，他的想像力本身遵循着舞台演出的规律进行创作，但又避免任何夸张的东西，以及所有虚假的俗套。

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喜剧方面，但是在西班牙语中，喜剧这一术语的范围要比我们的概念更广，它包括我们一般常说的没有悲剧结尾的中性戏剧。假如有悲剧结尾，就叫正剧，贝纳文特也写了这样的正剧，其中最出色、最动人的是《不吉利的姑娘》(1913)。他还创作了许多浪漫剧和奇情剧，其中也包括诗剧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小型作品。

然而，他的重要之处却在于他的喜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们既严肃又轻松，以及喜剧的形式短小精悍，这在西班牙文学中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悠久光荣传统的特殊文学样式。在后一方面，贝纳文特是一位迷人的大师，因为他具有得心应手的机智和喜剧才能，因为他具有光彩照人的善良天性，以及把所有这些品德结合起来的优雅。在这里我只能提到几个戏名：《小理由》(1908)，《爱情惊吓》(1907)，《请勿吸烟》(1904)。此外，还有很多，简直是一个快乐诙谐的宝库，在那里轻松而高雅地进行着竞技，并且总是和和气气的，不管武器是多么锋利。

在较大型的作品中，我们见到的是一系列生活与题材的令人惊叹的领域。它们源于农民的生活，源于城市里社会各阶层，源于艺术家的天地，甚至包括那些流动演出的杂耍艺人，作家怀着强烈的同情心描写他们，对他们的评价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阶层。

但他主要是描写上层阶级的生活，地点是两个富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即马德里和莫拉雷达，后者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

不过，它以阳光充足和迷人的景色体现了卡斯蒂利亚[①]地区一个乡镇的典型特征。在《一群喜剧演员》（1897）中，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去这个乡镇是为了重振旗鼓，以争取群众对一种相当模糊的理想作出纯洁有力的支持；在《统治者夫人》（1901）中，骄矜的野心梦想着为其才干找到用武之地。其实，莫拉雷达只是一个行星式的乡镇，受马德里吸引和照亮，除了与马德里作对比以外，本身并不展示喜剧因素的全部要点。

首都及其精神内涵主要是通过个人的命运变迁表现出来的，而这是由社会的各阶层所决定的，正如时尚与文化那样。我们在贝纳文特的创作中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他以强调环境描写开始，色彩缤纷，生活多样，揭示人物性格的特写十分丰富。戏剧因素并不是刻意求得的，就像作品的其余因素一样——它在绝大部分都存在，仅仅是为了保持情节的进展。其作用是要在一幅画里安排好纷繁的生活，由人物群像构成，但又有突出的个人场景。他花费了很大气力去创造一面既忠实而又艺术性很强的反映现实的镜子，然后让现实自己来说话。

后来，他的创作变得更加严格了。作品尽管是紧紧围绕着一个更强烈、更深刻、更触及灵魂的戏剧冲突安排的，却几乎像贝纳文特写作描摹社会的小品时那样简洁。在他所描绘的人类命运中，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抽象与隔离。如前所述，它们始终与周围的世界紧密关联，但光线是严格控制的，只展示从戏剧观点来看位于中心的部分。鲜明的人物刻画使得情节脉络分明，而且恰到好处；心理刻画则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结

①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地区的传统名称。西班牙统一后，文学语言即采用该地区的口语。

果。没有什么是煞费苦心预先准备好的；没有什么使人感到是经过准备的：情节中的每一个特写都是自然而然的，是随着生活的即兴创作而产生的，可能使人感到意外，但是思考一下以后就会明白，情况正像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技巧也是纯粹现实主义的，并没有到古代悲剧中去寻找样板。总结过去不是这种戏剧的主要功能，对白也不是发现过去的交叉检验方法。所作出的发现是生活本身借助于情节的自然发展过程完成的。

概括地讲，贝纳文特并不一心追求使观众感到痛苦，他的目的是冲突的解决，这甚至在忧愁和悲痛之中也是和谐的。这种和谐通常是通过让步取得的，而不是消沉的、冷淡的或者悲伤的，更没有装腔作势。剧中人物受苦受难，想要摆脱束缚，受财富诱惑（通往财富之路就是无视别人财富之路），在冲突中拼搏，权衡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自己，通过他们的紧张状况得到更明晰更广阔的眼力。有最后发言权的不是激情，实际上也不是自我，而是精神价值，它是伟大的，一旦失去了它，自我就是可怜的，财富也毫无用处。决定是未经妥协而作出的，仅仅借助于个性面对其命运选择的结果，并且进行了自由选择的事实，依据的是本能的感觉，而不是跟理论的一致。

关于他的奇特的、简朴的、淡雅的剧作，我这里只能提到一两个剧名：《征服者》(1902)，《自尊》(1915) 和《貂的田野》(1916)。此外，还有许多作品也跟这些相似，具有同样的价值。它们的鲜明特征是一种特别纯粹的人道主义，乍看起来，这一点体现在敏锐的讽刺作家身上是令人惊讶的；在表达方式上，稳健与摆脱了一切多愁善感则是与他的风格完全一致的。事实上，他的各种长处互相配合得很好：他的形式优雅是一个典型的特征，他的感觉和洞察力也是典型的、训练有素

的、均衡的、高瞻远瞩的、清晰的。他的表达之简洁和平静的语调也出于相同的根源。

然而，即便是谈起这样一种出色的艺术创作，日耳曼语民族的读者也往往会想到，它出自一种跟我们不相同的民族气质，出自另一种文学传统。至少在戏剧的范围内，从整体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抒情作品是拉丁语民族所不熟悉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的心灵中，它们都缺少朦胧：人所包含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了，或者看起来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它们的思想可以是光辉的、迅捷的，当然也是清晰的，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缺乏力度的印象，属于一种比较空泛的环境，在它们的内在特质中活力较少。反过来，欧洲南部人在谈论我们的艺术作品时，也可能找得出同样多的毛病；然而，我们必须互相适应，赞美我们理解了的东西，对由于已经提到的原因而不能使我们满意的方面则不作审美评判。

在一些作品中，贝纳文特放弃了描写社会与个人的喜剧，而是探讨更多的想法，试图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不安与向往，他的同胞对他十分赞赏，我们虽然也满怀敬佩，但是却领会不了。《星带》（1915）以及另外几部作品就是这种情况。

我没有细谈他的艺术作品的局限性，而是试图指出他的艺术技巧在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表现出的主要优点。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戏剧家曾经如此多方面地忠实地把握生活，并且如此迅速地表现出来，借助其朴实而又高雅的艺术技巧使之得到持久的流传。西班牙的文学传统包括了强有力的、大胆的、扎实的现实主义，以及丰饶多产的生长力和在喜剧精神上无与伦比的魅力，这种喜剧精神是快乐的，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依赖谈话的机智。贝纳文特表明他属于这

个流派，他以他特有的形式创造出一种包含着许多古典精神的现代喜剧。他表明自己是一种古老而又高贵的文学风格的杰出信徒，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裕康　译）

受奖答辞[①]

西班牙驻
瑞典大使　　贡特·德·托拉塔

我很难表达出今天我所感到的深切满意之情。恐怕要有贝纳文特的才华，才能完成我今天的任务并使听众们满意。另外，我对这位伟大作家今天未能光临倍感遗憾，为了我也为了你们。你们公正地给予哈辛托·贝纳文特以崇高的荣誉，也就是给予西班牙和所有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以荣誉，我今天有幸见到了这些国家的一些代表也在我们当中。我希望这项奖金有助于增强团结我们的纽带，有助于我们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巩固我们的真挚的友谊。最后，请允许我对贵国表达我的全部钦佩与爱慕之情。

在西班牙大使致受奖答辞之前，H·G·薛德鲍姆教授作了如下评论：

“今年，文学艺术披上了戏剧的闪光盛装，从西班牙广阔的国土上向我们致意，在那儿，高贵的卡斯蒂利亚语，洛贝·

① 贝纳文特没有出席颁奖仪式，由西班牙大使代致答辞。

德·维加[①] 与卡尔德隆[②] 的母语，成了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居民交流思想的工具。

“据说，‘戏剧家的事业就是让自己隐身不见，而只让他的剧中人物登台露面’。我们感到十分遗憾，客观情况使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不折不扣地遵从了这一规律，未能光临今天这个庆典。但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会给我们以机会，跟他本人及其作品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

（裕康　译）

① 洛贝·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诗人。

②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贝纳文特小传

哈辛托·贝纳文特（1866～1954），是一位著名儿科医生之子，生于马德里。他学习过法律，但父亲死时给他留下了一份相当殷实的家产，于是他放弃了学业，去法国、英国和俄国漫游。回到西班牙后，他当过编辑，并且给好几家报刊杂志写稿。他出版了一本《诗集》（1893），由于发表了《女士书信集》（1892～1893）而小有名气。那是一组女士书信，后来，1902年又发表了另一组。这些书信使贝纳文特获得了杰出文体家的声誉。他创作戏剧始于1892年，以《幻想戏剧集》为题发表了一组剧本，但他最早的成功剧作却是《别人的窝》（1894）和《上流社会》（1896），都是讽刺马德里社会生活的作品。贝纳文特的剧作涉及生活的各个阶层；它们既严肃又滑稽，既现实又奇幻；但他主要是风俗喜剧作家，是独幕滑稽戏使他成了名。他的喜剧通常都发生在马德里或是莫拉雷达，那是卡斯蒂利亚地区一个虚构的城镇。贝纳文特在他的早期剧作中主要是对忠实地描绘社会场景感兴趣，他的晚期剧作则日渐关注严密的戏剧结构。

贝纳文特最出名的剧作有《统治者夫人》（1901）、《秋天的玫瑰》（1905），尤其是《女主人》（1908）和《不吉利的姑娘》（1913），后面两部作品是发生在乡村的心理分析剧。不少

人说《利害关系》（1907）是贝纳文特的代表作，的确，这是他的全部剧作中上演场次最多的戏。有一篇讽刺性的评论点明了这出戏的精妙讽喻，其论点断言了邪恶的必然性。此外，还应该提到剧本《儿子们，父母亲的老子》，发表于贝纳文特去世那一年。他的剧作全集于1941～1955年分为十卷出版。

（裕康　译）